白隱和尙全集（全八卷）總目次

昭和十年一月二十六日印刷
昭和十年一月三十一日發行
白隱和尚全集 第一卷
【奥附】
不許複製
編纂代表者 後藤光村
東京市赤坂區田町七丁目三番地
發行兼印刷者 草村松雄
東京市芝區濱松町一丁目十五番地
印刷所 兵林館印刷所
編纂所 白隱和尚全集編纂會
京都市右京區花園妙心寺正法輪社內
發行所 龍吟社
東京市赤坂區田町七丁目三番地
電話赤坂(48)三四〇番
振替東京七〇〇〇〇番
(第八回配本)

一兩箇求眞風扶起於滅絕
四十年試正念相續于險巉
拱手黑黯齊奪人天祥福
轉脚魔界悉碎佛祖玄凾
但呵天下失宗旨
不省自家無智監
咦
稽首飯山端古佛　一生韜德倚雲嵌
慇懃相送底時節　轉使兒孫喫苦鹹

正受老人崇行錄畢

白隱和尙全集第一卷終

正受老人自贊

這老天生。太煞顢頇。擧國僉言。無分曉漢。

印證

僧慧端。居予膝下多年。竟了一大事。則就予請別稱。字之曰道鏡。仍賦一偈以祝遠大爾。

脫去全身。萬法如如。一言咄出。震動乾坤。

寛文元辛丑仲秋

大仙末葉至道菴主

讚辭

灰頭土面　破衲襴衫

燒無難之法語

斥東陽之碧岩

寄三三哲醫生一

哲人任レ物思無レ邪。自得逍遙好運爲。此是長生仙術要。深當三唇齒一莫二孤疑一

悼三人亡二小兒一

夭夭花顏八歲春。狂風一陣耐二悲歎一。從レ今不レ用倚門思。曠劫愛河何日乾。

和三松城小松氏臘八之韻二二首

冷坐六年毛骨寒。見レ星了悟太無レ端。痴頑不レ會生二眞解一。偸利吹噓耐二熱瞞一。

念念念時隔二法界一。心心心則渉二江干一。欲レ行二大道長安路一。莫レ聽崑崙說二要關一。

送二駿之園上人一

從來祖祖一都盧。頂上鋏枷千萬鈞。他日還レ鄉莫レ容易。叢林風色不レ堪レ春。

坐脫

末後一句。死急難レ道。言二無言言一。不レ道不レ道。

遊酒家戲作

何戒忘憂物。我止信彌勒。可憎老釋迦。妄說辜歸孰。

示衆

疑團卽破後。古如喪考妣。事頓難爲除。愼終當如初。

鑓二首

利鑓常提坐紅塵。日久月深知得神。無影樹根無作術。依然本是舊時人。

纔有偏倚。所作不利。恰恰無心。活潑潑地。

水月　兵法家乞刀之銘。以水月題之。附一頌。

一月萬水。萬水一月。刹刹塵塵。間不容髮。

旅客

雁聲半夜喧孤枕。客夢驚回思最深。宇宙乾坤此間者。不知誰免這浮沈。

鳳寓二鷄塒一經二幾年一。能慈二子弟一贍二吾門一。江城景美莫二空過一。當下以二功名一報中四恩上。

除二心性一別無二淨土彌陀一。

念生忘二淨土一。心悟拜二彌陀一。唯向二性中一了。外求莫レ入レ魔。

拈香

生死壽夭定有レ約。只認二假緣一起二執著一。我爲二亡人一通二一言一。還教三双親得二常樂一。

維摩不二法門

毘耶城裡老維摩。倒レ腹傾レ腸不二門。大小文殊難レ掩レ耳。至レ今一默殷二乾坤一。

常住不怠

行住坐臥。無聖無我。常轉二此經一。刹那不レ惰。

誕生會

狂兒出產二千餘。後代雲門計二太平一。惜矣棒頭遲八刻。至レ今四海且無レ淸。

藤棚

蜿蜒庭除藤。避レ暑架成レ棚。紫白如レ聯レ玉。小遊忘二日長一。

恨レ春

催レ花雨兮妬レ花雨。何事天心有二兩般一。昨夜東風叩二窓戸一。殘紅落盡一庭寒。

題二剪綵梅一

是作二何人手一。白紅自宛然。惜哉唯欠レ一。風不レ送二香莖一。

悼レ蝶

暮春雨過樹蒼蒼。紅白歸レ根圓覺場。蝴蝶豈知觀法事。可レ憐旦夕啻悲傷。

親友夜話

偶速二親朋一夜對レ牀。殘灯挑盡話猶長。忠言往復機機合。鏡不レ圓兮鑿不レ方。

送レ人

雪

夜色沈沈寒逼來。開窓庭上白沙堆。騷人殊覺玄冥景。亘耐園籬萬點梅。

寒夜見書

夜色沈沈不用眠。披書燒杌伴爐邊。心融妙理身忘倦。遮莫更深霜滿天。

月夜訪朋

良宵佳月稱心明。起訪僧房吟履輕。漸到林丘靜傾耳。牕前杳聽讀經聲。

悼夫妻死別

死別無常去不回。悲哀戀戀至天明。何人竭得愛河底。動靜起居情更情。

遊小菅山

小菅山頂多勝事。歲歲登臨慰此生。古殿沈沈心肅肅。石泉濺濺耳淸淸。

櫻花藏徑雲痕白。松籟繞溪月色明。乘興慌然忘出處。鯨鐘爲我報歸情。

要見不見。衆盲摸象。智光無時。巍然在掌。

兵法八寸切五寸切

一尺八寸還五寸。慇懃敎弟子修功。只依使相莫生解。水月勤求自得功。

示念佛行者

本是念心非誦口。妄波盡處自如然。別生觀像稱名解。辜負眞正攝取緣。

或問端子意。頌答。

欲得山僧意。庭前一樹松。三冬添綠色。九夏起微風。

示弟子

汝看巣中鳥。孜孜振翼頻。月深時至後。萬里自由身。

月夜訪僧

偶尅良宵謁老禪。石爐湯湧意懽然。話酣不覺東方白。被曉鴉驚笑却還。

獨夜聽雨

夜色蕭蕭夢叵成。胡牀兀坐二三更。當時務觀嘆何事。落盡林花雨滴聲。

和

千古難耕那一田。西天東土耐蒼天。請漓智水除荒草。時節到來免凶年。

鼻祖忌

千古儼然相未泯。威風凜凜祖師神。誰言隻履歸西去。霜染楓林面目新。

蘆葉達磨賛

乘蘆缺齒。何故來此。勘破了也。癡類孩兒。

爲明眼宗白禪尼頌

明頭頓沒暗頭現。眼耳皆空聲色泯。淨業歸根小春晚。白梅依舊一精神。

心

伸伸。多歲淸平世。共欣堯舜春。

答㆕人來謂㆔以㆑酒買㆓好詩㆒

懶衲無㆑錢闕㆓所思㆒。花晨月夕動顰㆑眉。急敲難㆑釀代㆑酒句。願免㆓新詩㆒買㆓舊詩㆒。

鼻祖忌

隻履西歸幾許年。諸方風色暗寥然。玄冥霜後楓林曉。處處爭㆑朱一樣天。

遊㆓信之政君亭㆒。庭有㆑池。賦㆑所㆑見。

曲曲盃池意匠巧。陰陰樹下戲㆑魚吟。因思九員斜陽興。引㆓得微凉㆒淸味深。

本心智鏡流

思慮絕處。心爲在㆑此。善應無方。如㆓月點㆒水。

送㆓一嶽坊之㆒京

洛陽自㆑此數千里。山壑嵯峨行路難。爲報輕輕莫㆑過㆑徑。元來大道透㆓長安㆒。

感レ春二首

恆レ意希兮違レ意多。花開未レ幾早辭レ枝。無常轉變皆如レ是。一事心頭不レ可レ期。

多年相慕乍逢レ渠。理盡詞窮所有空。三世如來總不レ會。家山雲散月朦朧。

次下舍隱堂雅丈喜二予詩一之韻上

錦上鋪レ花無二點塵一。言言句句妙驚レ神。再三吟詠稍通曉。初識蒿萊有二此人一。

或以レ酒贈二一僧一。有レ詩。余亦戲作。

衲僧無法門。格外一乾坤。醉可レ唾二彌勒一。何信二佛寐言一。

秋夜雨

秋至林間自寂然。撲レ窓落葉荐驚レ眠。二更未レ上劍峰月。不レ識今宵是雨天。

和韻

惠風宇宙均。擧レ國物皆新。倚レ牖愛二兒子一。出レ門謝二客賓一。野村煙裊裊。山澤氣

堂堂馬大師。向外揚家羞。咄非心非佛。藏身突出頭。

煩惱卽菩提

運用得無礙。煩惱卽菩提。別存修道意。欲東却奔西。

和魯公詩

榮岩靈跡景無邊。了了全提格外禪。右妙峰兼戸隱對。左高杜與劍峰連。
門前澗水朝東去。寺後林巒邀月鮮。爲報參玄諸禪德。急來此土送殘年。

靈雲見悟道。端老詠傾盃。欲會禪無意。直參這裡來。

桃花下傾盃

松風

時時弄舜絃。妙妙又玄玄。醉後南窓下。趙州一味禪。無柱奏牙琴。非泉送
冷音。矮檐炎熱暮。頃刻直千金。

新曆一回還一期。年年代謝不量知。可憐蜂蝶或黃鳥。徒耽春風無了時。
二十年間徒苦辛。開花佳節不干身。而今老去無精力。淡淡濛濛懶對人。
高捲疎簾管領春。百花莫笑我窮貧。飯山今歲有歡事。米賤酒多足四隣。
東君來也。萬福珍重。都盧大地。和氣仁風。

元旦三首

不與乾坤同化春。閑房世外喜津津。十洲三島無求意。自負山根一老人。
住此山翁春幾回。不成一事打眠來。行年六十知音少。伴得菴前松竹梅。
我此茅菴遠俗塵。岫雲溪月稱意親。新年運用又依舊。徒傲春風老倒身。

即心即佛

不斷諸相。豈厭萬法。佛祖門中。無嫌底法。

非心非佛

和

山家風雪遠離人。蟄坐衾寒春不春。乍得淸樽起驚躍。獨吟獨酌樂頻頻。

大聖寺觀梅 樹形如舟。

大聖老梅冠信州。奇形現出極風流。春來花發似何物。恰是寒江雪夜舟。

行空問源空云。聞預彌陀來迎有之麼。源空答云。待汝以手取虛空時。必可預其來迎。頌云。

彌陀來迎事。或答取虛空。智者不疑著。愚人則無通。隨聲天與地。以色西又東。心路相殄處。當陽覿面中。

有俗士來問。古人謂。人人有一卷經。如何是一卷經。予答云。

出息入息。自朝至暮。自暮至朝。佛佛祖祖。

和歲首韻四首

祖奈伊何。克己古猶少。求人今已多。禪徒當勉勵。一日莫空過。

元旦

萬象森羅淸淨身。現成公案法王輪。榮觀不盡家山路。鐵樹開花刦外春。

無孔笛

祖祖弄來無孔笛。希聲發越動天神。耳聞不似眼聞好。須問着機關木人。

元旦

屋後靑山逐年均。庭前梅蘂歷寒新。咦。老僧當軒大坐。

癡頑

兀兀癡癡。灰頭土面。不讀儒書。無攤佛典。

元旦

投老幽林恣屈伸。灰頭土面嬾逢人。東風莫使雪消却。閉戸菴中別是春。

射弓

羿之教射要。發必志於彀。非易亦非難。機境妙叵授。

偶成

閑人獨感凭欄干。春意何爲不一般。昨夜東風梅園裡。南枝先笑北枝寒。

歲首

元朝貧活計。撥火蘷身伸。松竹梅三友。欣然同此春。

佛成道

明星一見眼皮開。千載教人笑滿腮。如始愼終今古少。不堪寒氣出山來。

偶成

我見叢林風。擧家違法多。庭栽珍樹木。池放綠錢荷。晝偏耽名利。夜紛溺愛河。厚親詢富子。說妙誑檀那。背後計邪欲。面前念佛陀。可憐如此者。烈

年老心孤處且痴。伴レ吾花鳥亦忘レ機。居常愛レ睡慵レ開レ戶。遮莫他人皷二是非一。

茅菴雪擁且無レ儔。獨向二石爐一春日幽。唯喜元朝沒二意智一。世人豈識箇風流。

暮春有レ感

榮花乍盡一狂風。蝴蝶飛來西又東。世上無常有レ誰制。一般難レ耐思冲冲。

計見櫻

計見宦櫻冠二信州一。詩庫難レ入二絕言端一。榭臺春暮何所レ似。恰若二玄冥風雪寒一。

七月爲二生靈一囘向

都盧大地是棚頭。森羅萬象點二其中一。滄海傾淋一盆水。冰輪輾上玉灯籠。

豐田氏夜話。問二修行之要一。予作レ頌示レ之。

任レ物如來見。無爲活衲情。莫レ隨二他亂走一。須レ換二己凡晴（情カ）一。一念罷休處。當軒極樂城。迷レ聽レ經二累刧一。悟則刹那成。

歲首

宿雪漫漫凝不ㇾ春。天公何故欲ㇾ藏ㇾ春。多年磨礱吹毛劍。兩二斷虛空一顯二露春一。

示ㇾ徒

一住二此林丘一。安ㇾ身三四旬。昨聽二千葉落一。今見二百花新一。送ㇾ月疾二於箭一。經ㇾ年如ㇾ轉ㇾ輪。後生須二努力一。徒莫ㇾ待二來春一。

和二浮雲之韻一

出處無ㇾ物乍覆ㇾ天。時時舒卷沒二中天一。徒藏明月與二山嶺一。豈是汚二虛空九天一。

和

嗟君未ㇾ老早頑癡。何棄二心詩一勞ㇾ賦ㇾ詩。妙句奇言都閑事。噇眠高臥可ㇾ撫ㇾ髭。

歲首三首

鳥逢二春暖一歌聲滑。人遇二年豐一笑臉開。好是佗時風靜日。戲隨二蝴蝶一到二山臺一。

龐居士指レ雪

東西南北白漫漫。龐老機先拈出看。堪レ愍藥山門下客。被ニ渠問著一轉レ身難。

歲首二首

孤峯留レ我恰三春。深喜年來好隱淪。流水涓涓溪奏レ曲。雲霞片片幃纏レ袀。

歌レ詩拍レ手助ニ啼鳥一。高レ枕放レ身思ニ故人一。潤屋何知淸淨樂。滿眸新景盡良賓。

閒寂幽棲地。春來淸友多。千花期ニ雨澤一。萬朶順ニ陽和一。拍レ手催ニ兒舞一。揞レ頤聽ニ鳥歌一。任他塵世鬧。暢意住ニ山阿一。

和ニ中野氏雪中待レ予之韻一

年老心孤兀兀癡。竹扉深鎖出遲遲。何量風雪紛紛節。乍得ニ香泉眉字披一。

佛成道

盡レ巧勞レ心設ニ化城一。六年端坐不ニ輕輕一。後來莫レ認總閑事。今古明星輝ニ五更一。

世外道遙在二此間一。林幽人少自安閑。話長不レ覺日西沒。被レ駭二鐘聲一笑却還。

歲首

閑房營設古城邊。後近二林巒一前遠レ鄽。等迓二春來一竹窓下。四山美景對二安禪一。

同

深深雪裡一庭梅。半夜東風吹未レ開。預憶輕輕如レ吐レ蘂。滿城遊士逐レ香來。

成道忌

六載凝レ神窮苦身。凡愚不レ識解二心眞一。明星見了有二何事一。亘レ古流レ今累二幾人一。

遊二野澤一

溪水遶レ檐敲レ耳淸。夜深誤聽瑟琴聲。僉言山澤風流少。我覺人間極樂城。

夢遊二廬山一

一夜蕭蕭慰二老生一。廬山入レ夢太分明。覺來菴內寂無レ事。遠寺鐘聲奪二瀑聲一。

秋至生靈自感情。陰蛩促織訴長更。挑燈不睡夜將半。添得連天寒雁聲。

贈醫師默菴

爲訪君安否。杖鞋移遠程。對顏無別事。話盡許多情。

加須屋佳丈。與余結交十數年于此。其爲人。身任世事紛紛。心甘春園融融。或時袖仲秋夜雨詩來眎予。其詩也字法句法貫通上下。寔髣髴於古。余亦不能箝口。聊綴俚語一絕酬之。所謂方木投圓孔者耳。

今夜仲秋亘作明。披書傍燭到深更。隔年佳會命難定。堪聽茅檐點滴聲。

歲首

堯風蕩蕩等千里。舜日凞凞映萬岐。天上人間淸若鏡。不知何處謝無私。

訪僧

秋夜有感

秋夜悠悠眠不濃。幾囘扶杖傍園墉。月傾西嶺愛宕寺。欹耳疑聞半夜鐘。

歳旦

氷消河北岸。花發樹南枝。天道自然化。萬邦何物辭。

同

半夜東風萬木新。青松一色四時均。依倚岩上凌寒意。敢屬梅花不屬人。

莨若

井上高倚風味濃。諸人好是貯懷巾。神農若在豈無試。能散睡眠療欝蒙。

和人悲妻死韻

雖花飛蝶駭。相與又逢春。無賴人間事。舊哀何日新。

秋夜有感

佛門祖域一都路。凡聖同居此箇中。遮莫諸方是非事。吹嘘宇宙自由躬。

和二人韻一

單刀直入祖師禪。外道天魔乞二命全一。獨二步乾坤一無二伴侶一。何勞默照止求レ玄。

偶成

祖域從來皆樂レ貧。子孫相續最堪レ貧。我儂未レ學先賢事。生本慣レ貧貧不レ貧。

弔二亡靈一

天地一同根。此間無二別孫一。怨親平等處。正是寂禪門。

仲秋夜雨

又是仲秋風色惡。家家門戸各堪レ悲。一更更盡天未レ霽。獨伴二殘燈一讀二月詩一。

初雪

銀雪紛紛四面來。村村頃刻玉樓臺。靑陽不レ及玄冥化。處處叢林學二白梅一。

處レ世大方事。隨宜最是然。逆風無レ把レ檝。順水可レ行レ船。守レ短癡頑漢。忘レ才德厚賢。請君信得及。運用不レ過レ旃。

有レ客來問レ法

投二老空山一十五春。癡癡兀兀只因循。安眠高臥無二他事一。何有三工夫說二向人一。

歲首

東君來復自淵淵。百物生生似レ有レ怡。宇宙誰辭神妙化。萬靈何處謝二無私一。

同

物換星移曆日新。叢林風色競レ爭レ春。今朝人世盡多事。贏得山根一老貧。

同

淑氣纔催物物新。屠蘇三盞喜津津。多年戲植梅松竹。今日相逢是故人。

示レ徒

偈頌

偶成

匹似閑來無底船。是非海裡自安全。大都所ㇾ載非ニ佗物一。日月星辰代謝鮮。

或人難ニ詰無底船一。而綴ニ文與ニ詠歌一以寄焉。余釋ㇾ之曰。子之論。似ㇾ是而非。是泥ㇾ事迷ㇾ理者也。余所ㇾ謂無底船者。以ㇾ無ㇾ己比ㇾ無ㇾ底。盖無ㇾ己則不ㇾ著ㇾ物。如ニ日月運ニ於大虛一。古德曰。無底椀子盛將來。所ㇾ盛是什麼。且子以ニ有底一爲ㇾ心。其意亦非也。又按ニ子歌意一。以ㇾ作ニ虛船一爲ㇾ可。虛船誰使ㇾ之乎。已無ニ棹郎一。以ㇾ何爲ニ船用一。

歲首

一二三陽萬國新。東君施設絕ニ比倫一。看看今日山山景。那箇枝頭不ㇾ受ㇾ春。

世送ㇾ人以ニ酒食或金貨一。予薄福無ニ一物可ㇾ贈。故綴ニ野語一以充ㇾ贐。

遙出諸方矣。

寶光立地煥發。卻怪大圓鏡光黑如漆。是謂正中偏一位。於此證一分大圓鏡智。更入偏中正一位。修寶鏡三昧多時。果證得一分平等性智。始入理事無礙法界境致。行者於此未爲足。親入正中來。依兼中至。圓證妙觀察智成所作智二智。最後到兼中到一位。折合還歸炭裡坐。不知何謂。精金萬鍛不再鑛。唯恐得小爲足。可貴五位偏正功勳。非但證四智。三身亦體中圓焉。不見大乘莊嚴論曰。轉八識成四智。東四智具三身。是故曹溪大師有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爾克護持焉。

又曰。方今一掃四海。但是相似學標之死漢。見地不脫之宗匠而已。至佛祖傳來些子。未曾夢見在。鵠林謂人曰。予嘗聞翁之評論時。意謂。而今列剎相聖。名師互興。老漢何故如是憤激諸方耶。是所謂黨同我者。後來遊歷江湖。見數員宗匠。一箇不撞著具大眼目底眞正宗師。始知正受之道

工無間缺。名之爲眞正持戒佛子。毫釐繫念。名之爲波羅夷。只要險崖撒手絕後再蘇。若或以紙授口傳爲得。以情謂計度爲證。未證謂證。未得謂得。是爲增上慢人。盡是外魔種族也。向後得眞正參禪。見性如見掌上。了了分明底漢子。必密附之。如上秘訣。決非中下輩所以可信受者矣。行矣。儞臨松本說戒場。上尸羅信受壇。莫生輕忽心。莫作容易看。內信受此根本性戒。外奉行五重十重戒品。誠所謂眞佛子也。我其何言哉。於此鵠林聞未曾有眞訣。稽首頂禮。銘心肝鏤肺腑。泣淚頂受而退。詳于鵠林聞提記聞。今撮要記之。

鵠林一日入室侍立。師授五位眞訣。且曰。祖師始施設五位大意者。令學者證得四智之大慈善巧也。大不同教家義論。所謂四智者。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是也。道流。直饒三學精錬重多劫。未證得四智。不許稱眞佛子矣。道流。眞正參究打破八識頼耶暗窟時。大圓鏡智之

目。如惜命根去。片時不棄廢。是寔眞佛子也。譬有大身力鬼王。挾儞狂走。遶三千大千世界兩三匝。終擲下阿鼻紫煙裏。而不生一念恐怖。無纖毫異念。名之爲眞正持戒人。或墮叫喚衆合黑繩無間裏。受盡無量苦患。一彈指間不打失此戒體。名之爲眞佛子。是故臨濟大師曰。一切處心不異。名之爲活祖。縱令儞一食卯齋去。六時行道去。一條白練去。古廟裏香爐去。不見性。不能夢曾見此戒。實佛法中死人也。只要一回汗流。冷暖親自知。若不然。窮餓交煎餓父。無褌裸形窮子。非啻不能利他。自救亦不了。我故道。先須見性。師卽合掌曰。無相自性戒體。祖庭心授秘訣。或名一大事因緣。又謂正法眼藏。祖祖相承。到今無斷絕。但在當人純工功積。實參力盡。最後放身捨命之一剎那耳。迷則全圓頓無作純眞戒體。爲五濁充滿雜業穢土。會則全五濁充滿雜業穢土。爲圓頓無作純眞戒體。一切處純

伏法滅魔黨。須透過千仞荊棘叢。推倒向上關鎖。若未能透過荊棘推倒關鎖。爭得摧伏法滅魔軍。勉旃。

一日。鵠林欲行松本慧光禪院受具足戒。乃辭。師從容告曰。禪門有無相心地戒體。名之謂金剛寶戒。或謂圓頓自性戒。達磨大師曰。若欲見佛。須是見性。性即是佛。佛不持戒。不犯戒。是無作妙戒也。前佛後佛只言見性。若不見性。妄曰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人也。楞嚴經。佛告阿難言。爾常聞我毘奈耶中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爲三無漏學。從上佛祖。的的相承。直到老野。是非見性人。則師不能授與。資不得信受。須知無相心地大戒。得大難。奉事亦不容易。是即如來之知見也。三世十方調御師。爲傳此戒體。乘願輪番番出世。若人欲得此戒。先須見性。若未見性。曰得此戒體。大妄語人也。爾向後能護持如護眼

至樓下。尙書召曰。上座。僧悉擧首。尙書顧衆官曰。不信道耶。汝等代官人。如何下語。令尙書喜道好知音。衆纔開口。便喝出。

一日。師執茄子來。附一僧云。日暮行施食會。食成。僧報云。食熟。師纔喫。僧問云。適來云行施食會。如何。師拈菜器云。這箇齋。

有一僧謂師云。若恁麽過。恐無利益。某願與和尙作典座。待僧二三十人。不亦可乎。師咄曰。我未曾聞達磨作陽祭陰祭去。

一日。師擧揚難透數段因緣。示鵠林曰。此是宗門奪命神符。法窟爪牙也。四七二三列祖。唯傳此些子到于今。寶鑑國師行脚後。此道今人棄如土。天下滔滔唯有二乘小果族已。求當家眞正種草。宛如日裏尋星斗。今一掃我扶桑國。唯有此正受一員。自恨未得附屬人。大法慧命如懸絲。儞勤粉骨碎身。挽回此已隧眞風。粉碎彼斷見魔黨。爲開國中興功臣。若欲折

諂媚施主。希望名利。貪求財穀。而欲到佛祖境界。寔可笑而已。

又曰。欲學不斷坐禪。則入矛戟攻戰之巷。號哭悲泣之室。相撲掉戲之場。管絃歌舞之席。不加安排。不添計較。束作一則話頭。一氣進而不退。譬雖被阿修羅大力鬼捉肘臂。走遶三千大千世界千回百匝。正念工夫片時不打失者。名爲眞正參玄衲子。十二時中。冷却面皮。瞠著眼睛。毫釐不得放舍。至囑。

又曰。雪竇曰。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同條生且置。不同條死。是明什麼邊事。

又曰。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見千巖雪。句裏含機。汝等作麼生會。道道。

室中示衆曰。陳操尙書。一日同衆官登樓。遙見數僧。衆官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尙書曰。不是。官曰。焉得知其不是。尙書曰。待近爲諸公勘過。須臾僧

決定去。十二時中。四威儀之間。須以正念工夫不打失爲第一。不見大慧禪師曰。那時是打失處。那時是不打失處。於一切處。如是點檢焉。此是從上諸聖。正念工夫親切樣子。則萬古不易之正修也。佛法之中。雖醜陋卑賤之小女。正念工夫無間斷者。爲精進堅固有力大人。設令有七尺身材。而逞身子滿慈辯智。無正念工夫者。名爲臭爛膨壞死人。汝等切莫容易去。寔難保難持者。正念工夫大事也。末代弊風。人人名聞之心强。箇箇利養之情盛。雖儘現道相。而正念工夫決定之人實難得矣。況求正念工夫相續不斷之人。千人萬人之中並無一人也。老僧十三歲。信有此事。十六歲。打破娘生面目。十九歲出家。隨從無難先師。觸他毒手。幾乎十餘年矣。却後遁居此山。惟道是保。今既向七十。中間四十年。拋下萬事。杜絕世緣。專一護持將來。漸茲五六年來。覺得正念工夫眞箇相續。若其追從檀那。

垂語

師平生垂語曰。我此禪宗。衰廢于南宋末。至明末。拂底滅絕。其餘毒雖傳在日域。恰如白晝見斗。汝輩臭瞎禿破凡夫。夢曾知之乎。誠可痛苦矣。

又曰。宋明之末。宗風衰替。禪徒悉成衆態。今其似何。達磨九年獨坐少室。日夜寥寥。人無知他蹤迹。後來曇希叟贊之曰。此土西天。示衲僧樣。老僧深愛此語。只這一聯。足以盡祖道之妙矣。

又曰。近世衲子。把狗子佛性話。實參純工者。一箇半箇亦無有。纔少參。則爲自得爲自悟。高談大口。只是生死大兆。而栽培己見。增長我見。奈何祖庭猶隔天涯。欲到眞正安樂田地。轉悟轉請。轉了轉參。果見祖師最後因緣。如見掌上。何故。燈下不剪爪。

示衆曰。夫正念工夫之端的。未悟入者。切須見眞正導師決定願心。旣得

身葬於本菴側。越文政己卯二月。鵠林老漢昇師法位於妙心第一座。號道鏡慧端禪師。三光老漢扁其塔曰栽松。

子莫如親格去正受之滅九年而沒。鵠林善養。是以壽至八十四。

一日。師謂林曰想令儞至我壽齡。則必致一大盛業矣。我老矣。不能視之。殘憾。其後同友數輩。蹤林從越後來。林私謂。余在此菴。常乞食僅自給。未嘗毫費菴主粮也。餘人不然。無實參操恐妨行道。不如結伴同辭。而他日再來扣其餘蘊也。竟辭。師相送可二里。親執林之手囑云。苦哉苦哉。佛法將絕。汝勉旃。誓當打出眞正種草一兩箇以挽回古風焉。必莫多求。多求則大器難成。切莫忘却此一言哉。林伏拜聽師之懇誨。感涙浸襟。悄悄而去。師平生孤硬森嚴。怒罵呵咄。以爲家法。從非人類之精奇。未嘗有入其室者。一生住菴。不求時名。常州大守屢請不趣。菴內無長物。弊衣蓬頭。神威可恐。終日當牖打坐。唯聞咳聲耳。享保辛丑十月六日平旦。趺坐書遺偈曰。末後一句。死急難道。言無言言。不道不道。捨筆詠古歌。呵呵大笑而化。世壽八十。法臘六十二。弟子宗格奉全

以實告。師以團扇撫林背曰。徹矣徹矣。從此總休罵呵守藏窮鬼子。寶永五年五月。林欲往松本慧光禪院受具足戒。師便說無相心地戒授焉。詳于下文垂語部一日林入室請益曰。佛云寤寐恒一。某甲實未到者境界。言未了。師推倒林曰。道什麼。威音王已前。威音王已後。未有一人不寤寐恒一者。咄。汝道什麼。林於此頓領會妙旨。後師召林。親傳五位眞訣至口授了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師唯默然。林頻請益變盡爲五之訣。師曰。豈一登而可得究乎。汝只熟看洞山一人頌。莫管取餘奴輩說以陷狐窟哉。一日。師與林同赴施主家齋。中路攀躋岩徑。至下臨千仭懸崖處。師遽顧林搊住曰。世尊道。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分附摩訶大迦葉。是明何邊事。林便攔口與一掌。師即休。一日師囑林云。汝宜繼我住此菴。林曰。有格首座在。師曰。伊必不能成大業。不知養氣故。先哲曰。吁嗟知

佛祖骨髓矣。若如汝所解。只是一場閑家具耳。洞山立許多階位爲什麼。林逡巡而退。林又一日思惟云。我既大悟。他總不知。輕賤我如是。不如出力法戰一場。輙入室商略。師怒罵。林持論不止。師忽約住林。嗔拳五六。托開放擲堂下。其堂臨岸。疊石五六尺。林失心茫然。師臨視呵呵大笑。林豁然大省。直昇堂禮拜。通身汗流。師高聲罵曰。此守藏窮鬼子。林於是親參南泉遷化話。寢食共廢。一日林有些子省覺。入室頻下語。不契。師唯曰。守藏窮鬼子。林心竊意。辭去往他方。一日。擎鉢化于里落。到一家門竚立。婆曰。過別處去。林工夫純一。耳聞如聾。婆大怒曰。者漢何不速去麼。直執大竹篲打林頭。擊破苧笠。林翻然倒地。如絕息者。須臾蘇息起來。徹見南泉遷化話。其餘從前挾手脚不得底難透深旨。一時現前。不覺手之舞足之蹈。欣然歸來。未跨門閫。師遙望見以團扇招云。汝有何好事。速來速來。林

嘔吐聲。師曰。趙州無字。儞作麼生會。林云。趙州無字。無處下手。師以指抑林鼻端云。多少下手了也。林遍體汗流。不覺拜伏。師大笑曰。此守藏窮鬼子。林無語。師曰。汝恁麼而意爲足耶。林曰。有甚麼不足處。師擧南泉遷化話。林掩耳出。師曰。闍梨。林回頭。師曰。此守藏窮鬼子。自是師凡每視林。必罵曰守藏窮鬼子。又有時師見林將入室僅跨門。卽曰。嗟窪矣嗟窪矣。恰似在樓上臨深井。一夕師納涼坐檐端。林參來呈偈。師曰。妄想情解。林揚聲曰。妄想情解。師卽捉住林。瞋拳二三十。終擠堂下。時五月四日夜。霖雨後也。林輾泥水上。氣息共盡。少焉蘇息起來作禮。師曰。此守藏窮鬼子。林參扣不懈。師頻下惡辣鉗鎚。一日。林與師款話次。林問曰。洞上五位。其意如何。師曰。汝試道看。林呈所見。師笑曰。但這箇耳歟。更有別在耶。林瞠目無語。師大呵云。洞山五位。最不容易。古人切要使人明悟後深淺而通徹

菴主。名曰正受端首座。乃愚堂之孫。而至道菴主手度弟子也。專提吾宗向上一著。我觸他毒手多年矣。林聞之欲徑適見之。格曰。我亦知公器識堪受他鉗鎚。然菴主門風。只但要求眞正種草。尤惡多衆鬧熱。必莫告他人。唯公與我去而已。乃待散筵而逃衆。與格共抵飯山。先是林自恃得道甚易。格疾知之。徐誡曰。請公熟看傳灯錄中諸祖行實。林仍閱初祖傳。讀至曰七歲出家得道。尙侍般若多羅二十年。而盡其蘊奧。林始有大省。慢心稍滅。發增進智。時二十四歲也。四月。林隨格至正受菴。會翁刈柴。格便通謁。翁小顧之。格曰。是駿陽鶴上座者也。切求謁翁。故誘來。翁曰。應。格引林歸菴。林謂格曰。此老尊大。不屑我那。來日願要親面一上。格預白翁言。是小子親友。請師一接焉。翁許入室。林先以偈呈所見。師左手握偈曰。者個是學得底。那箇是見得底。便展右手。林曰。若有見得底可呈。須吐却。作

見吾輩驚殺者老漢。直竄暗處立。見師出厠、驀地攔胸捉住曰。是什麼者。師恬然答曰、吾亦不知。寶永初年。鄉人於山間、捕乳狼畜于家。遂爲狗咬殺。自此每夜群狼來村落。怒號怨叫。破墻穿壁。多害人子。鄉黨大憂。薄暮鎖門相戒。師聞之。往處處葬埋場。打坐到天明。凡七夜。後語人曰。群狼相集。嗅吾咽喉。吹吾耳邊。是我試正念工夫相續處也。又一時。信之山中有青膨脝之妖厲出焉。行人一見必死。師聞之。從容曳杖而至。薄暮厲果現形。瞥見師面即滅。後不復現云。當是時。駿州有僧白隱慧鶴者。一字鵠林 大擔一旦所見。併吞諸方。掛錫于越之英岩。性徹和尚。人天眼目會。 有一僧來。名曰宗格。面目嚴冷。顧視不常。人皆錯爲膽大輩。鵠林異之。而聞時時出言。自有非常旨。林因與格討論宗旨。格曰。如公頗尤物也。只惜有到有未到。公若見我老漢。必有可觀事。林就質之。格曰。我本信陽人也。信之飯山僻邑有一

訣。苦吟數月。雖究百端。未能極到其妙。師豈無方便耶。師起握雙拳打三下。而一蹈蹈倒。夫豁然有省。爾來伎大進云。於是鄉黨武夫十數輩。就師問道。一日請師獻茶。茶後各操木劍相戰。使師點檢精粗。武夫等謂師曰。於理吾輩固不及師也。然於事師亦應不及吾輩矣。師云。汝等欲打我即任打。只恐向老僧打不著。夫等相顧曰。吾輩打師。豈其難乎。師試允一刀子耶。師云。允焉。夫云。請師亦用刀子。師云。余是佛子。何用刀子。者個即可也。持小團扇曰。汝試打看。若纔打著我。許汝甚妙手。夫乃發聲而向。千變萬化盡其伎。而木刀之所觸但團扇而已。遂不能打師。悔謝而去。後有僧問師云。悟道事且置。學何等事以得擊劍之妙耶。師云。正眼明白。豈劍術云乎。汝纔聞名早異了也。劍路分明。當途打途。若能如此。萬不失一。一夜。舊參居士來集淸話。時外面黑。一居士見師起趣厠。就或居士耳語曰。試

席。良囑之。師辭曰。弟子不德。不堪住都下之院。專欲隱山林以養道體。難不許。師固辭歸于信。遂就檜澤幽邃處誅茅。結正受菴（菴在飯山城上倉村）與母俱隱居。母氏亦有識見。每夜子母法話以爲樂。有時到天明。師門風孤危。緇素絕迹。一日東奧大岳徒回首座者至。此僧夙具智見。自負才力。周遊天下。以試宗匠爲常。路過信。聞師名將試其勝劣。遂來菴乞謁。偶會師不在。乃見其母云。菴主何處去。母見其言辭之不遜。答云。菴主在上座肚裡。著草鞋竪四横三。上座因甚不知麼。回云。婆亦解這般舊葛藤那。母曰。舊葛藤且置。古人道。不明三八九。對境多所思。是什麼義。回擬議。母卽執杖打趁出。回走出門外躊躇久之。比暮師自外歸。曳杖上磴。回見其風標森嚴不可犯。不接一問。驚畏而去。後來回逢人常說。悔昔年不入菴主門。一日有武夫來謁云。從少好擊劍。精鍊二十年。盡究諸家奧義。近欲得一家秘

數日不還邸。使隷奔走于東西。百方覓之。既而聞師在東北菴祝髮。邸中皆驚。於是重臣倉皇如菴。詰難云。聞寡君之公子投和尙祝髮。何爲不通一言於邸耶。是必和尙强之矣。難乃使雛僧持一盤水來而置使臣前。使臣云。欲爲何。難曰。請卿濡髮哉。吾將剃卿之髮。重臣怫然怒。難曰。看。卿之髮吾欲剃之。而卿不肯。則吾不能剃焉。公子之髮卽公子自剃。何關老僧。使臣無辭。厚謝而去。師終不還邸。頻入難之爐鞴。朝參暮請。一日屋漏。難命師登架上覆之。難自下以杖極其足心曰。香嚴樹上作麼生。速道速道。難數下惡辣手脚。大抵如是。師參扣不倦。久而徹佛祖骨髓。後往東奥。參虎哉一源等諸老數年。復歸荏戸再謁難。難授國字書謂云。是予睡中譫語也。師披閱兩三紙。起投爐火。難云。儞作什麼。師云。老漢作什麼。難卽休。難一日以東陽所傳之碧岩集附與師。師斥不受。難又私意。令師繼吾法

面相號。師忽蘇息來。豁然大悟。拍手呵呵大笑。人皆以爲風狂。於是師頻欲就識者證其所悟焉。城下有密宗僧。卽夜叩之曰。密家亦有悟道事麼否。僧曰。悟道者禪門所宗。密乘今不論之。師云。我旣大悟矣。然自不辨眞僞。爲之如何。僧云。禪門有少室六門集。閱達磨大師語也。中有悟性論。專說證悟事。師曰。可得聞乎。僧卽出六門集讀起云。道者以寂滅爲體。修者以離相爲宗。師遽揶揄云。止止。我深領旨矣。從此愈益勵精。避人兀坐。潛修密煉。而人莫知之。十九歲春。隨侯來荏戸。參詢都下之知識七八員。總不愜師意。時有僧無難者。帶愚堂之印。住荏戸麻布東北菴。門庭峭峻。不拘規矩。不貯衣具。居常布莚而坐臥。師遂到東北菴乞謁。難纔見師來。命令卷莚。師竊意。是眞我師也。往復論覈多時。難知其爲法器大悅。師切乞祝髮。難許焉。卽日剃度。命諱曰慧端。初師從侯來荏戸之翌日。飄然出門。

正受老人崇行錄

圓覺沙門 今北洪川 纂訂

師諱慧端。字道鏡。一名的翁。信州飯山侯松平遠州（櫻井氏）庶子也。師生狀貌傀偉。氣宇寛宏。在侯家鞠養。時有一老宿。侯居常就而問道。師十三歲時。一日侯請老宿登城。諸公子各携紙來。乞書佛名以結勝緣。師亦乞之。老宿熟視師面曰。但子不可與矣。師云。何爲。曰。子有個觀世音。非我筆頭可比。師云。指何物謂觀世音。曰。問取自己。莫問別人。師沈思久之。自是蓄疑。至時時廢寢食。爾來每大疑現前。起而忘坐。坐而忘起。或不知其所在者數刻。侯驚令人搜索。多於厠上得之。侯以爲痴頑。十六歲時。偶上閣次。及梯之半級。凝然不進。須臾顚墜如熟果。氣息絕如死人。衆驚愕洒水其

茲有濃陽東北三山陰導師。爲人抽釘拔楔。予直去入室。自被示諭已來三二十年。於喫茶喫飯上。亦保養此事矣。或時有儒門之客。來訪相見。古之相識也。供以麁茶淡飯。教客而一宿焉。客謂予曰。佛道高靈而都無實。汝何陷乎哉。予對曰。見聖人之書。無自讃譏他之語。爲什麼。汝之語與聖人語異哉。不知客之語。是乎。不是乎。故屢取聖人之語。間加筆作。以備來徹咲矣。

寛文十二壬子仲秋日

至道菴主

自性記終

氣をたて、妙法阿字はきねんにまさる。かくなり行くあさましき事なり。

一向神禱不語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事。其心卽受罰。

一向佛禱除妄念成佛。罪業卽消滅。

一聖人に少しも智慧なし。賢人は上々智あり。上々智を以て、聖人をうかゞふことおぼつかなし。

一聖は天地萬物に通貫するなり。たま〳〵人間の形を得て、もし知ることありといへども、智慧出で日月のくもるが如し。

一聖人は今來世の事を知らず。

一凡夫は今來世の事を知る。

予從少年生陋巷之內。形質拙而住濃州關之故川里。尋常爲牧牛業矣。至志學時。隨父遊於洛陽。逍遙而及於壯年。觀浮世之變。思別傳之旨特地。剃除鬚髮。替染衣袖。尋師訪道。東漂西漂。露眠草宿、歲已尙矣。

其念行きて生をかゆるなり。惡念あるは必ず畜生の形にかはること疑ひなしかなしと云ふもおろかなり。身の業つきぬうちに、人に佛法かたる事なかれ、人に迷ひをかくる故、又むくひをうくること疑ひなし。身の業さるには佛の敎にまかせ、我が身のとがを、つよく佛にいのりて、つよくさるべし、必ず身のとがきゆるなり。

一ある人神道の物がたり、いろ〳〵むづかしくするにより、予敎へて云、たとへば素盞嗚尊は大あら神なり。出雲の國へおい入りて、天照太神日本のあるじとなり玉ふとき、萬事によろし。これは人の身をすさのをの尊にたとへり。身の念おこるとき、死を顧みぬ大あくするなり。身なければ、つねにゆたかなり、これ人々のこゝろを天照太神にたとへたり。

一佛法者が如來の敎へにちがへり。唯心淨土は心のすなほなるをの玉ひ、己身の彌陀は身をちきにの玉ふ。三尊の來迎紫雲などと方便に迷ふ。禪は法論に

死萬物をのがれたるものなり。身はいきつ死つするなり。身には何物かなるとおもへば、念が生をかゆるなり。念は何物がなると思へば、心のとゞこほる處なり。一念つよく起れば、身の死を顧みず、おそろしきものなり。色々にへんずるも念なり。因果歷然はみな念なり。

一予むかし思ひしは、死して後何もあるまじ、いきてゐる内こそ大事と思ひしに、死人女にとりつき、勘定きはめ、又蛇になりくびにまきつく。思へば死してのちある事、たしかなりとおどろく。佛は極樂せかいに生じ、大安樂を得んと思ひしに、今世にて身のあくなければ大安樂なり。さて又行くべきさきなし、こゝにゐるものなし。萬事にむかひ、しなぐ\に應じて、あやまりなし。かゝる有りがたき事、佛世に出おはしませし御恩おろかにおもはゞ、したもさけぬべし。地獄といへば遠きにあらす、直に此の身のあくにくるしめらるゝなり。此のあく今の世にのがれはてねば、この身はかなくなるとき、

ざゝぼだいならば、佛法のわけなし。予云、道理なり、佛は心なり、心のなす業、煩惱卽菩提、生死卽涅槃うたがひなし。修行せぬ人は菩提卽煩惱なり。身の念出るは少しも善事なし、あさましき事なり。

一老婆に逢ふ、本則參じ給ふ由。則は何ぞ。婆云、阿誰。予能く〳〵敎へむ、釋迦彌勒もおしなべてつかふものあり、是れへおはせよといへは、其まゝ來る。予云はく、其方の身を只今つかひしものは何ぞ。婆云、無一物。予云はく、老婆をつかふ無一物こそ、色々名を付け本則と云ふ、是れを知らずして外をもとむゆゑ迷ふなり。婆云はく、有りがたし、いかゞして養ひ得んといふ。予云はく、身の惡にけがさぬを修行といふなり。

一ある人にをしへて、此の世へは死にこそきたれ、いきにきたりと思ふ故に、死をくるしむなり。つね〳〵死の事を思ふ人は、一大事の死を心にかけて、何物か死ぬるぞ、何ものかいきてゐるとみれば、心は虛空と一たいにて、生

あらば、たがひの修行とおもひ、かたるべし、すこしもえたる心あらば、罰うくる事うたがひなし。

一凡夫の願ひのあさましさよ、さためなきよとしりながら、定めん事を願ひ。年老いて見ぐるしきと知りながら、命のびんことを願ひ。わかき時老人をきらひながら、我老ては、人にまじはらんことを願ひ。かなはぬと知りながら口にて祝ひ心にて祝ふ。

一或る人に敎へて云。もとをよくつとむるにしかず。たとへば身のくろうを神佛にいのらんより、過去の業つくると思へばやむ。

一物化つきし女、あこにてよくなる時。ある人、正法に奇特なし、いかなればきどくありやといふ。予云、正法はきどくなし、平常心の人、物化つくはきどくなり。あこにてもとの人になる、更にきどくにあらず。尤とうなづく。

一煩惱卽菩提をとふ人に、いかにも佛說のごとし。彼れ曰、我が如き凡夫のわ

一人ほどはかなきものなし、神佛にむかひ富貴をねがふ、願ふ心をやむれは富貴なることを知らず。

一食に珍物をこのまんより、食好む時むかへはすゝむ事をしらす。

一身によき事をこのまんより、身をおもはねばやすし。

一かりにもおやの日、おろかにすることなかれ、必ず罰うくるなり。ことに生きたる親に、不孝はもつたいなき事なり。主君師道の罰は、いふに及ばずおそろしき事なり。

一無一物見つくること、たしかなれども、身の惡出で、日月を雲のへだつるごとし。よるひる我が身のあくをさるべし。人よりあしくいひ、あしくするとき、身のあくきゆるとよろこぶべし。かくの如くつとめ〳〵て、身の業つくる時、たからにむかひ、色にそめてそまらぬ事たしかなり。其時人をとぶらへはうかぶ、人にをしへてうなづく。我が業つきぬうちに、もし道を問ふ人

さとりをもひらかでやまに入るひとはけだものとなるしるしなりけり

修行者によみてやる。

うつくしきかたちと見るは心なりまよふはおのが身よりなすなり

修行しやはなん女の中をとをざけよ火にはつるぎもなまるものなり

世中をのがれて見事なるものはぼうずと色と欲となりけり

一ある人いひしは、武士の家に佛道は其道たがひ、人もやはらかになりて、家風うしなはんといへる人に、何とてさなんの玉ふぞ、佛道必ず別にあらず、人の心を云ふ也。すなほなる心にては天下國家よく治るべし。たとへば主君の命にかはり死すとも、大道たしかならば、直に生死をのがれ、心やすかるべし。亂世にてきみかた隔てぬるとき、じひ心深く正しき大將には、隨者多かるべし。軍法にも天のたすけ失ふ事あるまじ、すなほにたゞしきは、直に天なり。

ども、ほどなくひんになる。まゝ母のおしむをうけし故なり。父死して後まゝ母殘りて、是れも我が子をかなしめども思ふに替なり。とにかくに念のおそろしきをしれども、我が惡念にさる事ならず。

一おやのゆづりをうけぬ人に、いかほども多きうちに、ある人すこしも親にうらみなく、弟にたからをあたへて、ぬしは物ごとうすくえたる人、のちまで其家とめり。道さへ正しければ、天よりとみはあたへるなり。それを知らずして、我れかしこきに思ひて、何も我がおもふまゝになす事のみ必ずあしくなるなり。

一修行ふかく心がけし人、師のなきをなげき、山にいらんといへる人に、佛のこゝろ顯はれぬるかととへば、人中はさはりおほくして、かなひがたし、山に入り靜にたづねんといへる。予云はく、佛をしりてやしなひのために入り給へといひてよめる。

さらでだにおのがまよひのいぶせきにになひそへたり人のよしあし

　　世をながく思ふ人に

いつまでをわがものとせん世中はきのふにけふはかはる習ひを

　　佛を願ひ誠を知らぬ人に

我がむねの佛をけかずあくねんはちくしやうとなるしるしなりけり

一孔子曰く、我道一以貫ㇾ之。とのたまふ心は、天地に通貫すと云ふことなり。佛法の摩訶般若のことなり。

一ある人、孔子不ㇾ語二怪力亂神一也。いかにとしてかたり給はぬととひし人に、予云はく、聖人にはなきことなり。問ふ人のいはく、もろこし人のいへるは怪力亂神は正しからざるによりて、孔子かたり給はぬとなり。

一親のゆづりをうけし人、父は我か子とて、ふびんに思へども、けい母はにくむ。子は是れを知らず、父のあいをありがたしとおもふ。ゆづりを請けたれ

世中はかくれあそびにさもにたりまよひのうちを我が身ともおもふ
　だるまのうへに
有りがたきまことの法のをしへかなしらぬ處を我が物にして
　大法とふ人に
心こそまことの法のまことなれいかにとしてもしられざりけり
　ある人に
さりとては死ぬるといふを外にしていかでか法のみちに入るべき
　たしかに道をとふ人に
朝夕に誠に死ぬる人あらばぢきに浮世はよそにわたらん
　佛道心がけし人に
さかさまに横すぢかひにとふときは我がものならぬ我が物もなし
　あまり人のよしあしいふ人に

念

見聞覺知の主也。色欲、利欲、嫉妬ふかくまよひ、常に身を思ふ故苦也。前を願ひ、後を悔い、我相高慢甚だつよし。

或る人に

いろ〳〵に妄想おこるくすりにはたゞぜんじやうにしくものはなし

或る人に

平常に五戒をつよくたもちなばつゐに破戒のびくとなるべし

或る人のもとめにまかせ

いかにせん法の道にはうとくともしぬるまことを知る人もがな

常に智慧ふかき人に

かしこきは我が身のためのかたきなりをろかになればすみよしの神

あまり世を久しく思ふ人に

ちうかうをわきまへしる、しらざる時は、直にちくしやうなり、故に師の恩第一深し。いかにいはんや、佛道の師、萬劫のくるしみをのがるゝ事、何としていひいたすも、おろかに思はゞ、したもさけぬべし。

一ある人に敎へていはく、我より上たる人、まして道を行ふ人、德ある人、あしくいへば必ず罰うくるなり。

一ある人罰を問ふ。過去現在のばちなり、おしなべて、人は或は死去、或は子孫絕え、或は身體うしなひ、或は祿をうしなふをばちといふ。尤もなれども、常に思ふこと叶はず、彼此ちかふは、ことのほか目に見えずしてくるしむ、是れ人しれぬばちなり。

心

佛也。神也。天道也。見聞覺知の主也。萬法を離れて萬法にわたり、生死をはなれて常大安樂なり。

いろ〳〵おそろしきことにあひ、苦しむとかたり、佛法に思ひあたりし事あり。人間一生のあく念臨終にこと〴〵くあらはれ、まなこにつみふかき人は、天地猛火となり、いろ〳〵すさまじきかたちのもの來り、つれ行き、地獄に落つとおぼゆる、耳口のつみもおなじ事なりと、佛のとかせられたり。此の惡人の夢物語にて、いよ〳〵おもひあたりしなり。かりそめのうたゝねにさへ、身はうごかざるに、惡念はこゝかしこへ、とびめぐりくるしむ。いはんや此の身うせ、惡念の地獄に落ちくるしむとて、さますべき形なし。よくよく心を付けて、わきまへしるべし。

一ある人、師、主君、おやの恩の次第を問ふ。予云、親は此の身をそだてぬるばかりなり、此のおんのふかき事、腹のうちのくるしみ、そだつるくるしみ、筆にも紙にも及びがたし。主君は此の身をやしなひ、妻子けんぞくをはぐゝむなり、故に親の恩より深し。師は物の作法を敎へぬるにより、主君親への

るなり。悪念殘りて餓鬼畜生になるなり。

一今の世に佛法ありがたしと思ひ、慈悲第一にして、是非をはなれ、身のあくをさり、自他の隔てなく、身念すきときえてなき人、生死萬物をはなれ、解脱をうるなり。

一卵生は魚鳥の類なり。悪欲深き人、恩を返す事知らざる故、死して後己が肉を以て返すなり。

一濕生は人の愚痴深くして、悪氣悪念にまかせ、死する故に、濕生の虫となりて佛法きく事ならず、萬劫の苦に落つるなり。

一化生とは一念悪氣により、色々さまざまの形をうくるなり。萬物なべて心は形に隨ふ事疑ひなし、牛の形を得れば車をひく、馬の形を得れば、背に物をのするが如し。

一ある時悪心ふかき人の、ねたるところにいたりしに、ふと起きて、夢物語に

ありては妙と違ふ。たしかにばちうくるなり。

縱滅二一切見聞覺知一。內守二幽閑一。猶爲二法塵分別影事一。幽閑は凡夫の及ぶ事ならず、中々有りがたき事なれども、佛にはなりがたし。

一或る人問ふ。いきとしいける物、其形いろ〳〵なり、本來定るたねありやと。予云、たねあり、心は天地一たいなり。渠云、一たいのしるし如何。月を見、花を見、鐘を聞く、誰か別なる。是れ一たいのしるしなり。念に色々八萬四千の替りありとも、第一四生にわかつ、胎卵濕化是れなり。

一胎生は形にて、生を受けるなり。人畜の類なり。愛欲の思ひ、念深きをもととして、あらはれいづるなり。過去にて愛欲かろく、善根重きは、今人と生れ九の品に居す。或は天下の主、國の主以下はいふに及ばず、過去にて愛欲重く、善根かろきは、畜生の類と生を請ける。

一今の世に佛道を知らず、愛欲深きにまかせ我意多き人、死して體はもとに歸

いへり。またある時はあしき響なり、あくまきたらんといひしに、時の鐘うつ人にとひしに、物思ひて打つといひ、又何ともおもはずしてうつと云ふ。その道にかしこきは、常の人の及びがたき事あり。

一法華、方便品曰。止々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妙は言句に及びがたし。喻へば人にむかひ、何心なく一日かたれどもつきず、語る事も覺えず、打ちうなづき、萬法をわすれ、成程心やすし、たちのきて何をかたりしとも知らず、是れ妙のなすところなり。何にても心にあはぬ事を聞けば、氣むづかしく卽ち念となるなり。是れ妙のなさゞる事なり。たとへば妙は心なり。念は身なり。

一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妙は天地に滿ちて、しかも我れたしかにあり、何事を爲すも直に妙のなすといふなり。尤もと聞きて其者の常の惡念言葉に及ばず、故に妙をかろく安き事とみて、必ずばちうくるなり。妙に至れば直に佛體なり。世界にありがたき至極をいふなり。然る故に思量分別のすこしも

一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とは何事ぞや。予曰、本心本性の物にわたるは、あきらかにしてよろしきことなり。

一致二中和一天地位焉。萬物育焉。とは何事ぞや。本心本性を體にして、萬事を行ふとき聖人なり。何とて人はかゝる有りがたき事、慥に身にありながら、惡念をもつて我をくるしめ、人をくるしむるぞや、いたりてをろかなる事なり。第一子孫むくひを受けてくるしみ、後は絶えはつる事疑なし。

一昔唐に伯牙といへる琴の上手あり、子期といへる琴を聞く人あり。ある時子期伯牙の處へ行き、琴をかきならしぬるを聞きてかへる。後に何としてもどりけると問ひければ、琴のひゞき物をころすと聞きしゆゑ、かへるといひければ、伯牙いはく、庭の蜘の糸に蜂のかゝりぬるをみて、あやうき事とおもひしが、さては琴に響きぬるなめりといひしなり。我が弟子時の鐘打ちけるを聞き、何ともなく打ちける時、てんにひゞきありて、惡魔しりぞきなんと

一莫レ見二乎隱一（性は）。莫レ顯二乎微一（心は）。故君子愼二（卽ち無）其獨一也。とは何事ぞや。予云、君子は本心本性を養ふ。養は身の惡を以てけがさぬなり。身の惡をもつてけがすは、おそろしき事なり。心は神と云ひ、天道と云ひ、佛と云ひ、三國にわたり、言は別にしてもと一躰なり。こゝは直に性のたゞしきをいふなり。無一物になりたるときの事なり。凡夫のあやまりこゝにあり、無一物ならば見聞覺知あるまじとおもふ。聖人は見聞覺知直に無一物なり、こゝをよく心得べき事なり。

一喜怒哀樂未レ發謂二之中一。とは何事ぞや。予云、何もなき處を性と云ひ、心と云ひ、中とも云ふなり。

一發而皆中レ節謂二之和一。とは何事ぞや。予云、本心本性より出づるは、みなすなほなり。身の念より出づるは、言葉とかありて、人の聞くにくるしむなり。

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とは何事ぞや。予曰、無一物は天地のかたちなり。

て萬事をきはめよとなり。孔子不知を本心とのたまひ、子思は天命性ととき曾子は物にいたるととかれしなり。いづれも本心本性の事なり。

一天命之謂ㇾ性。とは何の事ぞや。予云、身の外は天なり、人々むねのうち何もなきは天よりあたへるといふことなり、則ち性なり。

一率ㇾ性之謂ㇾ道。とは何事ぞや。予云、身の念なきところ性なり。萬事にそまらぬ心にて、見聞覺知せよとなり。見聞覺知の主あきらかなるゆゑに、萬事をなす處あきらかなると云ふ事なり。

一修ㇾ道之謂ㇾ敎。とは何事ぞや。予云、能くつとめ得たるは、人の師と成ると云ふ事なり。

一道也者。不ㇾ可二須臾離一也。可ㇾ離非ㇾ道也。とは何事ぞや。いふに及ばず、

一是故君子。戒二愼乎其所一不ㇾ睹。恐二懼乎其所一不ㇾ聞。とは何事ぞや。予云、性は見えず、本來無一物なり。心に恐れつゝしめといふ事なり。

一在レ止ニ於至善一。とは何の事ぞや。予云、民としたしむは至極の善に止まるゆゑなり。渠れうなづく。

一知レ止而後有レ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と有るをおもへば、至極の善に止まる故なり。

一物有ニ本末一。事有ニ終始一。知レ所ニ先後一則近レ道。とは何事ぞや。予云、此次ぎをいはんためなり。

一古之欲レ明ニ明德於天下一者。先治ニ其國一。欲レ治ニ其國一者。先齊ニ其家一。欲レ齊ニ其家一者。先脩ニ其身一。欲レ脩ニ其身一者。先正ニ其心一。欲レ正ニ其心一者。先誠ニ其意一。とは何事ぞや。予云、だん〳〵にうつし來つて、こゝろにとまる。さてこゝろの動くところを、のべんためなり。是れは事有ニ終始一を云ふ。

一欲レ誠ニ其意一者。先致ニ其知一。致レ知在レ格レ物。とは何の事ぞや。予云、是れたしかなる敎なり、物にいたるといへる、極意なり。本心の事なり。何もなくし

に思ひ、能くみれば以ての外誤れり。孔子は人知らずして慍らずとのたまふなり。をしなべて我にしらぬ所あり、それはいきどほらぬ物と本心をしへたまふ、有りがたき事なり。すぐによめば孔子の御心にかなへり。

一ある人云、孔子人不レ知而不レ慍とは、たとへば人のために大善をおこなへども、其人知らずしてかへつてあしくあたれども、いきどほらぬは聖人との給ふといふ。予云、いかにも至極せり、さればこそ天下の人をしなべて、我をしらぬ所にいたりてこそ、人の知らざるを慍らざるべし。がうりも我あらばかならずいきどほるべし。人をむかひにする故、孔子の御心にそむく、孔子は面々をさしたまふ。

一大學の道は在レ明二明德一とは何の事ぞや。予云、こゝろをあきらむるなり。

一在レ親レ民、とは何のことぞや。予云、こゝろあきらかなれば、民としたしむなり。

一或る老尼、自我偈に、釋迦如來此大衆をつれてこゝを去るべし、たとへ去りてもわれつねに爰に有るべしと仰られし、不審といふ。予いはく、只今妙は如何といへば、無念といふ。それこそ天地にみつる妙なり。世尊常の住家なり。老尼尤もとて手を合はせ去る。

一或る人、孔子の曰く、學て時に之れを習ふとは何の事ぞや。予いはく、此一言萬事に應じまことに聖人の語なり。いづれの道も學てよくならへといふ事なり

一不㆓亦悅㆒乎。とは何の事ぞや。予云、いづれの道も熟する時よろこぶなり。

一有㆘朋自㆓遠方㆒來㆖不㆓亦樂㆒乎。とは何の事ぞや。予云はく、わがこのむ友來る事なり。亦樂しとは其道もてあそぶ事なり。

一人不㆑知而不㆑慍。不㆓亦君子㆒乎。此の一言孔聖いかなれば、人知らざるをうれへぬとて君子とはの給ふぞや。凡夫も人知らずとて何事に慍らんや。ふしぎ

りて成佛せよとのたまふ、有りがたし。

一佛をうやまひ香華をたむくる人に向ひ、いと有り難し常々おこたり給ひぞといひ、又をしへていはく、此たふとく思ひたまふ佛を、うつしおかれしは、必らずかりの事なり。實のほとけのおはしますは、心のうちなり。愚にして罰うけたまふなといへば、打ち驚く。實のほとけをしらざりし事のあさましさよとて、手をあはせ、持佛堂にむかひしときのあひだを、大事とおもひ、つねはいやしく、きたなきことを思ひて、いかほどか心をけがしぬるあやまりは、いとかなしとくるしむなり。

誰とても佛のみちに入る人はおのが心をいさぎよくせよ

一知〓佛法〓者必得〓罰。行〓佛法〓者必得〓利生〓。

又

恥〓恐人〓時過多。恥〓恐天〓時無〓過。不〓恥〓恐天〓時道。人能知者也。

だつるやうにすべし。行住坐臥思ひ入りて、七情のきにけがす事なく。本心守れば、終に長生して、萬物心にかなはぬ事なし。かゝる有りがたき事、おろかにおもふあさましくかなしき事なり。人の大事にして、一世のうたがひはるゝ、起請文のごくい是れなり。おろかに思ひはぢうくる事うたがひなし。人界に生を請け有り難しといふ別にあらず、此生にて解脫を得んためなり。しかるにこの世をわたるを大事と思ひ、妄念にひかれたちまち死にのぞみて、いかゞせんとなげく、何にとしてかなはんや。佛出世したまひ、本心を敎へ直に生死萬物をはなれ、此身有ること慥にして、たしかになき事をしり、見聞覺知慥に有りて、たしかになきをしる。かゝるありがたき事、此道修行のくどくなり、おろかにしてはいたりがたし。

一修行を深く思ひ、厚く見るによりあやまりおほし。本來空をしるべし。心念拂ひはてたる所也。六祖大師菩提の自性、本來清淨、是れを用ひ、直にさと

坐禪

色々妄想起る時、つよく禪定に入るべし。淸淨になる禪定の功德なり。

坐禪成就時

心身なき時たしかに知る、色卽是空空卽是色におちつく時。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無疑。

一或る人に凡夫卽ち佛なれども、しらざる故に身のために苦しむなり、悟りて如來に身の惡さらせよ、是れを修行といふ。いさぎよくなる時佛なり。

一ある人天下に死靈ありて、人も家もほろぶる事慥なり。予云、四の品あり、一に云、國の靈。國の靈は昔の國主子孫に傳へんと思ふ念殘るなり。二に云、屋敷の靈。三に云、家のりやう。城も同事なり。此三は所をされば別事なし。名字の靈はいづくへ行きてものがれず、善知識をたのみ弔へばよし。

一ある人に本心養やうをしへていはく、本心見つくるとひとしく、赤子をそ

いのるもあり。

一さけのみ前後しらで、わがまゝに世をわたるもあり。

一神をつよくいのる人に心をたづねしに、たま〳〵此世に生れても貧ほどくるしみなし、子孫なきもくるしとて、富貴はんじやう子孫ながくさかへん事をねがふといへども、いろ〳〵よきもあり、又あしきもあり。

一子孫にたからをゆづる事なかれ、必ずなくなるものなり。たゞ佛道に入る事かんえうなり。いろ〳〵善事は法に入りぬればたしかにある事うたがひなし。ほとけの道に入る事ならずば、こゝろにかけてじひすべし。じひはてんのめぐみにあふことうたがひなし。もしまことのじひにやいたらん、實のじひは行住坐臥、道たゞしく愚なる事なり。

一六祖大師坐禪の次第言句に及ばず、有りがたきことなれども、童女の聞くには及びがたき所あり。予御心を請けて、

の坐にとびあがり、我勘定せずして死す、妻子の苦しみ尤もなり、勘定せんためきたりたりといふ。色々不思議なることゞも多し。私のさたに及ばずとて言上するなり。其比の家老をはじめとし、かれこれ代官の家にあつまる。件の下女、下代あまたよび一々ぎんみする時、下代女のいふ事をそむく、女はらたち、其つれいはせまじとておくへとび入り、ふるき手形とり出し、是れにてもいなといはんやといひける時、下代もつての外におどろき、ぢきにいきたる人にむかふごとく、ひざをたて、かしこまり算用すまし、手がたとり、さいしにいたゞかせける事たしかなり。

一あるひは人に生れて、道といふ事ありとて、ふるき文など見て、ひたいにしはよせ、人を見くだし世をわたるもあり。

神道大事ありとて、朝暮身をあらため、何にやらんくど〳〵しく、人に見せずして、口にもんとなへ、佛道孔子道をそしり、神こそあらたにめでたしと

は國のくるしみ、家は家のくるしみなり。上一人佛道おこなひ給ひて、天下の上におはしませば、天下おしなべて子とおもひ給へり、天下の民はおやとあがめたてまつるなり。佛道をしへたゞしからざれば、死して後の事と思へり、大なるあやまりなり。人々つねの心をしらで、身を思ふあく念にまかせぬるによりて、かなしきかなや、我が目、我が耳、口鼻手足にいたるまで、心のてきとなりて、其苦のむかふ所人は云ふに及ばず、草木國土まで苦しめ、わづかのいのちのうちに、行住坐臥我身を直に地ごく、がき、ちくしやう、しゆらとして、天下をたもち國をたもつかひなく、それよりしもつかたは、あるひは寶をもてばたからにくるしめられ、ひんなればひんをくるしみ、死てのち直にちくしやうのかたちをうくる事うたがひなし。

一さいつころ、ある國ぬしの侍、百姓の代官せしに頓死してけり。妻子なげくことたへがたし。殊に勘定如何せんと苦しむ所に、若き下女俄に物化つき亭主

道おこなふ大なるあやまりなり。予云、おろかなる事なり、此國のかみといふも心の事なり。歌に

心だにまことの道にかなひなばいのらずとても神や守らん

此うたのたぐひあまたあり。それのみならず、たかまが原は人の身をいふなり。神とまるとはむねのうちあきらかなるをいふ、是れ心の事なり。儒道のこんほんも心の事なり。天竺の佛も心の事なり。三國に心をもちひ來る事たしかなり。儒道神道は身をたゞしくしてむねをあきらかにする事なり。天竺は身をなくして直に心をあらはせり。故に天竺にもてなれし佛の道行なり。天竺むかしより其道のひじりあがめたてまつるなり。故に佛道さかりなれば誤なし。人我のへだてもなく、物ごとすなほなり。上一人此みちを行ひたまへば、その下に住むもの誰か苦しまんや。人のくるしみはおのれをたつる惡念なり。このあく念のむかふ所くるしむなり。上一人のあくは天下の苦み。國

たがひなし。

一天は身なし、念なし、心なし、是非なし。身あれば八萬四千のあくねんあり、身のためにくるしむ事たしかなり。大道心かけん人の大事なり。

　うきものとおもひながらもさりとては身にばかさるゝこゝろなりけり

一孔子世を去り給ひて千年後に、程氏兄弟出世して孔子の道をつぎ、其傳今にいたりて儒道の元祖なり。視箴に蔽二交於前一。其中則遷。制二之外一以安二其內一。尤道理にかなへり。予思ふに、後世の人必ずあやまらんことを知りて、言葉をのこし給ふなるべし。予、程子の心をうけて、たとへばあまきあぢを口にて教ゆる事ならず、あまきものをあたへて其味を知らしむるがごとし。孔子の心を以て萬事に向へばまよふ事なし。

一ある人のいはく、此國は神國也。幸ひむかしよりもちひ來る神道をやめ、佛

はしらで物がたりのおもしろきことに見なしとりなし、わがうへにする人なし、おそろしくかなしきことなり。必ず我が門弟たる人心得てつゝしみ、此のおそろしき所、ありがたき所をよく〳〵見しり、すゑの世まで大法をしつて、天地のあらんかぎりつとめば、あしき事あるまじ。

一かみにゐる人のしらぬあく、しもにことのほか多し。かならずうへにゐる人、わが身をたゞしくつゝしみふかければ、しものあくはかならずさることたしかなり。しものあくをしりぞけんとおもふ事なく、わが身のごうのつきぬ事を佛になげきて、我がごうつきぬれば、つひにはしものあくよくなる事疑ひなし。しものあく人をさらんとて、そのあく人をつよくいためなどしければ、其あくきえずしてよのあくじにかはるなり。とてもかくても身のとがとしりて、わが身のあくをのこりなくさるべし。かみのたゞしきうちは下のあくにまけぬものなり、かみあしければしもよくても、つひに家ほろぶ事う

一あるとき人をまつにこぬ、いかなる故ぞや。

一ある時つよくまつ人を心にかけしに、俄にいそがはしき事いできたりて、まつ事をわすれしに其人きたれり。人をまつにきたらず、人をまたぬにきたる。かくおもふことかなはぬあり、おもふことかなふあり。

一天のわざはわがしる所にあらず。たしかに我が道まもれば、おのづからあしきことのがれて、よき事あつまるなり、うたがふことなかれ。

一いろ〳〵の事をかきあつめて、人のためとおもふは、この世のみと人々おもへり、あさましくつたなきことなり。かたちはしせり、ねんはしせずして、生をかへ〳〵て、いかほどのかたちにかうつりかはることをしらで、かたちのよき時はおごりをきはめ、あしくひんなる時はへつらひ、世をむさぼる故に、道のたしかなる事をうつしおくなり。かやうの事あまたあれども大事と

心法。應レ物則如二水中月。無レ所レ不レ到無レ所レ滯。離二萬事直本來空。古今不變謂二佛法。一

予が弟子不文字にして此意をのぶ。

おそろしきうきよのなかをそのまゝに佛はものにさはらざりけり

一ある人佛事に布施のしやうをとふ。予いはく、終に三錢のふせする人なし、三錢のふせをうくる坊主なし。かれとふ、三錢のふせとはいかやうなる事ぞ。予云、天下に誰か三錢をしむ人あらんや、たとへば千貫萬貫のふせも、三錢の出す心にてせよといふ事なり。かりにもふせは大事なり、死人のためにするものなり。大しんじつをもつて、わがおもふほどする人なし。あるひは身のやく、またはくわいふん、又は是は過ぎたるといひて、さはふをわすれ死人のためにする人なし。又請くる坊主萬貫のふせも、三錢のごとくにおもはざれば、直に其弔あやまる。後世はちくしやうとなる事疑なし。

なり。身のあくきゆれば佛なり。

一ある人さとりをとふ。こたへていはく、さとりは佛のまなこ、佛のこつずい、直に成佛大あんらくなり。常に心にかなはぬ事なし。かゝるありがたきものなれども、悟はほとけの大てきなり、疑ふ事なかれ。さとりて萬事を離れしところにて、こうりも知るものあれば、萬物にかゝはらぬ所、則ち親をころし、主君をころし、我意にまかせぬるにより、佛敵はさとりなり。

一さとりて修行して、身もなく念もなく、知るものもしらぬものもなくなるべし。これすなはちさとりをもとゝせざればならぬ事なり。本來心空にいたるべし。三事相應はわたくしのおよぶ所にあらず、今の世すでにしかなり。只今大道を得ずば、いつのときをか期せん。

三千世界本心體。誤少莫立自己心。自己心立得天罰。天更不罰諸衆生。自己心則墮塗炭。萬劫千生遠佛果。適受佛心得佛體。豈不用如々

れば、女もよろこびありがたしとて、いそぎあけてみるに、ちやわんのわれ、かはらけのかけ、石など紙につゝむ、さて〳〵せんなしとて、やぶへすてけり。よあけがたに亭主よりよぶ。夫婦ともにゆきて食ふるまはれければ、亭主福ふるまいと云ふ。くはしくきけば、かはぶくろの口あけて、白銀すてゝありといふ。らう人みぎのやうす、ていしゆにかたる。ある人これを聞きて、かはぶくろのくちはやくあけし故、福も人のためになりたりなど、おのがさま〳〵いひけれど、身のあくゆゑなりとなげき、あしきは人にもはづかしと思ひ、わが身のあくをさり、佛道つとむる人なし、過去のごうしる人なし、あさましくかなしき事なり。

一悟は我が心をいふなり。さとりて身のあくすきとなきもあり、過去にて修行のちからなり。心は鏡の如し、我身の善惡を知るものなり。人となりては身の惡殘りなく去る故にありがたきかたちなり。よのかたちを請てはならぬ事

しらむかひへ二つならぶ、このかしら、をとこの首ゆがむとき、いためし故にむく〳〵とこたへしなり。是れはいかにととひしに、あるじのいはく、我が子なり。女をよびあたへしに、女のつかひける下女そでをかけしに、あるとき嫁下女をつれ、此のわたしをこしけるが、川中にて下女を突入れしに下女主のそでにとりつき、二人とも死せしなり。其後此をとこ、わたりのあたりにあしあらひけり。蛇二つきたりて首にまきつきしなりとかたる。いとかなしき事なり。

一ある牢人、京の五條にやどかりて、うらにゐる。十二月のころ夢に童子きたり、汝金ほしくば、はやく五條のはしへ行きて、橋のつめにあるをひろへと夢みる時、妻にかくとかたりければ、いそぎゆきて見たまへといふ。月照りかゞやき霜しろくしてさむき折ふしなれば、起きかねけるを女しひていひけるに、まかせて行きて見れば、かは袋をひろひてきたる。女にかくといひけ

たしかなる事はしらねども、死してのち色々おそろしき地獄へ落ち、又極樂といふ所ありと聞きし故、佛をたのみごくらくへまゐらんといのるといふ。此の世はかくあさましく、くるしみのなみだにしづむも、因果のほどかなしとかたる。

一此の世をあんらくに過ぎしも、佛の道をねがふかげかと、いふ人もあり。

一佛のことも、神の事も、しらで此の世をおもしろしと、わたる人もあり。

一もとより神佛の事などいふ事もいやとて一代くるしみて、わたるもあり。

一或は人のよしあしを、いひなぐさみてわたるもあり。

一あるとんせいじや物語しけるは、如賀の國宮のこしを通りし時、或所に宿かる。亭主物がたりしける。夜にいりてうたいに、むく〳〵といふ音、二三たびしけるをあるじにとひければ、そなたをとめしはこれをみせんためたり。見たまへとおくへ入りて見れば、二十あまりの男、首に蛇二すぢまきて、か

佛にいのりをかけ、是非このたび大道にいたり、かさねて生をかへぬ事をつよくねがふべし。是れを聞く人われひまなし、勤むる事成りがたしといふ。又予をしへていはく、たとへば山に入りてつとむる人、たしかにならんや。このおそろしき色寶のうちにて、直に見、直に聞いて、是れをぜひとおもひつとむる人、たしかにならんやと問ひければ、古人も山はよしとのたまへりと云ふ人ばかりなり。

一ある人のいはく、此の道に思ひ入るさへつよくば、山は松風、雪月、鳥聲、是れのみに向ひてはとも念きゆべし。此の世界の惡念多き所にて、つよく勤めて消すならば、直に劍のはをわたる所にて、わが惡念ころさば、なか〳〵山に入り十ねんのつとめより、一日の苦をはなれば、火中にて水の難をのがるゝごとしといふ人もあり。

一佛のをしへ、己がさま〴〵かはるにつけ、佛をねがふ人に心をたづねしに、

一須菩提白レ佛言。世尊佛得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爲無レ所レ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レ有二少法可一レ得。是名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

一切經の極意なり。いきながら死人になる事、よのつねにしてなりがたし。

一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レ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レ人持用布施。若人以二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一。受持讀誦。爲二他人一說。於二前福德一百分不レ及レ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喩。所レ不レ能レ及。

是れは人をすゝめて佛道に入れよとのたまふなり。實にありがたし。大法をしらざるひと、いく世のくるしみをうけん事、何とてのがるべきや。大法の有りがたき事、天地に替へぬたからなり。さて〳〵おろかなる事なり。とてもかくても死すると云ふ事、めのまへにあり。主君より親、兄弟、夫婦、誰れか一人のこるものなし。これにもこりすまのわが身やと、天にいのり、神

本來無一物は如來也。常に用ひざるときは大惡念となるなり。常に用ふれば則ち大慈悲心となり、萬物に應じて大圓明なり。物に向ふとき圓心になれば如來此身をつかふこと慥なり。

一金は天下のたから、惡人もてば人をくるしめ、我もくるしむなり。善人もてば人をたすけ、我もたのしむなり。

一智慧は身のうちの寶なり。念よりつかへば人我ともに苦なり。本心つかへば人我ともによろこぶなり。

須菩提若有ㇾ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ㇾ解ㇾ我所ㇾ說義。何以故。如來無ㇾ所ㇾ從來。亦無ㇾ所ㇾ去。故名ㇾ如來ㇾ

此心をある人にかたる。たとへば鏡にものゝうつるごとし。見聞、覺知、行住、坐臥、念をとゞむる事なかれ。たとへば其身のまなこは鏡のごとし。何とていろとたからに念いでゝとゞまるをいへば、尤もと手を合はす。

事相應、古今たぐひなき事なり。

一或る人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を問ふ。予云、一乘法は妙なり、妙は心なり、心は無一物なり、無一物は天地のかたちなり、天地は形なきなり。無二亦無三は言葉のよりつく事ならぬと云ふことなり。

一或る人問ふ。五戒をたもつ事は如何なる故ぞ。予云く、殺生、偸盜、邪婬、妄語、飮酒なり。皆身にある罪なり。悟れば無一物也。

一或る人五臟を問ふ。予云、五臟を五知の如來と名け、六腑を六地藏となづけ、七情を過去の七佛と名くる也。本心動如此。

一ある人に、佛は心なり、地獄は身なり、身の惡を佛にさらせよ。身のあくきゆるとき、淸淨になる也。

身の業のつきはてぬればいさぎよきこゝろのまゝの佛なりけり

一ある人のもとめにまかせて、

一或る人問ふ。古今得がたきは悟なりといふ、如何か悟るぞや。予云く、六祖大師下に四十餘人、馬祖下に百三十餘人大悟の人あり。又問ふ。悟は如何。予云く、本心也。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本心。予云く、無一物。また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無一物。無言。

一凡夫因果を知らず、悟れば則ち因果を知る。修行して因果を離る。此の國聖を去る事遠し。今既にひじりの御代なり。かゝる時生をうくる、いと有りがたし。

一ある人いはく、聖代のしるし、何をか人のうなづく事侍る。予云、佛道におもむく、いとたふとし。三事相應とてわたくしならぬ事あり。

一第一天下の主聖にして四海波靜なり、是れ一。天下靜なれども人々身おだやかならざればせんかたなし、いま幸ひ我友はこゝろやすし、是れ二。佛道をしへまち〳〵なれども正法は人の心なり。是れ釋迦如來の直說なり。此の三

自性記

老の波よせて稀れなる年なり。灯の下に昔思へば、我が友一人もなし。今夜もや身の上ならん。數多の人を見聞く事書付け侍る。言たらぬは見ゆるし玉へ。

一禽獸に變じ永刧浮ぶ事なきは、比丘比丘尼の情欲なり。

一或る人、大法を問ふ。予本心を敎ふ。又問ふ。如何か供養せん。予云く、悟は天地にかへぬたからなり。供養汝が心にあり。

一門弟に向ひ云く、身は大敵なり。暫くも油斷することなかれ。

一金は飢寒の憂やめん爲めなり。悟は身の惡を去らん爲めなり。

一或る人問ふ。悟は如何か人に示す。予云く、眼を開かざれば萬物見えず、悟らざれば佛性あらはれず。

一山林に入り己れ獨りつとめて、世上の人を見くだすもあり。此の如く我がおもひよらぬさまたげあり。

一道心堅固に守らんと思はゞ、能師にあひ、我本心本性を慥に見、是れをつよく守るべし。深山市中の住居は己が心にまかすべし。

一檀那を持つ人は其を便にするもあり、道心は天地の內に便なし。身の惡業去りつくし。天地と一體となる時、天下の人尊敬する事道理なり。かくつとめざるうち、衣食住にくるしむ事いふばかりなし。

一道心守る人物每に恐るべし。身の所作なくして衣食住安は、必ず天罰受くる故、道心守るは萬不足を吉とす。

延寶甲寅冬　右四枚書添者也　至　道　庵

に惡敷言はれ思はれて悦ぶ時は卽ち滅し、悦ぶ事ならずは、何とも思はぬも罪消ゆるなり。世人の如く腹立てば罪ませども消えず。此の如くつとめざれば直に畜生なり、生れて牛馬と成る。道心とげん人は、我心に怖ぢ恐れ身の業去るべし。かりにも人に食をあたへ、あるひは物をあたへても業去るなり。

一或る人佛道つとめ久しけれども、其身苦絶えずいかゞせんと問ふ。予委に聞くに坐禪してたま〳〵如來になれども、坐を去れば本のごとし。予云はく、物に向ふに三色あり。物に向ふ時移るばかりは直心也。老衰の人にむかひ哀れに見るは佛心なり。慈悲心なり。老衰の人にむかひ、きたなくにくきは身の惡念なり。身の苦に離れざるは常の修行あやまる故なり。

一若し道心とげんと思ふ人は、第一友を擇ぶべし。たま〳〵道心思ひ立つとも、或は若き友へさそはれ、山水に日を送るもあり。或は高位高官の人に呼ばれ、我名利未だ盡きざれば悦びて道心妨ぐるもあり。

發す人齢たけてなり。第一財色の思やめ、世に交る事なく、常に心清淨にして佛の敎にたがはず、行住坐臥、身の業去り、人の見見ざるにかまはず、我が本心本性直に佛なり。若し身の惡を以て穢さば、何と成るべきと立居に苦み、能く勤め心明なれ。かりそめの事も、皆報ひと慥に知り、少しも我意にまかせず、御說法有り難きを知る。

一或人語。鎌倉山中に三年松葉などを食し、時々里に出でゝ飯を求め、かやうに守る事世人及びがたし。夜は狼眼の光おびたゞしく、色々の毒虫も此の法師に誤らず、此の如くつとむる事廿年に及べども、人の爲に成る事なし、是れはいかなる事ぞ。予曰。能師に逢はざる故なり。自己のする事天に通じがたし。

一或る人問ふ。道心を守る人踏み倒し打ちふせても構ひなしとは、いかなる事ぞ。予云。道心の本意なり。第一過去現在未來の罪、何として消せんや。人

人の嘲を忘れて、即心記、自性記二册の法語を作る、わかき童女のためにやならんかし。一休和尚法語、若し御一句を得道せば、萬刼の苦を離れ大安樂を得べし。誰人か色々詞を添へ、却つて笑草となる、悲歎甚し。大善知識の書き玉ふさへ、末世は此の如し。我如きの無智無學の者のすること、いかにをかしく思召すとも御詞そへ玉ふ事免し玉へ。予は美濃國關原の番太郎なり。愚堂和尙の人足して江戸へ御供の時、和尙不便に思召、本來無一物と御示、忝なく思ひ三十年修行して直に無一物になり、和尙の御恩により佛の有りがたく忝なきを知り、佛法人に敎いとたふとし。

一或る時孔子御一言聞得ば、凡夫忽ち聖人となり、明明德有りがたきこと、唐人見誤る。予拙を顧みず、孔子の御爲と思ひ筆を加ふる者なり。

一或る人道心發してらくせんと云ふ。予思ふに昔より道心ほど苦しき物なし、少も身の行惡ければ天罰をうく、道心の大事中々筆に及びがたし。大方道心

來御說法少も說法せずと仰られし事。生も死も萬物直になき事などのべおかせられしにつけ、予ふとおもひ出で、予が一世のなす事一もなし、是たれも〳〵しることなれば、もしかくおもむく人もがなとねがふにつけ、辭しがたく筆をくはへぬるも、わがごとくおろかなる人のたすけにもやならんかし。七十四歲にて此一枚のおく書をとしゐて門弟このむにまかせ、筆をそめ侍るなり。

延寶四丙辰仲夏、　　無難花押

即心記終

人にだまされてくるしみ、我にだまされて悦ぶ事。

人の死をしりて、我死をしらず。

人の是非をえらび、我不作法の事。

本來無といへば、無とし る事。

佛道に法をたつる事。

佛道に入らざるは、身守る事ならず。

きねんする人あり、身の佛を不敬。

貧をくるしみ、のがるゝ事しらず。

悟を以て佛法と云ふ、悟る人まれなり。

一念惡氣ひるがへす事ならず。

右此一册、寛文庚戌末秋、是をあつめぬるにつけて、此上加筆あやまりにたりといへども、ふしぎに命ながらへ、よはひ七十四歲に及て、釋迦如

我心、かた時やすからず。常に苦しみかなしむ事たえず。其惡念にひかれ、死していく世もうかぶ事なし。あさましくかなしき事なり。

佛世に御出ありて、身のとがを去るべし。とがなければ、身なし。身なければ、直に佛と御をしへ有り難し。

修行と云ふは、人々身のとがを去るべし。立居につけて、我とがをわが心に見せて、去る事おこたらねば、つひに去りつくして、我身直にこくう。こくう直に我身なり。うたがひなし。其時生も死すも萬物すきとのかれて、大あんらくなる故、極樂と云ふ。ねがひもとむる事なき故、佛と云ふ。うたがひなし。

身も消えて心も消えてわたる世はつるぎのうへもさはらざりけり

うたがひなし。

人つねにあやまる事

人の心をかへて云ふなり。

心も物もと一なし。

心の動、第一慈悲なり。和なり直なり。主君に向へば忠を思ひ、親に向へば孝おもひ、夫婦、兄弟、朋友にむかへば、其品々に道をたゞしくせんと思ふ。是れ心の本意なり。かく有りがたきものなり。心を妙と云ひ、阿字と云ひ、阿彌陀と云ひ、悟と云ふ。無疑。わがとが我心に見られては、ゆるす事なし。必ず惡人とがをうくるは、其身の心ゆるさぬ故なり。無疑。善人しだいによくなるは、其身の心よりなき事をあたふ。うたがひなし。かくあきらかに人人そなはるなり。

かゝる有りがたき物なり。上一人おこなひ給へば、天下平なり。國主行ふ時、其國安し。家主おこなふ時、其家安し。それをしらずして、萬我意にまかせ、身の惡にだまされ、人のうへを色々によしあしにつけてねたみそねみ、我身

刧の苦なり。此身をころすは、直に如來になればころすなり。大乘最上乘の人には、如來を教へて萬法を言はず。如來は慈悲功德あり。勿論無虛無實無去來。

或人、地獄を問ふ。予云、なんぢ身にせめらるゝを云。極樂を問ふ、身のせめなきを云ふ。佛を問ふ、身心ともになし。かれいはく、死人におなし。予云、生ながら死人になるをいふ。我宗は悟なり。なんぢ古今の苦樂、目前に有りや無しや。かれいはく、何もなしといふ。

人の身の法作をさらにかへずしてさとりて見れば只何もなし
人の身の作法をさらにかへずしてまよへばつねにくるしかりけり

佛法天地の內の靈とて大善なり。人は天地をかたちとする故行ふなり。

心

佛と云ひ、神と云ひ、天道と云ひ、菩薩と云ひ、如來と云ふ。色々難有名は、

無有恐怖。身なき故、もとより物におそるゝ事なし。遠離一切顚倒夢想。身なき故、一切うろたへたることなし。何もかもはなれはつる也。究竟涅槃、ひつきやうねはんとは、生死なきこと也。三世諸佛。云ふに不及。依般若波羅蜜故。身なきを云ふ。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死人のいき返るが如し。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云ふに不ㇾ及。是大明咒。云ふに不ㇾ及。是無上咒。これよりうへなき也。身なくするすゑ如ㇾ此。是無等々咒。何もくらふる事なきじゆ也。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一切の苦すきとなし。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身なき所よりなすことの有がたきと云ふ。即說咒曰。いふに不ㇾ及。羯諦羯諦波羅羯諦波羅僧羯諦菩提薩婆訶。

心なく身も消えはてゝ何ものもいひたりしたりなりやなるらむ

至道庵主

此世にて親のかたきうたぬは、一世のはぢなり。此身爰にてころさねば、萬

べし、形のあく消ゆる時形なし、色を思ひ實を望むとき、必ず形有り、是れにてわきまへ知るべ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色さへ空すれば、受想行識もなき也。舍利子。前に同じ。是諸法空相。云ふに不ㇾ及。不生不滅。こくうに何も生ぜず滅せぬ也。不垢不淨。こくうにきたなき事も、きれいなることもなし。不増不減。こくうにます事もへることもなし。是故空中。云ふに不ㇾ及。無色無受相行識。こくうとひとつになれば、何もなき也。無眼耳鼻舌身意。こくうにはなき也。無色聲香味觸法。もとよりなき也。無眼界乃至無意色界。前に同し。無々明亦無々明盡。無明もなし、又無明のつきてなきと云ふこともなし。元來なきと云ふ事なきと思ふ事もなかれ。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前に同し。無苦集滅道。空に苦なし集なし、滅なし道なし。無智亦無得。空に智なし得ることとなし。以無所得。云ふに不ㇾ及。故菩提薩埵。此道行人只とも此名也。依般若波羅蜜多故。身をなくする事第一也。心無罣礙。無罣礙故

なるあやまりなり。

一ある老尼、心經の註のこまやかなるを持來り、是れをみれども、むかし人ののたまひしは聞分がたしとなげく、いとあはれにおもひ、おろかさをかへりみず、ことばをそへ侍る也。

摩訶は大也、身なきを云ふ。般若は何もなき所より出るちゑを云ふ。波羅蜜多はまかより出づるちゑは、いづくにもとゞこほらず、とゞまらぬ也。心經、身の惡消えつくすを云ふ。其より出るは皆經也。

從是末は註也

觀自在菩薩。見れば我に有るぼさつ也。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身をなくするを云ふ。照見五蘊皆空。身なきことたしか也。度一切苦厄。身なければくるしみなき也。舍利子。聞く人をさす。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身とこくうとひとつ也。色卽是空。空卽是色。いよ〳〵落ちつき、何もなき形也。慥に知る

佛の恩いよ〳〵ふかし。さてまた常にたのむ人のあたりへ行きぬれは、いつより心安く、まへちかくよひ、今まではその方なにとやらんものむづかしかりつるが、今はなに心もなしとほめられしなり。わがむねあんらくなれば、人も見しれりと思へり。

一物しり坊主、あるとき予にむかひていふ。その方も禪と聞く、禪も十色などをおほえて禪といひがたし。予無言にして居す。つら〳〵思ふにあさましき事なり。大道元來。知はあやまるといふ事をしらず。常に學に苦み覺にくるしみ、己れをたかぶりてとがあり。

物しりは佛に遠くなるみがたしらぬはぢきにみのをはりなり

一ある人つねのつとめやうをとふ。予いはく、人々心におそるべし、主君のゆるす事あり、心にみつけられしとかはゆるしなし。

一本來をしへの外なればせんかたなし。しやか如來、妙法との給ひしも、大き

じけるとて、ふところより餅とりいだしあたへたり。折ふしはらふくれくはずして、われもまたふところへ入てゐる所へ、人きたりてなにゝても食せばやと云ひけるに、とり出しかれにあたへてくはせけり。かれも悦び、われもよしとおもふにつけて、たしかにおもひあたれり。なにもなき心からなすわざは、むかひもわれもよしとおもふ、これやほとけならん、しらず。

一ある人のかたりしは、心經を人のよみてきかせられし中に、かたちをなくせよと仰せられしなり。さてもありがたき敎へかな、人はしらず、我たしかにおもひあたりてしる事なり。むかし朝夕ふうきを好み、身もやすらかに、子どもにもあたへんと、わかきときよりおもひつめて、くるしみ奉公して、主君の御心にかなひ、また家の年老いぬる心にも、ちがはぬやうにと、神佛にもいのりしが、たゞ今すきとなくなりたり。今まで身をよくせんと思ひし故也。釋迦如來の仰せのごとし。身をおもはねば、大あんらく也ごくらくなり。

事よしと人のよみけるを聞召して、直に御心ひらけりと、今にいひつたへ侍る。さては物をしらでもなる事とおもひ、何もなき心をたふとみよく〳〵おもへば、いたづらに色をこのみ、寶をのぞむは身なりけりと、如來仰せられしなり。さて身のなきやうのをしへをひろめ給ふ。我人身死て後ならでは、身はなくなるまじとおもひしに、常は身のなき事をたれも〳〵しる事なり。ほとけのをしへは、やすくしてすなほなりと心得て、人にもかたれば、ものしりはなにとて、不學にてならんやとて、聞き入れぬなり。心ある人はありがたしといふて悦ぶ。

一をかしき事ながら、むかしなに人にてかあらん。かまくらどのゝ前にてめづらしきものをうけて、道もて行に子どもあつまり、それたまへといへば、とらせて行くとなん。なか〳〵なりがたき事と、かしらふりめにしはよせてうちうなづく。われも人も思ひ入てかんじける所に、いとわかき人なにをかん

大唐にも、日本にも、これのみの御人なり。實にありがたき事なり。兵法も軍法もしろしめさで、大敵をかたぶけたまふ事、風に草のなびくがごとし、武士の氏神たるべしと、或る高家のの給ひしをげにもと思へり。

一もろこしに隣の家くづれて、其内の女さむしとて、ふところに入りてふす。もろこしにもかゝる名譽のをとこなればこそ書きとゞむれ。我が師ゆあびたまへるに、女うしろより前にいたりて、のこらずあらふ。これもわが國にめづらしからんと思ふ。

一たとへば栗をうゑれば、栗の木生ゆ、人のたねは白露なり。故に年老いても法に心ざしなければ、心に絕えず。利欲は色をかざらんためなり。利欲はなはだしきは、主君を殺し親を殺す事たしかなり。

一維摩居士は、一度に二三百人を悟らせ玉ふ。大唐の六祖大師は、柴をうりて渡世し給ひしが、如來の說きおかせ給ふ、何もなき所より出づる心は、萬に

事なし。必ず無念にして弔へば、悪靈もうかぶなり。此道成就する人には、たしかなるしるしあり。むかふ時、男女共に悪念消ゆるなり。これを道人といふ。

一釋迦如來の御心をさして道心といふ。御かたちを出家といふ。御作法を乞食といふ。佛法すたりはてしもことわりなり。寺につかふ下坊主を道心と呼び、非人を乞食といふ。二つの御名は、筆にし及ばぬいやしきものにゆづりぬ。今一つ殘る出家は身のなきをいふ。天下に誰れか身のなくなる人あらんや。

一衣をきるほどの人、必ず女のあたりへよるべからず。いかに身にあやまらずとも、心にうつるなり。故に女にちかづくは、かならず畜生のけいこなり。老僧の女をいむは、ちくしやうの心殘る故なり。

一人は名と裝束にて位にのぼる。秀吉は尾州熱田の宮より五十町へだて、中村と云ふかや屋わづかに三十ほどある所のあさましき下人の子也。天竺にも、

一ある人さとりのもとをとふ、よしあしをしるがもとなり。

一我が心をいかゞして見んといふ人に

色このむこゝろにかへて思へ、たゞ見る物は誰ぞ聞く物は誰ぞ

一ありがたき事をおもふ、これほど下部まで、何院かゐんといへども、王といふ字をのぞく。

一その道〳〵のかしこき人にたづねば、よろしかるべし。法師を俗よりよしあしをえらぶ。法師より俗のよしあしを云ふ。あらましは知るべし、いたりては覺束なし。むかしわかき時、人のの給ひしをきくに、鐙に名のおほきをおもふに、武士の我家の事さへ、いたりてははかりがたし。ましてわが家にあらぬ事はおぼつかなし。

一予が弟子死靈を弔ふことを問ふ。第一身を消し心をけし、修業成就して弔へはうかぶなり。年老い色の念なくても、心にうつるうちは、弔ひてもうかぶ

一一夜をあかすとも、亭主のきる物かる事なかれ、すみによりかゝりてふすべし。大かたはふくすに入れて持て行くべし。やくそくの日、あめ雪にも行くべし。

一大道成就せざるうち女をちかづくべからず。

一心ざしなき家にとゞまるべからず。

右九ケ條常にまもるべし、外は古德の語にあり。

一人にをしへがたき事あり、行住坐臥、直に是れ大道。愚なる人はやすしと思ひ、たま〳〵本心見る事あれども、つねになれ〳〵し道にかよふ心つよし。

一人にをしへがたきあり、世智の過ぎたる人。

一人にをしへがたきあり、富貴をこのむ人。

一大道心かくるには、あしき友を去るべし。

一ある人まよひのもとをとふ、よしあしをしるがもとなり。

身の惡きゆるなり。これを道人といふ。そつじに道人といふ、おそろしき事なり。

我庵門徒中に法度之事

一坊主は天地の大極惡也、無﹂所﹂作而渡世。大盜人也。

一修行果滿して人の師とならんとき、天地の重寶なり。萬渡世の師のみあり、大道の師まれなり。

一一紙半錢おろかにする事なかれ。

一平常身をつゞまやかにして、身のためにする事なかれ。法てき佛てきは身なり。

一人よりものをうくる事、毒藥とおもへ。大道成就の時、人のをしむものをうくべし。其人をたすくる故なり。

一修行之內、人にうたれふまるゝとき、過去にてわがなす業つくると悅ぶべし。

あはれなり。ある人、我に問ふ、生替ること慥なるや。予云、生國はいづくぞ。かれいはく、西國。又とふ、その生れし所に行いて見給へといへば、いかにも行いて我もとのやしき、居所、今目前にありと云ふ。予云、只今身ありやととへば、なにもなしと云。こゝにて心得たまへ、その身死すれば、思ふ所にとゞまるなり。さいこくへつまはしきせざるうちに念行也。只今これへは、なにのためにおはするぞ。かれいはく、法のため。予云、法のためには寺へ來り、色をこのめば遊女を尋ねて行く、常にきたなき心あれば、ちくしやうにかたちをうつす、きれいにじひしんあれば、人に生る。うたがふ事なかれ。念は方々へ行く、身は念のやどなり。佛といふはかしこへも行かず、こゝにも居らず、一念もなし、身もなし、こくうと一たいなり。かれたしかに心得て去。

一火のあたりはあつし、水のあたりはひやゝかなり。大道人のあたりへよれば、

しなり。

一釋迦にしやかなし、法なし、敎なし、ならひなし。

爰を妙と名けて妙法をとき」

阿字と名けて眞言をとき、

佛と名けてあみだきやうをとき、

四十九年一字不說との給ふ。根本なき故なり。元來こゝはいふ事ならず、かるがゆゑに此一字はとかれず。これを道得するを禪といふなり。

一道を修する人、千萬人に一人は道を知る人ありとも、わがものにする人なし。わが物にする人あれども、それをすつる人なし。

一大名高家に生るゝ事さへ世にまれなり。過去にて能く慈悲をし、功德をして、今世に大名高家、そのしな〳〵因果をあらはすなり。たま〳〵大名に生れては、我意にまかせ、いろ〳〵のあくをし、むかしよりあさましくなるべし。

神なり。直に天なり。我家に佛といふなり。

出家精進をとふ人に

一出家精進をするは、五辛酒肉を以て氣血甚しき故に、むねのうち淸からず。是れ一。有情皆我友なり。是れ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なにものか魚鳥にへんせんをしらず。これらを以ていむなり。

一ある人民をなづけん事をとふ人に云ふ、渴きに水をあたへ、寒きに衣をあたへ、飢に食をあたへば、民なづくべし。

一少將にておはせし人、嚴子に世をゆづられしとき、

第一、慈悲。

第二、無欲。

第三、萬依怙なく。

此三言をもつて國を治めよとなり。ものをよまでも心をあきらめられししる

空と書くなり。

一常に何もおもはぬは、佛のけいこなり。

一なにもおもはぬ物から、なにもかもするがよし。

いきながら死人と成てなりはてゝおもひのまゝにするわざぞよき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々已。寂滅爲樂。此歌のこゝろなり。

神道をとふ人に

一たかまがはらは人の身なり。神とまるはむねのうちあきらかなるをいふ。

儒道をとふ人に

一天命性と云ふ。身の外は天也。むねのうちなにもなきは、天より命じたるとなり。即性といふ。性次第にするを道といふなり。

佛道をとふ人に

一身をなくするなり。身に八萬四千の惡あり、身なければ大安樂なり。じきに

庭前柏樹子

草木も國土もおなじ法の道實ありがたきをしへなりけり

麻三斤

佛はととへば答る麻三斤なにかほとけの名にもれぬべき

あるとき眞實なる人に

本來はをしへもならずならはれずしらねばしらずしればしられず

ある人道をとふ

松風をあさの衣にとぢつけて月をまくらに波のさむしろ

ほとけはととへばまよはぬ人ぞなきおのがこゝろと知る人もかな

のりの道ふかくたづぬる人あらばあさき所にのこる物なり

法語

一身の外は佛なり。たとへばこくうのごとし。かるがゆゑに位牌のうへに、歸

佛をとふ人に

世中の人の心のかなしきはなきをたづぬる佛なりけり

いかにせんわれさへしらぬものなれば人にをしへんことのはもなし

達磨のうへに

いかにしてこれほどうそをつきぬらんさりとてはなきさとりなりしを

念佛行者に

みだ佛のちかひのあみはひろけれどわれからもるゝ人ぞはかなき

己身彌陀唯心淨土

一すぢになむあみだ佛ととなふればほとけも見えず身もなかりけり

趙州和尙、因僧問云。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無といふもあたら詞の障哉無ともおもはぬときぞむとなる

趙州の無といはれしはおぼつかないかにとてしもしられざりしを

天地のほかまでみつる身なれどもあめにもぬれず日にもてられず
　あまたに道を尋ぬる人に
いろ〱のをしへにまよふ法の道しらずばもとの物となるべし
　むなんがつねをとふ人に
月も月花もむかしのはなながらみるものゝものになりにけるかな
　生死をとふ人に
いきて居る物をたしかにしりにけりなけどわらへど只なにもなし
死て後をたしかにおもひしりにけり只なにもなしなきものもなし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住所なきを心のしるべにてそのしな〱にまかせぬるかな
　生死即涅槃
生死もしらぬ所になをつけてねはんといふもいふばかりなり

世中の人はしらぬにとがあればわがみをせむるわがこゝろかな
　われなればこそじひすると思ひし人に
つねぐ〳〵に心にかけてするじひはじひのむくひをうけてくるしむ
　ある法師に
さとりても身より心をしばりなわとけざるうちはぼんぶなりけり
　大法のかたきを
世中の人のかたきはほかになしおもふわが身はわがかたきなり
　物をくるしむ人に
何事も修行とおもひする人は身のくるしみはきえはつるなり
　道をしへけるに
道といふことばにまよふ事なかれあさゆふおのがなすわざとしれ
　大道をとふ人に

おのが身にばかさるゝをばしらずしてきつねたぬきをおそれぬるかな

草木國土悉皆成佛

草木も國土もさらになかりけりほとけといふもなほなかりけり

つみをくるしむ人に

思ふまゝにこのみにつみをつくらせてぢごくの中へつきおとすべし

出山の釋迦のうへに

ひたすらに身は死にはてゝいき殘るものをほとけと名はつけにけり

しらで法をとく法師に

おのが身のとがをもしらでとく法を聞き得る人もおなしちくしやう

後は人の師とならん人に

無一物になりぬるときに何事もとがにならぬと見るぞかなしき

心のおにをとふ人に

ぼんぶめらあまりにものなほしがりぞわが身さへわがものとならぬぞよ

法師に

衣をばこくうになりてきればきる坊主のきるははぢうくるなり

佛道にちゑをきらふ事

人のうへわが身につけていろ〳〵のあしきに出るちゑとしるべし

臨濟のうへに

おのれめが破戒の比丘となる事は佛祖をころすむくひなりけり

後世ねがふ人に

死て後を佛と人やおもふらんいきながくなき身をしらずして

りんざいのの給ひし聞物を

耳も聞かず心もきかず身も聞かず聞くものゝ聞くをそれと知るべし

まよひふかき人に

法をとく法師に

ころせ〳〵わが身をころしはてなにもなきとき人のしとなれ

道ををしへて

てくるほうをまはすは人のまはすなり人をまはすは一物もなし

坐禪の大事

せぬときの坐禪を人のしるならばなにかほとけのみちへだつらん

心

佛神また天道となをかへてただなにもなき心をぞいふ

なにもなき心をつねにまもる人はみのわざはひはきえはつるなり

念佛行者に

佛とは何はかやつかいひそめてなもなきものにまよひこそすれ

あまりによくふかき人に

主なくて見聞覺知する人をいきほとけとはこれをいふなり

修行におもむく人に

身のとがをおのが心にしられてはつみのむくひをいかでのがれん

さとりはならぬといふ人に

さとらねば佛の緣はきるゝなり一さいきやうはよみつくすとも

念佛行者に

となへねばほとけもわれもなかりけりそれこそそれよなむあみだ佛

ある人、佛をねがひ、ねて夢に見るも、起きても、佛のあたりにゐる心地するといふ人に

おもふまゝになせばなりぬる心にて後の世ねがふ人そはかなき

ごくらくをねがふ人に

ごくらくの玉のうてなはほかになしいきながら身のなきをしるべし

世中はふくべのしりになまずのをおすがごとくにわたるべらなり

佛道ありがたしといふ人に

ものごとに心とむなととくのりの法にこゝろをとむる人かな

しゐて佛をねがふ人に

さかさまにあびぢごくへはおつるとも佛になるとさらにおもふな

大道のもとをとふ人に

おもはねばおもはぬ物もなかりけりおもへばおもふものとなりけり

大道聞得て行はぬ人に

とく法に心のはなはひらけどもそのみとなれる人はまれなり

じゆしやに

主に忠おやには孝をなすものとしらでするこそまことなりけれ

直に見直にきく事を

たらするをいふなり。

一世中の人のならひとして、めなれぬ物をねがふ。大道つとめて平常無事なる人、その道〳〵によろしく、すなほなるをきらふ。

一ある人平常大道つとめやうをとふにいはく、凡夫卽佛、ほとけとぼんぶと元一體なり。しるを以て凡夫、しらざるを以てほとけと云ふ也。

ゆめをとふ人に
ねてもゆめおきても夢の世中をゆめとしらねばゆめはさめけり

あまた人をつかふに
心得し道につかへばつかふ人のあやまる事はつねになきなり

ものゝふの道たしなむ人に
いきしにをのがれはてずばものゝふのみちもかならずあやまるとしれ

とせいをくるしむ人に

一人ばかりかしこからぬものはあらじ。行住坐臥、くるしみかなしみ、むかしを忍び、しらぬ行末をなげき、ねたみそねみ、おのれを立てもの思ふ、かなしみながら世にからめらるゝ、此世一生はとやかくと過ぎぬべし、來々世々生をかへ〳〵てくるしめども、捨る事ならず、まことにまよひのふかきなり。

ぢごくがきちくしやうしゆらは世中のぼんぶのつねのすみかなりけり

一佛の敎のそのまゝすなほなるをうけて、ぢきに萬物を放下して、如々の體になりて、大安樂をうくる事更に別にあらず、身をおもふとおもはぬとの二つ也。此をしへを實にとおもふ人はあれども、つとめて我が物にする人かたし。

本來のものとなりたるしるしにはをかす事なき身のとがとしれ

一出家は内外打成一片とて、かたちのすくやかなるをいふなり。ひつきやう死人のいきかへるごとくなるを云ふ。死人は物をほしがらず、人にこひせず、人をきらはず、大道成就して、人の是非を能く知りその人をすゝめ、佛道にい

みればおくにあれたるゆかのあたりは、ちりにうもれ、すだれにむぐらしげり、あさげのけむりたえ〴〵に、あかたなかたぶき、かうはなをたむくるにもあらず、佛とおぼしくて、御手あしもかけそんじ、それとも見わかず、佛となふる聲うちしはがれ、よはひ五十にもやあまり侍らん、けだかくいにしへよしある人のなれるはてとおぼしきが、ひとり居て、いづくよりとひしに、このあたり過ぎかてに、ゆかしく思ひ、此草庵にたづねきたるも緣ふかきなるべし、いろ〳〵ものがたりなどし、いにしへ今の人のうへ、よしあしにつけて、とさまかうさまにほむるもそしるも、ともに世にとゞまらず、つゐのわかれをなげきて、みだのなをとなへ、ゆふべのかねを聞て、けふもいのちつれなくいけるよとおもひけるとかたりければ、ふとあはれもよほされて、

世中をおもひはなれてきくときはいりあひのかねははまのまつかせ

じひはみなぼさつのなせるわざなれば身のわざはひのいかであるべき

一此道にあたる事つよきあり、よはきあり。予わかきときつよくあたれり。ある時孔子のことばを見るに、天下國家をもじたいすべし、しやくろくをもじたいすべし、やいばをもふみおとすべし、大てきをもかたぶくべし、中庸は用ひがたしと云へり。我思ふにまことなるかな、大道あたりよはくしては、我身のあくを何として去りつくすべきや。

一大きにほつしんして、山にいらんとおもへる人にいはく、ありがたき御心ざしなり。おこたりたまふな。たとへ山のおくなればとて、うき世のほかならず。もとの心をはなれずば、住所かへたるばかりにて侍らんといひてよめる。

心よりほかに入るべき山もなししらぬ所をかくれがにして

一ある友にいざなはれて、黒谷を過ぎ、清水のかたへおもむきしに、ひだりにほそき道あり、行てみればかきまばらなるに、柴の戸ぼそをおしひらきて、

一、じひにものごとやはらかなれば、心明なり。心明なれば、ほとけあらはるゝなり。

一、心を明にせんとおもはゞ、坐禪して如來にちかづくべし。

一、工夫してわが身のあくを如來にさらせよ、かくのごとくつとむる事たしかなれば、佛になることうたがひなし。

年月日と書ておくる

一物にじゆくする時あるべし。たとへばちいさきとき、いろはをならひ、世わたる時、文書くにもろこしの事も書きのこす事なし。いろはのじゆくするなり。佛道も修行する人、身のあくを去るうちはくるしけれども、去りつくしてほとけになりて後は、何事もくるしみなし。又慈悲も同じ事也。じひするうちは、じひに心あり。じひじゆくするとき、じひをしらず。じひしてじひしらぬとき、佛といふなり。

釋迦如來の法、二千六百年餘になり、日本にわたりて、千年に及んで、ことごとくすたるにつけて、慥にしれり。萬物のすたる本は我智なり。智あるもの大かた信すくなし。萬事の本は信なり。信のすたるもとは智なり。此智より何のみちもすたれり。是れを世の末といふなり。大道はつとめてつとめぬ所にいたるはつよし。大かた師の道をわがものにしてつとむるものまれなり。

一大道行人はなにをもよく心得んといへり。予云、萬法のもとなり。そのもとをしりて、わが家の法をたつる事なり。法師はほとけのほかは心得ぬものなりといへども、愚痴なる人は、聞得る事なし。たとへば侍の道、我家々の事なれども、あまたはしる事かたかるべしといへども、聞えぬあさまし。

一つねに逢ふ事ならぬ女に、法語を書きてやる。

一、人は家を作りて居す。佛は人の身をやどとす。家のうちに亭主つねに居所あり、ほとけは人の心にすむなり。

てその一をまもれば、おのづから身の業つきて、淸淨になる事うたがひなし。

一人と生れては、佛道つとむべし。外にあらず。その人に應じてよきは、みなその身の佛のするわざなり。

一ある人、大乘をとふ。予いはく、身をたゞしくして守る事なきを、大乘と云ふ。

一最上乘をとふ。予いはく、身をほしきまゝにして、守る事なきをいふ。故に大事なり。かるがゆゑに世にまれなるもの也。

一予が弟子いろ〳〵に工夫とて、むづかしき事をこのむぞや。平常はみな佛、直に見、直に聞く。臨濟禪師は、聽法無依の道人有り、無依をさとれば、ほとけも又無得との給へり。六祖大師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を聞召して、さとりをひらきたまへり。

一世の末になるといふ事、知る人まれなり。

いへば、尤もと請けて、念佛となへし人のみありて、そのほとけはいかやうなるものぞととふ人なし。

一おのれがさほうみだるゝとき、天よりかならずばちをうくるなり。天下の主は、天下卽家也。國の主は、國卽家也。大小によらず、家の中の惡事は、あるじのとが也。治むる事ならねば、天災をうくる也。

一淸淨心はことはれるものなり。淸淨もなくなりし處は、われならではしらぬなり。我がしるうちは惡し、しらぬ所のしらぬにあり。

一さとりは念を滅却するを云ふ。念を以て身をなす。さとればいきながら身なし。

一大道に入る人、たしかなる師にあはず、いろをくるしみ、寳をこのむをくるしむ。大きなるあやまりなり。大道を心がけん人は、萬法のあくはみな身のなすわざとして、天外地外、古今未來へだてなきものあり。これをよくしり

一おのれを以て、人を見るものなり。愚人の見るは、おそろし。おのれに利欲あれば、人をも其心を以て見る也。色ふかきは、色を以て見る也。聖賢の人にあらざれば、見る事あやふし。大道人ありても、みしる人まれなり、いたづらにすたれり。かしこき人は、おのれにあはぬをも、其人のしなをわけて其人の心得をつかふ、その人すたらず。かりにもものゝ大將たらん人心得あるべし。

一ものをよせつけぬ事はやすし、ものゝよりつかぬ事はなりがたし。

一たとへば火はものをこがす、水はものをうるほす。火は物をこがすと、其火はしらず。水は物をうるほすと、其水はしらず。ほとけはじひしてじひをしらず。

一念のふかきはちくしやう、念のうすきは人、念のなきはほとけ。

一人はおろかなるものかな。法師のをしへて、念佛となへよ、ほとけになると

まかせて、身をつかふとき、佛法と云へり。

一見性する事かたしといふ。かたきにあらず、安にあらず、萬物のよりつく所にあらず。是非に應じて、是非をはなれ、煩惱に住して、煩惱をはなれ、死して死せず、生して生せず、見て見ず、聞きて聞かず、うごきてうごかず、ものをもとめてもとめず、とがをうけてうけず、因果におちておちず、凡夫は及ばず、菩薩も行しがたし。故に佛と云ふ也。

一迷ひては此身につかはれ、さとりては此身をつかふ。

一ほとけのをしへは、何の事もなきを、人の心の愚さよ。世の人名にまよはぬはなし。色に迷ひ、寶に迷ふは、ことわりなれども、それさへあだなる物としらば、さのみはいかゞあらん。ほとけをねがふ心にひかれて、後はなにとかならん。おぼつかなし。

名にまよふうき世の中の大たわけわが名もしらぬものとなれかし

中根機の人には、方便を以て坐禪させ、下根機の人には、念佛を以て後世をねがはせ、かくのごとく人をたすくるを。眞の出家といふなり。愚にしてなりがたし。

一予がわかきとき、ある侍のつかひし童子、われにむかひ、わが主にことわり、弟子にしてたべとたのむ。やさしくいへるとおもひ、なにとてかくはおもふとゝへば、出家は世わたるにたのしからんといへる一言におどろき、此童子此心にて法師にならば、かならず畜生となるべし。初發心より佛法一筋に心ざしあるは、はや菩薩の行なり。かりにも世わたりに心かけしは、ちくしやうになる事うたがひなし。

一ある人にしめしていはく、佛法今世とりみだし、外に佛をもとむ。たとへば妙は元來無一物、法は妙のうごく所なり。法にあらざれば妙あらはれず。故に妙法とつゞく。法の是非につけて、其人をしる。見性して行住坐臥、性に

一ある人、釋氏のおとろへし事をとふ。予云く、なか〳〵詞にのべがたし。かしらをおろせば、われも出家の二字をけがす。おそろしき事なり。常の家を出で、三衣一鉢にして、樹下石上の住居するさへ、眞の出家といひがたし。眞の出家にのぞみふかくば、我が身は八萬四千の惡あるものなり、其中に大將とかしづくは、色欲、利欲、生死、嫉妬、名利、此五つ也。よのつねにして退治しがたし。晝夜悟を以て一々に身の惡をほろぼし、淸淨になるべし、悟といふは本心なり。ものゝ是非邪正を能く知り、邪を去り、正をたもつてふかく護り、常に坐禪して如來をたすけ、工夫して惡をさり、年月功つもつてかならず心安くなるべし。いよ〳〵おこたらずつとむるに及んで、五欲をほろぼし、悟成就して地獄、餓鬼、畜生、修羅の苦をはなれ、平常を守り、其功つもり、後にはなにもなくなり、萬法にまかせてとがなし。つとめてここにいたり、世間の人をすゝめ、上根機の人には、直に目前を以てをしへ、

身の業のつきはてぬれば何もなしかりにほとけといふばかりなり

一八萬四千の惡業あるは身也。水火のせめにあふなり。これを思ふはおそろしき也。

一つみのおもきかるきあり。

虫より魚はおもし。魚より鳥はおもし。鳥よりけだものはおもし。けだものより人はおもし。

一敎は大きにあやまる。それを習ふはなほあやまる。只直に見、直にきけ。直に見るはみるものなし、直にきくは聞くものなし。

見ずきかずおもはずしらぬおもひでをなにとておのがほかになすらむ

一伊勢の國に一代坐禪して死せり。其身のためにはたふとし。かつは其身坐して死せば可なり。病苦をうけばおぼつかなし。わが師は一座の坐禪は、一世の坐禪との給ふ。ありがたし。

とりをとへばなか〳〵おそれて、われごときの及ぶ所にあらずといふ。かりにも師は大事也。ことに佛道師なくしてなりがたし。坐禪常とちがふ事をくるしむ。只今目前に何のへだてかありといへども愚也。味噌のみそくさきは食にいむなり。

一予弟子にむかひて、かならず修行とげがたくば還俗せよ、其罪は少し。法師の身としていやしき心あらば、畜生となる事うたがひなし。此世はわつかのうちなり、とてもかくても、光陰おくるにはやし。俗はむくひありとても、出家のむくひにくらべんや。

一無といふに二つあり、惡をしてとがなしと見るはあしし。善惡邪正よりつかぬは釋迦の法也。

一念佛はりけんなり、身の業去るによし。かならず佛になると思ふべからず。佛にはならぬが佛也。

やう〳〵と答。予またとふ、業つきぬさきに死しては、なにとなるべきととへば、こたへなくしてなみだながし、手をあはせ、敎へ玉へと云。あはれにおもひてうちむかひ、萬事はみな心のなす事なり。かれさなむと云。心の本はなにかあるかととへば、何もなしと答。予云、それこそ直に極樂世界、それこそ直に佛。それこそ我宗の悟なり。常に守り給へといへば、さすがつね〳〵心がけしゝるしにや、生もなし、死もなし、萬物一もなし、なしと思ふ事もなしと悅び、手を合せておがむ。禪は第一悟をさきにして、悟にまかせ修行すれば、日々夜々安樂なり。うたがふ事なかれ。身の業つきはてさとるは尤にしていたりがたし。さとりをさきにして身の業つくすは、安くして安し。かるが故に日本は身を思ふ事かるし。さて佛にちかし。身なければ直にほとけなる故也。

一ある法師の弟子、夜ひる坐禪して人我のへだてなし、生死もなしといふ。さ

去つて座になし。秋の夜ながきに眠ることなく、かへらぬむかしを思ひ、しらぬ行末をねがふ。地獄、餓鬼、畜生、修羅をすみかとして、めぐる事のかなしさよ。今はひたすら佛道を學ばんと思ふとて、予にむかひなみだをながしてたづぬるを、いとあはれに思ひ、宗旨をとへば禪と答。若年より此道志深しと云ふ。予大道をとへばなか〳〵念佛唱へ數珠つまぐりいとあやしくて、いかやうの人に法をたづね玉ふと云へば、古は法門などならひしが、十五六年此方は、いや〳〵法門いひても只今身まかり、行末しらぬは大なるあやまりと思ひ、ある僧にあひたてまつり、死して行末をたづねしに、悟りて知る事なり。悟らんと思はゞ、身の業つくすべし。業つくさんと思はゞ、經よみ念佛となへよと、仰せにまかせてつとむるといふ。予云、唯今死して何方へ行き、いかやうにならんと思ひ玉ふととへば、極樂へ行き佛にならんと答。極樂はいづくぞととへば、業つきてあらはれんと、をしへにまかせ、か

即心記

しれば迷ひしらねば迷ふ法の道なにかほとけの實なるらん

此歌の心明なれば大道あらはるべし。

一佛眼ひらきみるに日本の衆生は佛にちかし。惡氣少故也。惡氣といふは身を思ふなり、迷ひの根本なり。しかも我身にあらず。それをわがものと思ふは至りてあさましくかなしきことなり。誰も知ることなれども、死ぬるなり、病む也、貧苦をうくるなり。これわが物にあらざるしるしなり。かゝるうき世に生をうけて、苦みおほきをわきまへず、命長からんことを願ふ。大方人を見るに齡七十におよぶは稀なり。

一ある老人の物がたりを聞くに、あはれの多きを書きとゞむるもをこがましけれど、むかしの友は先立、今の人にまじはらんとすればきたなまれ、若くは

序

三國の人、かたちは同じくしてことばは別也。心を一にするは佛の御教によれば也。死をいとふは死をしらぬ故也。人は直に佛なれども知らず、若し知れば佛意に背、知らざるはまよひ也。作偈いはく、

識得於根元。離別於萬法。

誰知言句外。佛祖不傳處。

生死を知る人あらば、心のたねとやならん。いやしき詞をまきおくも、かつは身のとがをかへりみぬなるべし。つくばねの木葉の雫も、みなの川の淵となれば、わらはべのたすけにもやとおもふ故也。

延寶乙卯孟春書之　　至道庵主

輩見性成佛。若嘲哢者。無緣之徒也。不足救矣。于越予告讀者云。大道虛玄。元離名相。敎外別傳。豈立文字乎。然官不容針私通車馬矣。誤認筌蹄莫作魚兎之看云爾。于時寛文庚戌初冬日。釋普雪書于大陽山陰。

即心記序

師諱無難。字至道。濃陽人也。夙參大圓寶鑑國師愚堂大和尙室。豁然猛省。國師深證明。甚以器之。卽晩年落髮而旣授菴主號矣。故不知叢林規矩。不汲文字學海。唯朗然獨步乾坤耳。後遊東武創建東北。碩開化門矣。於戲在于古無能而直使人見性成佛者。嶺南能大師也。或有龍潭信白雲端。皆是晩年落髮而行道人也。在于今晩年落髮而不知文字。打破僧俗窟宅者。無難老人也。故貴賤慕其風者。不知幾百千矣。是以假示其徒以和語爲標月者。大抵法語八十八道歌七十二。漸積成一卷。名謂卽心記。然藏之年尙矣。予近年參其室。直自截斷命根。隨侍左右。竊需此書。屢繙見之。殆謂卞和玉亦宜也。豈空埋土中乎。竟命工鏤梓。意在欲使一覽

開山至道無難菴主禪師行錄 畢

女及侯卿貴婦人之親受誨勵入道通心者。不可揚數。或度幽魂。多濕德澤。或化靈祟。遠浴恩波之類。又許大家。且師化緣地許多所。普門寺（江州朽木）清水寺（武州稻毛）興禪寺（府內白金）松嶺寺（本所）即現寺（同所）宜雲寺（深川）五葉菴（今屬松源）東北寺至道菴是也。只有道場。不以繼嗣故。師德光言跡。無所尋覓。茲記槩略。以待後之君子矣。

禪寺。請師化導。攝待尼衆。寛文末年。參學諸士。相地於澁谷鄉。再創建禪河山東北寺。請爲開山始祖。師好朴古。不欲主之。便擧正受端首座。端又遁信陽。時有愚堂國師末後弟子慧水首座者。潛隱久在府內三田。師招之代爲第一世。（後嗣全體道號洞天住妙心）自居別院。以至道菴主而稱。延寶二年春。移至道菴於小石川。居三年。自令工巧彫刻肖像。并以平生所持拄杖。竹篦。法衣。鋏鉢。及國師所傳拂子。止于菴門。令弟子丹瑞守護。同四年丙辰。八月十九日。無病蛻然坐脫。世壽七十四。法臘若干歲。弟子等奉師全身。葬東北寺。親受印記。傳師正眼者。但正受道鏡端禪師一人而已。次有四菴主。各受密記。隨分主化。所謂祥山丹瑞菴主（至道二世）光應一外菴主（住谷中幻住菴）岩融圓徹菴主（居極樂水菴）明通淸鑑菴主（至道菴側結小室居）是也。又有隱之尼禪師。長元尼上座。是三尼上座等數禪尼。慕師淳風。守節修道。其外僧尼士

讚二出山釋迦一曰。一向仁。身者死果天。活殘留。物遠佛登。名波付仁計利。
讚二臨濟和尙像一曰。己女加。破戒乃比丘土。成古登波。佛祖遠殺須。報奈利計利。此外道歌幷國字法語最多。卽心記。自性記。二書現行二于世一。

師性不レ通レ方。莫レ與レ時合一。不レ假二文章一。不レ拘二繩墨一。一生廉謹。不レ求二榮名一。言行簡直。自有二上古之風一。愚堂國師在世時。曾愛二師見識超卓一。呼以二無難和尙一。從レ是時人尊爲二通稱一。執政大久保加賀守忠朝。家有二靈祟一。法祈神祓。雖レ盡二其術一。世遭二災夭一。忠朝聞二師德望一。拜請乞レ救。師白紙上。大點二黑餅一與レ之。靈祟卽息。依レ之　大相國源綱吉公侍局貞松院禮レ師爲レ尼。幷大夫人淨光院侍女及女官。相傳受二師敎化一者不レ記レ數。江州朽木京極修理大夫。依二貞松院長元尼公之勸諭一。請二宰邑普門寺一。晨昏問レ道。尼公長元字心操。本出二京極氏之門一。依レ之頻諭二先君一。兼治二鄕黨親屬敬悲二田一。住不レ幾。又歸二東北一。上杉氏息女。投レ師爲レ尼。受二松嶺隱之名一。後創二興

汝身中。如是大事。敢不信解。或把語路可愛。或翫事故可悅而已。本之我心。取之己身者。實難得一箇半箇。汝等若能信如上旨。先究法源。直從今日。盡未來際。荷擔大法。與天地等。務行此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可謂老僧門下。眞正之兒孫也。

師常示人。多以和歌。曰。心與利。外仁可入山茂無之。不知處遠隱家仁之天。一。知禮者迷比。不知者迷不。法乃道。何歟佛農實爲覽。二。恐之幾。浮世乃中遠。其儘仁。佛者物而。不障計利。三。倒仁。阿鼻地獄惠波。墮登毛。佛仁成土。更仁思不奈。四。可殺可殺。我身遠可殺。殺果天。何物無時。人乃師登奈禮。五。

有僧問師平生。師示曰。月茂月。花茂昔乃花奈加良。見者乃物仁。成仁計留加奈。

浴湯之時。數使宮女洗滌全身。而恬淡安祥。不異平生。豈不是能用得此機之所致也。

師示衆曰。老僧始在家時。曾見愚堂先師。先師示以本來無一物。老僧深信仰之。參究三十年。行住坐臥切做個猛底工夫。脫體成得眞無一物。而後數入先師爐鞴。究決祖師蘊奧。今爲汝諸人。拔釘抽楔。豈是小小事哉。

師示衆曰。近火則熱。近水則冷。且近有道人則。自然使人心死意消。無諸惡念。是謂全德靈効。汝等纔入門來。便稱道人。實可慚愧而已。

師一日誡諸子曰。凡爲我兒孫者。著實謹恐。莫効時之弊風。古人留語遺書者。遠爲利將來也。然一輩無鼻孔漢。列爲一世所益。不知此身雖死。此心不死。改頭換面。多少轉變。誠可憐愍。其身貴時極奢慢他。其身貧時。諂人貪財。是故佛祖垂大方便。指教心源。留示言句。以使移置無上妙道於

時。咬臍又有何益。佛出于世。開示迷途。直指本心。離於生死及萬法。了了於有此身。了了知無此身。了了於有見聞覺知。了了知無見聞覺知。是曰眞參學功驗。豈容易哉。

師示衆曰。纔有一法與人。千錯萬錯。何況習學之者哉。世人不知所以法之爲末。如來大法。二千餘年後傳我東海。今及千歲。悉荒廢矣。熟見其本。荒廢所起。悉出我智。凡有智者信少。夫道之本者信也。信衰者智也。故從利智欺謾漸長。一切教法。悉至荒廢。是謂末法之兆。當知。大道勤至不勤處者力强矣。今時學者。多以師教爲我智分。以信自勤。得其道者稀也。

師示衆曰。大凡養道修身。有猛劣異。老僧曾做猛底工夫久矣。一日見孔聖語云。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刄可蹈也。中庸不可能。誠哉此言。學道若不猛奮精神。痛徹骨髓。爭得滅盡身中業習。吾愚堂先師。曾當

萬法。誰知言句外。佛祖不傳處。

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正身無守。是謂大乘。僧曰。如何是最上乘。師曰。恣身無守。是謂最上乘。此旨深細。難辨端倪。只恐人錯會。

師示衆曰。我宗雖特以悟爲本。未必悟了卽休罷去。只要如法修行盡道。如法者。如實知本心也。修行者。以正知見。滅除業障也。夫悟道尚可易。履踐工夫所最爲難。故達磨大師曰。知道者多。行道者少。但須日夜揮金剛王寶劒。切殺此身。此身亡則。自然無不到大解脫大自在之場。

師示衆曰。汝等若得實見本心。直須如養赤子。行住坐臥。審細覺照。莫使彼被七情所染。若能護得。了了分明。譬如赤子漸長齊父。定慧洞徹。用同佛祖。如是一大事。却作等間看何哉。今受人身最爲貴者。無他。但以於此生涯得眞解脫也。然求利養爲第一義。念念常爲妄想所役。無端至命終

古猶今。渠儂行底與他異。山是自高海自深。于時慶安二年。師歲四十有七。後來遍扣諸方門庭。搜索禪味。或遁山林。韜德養道。其辛錬苦修。最時輩之所不及也。昔東陽和尚久侍雪江禪師。商略夾山百則公案。其所記寫之正本。相傳至愚堂國師。國師久藏囊中。翫味不止。晚見師有過量之機。密付囑之。師禮辭去。住武陵麻布東北菴。（在櫻田百姓町後改東北寺）自稱至道菴主。羽州米澤太守上杉氏。濃州加納太守安藤氏。同新加納主坪內某甲等。皆執弟子之禮。師菴中不拘繩墨。不貯衣具。門庭峭峻。衲子望崖而退。

師平生示衆曰。學道別無道理。只要直下見直下聞。直見無見。直聞無聞。須是內外打成。一片田地穩密始得。

師示衆曰。汝等諸人直下即佛。而却不知。若知孤負佛祖。不知輪迴生死。到這裡非具向上一隻之眼底。爭敢搆得。即說偈曰。識得於根元。離別於

國師便命家人設宴。賜師于滿杯酒。師欽頂受之。國師莊色曰。吾聞汝嗜酒過度。動失人之情。老僧今夜許汝沈醉。汝若有丈夫之志氣。乞盡末後之醉。向後又無再爲。師稽首曰。是弟子之所願。老和尚莫忘此語。國師大笑。終夜淸話不覺至曉。及國師促駕。師卒出相送數里。國師見師忘家遠隨。告之曰。汝可歸去。恐驚家族。師曰我有繼嗣。豈足慮家。師不備行裝。不貯衣資。驛驛護駕。戀戀隨行。國師數諭。不顧家鄕。遂到江府正燈新寺。卽日截髻。洗淨鬚髮。自蹲國師之前曰。我久求便。幸脫塵累。出家時至。願垂哀度。國師笑令得度。名以無難。從是侍奉國師左右。晨參暮請。一日透得至道無難之話。徹見趙州雪竇二大老用處。依是國師又授至道菴主之號。并平生所持拂子。以顯別在生涯。頌曰。璨祖自曾著信心。詞花言葉盛叢林。那邊何用弄文筆。寂寂寥寥亘古今。又。三祖著銘呼信心。唯嫌揀擇

辭曰。三輪道時居士者。濃陽關原人也。曾是見諸禪師。扣問大事。久而無入處。退而自參自窮久矣。一夕忽如夢醒。疑情頓破。今也就予請別號。字之曰劫外。仍賦小偈一篇。祝遠大云爾。造化何曾論功用。無根樹上著花新。非紅非白呈祥瑞。未必人間有此春。從是國師以惡辣手。痛施向上鉗鎚。師思脫塵累。誓盡餘蘊。順逆用處。常求其便。國師一日。應侯卿之請。趣武陵次。因過師家。偶逢師不在。家人謂國師曰。家主比來。嗜酒過度。上下日疎。動欲離散。願和尚大慈悲。痛加方便。國師應諾諾。便設酒樽於席上。待之。夜深有扣門者。家人曰。斯即是。願見其作處。國師竄之。當師跨門。酔狂惡發。怒罵男女。譴責上下。一席之衆。見聞皆厭。國師便出曰。家主好在耶。老僧待久矣。師見驚曰。和尚何得恁麼。便延國師。請于上席。禮拜。國師曰。老僧這回。因事遠往。茲設樽酒。欲盡永訣之情。可哉。師笑曰。深荷洪恩。

開山至道無難菴主禪師行錄

不々菴主圓慈集

師諱無難。字至道。嗣愚堂國師。濃州關原驛三輪(或曰相川)氏子。幼達草書。鄉人呼爲假名書童子。資性篤敬。內含穎利之才。歲及志學。隨父遊于洛陽浪華之間。觀世變遷。早悟無常苦空及無我理。竊慕教外別傳之旨。家無繼嗣。不果出家本志。遂受父祖之業。司於驛事。于時大仙愚堂國師往來京師之次。師請于家。生難遭思。親問禪要。國師見師純素朴直。示以本來無一物句。師於是大生疑團。潛參密究。殆忘寢食。國師往來。必過師家。數加鞭勵。師一日絢錢貫索。失手多回。功不成用。國師熟見。竊語二三子曰。參禪若到這箇田地。見性何慮之有。後果透徹心源。國師便付劫外號。其

論也。師賦質薄弱。齒過耳順。身體不仁。而如中風。憑而能立。或亦扶行。今玆寬政壬子年閏二月七日示微恙。然而神機凜乎。怒罵呵咄不異平日。醫師欲診脈。師叱曰。逮此時焉論脈。亦有請遺偈者。大喝之。同十九日。在齡仙。溘然坐脫。世壽七十二。法臘六十一也。四日後。及易故衣。丹田猶溫。顏色倅然如生。諸人瞻禮無不感心。闍維得舍利無數。分而塔于龍澤至道中林輝東之四處。先是師因瑞泉之請中興輝東。于時衆咸顧師之衰老而勸東歸。師曰我待仲春花木榮而便還。又貽一偈曰。人生七十古來稀。出輝東菴何國往。老僧今年七十二。出輝東菴何國往。思夫師之廋詞不可誣。復有驗哉。

于旹寬政十一年己未冬十二月穀旦桐江菴文珠大觀焚香拜撰

東嶺和尙年譜 終

京據筆籠扁室刻苦。忽然從前實惜一時擊碎了也。露裸裸赤灑灑。實會下載淸風。徹見鵠林平生受用。以書白翁。翁一見曰。果也徹也。乃馳書召師於室中。出法衣囑曰。此衣老僧住院以來五評碧巖集。數講諸經論。幾乎三十年。今付汝。汝努力。扶起已墜眞風。勿令兒孫斷絕。師頂受曰。此衣重無倫。何止數千鈞。佛祖難難句。聚歸我一身。咦。臨濟喚火。運菴斥衣。今到這裏是何臭肉爛衫。大似瑪瑙盤上灑糞泥。只爲荷老和尙徹骨恩。坐斷天下之人舌頭。還有知音底麼。拈起曰。看看臘月盡。萬木悉含春。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師住無量。敗椽疎壁。雨雪溼席。打住五六霜漸成閑法地。次創龍澤。新基草昧。百事多難。無日寧宇。後遂理廣厦。剩改造至道。就正受而納貨。復因請開祖于中林。爾來應諸方之請。施鵠林惡辣之機。呵風罵雨殆不可測。兼復恒談神乘。特探他秘訣。是盖欲諭彼屏佛法之息之

旨。次日下一轉語。翁急起打師背二下曰。汝道得始契吾意。然而且莫容易焉。又次日入室。翁拶曰。疎山壽塔因緣。汝作麼生。師曰。要將毒手斷人命根。翁曰。斷命根後端的如何。師曰。疎山與匠人共出一隻手。翁曰。未徹在。師卽擧趙州勘破婆子話曰。我當時若在。問州曰。句前勘破耶。句後勘破耶。代州對曰。婆道驀直去。又問曰。恁麼臺山婆子被和尙勘破。翁遽問曰。汝向何處與婆子相見。師纔擬議。翁便捩轉面目。勵聲曰。不是。復次日入室。見師來。急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於語下下一轉語。翁大賞之。師便曰。先問婆子燒菴話。大蹉過婆子妙手處了也。且如婆子恁麼道。不妨驚落此僧心魂。疑殺天下人。我代菴主有一轉語。搊住女子道。我受婆子供養二十年。聲未絕。翁震威一喝。其聲徹髓。胸痛累日。身心恍惚。恰如在雲霧中。自謂。我悟得分明。因甚如是。定知雖有見性眼。定力未熟故。終上

東嶺和尚略行由

師諱圓慈。號東嶺。江州小幡人也。俗姓源氏。佐佐貴之流裔。幼而魁悟。氣出流輩。九歲投州之大德寺亮山祝髮受具。十七行脚。首參古月。又依翠巖。入室咨詢。一箇胡餅吞吐不下。次謁大道。白雲明月。得此無生忍。尋遁居於杉杣。旦夕坐禪。一日得蓮華王三昧。投機偈曰。法王身矣法王身。大地山河絕一塵。佛教祖禪元在我。頭頭無不少林春。終假裝見闡提翁。孜孜參詳。翁撈曰。忽有大力鬼王。從汝背後出隻手。捉著汝頂。投焰焰火坑。汝到這裏。卻有出身路麼。師不能對。慚汗滿體耳。如是每見師。但撈曰。有出身路麼。師以容易不敢蓋覆卻。忽一日工夫大得力。如來一代時教。顯然若觀掌上。直走白翁。翁曰。善矣。雖然與麼。只如陳操尚書登樓話。汝作麼生會。師以實告。翁曰。代官人一句使尚書如何喜。師下語數度。皆不契

不得可測。則設歷塵劫。書之寫之。豈得全之耶。余親炙于師而十三于茲矣。儘得之陞座場。或取之茶話間。尊候有間復咨詢焉。或寫之同火諸老之抄册子上來也。恐夫遺逸尤多矣。但係之歲月。記其槪略耳。若其覼縷。（覼縷文選五左太沖吳都賦差難得覼縷。註覼縷翰曰次序也。善曰覼力義切）得人以校者也。

于旹

寬政第九歲宿丁巳孟陬

璨然可觀。道俗男女群集爲疾鬼之行者不可擧計也。廿八日於龍山殿前。如法行津送式。後重於龍澤大行津送。就寺坎隅而與開山始祖序昭穆云。

謹惟。師之生致身長不高。匾頂隆準。眼如流星。舌似血盆。首發足超方。律身節食。長坐不臥。視財利如塵土。恐欲境如虎狼。然亦至用其機也。不在拘拘局局之間。殆施英邁之作略。管闚焉得論之。得其水風井卦也。[火去]龍澤之舊基。懸其奪命符也。震至道正受之祖道也。後過齒五十勤苦過度。是故心火上騰。血肉瘦削。衆醫更候。勉之弛行。乃使年未滿沙彌或尼女等而常給侍焉。於是凡流讒匿之口喋喋不已。或耆宿論之。從者諫之。師聞焉莞爾笑耳。若夫至偏裨乎佛祖之法旆。震雷霆舌。打開小果之邪窟。逞獅子吼。法窟爪牙。奪命神符。

刻。溫然（溫然楚辭一離騷經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註溘奄也言寧奄然而死不忍爲此邪淫之態也）坐脫。次日辰刻。及易故衣。丹田猶煖。顏容睟然如生時。諸人瞻禮無不感心。夫齡仙。父母之墓所也。謂葉落歸根。實與六祖同一三昧也。加之雪峰圓悟皆言還鄉事。師志半在茲乎。向者謂我待花木榮而還。實是讖言而已。可謂出世間孝。師自至之。廿日申刻。發齡仙。從者護駕。一晝夜而經過一百里。（國步二十三里也）入尾之乾峰輝東菴。翌廿二日。近鄉男女無貴賤雲集拜師之尊骸。無不傾信。二十三日。沐浴。丹田色若金。稍有溫氣。使畫工某甲寫師眞。畫工擲筆云。如師眞某甲寫不得。脣色赤好猶生。未曾見如是事。讃嘆不已。同日未刻。就龍山坎方岐岨河邊荼毗。翌朝收骨。得設利若干。白骨如雪。骨中有含設利。復黑白縈骨。累累然丹田不燒。其形團團乎大。如雞卵。撲破則中有如石竹花片者。自成五色。又有紫色

味。唯所甘者饅頭耳。世緣僅將三十日。又顧圓堂曰。汝欲歸國。須待我屬纊而歸。兼告四衆。以東歸事。廿五日。當彼岸會開法座。亦令圓堂代。廿八日。再修齒髮塔落成供養。是盖依前丙午大風而吹倒焉。是故爾也。閏二月四日。如能登川大德寺。拜受業師塔。盖期永訣者乎。六日。還齡仙。七日。示微恙。喚醫數次。十二日。入中村茂左衞門宅。十三日。適當齡仙中興一百遠年忌。請師拈香。由疾不果。乃令高源卽宗和尚代。侍曹猶以師疾爲尋常事。然師亦無委頓狀。神機凜凜乎。怒罵呵咄不異平日。十七日。圓堂進前問候。師奮威叱之。直得諸人難近傍。十八日。復還齡仙。歸路猶觀池中魚悠然。此夕進饂飩一頓三椀。中村善左衞門進前欲診脉。師叱曰。逮此時何論脉。亦有請遺偈者。大呵罵之。十九日酉刻。師之疾篤也。玄道侍側授師于筆。自添手薰書輝東印記了。亥下

在齡仙精舍。書般若多羅尊者偈。以充元旦法語。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啣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正月望日。如千堂慈德寺演法。多令圓堂座元代。此時天瑞自豆州持書來。迎師且勸論。欲以樞公爲輝東補處。師只道。輝東後事一任豐洲。老僧百年後莫令大法斷絕。自餘恬然不對。受業師甞以青蓮寺舊趾而囑于師。然此寺中古厄兵燹。蕪沒年久矣焉。爾後不載官簿。只遺方一町而免賦。師屢就彥城諸吏。叮嚀萬端。而不許建寺。遂以舊趾所存之白檀骨拙。命像匠彫伽羅多山地藏尊一軀。長三尺餘。常念加護。一夜在慈德室中臥。大士遽來召師。三起起。師即起獻水。就座欲拜。顧視左右。大叫曰。汝等魔波旬欲嬈亂老僧乎。速退速退。言訖而臥。二月廿四日。晟禪人謁師于齡仙。進以饅頭。師食之如常。徐徐而語曰。平日所好蕎麥全已無

圖師之老衰而敢不果。師中夜俄然命駕抵關驛宿。翌旦登淸泰。留住三日。歸途經由鵜沼驛次遞舘。還輝東菴。復無幾有江州行。是盖向者以有鄕黨之請也。十月朔。取途濃陽造華溪寺。偃息三日。還赴江州入小幡鄕中村氏宅。寓之三日。皆窺師之衰病。而諭東歸。師曰。我待仲春花木榮而便還。仍令中村氏辨寓居之地。於是請師於齡仙以居焉。師向者出輝東菴日貽一偈曰。人世七十古來稀。出輝東菴何國往。老僧今年七十一。出輝東菴何國往。（如告余云。師書此偈了曰。我來春遷化去。汝等宜進道）師於齡仙講演三法孝經。此時豊洲圖以樞公而充輝東嗣席。師曰。渠甞參仙門。爭識老僧室中事耶。不敢許。再三勸諭。默而不對。

寛政四年壬子

師七十二歲

復使二如藏主行一。再告二師之命一。爾不レ可三以言宣二。遂詐云。偕行先レ如三日而之二尾城一。於二天滿屋一覲レ師。稟二京師一絡索一。且云。夫靈源者一絲道場。幾乎呢二禁闈公門一。上堪レ扶二起宗乘一。下媒レ興二隆神典一也。然則稱二正受鵠林之願一。還以爲下近翊二神史一達レ禁之功一者上乎。於レ是師再故書二印記一以付レ之。爾頂受還レ雒。七月十八日。之二中林寺一。徙二次大興寺一。講二碧巖錄一。前年所レ發潰瘤浸浸出レ膿。衆治無レ驗。一日有二佐藤氏一。白レ師云。腋下臃腫幾乎危矣。我嘗識。有二平安寺頗巧二外科一。請師召レ之。師乃召レ之。療二紫瘤一。日減而如二指甲一。然後落。首有二止レ之者一云。縱令黑瘤全瘳。恐損二師之氣力一。師不レ聽レ之。自レ是復還二輝東菴一。九月告二山中一請二退院一。擬下以二後事一而付上了慧上。慧只以二孝順一故暫領レ之。後還告レ師免レ之。于時巖山師赴二清泰寺請一。次訪二師於輝東一。師聞欣欣起迎。把レ手入レ室。劇談移レ時。竟造二清泰一評二碧巖錄一。師亦頻欲レ徂二清泰一。侍曹

春應二久連光德寺請一。師四五年間痼疾不レ除。馮而立或能起。手戰脚癱。建瓶水涸。說法舌鈍。是故每レ有二招請一。只談二巡禮歌圓解一。以爲二信男信女一。至二其室中之事一。孤危峭峻。殆不レ可レ抗也。三月。有二尾州行一。同廿三日。次二泰雲寺一。過二永泉寺一。寺主長大向者建二石大塔一。因請レ師供養。四月七日。入二輝東菴一。龍山闔衆及檀越等迎二師於城外一。同十五。滌篆巡山卽日恢張講筵。提二唱正燈錄一。信檀神戸氏擧家崇奉。頗修二葺屋漏一。師自レ是右振レ錫。左憑レ人。日入二城市一乞レ食。徒衆三十餘員相隨。連聲鉢盂。人皆爲二殊勝奇特之思一。講筵聽衆雲集。自二一日一亦倍二一日一。師誠告曰。夫此輝東。國師之遺趾也。何圖我薄德而亦董レ之。汝等諸人疏食澗飮。謹弗レ憚二勤苦一。又以レ書召二爾藏主一。只以レ病辭。爾舊爲二余法兄一。見二不義一而不レ讓。無二罪大一焉。乃上雒諏駁勸諭。爾其言旋愆二于素一。余憤然寇二取印記一而還。師聞焉怒。令二余斥一。

一上。以伸結寃之意。于時尾之長天來謁。重具陳瑞泉之講。師曰。我先附堅公。堅公因什麼不之。豐洲快麟聞之。謂師于堅之不果之意。師怒曰。縱令彼欺我。大法不亦可欺。不重言堅之事。輝東興廢略已。長天等愛之再三勸諭。師不得已再領之。復令別覓補處之人。時爾藏主參覲於京師。師乃命之。爾領之。會畢。先還京師。向者爾東行之間靈源偶虛席。同門諸老謀待爾之歸來而住之。議殆決矣。爾聞焉。輝東至囑自蔓延耳。阿呵呵放過一著。師嘗腋下有紫瘤。徑二寸餘。常戲人曰。漢高祖左股有七十二星黑痣。我團圝粘攝一枚。是會中紫瘤偶爾出膿汁。加醫不治。十月。湯修禪寺溫泉。紫瘤彌出膿。十二月。還寺講禪關策進。

寛政三年辛亥

師七十一歲

師七十歲

正月。講三法孝經口解。下浣如墨水成林菴。而爲尼女談自註血盆經。二月。應甲之富春寺請。講臨濟錄。三月中旬。畢講訪快岩和尚。復還桂林寺。爲淸信士女設佛祖心印信解戒。由之歷東光法泉等之請。詣踢割明神登鹽山。偶値大休昉和尚十七回忌。（昔日行化宗之）請師拈香。詠國雅曰。珠也曾與磨者光物持而其形容骸何眞似邪咦。（三隱集記曰。寒山於莊舍牧牛歌詠叫天曰。我有一珠埋在陰中無人知者。師國雅雖其言野意志頗類）爾來有求墨痕者。往往書之與焉。四月。還龍澤。同十五日。談巡禮歌圓解。六月中浣。受古宇龍泉寺請。講臨濟錄。此寺嘗欠鳴鐘。陞堂說法似規式不整。是故講筵告衆。檀信等聞焉。督促鳩貲。六日際而鑄大鐘。師大喜乃記銘辭。此會修施食。屢有靈異。八月望。設見桃錄會豫修先師廿三回嚴忌。來會半千。就于亨堂諷經

江戶以稟師。師乃書印記附囑輝東。堅云。我素孱弱。奈重擔何。然而嚴命不可辭。竟受之。夏制。師聽義山師於天澤講碧巖錄。徑赴武城憩息至道菴。時陪講筵。七月。遂翁在天澤將還駿陽。先來至道菴告別。終日款語。眷戀携手。同廿五日。在至道菴講新撰五家辨。八月。江戶道俗以師之及古稀。豫欲陳慶賀。乃卜吉辰。素緇二百餘員更互伸賀。師欣欣然受之。還謝各劃一圓相而與之。九月。令活首座問松蔭之疾。且贈之以水晶念珠一穿。蓋慮永訣者乎。十月擧揚闡提翁息耕錄開筵普說。十二月二十日。遂翁唱滅。師長嘆曰。時哉鵠林宗風今持殘矣。誰是克家者。自是誨勵猛烈。殆異尋常。斯冬闡提翁年譜并三法孝經口解巡禮歌圓解撰成。仍扁至道菴閣上而曰三成。

寛政二年庚戌

支院輝東菴之廢荒。請師中興。師不可之。十月十四日。還龍澤。冬制講碧巖集。嘗在圓福日。撰五家辨碧巖百則辨及二聖和歌註等。

己酉改元寬政

師六十九歲

三月。應駿州洞門普光寺請。復講碧巖錄。徙長澤林泉菴。而評前錄。時當九十七則。師提唱曰。我今日始得旨。嘗乙丑比。於闡提室中。則頌俱無一點疑。只有是頌少不徹處。仍請益先師。先師拈一返。吟呀嗟嘆云。「好頌好則。我於是在不安籠多日。方今得之。以今觀昔。天壤懸隔。汝等勉旃。此時瑞泉專介。齋山中請帖暨諸剎之疏持來。請中興輝東。原夫輝東舊是龜年譜系。而與太原脈絡稍殊也。然亦同其源。而今聽其廢事。不補之則爲不懷其祖矣。仍命豐洲令擇後嗣者。偶値堅公來覲於

宅。途經道西町。野中忽然撞著先師三十年前叮囑境界。歡踊之餘。打一偈曰。去年今日始爲言。今歲此時自入門。中夏過望辰向巳。五家要路是緣緣。七月自恣日。散筵。師復還梅龍菴。遂收神史於四天王寺寶庫。相繼正副二舍利及合衆授與三灌傳。以貽不朽盛典。師嘗欲以神史而達禁庭公門。然未得焉。蓋夫謂。四天王寺。豐聰皇子之草剏。丹柱碧甍暈飛（暈暈乎。王問功曰旁氣也）青天之外。誰不識之。仍收之以幸悠久者也。八月。赴江州於齡仙精舍演法五座。復之杉柚妙樂寺。旋訪蓮華谷舊趾。出濃州。弔大興大津戢化。復到奈禮中林寺。行入寺開堂之儀。向者自宣道者拜師爲弟子。常願欲創建一寺請師爲始祖。此時營功略成故爲爾云。次第過一宮妙興寺。信檀迎駕。稍及晡時。瑞氣靉靆至夜陰。人皆奇之。復到蓬左白林寺。五日講碧巖集。此時泰雲永泉俱來。陳瑞泉

焉。十二月。神史點定略成。

天明八年戊申

師六十八歲

正月。講新註恩報經。二月。大藏正教血盆鋟梓。是正月朔。師援筆而撰此經。蓋報悲母劬勞罔極之恩者乎。同中浣。欲登圓福道場。時京師厄祝融之災。以故不果。翻受攝州海淸點請。擧揚臨濟錄。復還梅龍菴。啓大慧武庫。誨勵學者。四月。遂登圓福道場。提唱圓悟碧巖錄。是正月朔夜。師夢適造一道場。闌提翁及七八員舊參臚列賓位。師亦隨就主位。時擧目矚之。葦津等之諸英衲面如菜色。呫囁耳語。忽一人離下肩進師之前。恭奉書格。師乃掇翻之。投達磨章。忽然夢覺。而今於此道場丕開爐鞴。精鍊學者。專擧揚雲門宗要。寔有所以哉。五月望。過榿村柳菴

筆記圓圈數點。且傍書廿一日以至廿七日。人皆疑訝之。師後語余曰。我首染病之夜。恍惚而之帝所。有神甚樂與百神遊。就中三神設坐待我云。帝使師居焉。不必遲疑。疾亦自治。如此三夜而後不來。復隔七日。百神如故胥會。三神告云。師之疾却後彌二旬而必間。言訖與百神御空去也。三神者卽天太玉命天物梁命天思兼命是也。（余謂傍書廿一日以至廿七日蓋十一日誤也）六月中旬病良已。憑而能立。或而能起。此時依涅槃經所說。而五十二類來集大曼荼羅成。八月將赴浪華。先詣八幡圓福寺。（先是江湖衆請師圓福。師不肯聽。）直如浪華。次臨飽屋。此時議收神史於四天王寺寶庫。仍正副二舍利與闔衆偕製疏持來請師。師於是寓四天王寺東門側梅龍菴。校讐神受。補闕割餘。還乘暇而再改註父母恩難報經。十一月上梓。此時圓福寺看護轉首座及徒衆。再來請師以期來茲夏制。師竟聽許

菴。即師之所度尼元爾主之。師乃掩關禁接。同十一日。師自步如二條河邊大郎氏別墅。適值始祖道慈居士一百年忌。主人彥太郎請師燒香。旋至哺時而點藥石。喫焦菽腐。手未釋箸。遽爾吐噦。自是疾日重。而每進飲食。五內雷鳴。皆悉翻却。通身煩熱。唇舌染血。師平昔褊急罵人。當病似不言者。然亦臨時徐言出言。雒之良醫更候之。皆謂不可救焉也。爰有高階東逸者。診視慇懃且云。衆醫皆拱手。我何言哉。然我有卑術。試之奈何。侍曹皆云。信公之安排。仍東逸七劑。還數日而邀鍼醫松永氏來候之。松永氏云。我術與世殊異也。若歷五日而無驗則去矣。自是每晨遲明問候。就于腰間但下一鍼耳。果如所言。歷五日而少用乳饘。殆無吐氣。信是松永氏之高術也。首自染病絕食凡三十餘日也。自非是護法神明冥力。爭得其命全哉。向者在病。令手度弟子了慧求紙

禪經㆒。此時天祥尼衆。依㆓上宮太子聖製僧伽黎糞掃衣㆒而新復裁㆑之呈㆑師。師大悅。每㆓上堂㆒被㆑之。

天明七年丁未

師六十七歲

正月。嵯峨要行院看山。齎㆓諸刹疏㆒持來請㆑師。師聽㆑之。解制之後。辭㆓國恩道場㆒徑赴㆓京師㆒。途過㆓瑞光寺㆒。七日講㆓普門品㆒。還之㆓稻村㆒訪㆓西村柳菴㆒宿留四日。此間登㆓箕尾山㆒。拜㆓謁天女宮㆒。以㆓誦講式㆒。二月十二日。遂造㆓要行㆒。講㆓說禪經㆒。兼修㆓靈源和尚三回忌㆒。師乃拈香。三月十二日。登㆓栂尾山㆒禮㆓明惠上人塔㆒。還應㆓請清涼山㆒評㆓論滹沱語要㆒。會中仙洞院遣㆓銀瑲（銀瑲文選卷五千范蔚宗宦者傳論銀瑲左貂給事殿者。法翰日漢中常侍或用士大夫。建武已後乃悉宦者皆假以貂瑲之飾。銀瑲小使女官也）小使㆒齎㆓香資㆒。薦㆓先皇之冥福㆒以至。貴介尊官疊㆑踵瞻禮。四月四日。入㆓下鴨唯心

散大衆。將待我還京師講新疏達磨多羅禪經。然瑞光懇請不已。於是師默受耳。會已。師欲赴南紀。九月廿日枉駕於伏水。哺時買船。黎明到浪華城畔。有泉屋吉左衛門者。迎師。擧家崇奉。經三日而先赴和州。嘆法隆寺荒蕪。出河州登金剛山。還之松隣寺。（即白髮天皇靈廟也）爲近隣男女三日行法施。時復瑞光再來請師。師乃止南紀之行。遂聽許焉。然只約以十五日際。由之泉屋與普門社中共賙常住。十月廿五日。師於國恩道場講演說法明眼論。浪華道俗八宗義虎傾誠具信。閏十月十八日。師告衆曰。我如向者約。此去徂京師。汝等同志之者其隨後來。由是浪華道俗恨師之半化而去。便謀傭五百力士屯衢街塞阡陌強留法駕。師問焉曰。縱令汝等陳百萬干戈襲我來。而我惡屑之耶。一彈指頭倒退三千。然浪華諸刹亦哀求不已。師嘉其懇誠。閏廿五日。重繙新刊達磨

抂駕遠州。直入平田精舍。二月望。提唱三隱集闡提記聞。包笠雲駢。籍隷二百餘員。大檀越當城刺史田沼主殿頭啓稟齋衆。家臣多賀氏蚤參闡提翁。以此因緣故。歸敬于師。不滅先師。日奉講堂。賑濟一會。刺史長男山城守因事先薨。家臣某甲等倶謀喜捨若干金穀。且請衆法華疾書。以薦冥福也。會畢。多賀氏請師受神傳。仍就平田乾隅而搆灌室。授與初再竟三灌拜七十二秘典訖。惜乎多賀氏迨主家被謫。亦遊于江府。既而逝矣。其傳亡焉。惜乎。夏制赴尾之妙興請。路經濱松過西江菴。演法彌日。五月入妙興報恩禪寺。提唱大應錄。先是濃之朴岩來佐化。以師及結夏之日而未來。朴岩代師演法。既而師至。乃輟講日扣玄微。秋八月。赴于洛西新德寺請。評唱大燈參詳語要。會中瑞光主宰來謀。冬制請師於浪華國恩道場。師不肯許焉。只道。我有南紀之行。姑離

月復之二至道菴一。取二途鎌倉一登二瑞鹿山一。時値二佛光國師五百遠年忌聖會一。桂洲和尚講二佛光錄一。師留旬日。遂入二至道菴一。補二講遺唱息畊錄一。峩山師日來互論二息畊室中大事一。兼品二藻五家宗猷一。會中遠之平田新命續二余師之命一來約二來玆春間會一。師恒居嬉笑怒罵。擧二揚宗乘之外一。只示二諭孝戒一。復撰二神儒佛三法孝經口解一而導二後昆一。九月。江府木綿肆賈客學家請レ師而求二法施一。師思。大凡大都或多二書譸張一。故不レ肯レ起。而數數哀求不レ已。師嘉二其志誠一。竟赴二之請一。復依二次第請一。而受二大林肆需一。各經二兩日一。俱講二新撰孝經一。冬歸二龍澤一。

天明六年丙午

師六十六歲

孟正朔旦。日蝕九分餘。同中浣。師受二寶筐福聚兩刹之請一。各經二旬日一。輙

道菴。秋八月。松蔭和尚豫修先師十七回忌。評松源錄。師寓鄰菴。日出講筵。會畢。遷衆龍澤。修再建供養。仍行觀音懺摩會。快岩爲導首。巽山爲香華。師自就自歸。此日直講荆叢毒蘂。七日而散筵。十月十三日。稟淨門藥王寺請（豆州熊坂）演法旬餘。旋遷浴修禪寺溫泉。徒赴太平臥雲寺請。重掇毒蘂遺講而評之。同下歸休龍澤。十二月十一日。修先師正當忌齋。斯冬桂林月休齋持諸刹紹介來。請師且期來茲春間會。師領之。

天明五年乙巳

師六十五歲

二月赴郡內。同望日開筵。提唱息畊錄。會畢。歸途過吉田月江寺。演法七日。應檀信之渴望。于時告靈源戢化。即於會上設齋述偈曰。靈源與我同條生。何不同條死。先我行。月沈西山暮春日。幾多怒復幾多鳴。五

天明三年癸卯

師六十三歳

春之至道菴留滞數旬。四月還龍澤。若之大堤再參。既先師之歸來而在龍澤。乃聞回駕。迎師於箱根山中。而俱入寺。從是啖辛喫苦殆歷八旬。稍窺佛祖閫域。仍自咨之日大行禪戒會。得證記而歸。秋間講闡提普說。時嬰瘧症。飲食欲廢。然而亦日不懈講。誨勵彌烈。一日當擧乾峰三種病則。滿體發熱。但倚書格顧視大衆曰。乾峰示衆。大難大難。相唱數聲。便下座。其猛烈氣象。在疾猶如此。矧平常耶。

天明四年甲辰

師六十四歳

春間應岡宮常照寺請。講演華嚴普賢行願品。講暇援筆註疏。夏之至

終會而促駕徑抵齡仙。夏制寓之數演醍醐經。蓋齡仙者考妣之墓所也。因薦冥福報罔極恩者也。七月。還應尾之泰雲請。講大慧書。來衆三百。大檀越淸水甲斐守啓希覯一會。家臣椿井氏（名仁右衛門）日侍講筵。咨詢法要。復赴勢州龍源請。師首固拒不應。時有泉公者。剛然勸之。師曰。我嘗仰慕礒部諸舊趾。有年玆矣。汝令我一一上詣。順汝等言。泉公曰。惟命也耳。師於是如勢陽登龍源。唱舊制遺講。會畢。艤艇先繋鳥羽城。踰天朗峰抵礒部。乃次長官世古采女家。三日而還遷居同姓淨太夫家。（即依田氏門人）幾乎二旬餘。其間請閱神庫所秘之十五軸。間令從者謄要領之所。此時龍澤方丈再成而迎師。回駕之次復造尾之定光寺。演法旬日。十二月歸龍澤。于時同門諸老等謝燈公之罪而請和講。師聽焉相看。燈公首自蒙師之勘既六年。潛行密用。輔成龍澤經度。至誠可觀。

便。猶且中古以降殆乎失聖跡。今稱吾道宮者。嘗爲兵革所移換者也。師但以不識眞蹟而爲恨耳。五月偶得林益胤之紹介。遇肉叔本多政昭。頗通古今。乃出信陽輿地志示。太古鎭座舊趾。師由是大伸本懷。廼就廣前行神供靈祭。（吾道宮即三部靈宗祖神思兼命是也）于時六月七日也。又受飛州宗猷請。講寒山詩闡提記聞。秋有尾之永泉請。評瀍陀語要。冬制赴遠之海藏院請。講祖英集。（此時余始參師任書記）業海副講大光明藏。淸衆一千五百指。法規森嚴。參究猛烈。不讓千僧塚者乎。

天明二年壬寅

師六十二歲

制後應向宿壽量院請。行落慶佛事。講參同契七日。又如入野龍雲請。併修中興及開祖嚴忌。二月下浣赴江州。途經濃陽訪大興禪經會。未

忌預修。兼請結三旬會。師曰。火後院計醋淡。論甚聚會。然僉議彌日。師竟領之。八月十五日。開筵亭齋。提唱滹陀語要。淸衆三百餘。各自執役。

冬講阿跋陀羅寶經。

辛丑改元天明

師六十一歲

春應信州玉林請。講達磨多羅禪經。先過靑鷺山小玉寺。修新殿落慶供養。四月。禮飯山正受菴端祖之塔。就栽松塔（端祖嘗慕五祖三生志。自稱栽松翁。）亭齋。且分骨瘞至道龍澤之兩處。又附黃金五十枚。永膏腴之地。充爾後修葺。繼復訪關山始祖降誕之地。時運推遷事迹不明。時有中野鄉復邊氏。悉記高梨城新古之事。因問果知始祖眞蹟。重還玉林補禪經遺講。會畢復詣吾道宮。師嘗從受神傳。欽慕大神宮最深矣。然而脩途不得

師五十九歲

斯春。原芝東鯉暨檀信等。就レ師謝レ罪願レ遷二龍澤一。師曰。汝等不レ知。夫龍澤之債貲方今滿二五百金一。有二何寺產一而償レ之耶。唯唯默默順二汝等之言一。老僧向二諸方一道二什麼一。有二一人一起云。師之言截然。恁麼事吾儕之任也。師且不レ憚焉。師繇レ之還二龍澤一。夏制。提二唱人天眼目一。燈公掩二室於古宇一。日陪二講于廊欄一。師平居臨レ衆頗苛。觀二燈公之事一而可レ知。冬閟二匿三光窟一。十二月。出レ窟修二成道忌一。

安永九年庚子

今上皇帝卽位

師六十歲

斯春。淸見和尙自製レ書令二大衆齎一持去。勸二諭師于當秋闡提翁十三回

最傳大行。前後受三灌者通計八十四人也。但師獨就山田翁別室疑問請益五十餘日也。果而諳神典大較。于時燈公原芝（住尾之妙興號商隱）東鯉（住豆之心經號云靈淵）等勠力募緣鳩貲。再營締龍澤庫司。師聞焉。怫然怒曰。我先道。必勿計龍澤之再建。只把茅蓋頭之外。恬然須究明自己。汝等有何財用。觸忤老僧故意。我初創此山者爲先師也。于今復興之則恐爲濫竊之名。矧此寺有許多債資。我以何厚面皮而住之。遂誓曰。不踵龍澤之門。師此時在武之東北寺。十一月二日還豆州。休龍澤山前吾妻宮。趕出燈公。時相州福浦高橋氏。以九頭龍辨財天附師。尋其所由。空海所彫。而解脫居士從東叡大王所賜之靈像也。因十二月十三日。阻寺後一里許。自創三光窟。拜奉尊像以居焉。

安永八年己亥

石主之敬之。如法神祭。聞者請實牘粘在家屋。頗有靈驗。後有識者。觀彼石而驚云。是果龍齒乎。師曰。何爲龍齒。識者云。蛇周年而更皮。龍千歲而換骨。惟其一齒也。師曰。子以何識其故。識者云。在昔讚州小豆島之漁人挽網獲一奇石。非金非玉。觀者奇之。而後京師達者證爲龍齒云。於其處必有龍骨龍角。漁人等聞焉而競罟之。果得其龍角者也。長一丈八尺。我面親觀之。而今此石亦其一而已。何計此邊隅出是靈齒。偏識師之投誠修祭之所致也。於是師銘齒曰。鯉魚躍井。示飛騰兆。龍齒出庭。顯變化瑞。天鑑神知。耳聽目明。日輪未沒。斯文何喪。（今嶺室道菴中）夏五月。新息大拙得印記而還。又灌殿營締漸成。以十八日而爲初灌入垣之吉辰。九月十一日受再灌傳。此時實書再篇七十二傳。一一所授之。但至竟灌爲傳法之極致也。由是同月二十一日。特潔齋入室。竟灌

師一日擧宗門向上事。痛加鉗鎚。詰問聱訛因緣。略無滯碍。又示十重禁一著。句句下語。遂得透脫機看經眼。翌七月得師之印記而歸。惜乎早寂。先是峩山師亦入師之室。探闡提門下蘊奥。得師之證。

安永七戊戌

師五十八歲

元旦唱偈曰。一機含笑萬機隨。鎭道春回祖道時。約瑞誓盟無處避。塵塵吐玉雪梅枝。斯春或人謂師云。以孟正辰日辰刻。修龍王祭。則必無火災之憂。師詳其旨趣。理甚截然。遂欲依行。其夜夢。庭上有一大井。徑一尋許。有三重輪圍。麗水湛湛。徹底淸潔。沙石可以數之。師臨井視之。中有赤鯉魚。大五尺餘。活鱍有昇天之勢。忽爾而覺。茲歲人日當辰日。因設祭。莊飾道場。營經結界。時無主尊。乃令人擇淨石於庭中。獲一奇

遂寓言於足利行道二勝地。而謁八椚山田翁。先意約謂。此翁長皇天
之道。遊神籬之內。則當聽我名而喜聞我說而驚。若復凡常士。則見我
而不舒心腸。相虛實可存取捨。乃入見翁。翁立迎請。目擊道存。淸談累
日。於是欲請山田翁爲師命企灌傳。猶豫之間一夜室中告曰。依君(依田
伊織也)行道之學仙也。山士(山田左近也)傳法之英命也。師以其長而補其短。
則實一箇神乘之摩尼珠也。師彌尙灌傳。然亦有山田氏門人難師者。
是故敢不果。因先九月廿三日。與二三子共受神拜傳。修之七十日滿
一千座。又修三重秘法。復滿一千。山田翁察師之願力堅固。乃偕議營
灌室。冬在至道菴。奧州松島陽德院文溟和尙來參。文溟甞參闡提翁。
早還住寺。只以未遭惡辣手段而爲恨爾。近者憑襄山師。參師屈尊就
卑。執學者禮。師示之先以本領那一著。文溟退而用工夫。旣迨半百日。

安永五年丙申

師五十六歲

冬十二月十七日。圓通山罹二鬱攸之災一。咸爲二焦土一矣。火未レ收。師命レ駕而赴二江戶一。師思謂。嗚呼天邪人歟。匪三是貪二我利一。多年辛苦全依二先師之附託一也。却後縱令成二堂宇百堵一。亦有二何益一哉。宜哉長養時至。晦二迹幽谷一。須レ全二神傳一。乃次二箱根一抵二至道菴一。

安永六年丁酉

師五十七歲

春應二龜井長壽寺請一。講二達磨多羅禪經一。七月登二大平山一。且祝曰。三皇大神及解脫光潤白翁之三靈若有二神傳扶起之願一。則速加二冥護一。旋二還於天命春日岡本行室一。寫二灌傳式一。其言廣淵。自レ匪二是博達神人一。何能レ之耶。

豐洲鑒內外。八月於松蔭而預先師七周忌會。遂翁始開講。冬在龍澤結會。

安永四年乙未

師五十五歲

正月十日東叡山執頭功德院權大僧都物故。是甞與師倶勵神傳。師聞焉。徑赴江府。但仰天長嘆。已而又誓謂。雪山童子得半偈於鬼形。龍樹大士傳大經於鱗屬。加之至有修羅宮傳論釋之賢獮猴窟授密部之師。則我願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奴婢僕徒。若有傳神乘者。則我患隨學滿居士幷沙彌之志也。師甞自受龍澤之囑。日托鉢而資財費。斯春。復爲郡內之乞。次經桂林淸泉寶林妙樂等之四請。而歸龍澤。三月廿六日。行龍澤建柱之儀。大修上棟滿祝之賀。秋復之江戶。應澁谷東北寺請。講碧巖錄。講半而畢會。冬在至道菴而終前講。

夏五月。還龍澤。于時龍澤地基漸成。未庀堂舍。徒衆爲之憂耳。先是已丑年。師在飛之禪昌時。武川氏請建方丈。師止之。然復今玆武川氏與武之元啓等謀創龍澤之方丈。六月二日。光潤沙彌臥病。師聞焉。徑抵熱海診察之。疫神竅殤已入腸胃。時青木氏侍藥。師問其始末云。只恨僻邑匱醫。和尚宜圖之。師於是遣使三島。徵大村兵部卿。同十四日。大村氏來候。拈七劑藥。漸歷七日而覺少愈。又得一官醫而易主劑。大失診鑑。疾倍前日。遂七月十二日沙彌順寂。師聞訃哀嘆不已。增勵神傳中興之願。先是六月龍澤普請資始。大匠佳邦入山擇材。

安永三年甲午

師五十四歲

春之江戶結夏於至道菴。秋應郡內自得院之請講四部錄。燈公後嗣師號

聚其司職。不能全之也。師曰。然則有堪師命者歟。云。居士有授灌高弟二人。一青木對馬。一世古淨太夫也。餘無知者。師曰。危哉神傳將泯。我甞聽。山田左近者。居士門下之雋傑也。何以斥之。沙彌云。彼氣勢豪利也。是以被爲人却。我甞察居士胸臆。幾乎惜彼才也。師曰。不見言。大道不拘小節。大行不顧細瑾。豈以小疵而棄大器。君子之道耶。何不令山田氏振邦乘。沙彌云。我今謫居且病。請和尚謀之。庶幾神乘日迅達禁闈公門。皇道再興雖我凶。將何言哉。和尚願輪不朽。勿忘我至囑。師得面授。夙夜無懈。秋之至道菴。始獲達磨多羅禪經。恒居備囊机。冬在至道菴。結制。

安永二年癸巳

師五十三歲

稟和尙我先聞格兄之省悟忍俊不禁數日不睡昨夜既有省處轉進不退今朝沒興法性現前築著揺著不覺失笑耳師於是徵詰數段公案略無滯礙師與一賞曰佛法元來不受他處分皆在自己胸襟謹勿慢怠爾來旦夕扣玄奧教實等亦相次有省先是一箇亦無得此入處者格也筌也實可謂勤焉師冬歸龍澤

壬辰改元安永

師五十二歲

春三月託名溫湯造熱海興雲菴謁光潤沙彌沙彌欣然出迎就座俱談神乘沙彌拊掌嘆云師者再來人也於是解脫居士所傳之秘軸兩手分付了師曰我不圖汚居士之芳躅方今雖秘神典灌傳大事亦未盡其妙處請沙彌圖之沙彌云灌傳大事夫廣矣大矣非得其師命而

祭師之志。與小島氏及邑長町老等合意抗疏訴官。然而從古以町舍而爲僧寺。還甚難。是故公廨不敢聽之。小島氏等屢此告官。菴則一柳侯所寄造。而禪英無難開基焉矣。官吏怜其懇情。且爲龍澤棲隱之地。是一出格筌之幹蠱小島等之志誠也。師謂。且順世禮而欲謝之。菴中恒居禁飲酒。不佳世事。但其饗膳爾。格等竊出茶盞與酒飲之。師閲視之忿慍觸胸。稍待客退。徵外僧令言格曰。吾此菴中嘗禁飲酒。胡爲犯禁耶。我不忍見之。速須趕出之。若以法債之。當容之也。嚴責不啻。格於是掩關接心滿一七日。得此省處。師愍其志誠而許罪犯。可謂此讐報恩。筌素聰敏但墮文字小果。聞格兄之入處。而激發數日不睡。一朝依例誦朝課。先打磬一兩聲。呵呵大笑而不已。師聞焉拈棒還思。笑聲不平常。頃刻筌垂袈裟角詣方丈。師呵曰。汝何以散亂心笑甚哉。筌云。謹

明和八年辛卯

師五十一歲

痼疾未除。但勉灸藥。常爾（後住尾之泰雲寺號勇方）侍左右。日消數千灸。偶依玉田翁之邀。而出東都。專問光潤律師之行李。一日因淺草智芳尼請師。尼嘗受師之教。書寫法華八軸。呈示之。而請標題。師遂書題嘉尚焉。還問曰。此家遞代大德高僧芳尋多矣。不審無有神人依田氏高弟光潤律師者來耶。尼頃間思惟云。是必當東叡山律院光潤沙彌。師問所由。尼云。沙彌嘗罹公訴之難。今也謫居豆之熱海鄉。初被謫時。有依田氏門人闡良雪。聞遭無私之災。患彼神傳秘軸滅沒。陰秘在某甲藏中。師聞焉大喜。請齋藤飯山二氏之紹介。達書熱海。沙彌舊聽師之名。茲得信日望而謁。至道菴。嘗不能呼僧舍。只屬町市。師以之恒爲患耳。格筌等

是諸醫諭師爲放蕩之工夫。然師嘗有規局之習。動失明誠。是故常令尼女侍給養。時人不識師之全提作用。以己方人。妬忌風烈譏誚刺起。間有諭之者。師聞焉曰。世間人情而當如是。然今也捨之取彼。譬如視盲者赴井而無拯拔之心。相罵許爾。接誚相唾許爾。洒水湛然自若也。

夏間應相國之請。於鹿苑院演法累日。會了詣住吉大社。八月。江州齡仙寺現獨照建總檀齒髮塔。師舊諭之。先收父宗樹齒一枚母智仙髻一莖暨師之爪髮一撮。爲是入塔之始。而漸襄事。因請師供養拈香。于時請隣邑大德聚會高僧一百五十衆諷經一上。師講父母恩難報經（此時經疏成）利濟鄕黨男女。繼訪大德副講說法明眼論。講半而復稟遠之含輝寺（志都呂）之請。講六祖檀經。既而復還江州。畢遺唱明眼論。冬歸龍澤。

藥。兼扣二玄微一尼主眞元爾歲僅十二三。就レ師薙髮。常奉二給養一。師扁レ室名二牛欄亭一。田中氏渾家有レ信。一助二衆逌糧一。師一日詠二國雅一曰。時有者祈不迚毛春也來天鏡之曇無禮者。又。人問者有與答世都成宇治而者阿羅天初瀨之深草。又。露之身者同秋風倡禮登中而毛脆葉而置曾憂。又。露之身之同嵐之倡而毛別置葉之脆曾在哉レ

明和七年庚寅

師五十歲

春二月出二牛欄亭一赴二浪華一。沈痾未レ除。逍遙之間。疾復稍發。便還二京師一。過二西村氏之宅一而撰レ醫。乃得二並河文助一診レ之。文助果知二匪是膚皮之間一而全入二五內一。幾乎難レ治。然而系脉頗調。臍輪堅滿。是保命一助乎。遂劑レ藥服レ之。日來診候。西村氏延レ師居二別墅一。（在二八坂鄉一。延眞之父宗薰居レ焉）至二四月一疾稍愈。先

卒代堂頭拈香。九月。丁大通梅芳和尙百箇日忌。嗣席朴岩請師拈香。冬十月。江州正覺菴（在愛知川）新成。請師伸落慶供養。兼提唱息耕百則頌。會中預修闡提翁一周回忌齋。先是感冒風病不愈日久也。而至漸重。加衆醫不見效驗。唯濱野見二徹其病蘊。且驚且誡云。危哉師之疾也。療養失時。則命不保二年矣。師卽請問其詳。見二云。惟師性薄弱。志氣勝體。用之過度。心火煎血。全身枯渴。若自非寬志減用擇藥勵灸之四美。爭得救之。師其貪三周之利。而失三紀之功歟。嗚呼危哉。胡爲至此極也。師聞其說。熟顧比年。三十年來經無限際之刻苦。八九年來殊遇許多回之嶮難。是故感寒夜流汗炎天憎風其餘凶相年加月增。濱氏言最爲當矣。於是略行省言。志在退養。十一月。入洛之西村延眞之宅。謀詮遁之地。時有田中氏者。恭掃別室以侍師。大同韋筌方演等侍湯

代舊事本紀實雖皇道基本。隱隱無聞焉。師曰。大成經者甞因事而遭禁錮。子之主職神祇官見之皐緩多年耶。青齋云。但被爲權俸押妨焉耳。于今如和尚名重四海。當時不興。待何時邪。拭涙至囑。此時始聞。東叡律師光潤傳解脫居士之秘訣。而今因事謫房總之間。自是常慕律師之偉範。冬十二月。謁天岩和尚稟灌水傳並三部口訣。岩甞依解脫居士受神傳。至其奥秘。有所未盡乎。

明和六年己丑

師四十九歲

春徂江州齡仙。開佛祖三經會。會中修先師闡提翁百箇日忌。夏制應飛州禪昌之請。提唱碧巖錄。制後有高山宗猷請講寒林貽寶。次。造濃之林泉（富永邑號天照山）繙臨濟錄。一日因登谷口汾湯寺禮雲谷大和尚塔。幸値忌齋。

講說法明眼論。歸路經東山道。應大寶（木曾奈良井）極樂（藪原）興禪（福島）玉林（上松）等之四請而出近江。十月。入等持院。十五日開筵。提唱人天眼目。來會七百餘衆。公子縉紳疊足趨輪下。大聖公主天岩（櫻町帝皇女）聞師道誼而日枉駕。此時闡提法門大振洛陽。十一月。翁臥疾。方演慰問。且語等持之盛事。翁戲云。小白隱演法。老白隱病于茲矣。微微笑爾。十二月十一日。翁唱滅。十五日專使告訃。師謂可惜乎不遇翁之屬纊。悔而不回。然而不無慟哭。十六日淸旦徵頌知客曰。我今日輟講勞他曹溪老。拈香令七百高僧諷經一上。寶鏡光照兩公主贈菓儀陳弔儀。五嶽諸老列刹耆宿一會海衆四方毳衲無弗伸愁詞。又小谷青齋日來問法要。兼研究參元神道。且囑云。吾邦皇天道今將泯。請和尚紹隆焉。師曰。子是神祇官之文臣也。故言之何耶。青齋云。吾邦神道混亂失正統。夫如先

任遂翁。應人天望。則不好手乎。師曰。理當然。我今捨之。恕如調飢。頞首座云。翁末後見師之赴請。亦不一快慶哉。再三敦請。師但默默唯唯而不肯起。

明和五年戊子

師四十八歲

元旦上堂祝語畢。勉翁于上堂。翁亦唱祝語。師乃具翁春餻。翁喫二三口而與兒孫。師頂受退。師解制後。抵河西先增會。頞首座持翁書來呈師。師開緘拜誦云。勇士臨戰場。不顧師父。斃而後已。爾今建法幢立宗旨焉。顧二小僧而逡巡耶。迅鞭勵勇猛一機。宜應懇請云云。師見之。遂決等持之請。（師嘗語予曰。謂翁書者頞等之横稿也。我雖知之強不赴請則却傷翁意也。故應之）六月。靈元大上法皇尊牌入圓通山。七月。拜請翁修入牌供養。八月。師應龜井長壽之請。

斯春預欲就冬制請翁企末後會。與議紛紛。五月應戶田寶泉寺請講觀音普門品。六月宇須城福建方丈請師伸新遷安座供養。兩請凡七日。七月訪南豆臨濟寺。歸路登天城山。有感作偈曰。嗟呼見麼二三子。人道失規天亦然。祈雨無功枯稼穡。求晴不止覆山川。伊周茲在應誰恨。蒼浪若居將何宣。嗟呼見麼二三子。人道失規天亦然。尋抵熱海鄉訪芥川氏。隱棲名覺蓮。(蓋慕自己妙法蓮覺之謂乎)適有醫王(在熱海)請演暢法華方便品。覺蓮日侍講筵。得聞未聞之法。蓋入妙法信解之門。冬十月。闡提翁帥二百五十衆入圓通山。十五日提唱荆叢毒蘂。未幾。翁還倦講。命師而分座。叢規森嚴。一衆不睡。日加精進。斯冬。南宗和尚頻首座來謀來茲冬制請師於洛西等持院。師蹴然曰。匪是良策。翁而今衰老。豈不思反哺之孝。頻首座云。師嘗侍翁。孝誼最高。詎不識之哉。却後緒餘委

止住。適値佛涅槃諱之次。江都道俗欲仲落慶盛事兼請翁法演。翁甚勞倦。命師而代。師乃評唱碧巖錄。合衆五十餘員。布毛爲副貳。方演（後號大堤）爲典座。月休爲知客。東鑑西刹耆宿及諸侯麾下英士日來集會。就中森河兵部卿。（收儀爲僧稱善應居士祿食三萬石餘）大關信濃守（凡食三萬石）高橋氏（名安右衞門）啓絡衞僧。其餘信男信女同來立下風。六月翁應長壽（江府龜井士）請。疲勞日增。師見之不可棄置。依河島重藏相音。河島本江府人。相音得名。陪講二日後。語師云。我今相翁之音聲。五內大衰。惟須從所欲。勿少孤負。然而至戊子歲。命幾乎危。師其圖之。師於是豫識戊子順世。自是從翁諸請。冬還龍澤。請翁結制。

明和四年丁亥

師四十七歲

斯菴舊無難入寂之地。正受薙髮之場也。然吾翁爲孫居之。豈非兒孫大幸哉。滅後廣增伽藍交飾金銀。苟無其人則爲虛設矣。諸子其圖之。諸子聞師言。各發至道改造之志。玄惟元啓爲首。法壽院泰菴補之。時翁復急發書云。心機時乏。病難日加。乞速假我以尺寸之地。則多生大幸也。師修答書曰。屬日。至道經營漸成。翁乞扛駕。云云。翁視之大喜。直催東行。衆等遮之。翁怒之不止。師聞之。發書解衆惑。一衆猶轟立轟音悟作逆也而不解。十一月十八日至道新方丈成。

明和三年丙戌

師四十六歲

在于至道菴。待翁來臨。孟正下旬。龍澤使來報翁來也。師憑岩波氏而息翁駕。次過東北寺。二月十一日入至道菴。翁視改造結構大悅。安然

近。先往瞻之。依之遂翁還松蔭。師獨留不安。復歷五六日追歸。師一日
恍焉坐。天告云。翁命當止四五六。事如意則可以五六。不然則止四耳。
師愕然告衆。衆以爲語顚依之。觸忤間多矣。惜哉翁以四終。六月翁疾
良已。師告諸子曰。師疾我能識之。須和言慰意則必可起矣。諸子云。疾
何假言治。師曰。未識方便。夫老大精弱氣急。應之以逆則憒瀒壞肺肝。
恰如培疾。還以所欲慰之則心身自安。當終天年。諸子不敢。師一日謂
翁曰。貴恙如何。惟時溽暑。且龍澤納凉。復江都道俗望翁日久。翁其乘
白露候。稅駕於大都。安寢食。如之何。翁狄然起喜云。我意久雖懷之。老
無所爲。師曰。翁只安心。必養病爲要。我能計之。翁合掌曰。汝勿忘此言。
師輙往江都。謀之諸子。欲改造至道舊趾。諸子曰。此菴甞患葺理。更加
增之則爲遺復殃也。師曰。理當然。而我有一言。背與不肯一任諸子。夫

衣。執內外事。翁勞講。命師分座。說示大應國師塔銘。加之今疏十八章。一衆識國師最勤。各自進道。四月勸牧公轉位於華園。改號遂翁元盧師以偈贐曰。靈樹二十年首座。黃梅七百衆盧能。傳衣事畢就封職。且喜松蔭留慧燈。且笑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我又何言耶。便還龍澤。時聞提化下有邪黨者。驚動會裏。欲敎師資有郄。師聞之曰。相罵許儞接觜相唾許儞洒水。趙州佛法屬我手。阿呵呵可消一笑耳。

明和二年乙酉

師四十五歲

春三月。師赴于江府。靈源遂翁追逢大磯驛。三人同經鎌倉入萬年山。

四月。師講臨濟錄。時松蔭專使至云。翁疾重。各可趨。師以爲翁疾果治。雖然鬧而慢則不敬也。乃謂遂翁曰。我甞侍翁有年于茲矣。公樞衣最

幢高擧願王城。

甲申改元明和

師四十四歲

闡提翁歲滿八十。會裏齊祝壽。師呈賀偈曰。久能爾分建穗明。蓬萊眞氣產英靈。鵠林別有神仙訣。自笑人呼八千齡。師嘗在日州時。古月和尚曰。有世于大成經。大扶吾道。汝等有餘力。則宜學矣。云云。師自是心慕之。而後復聞黑瀧潮音禀長野氏之傳。謀于世流通是經。而不遂厥志。彌望尙焉。然而辨道爲急。不敢遑他岐。方今接心(甲州)白翁詳其傳。以爲時緣正到。乃與雲之葦津俱就白翁。受三部神傳。稽其所繼傳。實長野采女七世孫也。未幾白翁亦化。師大失力。復欲見依田君(伊織)既而卒。爾後保重所傳。焰焰有衝天氣。二月翁開大應錄會。衆七百餘。師爲侍

其餘有二錄中之補闕一。則一一寫得備二來春講一也。八月二十七日。感レ夢作レ偈。癸未仲秋二十七。早寅夢立二法筵前一。有レ翁恭諸低頭問。白隱老尊恐無レ年。關東誰別善知識。壯歲普爲二上福田一。卒答玉洲諸宿在。傍僧指レ我作二其先一。入レ堂恭見開山像一。佛頂和顏德相全。意念宗猷衰替句。聖運不レ開化何遍。卑情雖レ劣懷レ之久。靈鑑若レ通示レ瑞去。時不眞呼二侍者一曰。恭調二淨膳一饗二斯賢一。覺來駿與深淨宅。依レ舊日輪耀二曉天一。彼此同參心似レ鐵。萬鈞獨屬一糸禪。又十一月感レ夢作レ偈曰。癸未仲冬丁巳曉。夢遊二古寺一遭二雨晴一。紅霓一道發二庭面一。綠霧千祥驚二客情一。乍見緇倫如二梵社一。頻聽奇韻呼二我名一。下レ階鄭重相咨問。盡レ禮慇懃告分明。天帝勅レ師要レ救レ世。人民失レ福恐レ沈レ坑。深悲思レ彼願加レ力。本志在レ茲況受レ令。脇際神箕探レ物證。脚邊雲興拂レ衣行。辨財大黑約二宗契一。多聞圓通護二法盟一。莫レ謂覺來皆幻夢。妙

誹謗。方今可ㇾ爲二松蔭之嗣一者。但牧公一人而已。設外有二密謀隱計千態萬狀一。我亦何係ㇾ之。共宜ㇾ勸ㇾ翁ㇾ於ㇾ是同門諸老會裏英衲齊勉ㇾ翁。遂領ㇾ之。以二牧公一而爲二後嗣一。三月。復登二巨鰲山一。是因ㇾ有二來春請二翁于大應錄會一也。歸路投二宿於由井龍雲一。師謂ㇾ主曰。我昔乙亥比。禀二翁命一使二駿府一。阻ㇾ水投二宿於此一。主應禪竟夜話二及大應之事一。應禪云。日本太祖有二圓通大應國師一。卽有二大應錄一。人皆不ㇾ識。而今如下闡二提翁一。實間出之才也。校ㇾ事定ㇾ實。提二唱是錄一。弘二蒙于世一。則法門之大幸也。我乃齎二其書及大燈錄一。還呈ㇾ翁。翁大喜。來ㇾ茲春間講二是錄一者。偏因二應禪之勸一也。我今再登ㇾ此者。夫應禪好ㇾ古之子也。必思ㇾ有二其抄册子上記一先賢遺漏小聞之奇事上。乞主許三我涉二獵應禪之遺書一。主云。我以二世事一不ㇾ詳二古書一。師其悉ㇾ之。師便入ㇾ室。蒐二集書册一。一夜與二印侍者一共交互摩研。乃搜二索關山國師別傳淸規十八哲等一。

此時師制佛祖心印戒正圖。刊行分參學精麤。依之闡提化下大進請益。

寶曆十三年癸未

師四十三歲

孟正四日。出圓通山侍翁疾于松蔭。未度旬日。疾漸愈。同十一日。還龍澤。路至石田。忽覺胸膈稍動。乃投宿於三島榊原家。竟夜惱亂。氣息將絕。旋及黎明。而小覺愈。師思。謂是知前來龍澤艱險。至道護措。松蔭嗣論。翕然集一微軀爲癥結者也。然而養之。寛志則氣衰病壯。同將培樹。但以忘而爲主身。三日後起還龍澤。二月登亘鰲山。論松蔭嗣承。師謂曰。設雖嗣子已定。事迹不明。則勿敢出吹噓。若否則爲後毀損。便還松蔭。而與議。師曰。老漢衰邁。只以爲有阿附者。堪嗣不惟疏法。復招人天

孟正湛藏司（久侍闡提翁左右）來謁。白師言。翁先在江府時。書自像幷贊辭附湛云。我老矣。補松蔭後事。老漢所命。固辭則却負孝誼。請師成褫焉。師曰。汝設非汚名之器。亦豈我成之。湛云。翁既發書告妙樂。答辭分明。如何所斷。師曰。汝無道德文字。若以孝事盡生從承。則我或可成。記焉。汝勵文進道省行植德。無此四美。恐爲一場笑具而已。於是湛承命逡巡。同二十一日。丁駿之大龍本尊開扉。寺主全志請師開法施門七日。四月徂松蔭。修佛誕生忌。至道鑑司道義乞翁退。翁任師。閏四月十五日。入至道菴。特饗八人主職邑長。並使順達濟翁（武田要介）等爲相伴。（饗主職邑長。是蓋至道菴屬町舍而未能爲寺。故阿附也）時計邑長榎本氏。令師行法施。便設說法床拈弄大慧書。檀越法壽院（遠州橫須賀侯之嬖妾也）順達白無等爲外護。啓帑鬮財。菴中初禁衆人。漸及饗主職。事事無礙也。蓋夫出世亦不可有無加世間情。

偏知是漸翁師之澤者耶。其日來就勞者。皆各持糧不苟費寺產。二月至三月。地基粗成。九月三日。請翁行開山始祖義。翁便入寺上堂。師出衆禮拜曰。鷲子給孤開苑叢。兒孫任力立禪宮。我師當代釋迦佛。願震法雷驚衆蒙。翁乃把拂。提唱雪峯塔銘。合衆一百餘。各以偈申賀。凡設會二十日。講了。翁留彌日。翁一日涉園嘆云。於戲好。東嶺成之。固哉地基。美哉山林。歎稱無涯。乃援筆書云。老僧百年後。可埋全身於此山。云云。雖有此書。論議紛紛。依之滅後火浴分塔二處也。龍澤新基百事多難。師只任忍力。日擎鉢於閭里。屢採薪於山澗。無日而寧宇。

寶曆十二年壬午

仙洞宮卽位

師四十二歲

師便坐斷圓通峰頂唱偈曰。箱嶺關西富嶽東。中開龍澤一禪叢。諸方若不登門客。錯作圓通小梵宮。喝一喝曰。別別。屋後澗流奏古曲。山頭雲興戰群童。直繙臨濟錄。衆一百餘。道俗爲群。二輪齊轉。可謂龍澤興基秋。計龍澤易地事。神山氏化資。大場氏調官。箱根執役勸瑞法印與大場氏下山入寺而定境量。同廿八日。師應澤田大中請講演心經。闡提翁淹留支院。日陪講筵。

寶曆十一年辛巳

師四十一歲

孟正。龍澤易地成。同十日。師登箱山申謝。山主金剛王院賜印書。同十八日。師自拈钁頭。推地三下。開基賽神。自是村民如子來。拽石撥土。未幾遐邇一體相集者。蠢蠢然不知其幾千萬人。駿豆合然。殆乎迨甲相。

作憂慮。先令道義行。須春來還。云云。

寶曆十年庚辰

師四十歲

孟正。闡提翁使居士淨三託書再徵師。便與淨三取路勢陽。過白子龍源。演法累日。四月覲翁于松蔭。先書中虛誇龍澤勝境。然而龍澤舊濕卑地。翁見師。語話不快。師思是愧龍澤境乎。方今言反。則必傷翁心矣。須就翁慰。乃曰。龍澤佳地附我之全之。翁大悅云。非汝詎克之。其勉旃。師便入龍澤。同十八日。謀講筵儀。師先呈書於翁曰。住不住信之因緣。且須全此制云云。翁乃贈法衣一肩。以陳隨喜意。時信之業海駿之單傳周威等十人結伴成會。古同（住無量嗣法快龍）爲副寺。鑑內外。檀越神山父子德倉村長定翁（山田）寂叟（吉川）是覺（鈴木）箱根宦領河合大場等賑濟一會。

盛囊。坐則安机。二月望日依廣瀨等請。講虛堂頌古。半而應黑田劍光請。畢講。秋欲預營關山國師四百年報恩齋會。材侍者先登華園。議之諸老。然而法山中古以降固禁於支院張講筵等之場。乃到龍安。千萬慰諭。竊借養花而引師。但約與五六雲衲要供養辦道。鎖門疏裏面。師便把臨濟錄開示激諭。遐邇聞之。趨風者殆乎二百餘衆。山中耆宿亦浸浸潤漸。外險內寬。檀度繼氏頗給道糧。復五嶽列刹疊踵陪席。日饗賢聖者七百餘員也。香積無敢闕乏。普同供養者。惟國師遺烈。而師補之也。始自小制終至廣潤者。獨材侍者能之。冬十月。於洛東紫雲山下。講川老金剛經。吉田家文臣小谷靑齋日陪筵。翁此時在江都。得至道菴舊跡而歸松蔭。急以書徵師。其狀云。老僧今也不慮獲祖翁入寂之菴。師尊剃度之地。疾來鑑院。護法勿令斷絕云云。師修答辭曰。委任莫

者共入守臘。廣瀨等謀請師於瑞鷗張講筵。此冬。翁得龍澤地。望師之歸裝。

寶暦九年己卯

師三十九歲

元旦於瑞鷗道場上堂曰。瑞龍峰畔鳳山下。中有眞殊和泥瓦。爲毋時人辨得伊。又備春色定聲價。時材侍者出云。雨降地上溼。師祝曰。千門祝聖躬。萬國仰皇化。云云。師嘗欲禮日峰之塔。與瑞鷗堂頭共登青龍山。投宿於支院鷗溪。歸路經乾山城見一傍家。古紙堆中有書少林野衲者。親執囑之。果知是東陽之手澤。原夫東陽正脈七傳至愚堂無難。密受付正受。受傳翁。展轉至予。今得斯手澤者。固其有故哉。卽出費買之。價僅三十五錢。是王家以爲古紙故也。乃奉承歸。師自是秘重。行則

來窺二師室一。先謂二尼利芳一云。汝自退令二師居一レ之。且致レ債乎。且拔レ本乎。尼云。自領出去。僧無語。又一日來。恭侍者在二下肩一。竪二起脊梁一咬二定牙關一。巍巍儼壁。其僧復無レ置。便知師之臨レ衆。嚴重而不レ可レ當。逡巡出去。遂不レ得二其志一。

寶曆八年戊寅

師三十八歲

春在二京師一。翁應二濃之瑠璃光請一。講二碧巖錄一。翁乃以レ書召レ師。師承レ命來謝レ罪。時翁七十四。講演生レ勞。頗懶二陞座一。乃令二師三日分座一。談二任松希談一。一衆始請レ談二任松怪事一。因以二國字一草解名二任松希談一。後往往傳寫今存也　復講二唯識三十頌一。辯瀉二建瓶水一。舌吐二珊瑚色一。一衆改レ觀。師復從二翁之諸請一。歸路到二遠之地藏一。翁令二師登二秋葉場一。師自レ是取レ別。還再赴二濃陽一。笠松官吏廣瀨氏掃二別墅一待レ師。乃與二宗材侍

寫和歌一首曰。身於捨而名亦比奈山爾見之者乎何世乃中能浮島之原。尼涕泣頂受。自是晨昏讀誦。無自疲厭。師信而去。繼赴京師。維明引居最集女崇音寺。復桂洲和尚化堺縣指吸賮師于道糧。一時湯徂之木崎溫泉。維明託書行。歸路北出丹後。過五荷村景德院。訪靈源。源時未旺化。鵬兄（後號臥雲）佐之。見師之來儀。大悅曰。昨夜夢天人來降。是師之來儀乎茲。靈源化緣未稔。鵬等患之久也。請師且留佐贊焉。不翅鵬等雀賀。將人天大幸也。復與隣刹諸老共勉。師不得已評滹沱要語。且慇薦靈源之韜光。道俗聞之。駢集日倍。苟預會渥沐德化。於是乎。後望靈源剏楚漸赴化下。先轉住全性。後標準天龍僧堂者。一因師之佐贊耶。景德會畢。詣御嶽山。登丹波天寧。禮愚中塔。還京師繼氏。九月復徂崇音。自牧養道。冬徙岡崎東籬軒。（尼利芳自退令師居焉）龜恭侍之。一日有僧

若不應則變當爲水風井。是君子象。濟世經國最爲苦中苦。不如捨此取彼。師聞之曰。謂君子有終身患。我何憚濟世勞。豈於世之樂樂苦苦徒。隆公云。是至論也。師乃不隨翁命。

寶曆七年丁丑

師三十七歲

春。翁以書召師云。我老矣。要嗣。速來議焉云云。師思謂既有此論。今還召予。宜有遠慮。乃一夜据繩牀。思惟達旦不若逃去。於是遺報虛言。我甞祈冥護於遠之大登山。今春弗登則違冥約矣。翁其莫待我。我去矣。云孟正十六與超侍者具裝。遙指上國。路到江尻驛。訪惠昌尼。且告曰。我今逃去。歸杖難期。自愛無失道念。乃出平昔所持普現行願讚與尼曰。此是諸佛本願。無一不具此願而有得成佛者。今授汝。汝能奉行。復

來滯貨。天待汝與之者乎。大原道至汝與。後與瑞泉支院輝東菴。則實可謂協翁識矣。

寶曆六年丙子

師三十六歲

春在無量日。與二三學者分衛之外。屹然不交他事。或赴檀越齋。懇求法語。則輕輕然只加些些箴語耳。夏間翁欲令師遷松蔭。師聞曰。我嘗約受業亮山言。不董和尚席。翻嗣鵠林者。爲重法也。法惟重矣。是故被人處分。不敢作活計。祗到處一把茅菴不勞他助力。然今擬附松蔭。大違素志。且先有三約。何其言妄耶。然而蓮光淸梵屢來讓。師曰。設孤負翁。招鑊湯爐炭苦報。誓不順。諸師來諭。諸師無措。冬復來勸。師理盡言究。無可意伸。乃憑雲之隆公筮。先得雷澤卦。師若應翁命。則上順下順。

人知二一齒未レ登二四十一。必損二陰隲一。三恐同火兄弟以レ我謂二張誇一。翁云。理當レ然。只且慰二老情一。吾命垂二懸車一。一觀二汝榮班一。何喜之加。師聞二此言一不レ能レ答。稽顙而退。七月。得二淸見吹嘘一。徑登二華園一。八月四日。分座於微笑塔下。號云二東嶺一。同十七日登二淸水寺一。禮二大士一次。取二路藪下一。於二星貨舖一得二大原和尙贈二雪齋一二偈上。云。慚愧老來戀戀加。三冬卜レ睃坐二烟霞一。氷肌玉骨任二君見一。二八芳容瓶裏花。又。常愛主人仁和情。靑苔覆レ迹見相驚。千竿修竹藏レ春否。中有二黃鸝百喜聲一。句中自孕二子孫得一レ人。且淸見吹嘘狀云。寶珠護國禪師孫卽知レ爲二大原下遠孫一云云。又後己卯養花結制不レ期而成。可レ謂彼此共合レ符。九月。逢二護國禪師之遠諱一。歸直登二松陰一見レ翁。翁喜云。慈也歸矣。慈也歸矣。待レ汝久也。乃爲二侍者一。扶二床間一點レ香。但伸二祝辭一。師謝レ恩而已。復出二二偈一。曰。昨花洛逍遙際得レ之。乞鑑二眞贋一。翁一見云。三百年

師三十四歲

春二月。聞提翁應二駿州(手越)高林請一。師從レ之。會中修二大應國師四百五十年遠忌一。師代レ翁拈香。師一日。在二無量一夜坐惚然。鬼神滿レ山。其中當レ爲レ將者進一。師前云。和尙尋常誦二施食呪一。幽冥得レ益。幾乎多也。然而惟惜。供養不レ密。汲水多レ觸。是故鬼神敢不レ能レ受レ之。冀其淸潔耳。和尙大悲宜レ揀二擇焉。言訖低頭。漣洏涙下。師擧レ首以レ目矚レ之。忽然散失。自レ是如法持二立大施餓鬼式一。槪略本二幻住老人軌式一。

寶曆五年乙亥

師三十五歲

春二月。聞提翁應二津驛龍津請一。講二維摩經一。師從レ之鑑二內外一。五月。翁勉二師于華園登班之義一。師揶揄曰。此有二三事不レ可レ順レ命者一。謂。一無量貧用所二

寶曆三年癸酉

師三十三歲

春二月。翁拜無量舍利。尋受甲府能成請。師從之。翁但令師如股肱。暫時不離。然而復面折之不敢覆藏。或會師之不在。則只對他道。吾慈侍者參得禪。保護律。如龍興雲。似虎靠山。汝等愼哉。翁素嗜烟管。見師之入來。急排斥之。師但以孝順心。故敢不生厭情。纔侍坐。便執烟管盛莨若度與翁。翁怡怡接得。翁此時專唱五家宗趣。特令學者參詳。師亦旦夕咨扣。究五家要路。會畢師獨還無量。專募鳴鐘佛事。有一老人。聞鳴鐘善因。與二三同志合力鳩貲。未幾。價金略備。遂命鑄冶摸出洪鐘。具無量法器。乃請翁銘辭。翁復命師作之。

寶曆四年甲戌

議。猶豫至此。乃令輝窓諭師。師曰。我素爲法出家。豈學純紅弊。雖然。惟命從之。無量之艱險。面可知焉。便令輝窓還。一夜思惟達旦。先以三件約翁曰。雖稟無量之囑而嗣法。決不轉住松蔭。是一。無量成敗不容他議。是二。我甞志遊方。時後生晩輩以當守居。是三也。翁請聽之。翁大喜。乃出大覺禪師自宋持來祖像而附師云。我久也祕之。今授汝以爲表證。師敬奉承。乃入無量。無量原無檀資。佳侶久斷。頗爲野狐窟宅。頽廢不可言。師只打住破院。晝入里乞食。夜單丁兀坐。偶有二三雲衲來補。乃共戮力日不辭土木之勞。遷寺於村後。堂宇漸成。粗爲開法地。山號神護。寺名雲門無量。請翁祝開祖義。四衆呼萬歲。冬。京師繼氏聞無量落慶。嚴飾七重舍利塔。贈置無量。師此時在京師。奉承而歸。又玉林主盟發起洪鐘佛事。

師三十一歲

春赴京師。晦迹東山。時聞提翁稟少林寶福之請。歸路復應華園養源請。講碧巖錄。師徂侍之。復從還駿陽。冬。翁應大乘請。評碧巖遺唱。師侍左右。翁一日竊召師云。夫法如登山。隨登而隨高。惟能以無退住爲要。我自甞入正受室。寐寤不安。今冬六十七。殆乎如遊雲門林中。汝等其愼哉。師聞之深徹心肝。玆歲依翁命撰七個條章。實叢林規摸。學者索篇也。

寶曆二年壬申

師三十二歲

春在柳澤大龍。（駿州）布毛執役。翁時欲以無量（在駿州劉村）舊趾附師連隸籍於華園。是蓋以春間純紅二子反翁轉爲他補嗣。故翁亦恐師之同此

衲附圓慈首座蒲右。此印記甞擢龍澤祝融。一炬燎却了也。今姑玆記焉。

寛延三年庚午

師三十歲

春在江都伯樂町三河屋扁室。但試日用工夫。東愚惠梁寂而楚芳等侍之。村林氏並圓山無文兩居士奉給道根。尤要參禪。其他緇流素視師之操履。而來請益。師臨衆頗苛。不敢許參扣。秋呈書雲南隆公。兼激同火兄弟。其文意穎甚。最諷規時弊。又詠道歌二十一首以示淸信士女。師無定居。在江都忽在洛京。居止不久執。或三旬或五旬。輕輕然恰如樹下居。

辛未改元寶曆

九月聞父疾重命在旦夕。師在高隱菴但祈神明佛陀冥護耳。十月二日父終焉。師便還鄉。居喪一七。復赴駿陽。臘月二十二日。翁召師於室中。出法衣囑云。是衣老僧住院以來五評碧巖錄。數講諸經論。受用三十年茲矣。今之付汝。汝努力扶起已墜眞風。勿敎兒孫斷絕。師頂受曰。此衣重無倫。何止數千鈞。佛祖難難句。聚歸我一身。咦。臨濟喚火。運菴斥衣。今到我這裏。是何臭肉爛衫。大似瑪瑙盤上洒糞泥。只爲荷老和尙徹骨之恩。坐斷天下人之舌頭。還有知音底麼。拈起曰。看看臘月盡。萬木悉含春。同二十五日。翁命師披袈裟。擎淨水來入室献之。翁兩手受之。卽付印記云。圓慈首座。潛參密究。超越流輩。辛錬苦修。不顧軀身。久而徹見正受老人平生受用。可謂勤矣。是故我正法眼藏幷兩三件口訣全授與了也。誓扶起已墜眞風。永相續焉。千萬惟禱。沙羅樹下老

著論。復自述曰宗門無盡燈論。蓋以一燈分百千燈燈燈無盡之義也。僅歷三旬成。爾後恬然坐臥任命數而已。漸經半歲疾亦日除。自知命未殫。乃顧我述此論。以爲病不起也。方今存命。則活人現在。何須死葛藤。將屬烟火。于時翁親以書召。師乃促裝參覲。室中語話次。言及此論。翁曰。爲誦之。師遂對翁讀一返。翁乃歎云。此論也。實爲後昆之依止。胡爲其舍諸哉。師曰。但信翁之證劄耳。翁時敎人讀之。冬十二月。復赴京師居高隱菴。

寛延二年己巳

師二十九歲

孟正。三尾和尚(江州三尾山)齋諸刹疏。來扣高隱菴。勸大德補席。師輒傚莊子說惠子之意。僅以數百字屈耆宿勸疏。其文鋒峭峻。殆不可抗。竟歇。

報。死歸二泉下一幾般煩。昔年被二業風吹著一錯作二愚堂五世孫一亮山見二此偈一便知嗣法在二駿陽一而無二自意二付法一然而徒門者宿患三補處闕二人一屢來勉一師。五月爲二亡母一修二忌齋一且講二潙山警策一以薦二冥福一又令下布毛禮二信陽正受菴端祖之塔一尋謁中駿陽上秋師疾漸重。師思謂。嘗從二延享初一韜二迹於洛東一以至。日夜苦修。恰如下刑戮人屈二指俟中日。大弄二明珠一刹那不レ放。或得或失。正念難二相續一悲恐砭レ胸。一時投二入洒落田地一子細看來。而未レ徹二頭於一是切レ齒握レ拳。一氣相進。凍日寒夜。渙汗溼レ衣。其間幾乎有二八九度省處一末後一日再徹二見師翁平生受用一阿呵呵。從前錯作二得死工夫一好和二白雲與二三十棒一今夫顧レ之。用心過レ度。五內齊疲。致レ感二此沈痾一一治一發殆今逮二三年一國手其奈之何。雖二一旦疾愈一恐不レ待二三五年間一須レ入二死地一然則匪二惟從前苦辛爲一一朝閑岐一恐未レ果二自利利他愫一乃例二肇法師臨レ刑

候。母但以目眴之。依依而臥耳。師既而知。斯疾不起。遂歇京師之行。但仰冥助。未幾復還京師。五月告訃。師卽容輙著鞋徑走。向棺前悲泣謂。我此假合身色。偏因悲母鞠養。諸聖亦所不遁也。弟（後度名布毛）儞就棺後。我就棺前。乃共舁之。向涅槃門。觀者無不流涙。居喪七七。復還京師。逃匿大佛北街。（此時度弟名布毛）秋九月遷居佛光寺東衢。時感黃癉。師以爲難治。於是晝夜坐一榻。以錬丹爲急務。三日後疾浸瘳。冬。世繼氏搆室於山堦。引師居焉。師乃號高隱菴。自牧養道外。恬然無緒餘。痼疾復發。

戊辰改元寬延

師二十八歲

春在高隱菴。作讃辭呈翁。又作一偈呈受業亮山曰。臨濟楊岐的的禪。大哉繼嗣有依根。秀巖曾負石門德。開聖却欺演祖恩。生在人間招苦

菴一。烟草屋金兵衛奉二供道糧一。門施二關鑰一。不レ出レ戶者一百餘日。復轉二居芳春菴一。（卽在二五切菴前一）守レ臘平居。只閱二李長者華嚴合論一。起止肅栗。往來窺二師之行事一而俯仰過。

延享四年丁卯

桃園帝卽位

師二十七歲

春二月復遷二芳春菴門傍小廬一。四月聞二母疾甚重一。以謂。夫父性嚴烈。操二其下一急如レ東二溼薪一。定知悲母柔弱無レ所レ親豫。嗚呼生レ我父母也。育レ我父母也。昊天罔レ極。何以報二其洪恩一。乃以二衣資一欲下迎二京師一盡中孝養上。先議二繼氏一。繼氏漣然流レ淚云。出離沙門能懷二斯孝養一。戒經云。一切女人是我母也。師之母孝。實我母也。宜三迎レ京而偕奉二孝誼一。師忻然輙還レ鄕。就二于病床一問

實會下載淸風。後復半百而徹見鵠林平生受用。

延享三年丙寅

師二十六歲

孟春馳書呈翁于客冬所見。翁一見云。果也徹也。卽忻然以一偈答云。
錦江藻裏錦鱗子。撥轉龍門嘗萬危。佛海毒波任君弄。不施涓滴是眞
施。三月復遷高臺寺前衢。寓晦淸齋。一時感癆病。鬱鬱朦朦。視日則以
手而覆之。遇風則身毛自栗。日增勞倦。身體瘦削。偶過壬生新德寺。時
當曬書。典籍數百羅列床頭。師任手援出。標目宗門正燈錄。乃東陽所
撰。單撮南嶽以下正燈正法遞代諸訛之品評。師大喜。始知天下有此
書。遂請寺主天岩持而還。坐起懷之。爲照心友。一時忽然投入無孔笛
曲調。且高臺寺前舊娼衢而鑼醬音喧。師但以逆境試焉。秋復徙五劫

獨歸レ鄕。悲母患レ風苦ニ病床一。佛法從來無ニ壞爛一。不レ如侍レ藥醫ニ心痒一。

延享二年乙丑

師二十五歲

春侍ニ母疾一。晝役ニ湯藥一。兼祈ニ諸佛冥護一。夜消ニ八炷縷香一。專修ニ禪定一。母疾依然無レ驗。三月復還ニ駿陽一。秋七月。復欲下細ニ約山中一試中定力上。然而今思深隱不レ出。則難レ期ニ衰老父母一。蔓延則顧輪不レ輾。行藏度ニ岐途一。猶豫之間。忽憶先歸レ鄕省ニ覲父母一。尋ニ謀京師繼氏一（名ニ地觀居士一）乃起裝歸レ鄕。慰ニ問父母一。徑過ニ繼氏家一。且告曰。我今欲下向ニ信甲之間一遁匿上。故來伸ニ離情一。繼氏云。師之天禀何能堪ニ深山嵐氣一。或其市隱養道。則予等奉ニ供養一也。師其圖レ之。師便從ニ繼氏言一。十月遷ニ方廣寺前棟梁町筆籠（號ニ大和屋一）扁室一。刻苦一百五十日。不レ剃不レ浴。閉レ門節レ食。半百後。忽然擊ニ碎一顆明珠一了也。露粿粿赤洒洒。

句前勘破。句後勘破。某代州答曰。婆道驀直去。又問州曰。恁麽臺山破子被和尙勘破。翁急問云。儞向何處與婆子相見。師纔擬議。翁便捩轉面目。勵聲云。不是不是。次日入室。翁見師來。急展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師於語下下一轉語。翁大賞之。師乃曰。先問婆子燒菴話。大蹉過婆子妙手處。且如婆子恁麽道。不妨驚落此僧心魂。疑殺天下人。某代菴主有一轉語。搊往女子道。我受婆子供養二十年。聲未絕。翁震威一喝。其聲徹髓。胸痛累日。身心恍惚恰如在雲中。自謂。我悟得分明。因甚如是。定知雖有見性眼。禪定力未熟故也。於是誓欲究禪定。日往月來。依然不自在。冬十二月。還鄕覲母疾。進而候之。半心中風。居止不仁。果知是欲求急力難醫。寸陰可惜。迅復還駿陽參究。便白母。母拭淚云。我豈以愛滯汝。汝其行矣。師聞斯言。難敢辭。遂止行給湯藥。有偈曰。舍禪蹈雪

如見掌上。扢然舊舞貌又喜貌踊躍。直趨方丈白翁。曰。學人久欲閱藏。今日沒興一見見徹了也。翁云。善哉。汝於教得恁麼慶快。我亦嘗於法華得許多利益。古人道。如來禪易得。祖師禪難得。我道。祖師禪易得。如來禪難得。所以者何。如來禪。修持密故。斷悟後所障。師曰。恁麼如來禪略得其要。請師祖師禪。翁便云。如陳操尙書登樓話。汝作麼生會。師以實告。翁云。且叮嚀去。翁復云。代官人一句使尙書如何喜。師下語數度。皆不契旨。次日。入室下二轉語。翁起打師背二下云。汝道得始契吾意。吾住院三十年。方今徒衆一千指。如汝見地未嘗見一人。然而莫容易焉。向後當有自知。次日復入室。翁撈云。疎山壽塔因緣汝作麼生。師曰。要將毒手斷人命根。翁云。斷命根後端的如何。師曰。疎山與匠人共出一隻手。翁云。未徹在。師卽擧趙州婆子勘破話曰。某當時若在。向州道。

（菴號）會裏。一時及此事。正受問云。汝爲甚麼求法耶。云。我從小少恐地獄苦惱。是故出家。正受瞋眼喝云。此自領漢。恁麼行脚。堪作什麼用。云。恁麼如何用心。正受良久云。夫菩薩有四弘願。汝不何依行。我從是改志棹四弘慈舡。今思汝善稱正受意。讃嘆無極。乃辭還鄉服藥。一日謂說。我侍翁。設盡道源。或其早逝。則何益哉。不如倡一人俱參翁。先到長樂（江州肥田）諭堅公。公素頑固。嘗參大道婆禪。是故不肯翁。又有脫公者。（後住江州黑津大口）欲導之。而可先有方便。乃問脫公曰。公久參大道。未審。有會處麼也無。脫云。有。師曰。透過恁麼話。脫云。我在大道會裏。於丙丁童子來求火則。頗如桶底脫相似。師子細徵詰。果然墮則鑒院窩窟。師便咄曰。吾祖師門下非恁麼事。從地涌出品但憶念而已。忽然八千恒河沙諸佛菩薩衆。一時現前。徹見壽量品甚大久遠本有如來。當此時一代時教

偈。翁便寫德雲閑古錐頌與師。師頂戴受。三月下浣。極兄大病。師聞之旦夕侍湯藥。極兄性豪宕不羈。不顧身命。不節飮食。是故感此病。師孜孜給瞻病。四月。師亦患痢。翁聞之。數來慰問。其顧愛頗過人。痢漸愈。然師天資薄質闕養生。則所志亦自朽。以故暫欲還鄕究藥養。辭次。因請益菩薩行願。且語曰。我昔日責友問願。有三界出離六道輪廻之二。公以何爲旨耶。友云。我未會此事。明日亦來云。昨日問那箇事。我錯不答。聲未了我頻道。如那箇事不問。亦知公深淺今此一事佛祖骨目也。大雖有道德未達行願。則向果皆隨偏見。是故古人道。初發若僻萬行徒施也。友無語。卽今白翁。我八歲而隨父拜十王圖。便見地藏大士於地獄衆利濟無礙。而意生仰慕。念念抱度生願。是爲我初發心。未審。此心與佛祖有乖角耶。翁嗟嘆云。希哉。汝能具菩薩願。我昔在正受（信州飯山端祖）

具徑登鵠林謁闡提翁。翁一見云。果也來何遲哉。聞汝有日焉。師但恐懼欽愼。旋請慈誨。翁云。我從來放宕難爲人師。會裏賴有極上座者。殆具禪機。汝問彼爲琢磨友。師受命與極兄共參究。翁向撰息畊錄普說。徒衆請講之。然事故未訂。校讐未覈。故翁令純紅二子加考定。師一日過庫下。翁見召云。果也來助吾勞。師素聰敏臆傳燈諸錄。古人系譜品目語句隨言出之。翁嘆云。果也汝能之。乃省純紅二子一任師。於是師掃一室。藏中諸錄諸篇羅列左右。於中涉獵。僅經一七日稿成。以呈翁。翁大喜。備普說講。翁復從衆請講大慧武庫。師聽講。爲未曾有思。從前所得如螢火向日輪。果知祖師門下不可不如斯。件件暗如合符節。實思是我師也。自是晨昏受誨勵。師一日以偈呈所見曰。住第一機。無是無非。淸風颯颯。杲日輝輝。翁一見云。好箇住字。多少是病。師退復呈一

寛保二年壬戌

師二十二歲

春欲赴駿陽。還思。此行不容易。聞白隱機鋒。峭峻望崖退者頗多。若被他背後轉却。慚懼不少。於是再鞭死牛。但要靜閙共不放過。冬徂勢州龍源結冬制。乃誓謂。賴是遇俾辨道。大丈夫一百日間寸陰亦要不放過。朝辛暮苦。突出眼睛。咬定牙關。日增升進。忽把得自性如置掌上。歡喜滿懷。庶幾春來至駿陽快商略此事。

寛保三年癸亥

師二十三歲

春發龍源赴駿陽。二月十四日。路經駿府。竊思。夫今參謁善知識。宜具敬信。乃復追想往昔法涌常啼之至誠。就于草店買瓏纓一俗爲相見

五六歲。方今顧夫示諭教誡門門有些些差舛。當澆季世。眞理難揀擇。不如腐守林木。爲無師自悟外道。旣歸江國。就亮山求營遁居地。山乃謀法叔諦道。道亦愍師之厚志。於杉杣蓮華谷誅茅引師。其地也一牛鳴地。而人烟杳絕。師旦夕坐禪。間閱傳燈錄。爲照心友。夜誦法華。薦幽冥。其餘逈然坐究耳。一日勞倦全難保。自念曰。謂道高則魔盛也。今我是何障礙耶。我於此生誓不求道。言了放身倒臥。頭未到地間。豁然大悟。卽頌曰。法王身矣法王身。大地山河絕一塵。佛教祖禪元在我。頭頭無不少林春。師意。一切菩薩行處禪定智慧波羅蜜悉皆現前。無一缺少。但至差別妙處。殆不自在。忽憶。往日翠巖囑我云。今駿陽有白隱者。雖我未面。聞他爲人手段。幾有長處。東歸後可必參見。我慢幢未倒。旣至今日。好待來茲春暖。向白隱肚裏而一匝來。

將灰。時戒禪阿闍梨來訪。師以申事。阿闍梨卽以梵字書神咒於圓形與師云。汝以自曩謨至娑婆訶觀了而爲一返。凡誦經有三規式。金剛念蓮華念三摩地念也。三摩地念者。不口誦經。只以心觀也。蓮華念者。念聲不低不高也。金剛念者大聲而遠聞也。聲大遠聞。則聞者得益。故不低不高則存中道。高則損內腑。低則增睡眠。故口誦則生疲勞。心觀則三昧自現。故今授汝第三三摩地念。宜能護持。師大喜如教。修之三日後證悉地。所向圓形現前。心身淸潔。終滿一百洛叉了。誠知勇猛一機能全其終。

辛酉改元寬保

師二十一歲

春在五劫菴。一日定中思惟。我嘗見日州兩禪佛。曁參丹之大道。殆歷

正月。依大日十洲和尚受理趣分口訣。先加行一百誦受後一千修。二月登鯽立觀音閣修法華旋三昧。晝最持五字神呪。夜又行一千禮拜。頗得妙感。滿一七日。還歸法常。五月一夜向方丈前檐坐數刻。豁然省悟。作偈曰。白雲橫谷口。明月上山頭。得此無生忍。衲僧心事休。卽摸書團扇具左右。會中有極上座。見此偈云。非是平常作。如非古人卽翠巖古佛。一唱三嘆無極。七月一夜夢有一僧。出書示師。云。是關山國師偈也。覺後記初二句。忘後二句。便續曰。晚來不覺到斯幽。自在何曾得自由。觀破圓成峰頂月。山河大地好風流。八月依洛西大乘戒禪阿闍梨受求聞持規則。便於河東岡崎五劫菴與播之宗活共滿一百洛叉。中間受魔障者不少。先染痢起止殆及百度。然乘願不廢。七日而瘥。又罹舌瘡。不翅不能言。飲食亦不入口。皆澆灌取盡。師謂。是什麼魔事。深心

翁（始曰玄碩）之家。塞翁嘗以觀相聞。師謂翁曰。我近者覓遁居。人不敢肯。未審相中有不肯底麼。翁熟視云。雖年先後般若智長人。方今遁居。則堪作何用。宜向諸方參尋。師於是再發南詢志。遂謁丹之大道和尚。冬大道應濃之東光請。師亦隨之參詳不懈。一日有省。次翠巖示偈之韻。呈所見於大道曰。雲門胡餅不換眼睛。咬着甚麼空名亦名。道拶云。趙州無字汝作麼生會。師曰。卽今老和尚坐在蒲團上底端的也。道無語。師從是精錬日進。先是在京師日。圖達磨像常爲照心師。且有修禮文。其略云。末法無眞師。我不得祖師骨髓誓不休等之數語。夙夜像前長跪。課之不懈。

元文五年庚申

師二十歲

龍之倫公。（後號桂洲）倫公爲掃天龍支院高源門傍之破菴居焉。棟梁傾欹。牆壁頽落。故雨則室洒水。夜則仰見星。師思稟質薄弱不是佳養生居僅七日去矣。既又謂向鳩嶺間居。偶一夜夢。有客告云。師覔遁居地耶。師曰。諾。客云與麼者此去向浪華唐金屋助九郎之家去。必協師意。忽爾夢覺。師大驚大喜。直欲尋彼。然而未知所在。先徂浪華佇立路頭。殆如迷路人。往來見之。怪問云。擬向何處去。師曰。我欲問某甲家。未審路次。皆云。不識。末後問一人云。某甲家我舊知。且隨我來。師便隨行果到某家。師思若以容易發言。則必不肯。乃食言曰。我是奧州日之葉正等寺東圓也。一夜夢有客告云。汝欲覔遁居。當到公之家。故來相訪。公宜謀之。時助九郎嫡子太郎兵衛愕然云。先供養一二僧徒。今家貧無供養分。且愁一身亦多之時也。須向他方尋求。師無措。還上京。師過廓塞

元文四年己未

師十九歲

正月三日。大光依レ例。從二山主一至二徒衆奴僕曁城主從臣等一。拔二觀音圖籖一。

師得二第九番籖一云　意速無二船渡一。波深必誤レ身。切須レ回二舊路一。方可レ逸二災迍一。

師見大驚。直謁二翠巖一。涕淚悲泣曰。我先約以下若不レ透二得此事一誓不上レ出二大光之門一。今看二此籖一。意臨二岐路一。願和尚慈悲示二正路一。巖憐二師之厚心一。囑云。汝且只去。有二必所一レ得。我少時得二大悲籖一而證二此歡喜地一。愼勿二容易一。師於レ是促レ歸。未レ果之間。巖爲レ師頌二雲門胡餅話一云。雲門胡餅換二人眼睛一。一回咬著始知二空名一。師聞レ之。如レ飮二醍醐一。全身汗下。便放二無字一單參二胡餅話一。如二水中月一。撈摝幾時休。爲二是定力微一也。不レ如レ跧二遁岩谷一究二禪定際一。既而發二大光一赴二京師一。謁二天岩和尚一。（壬生新德開棒）告以二前意一。天岩乃知二師志非一レ常。謀二天

僧云此大般若理趣分也。夫此經也。靈威異他。精勤則得功。退墮則受罰。師意慕之。欲受指授。忽猛省曰。見性本志未遂。豈可駁他事。竟止。後於大日寺受之。夏中孜孜參究無字。每入室慙涙溢目。大光撫云。勿憂。汝若不徹。誰有得者。秋七月解夏後。與一僧共湯于豐後觀海寺。九月古月和尚應高松福聚請結冬制。師亦往掛錫。未幾古月因事還日州。師嘆曰。寧可無食而住。不可無法而住。便詐願知客曰。我姑參少林寒岩和尚來。聽之否。願爲聽之。師即日腰包還日州。復見古月。月見之嘉尚。師暮沓朝參。與衆不雜語笑。寢食欲廢。會裏先輩夜夜詣方丈習懺摩引節。古月首唱從一位如次至師。各上口。師反意漫聲而受。月再教之。師不敢隨之。月覗師之志專在道。笑云。果也一枚胡餅基胸那。參堂去。師大喜稽顙去。蓋師此時亦參胡餅則去乎

師十八歲

在志布志大慈寺止止菴中迎年。因國制四月四日分散。同友多到瓊浦。有倡師者。師問周首座。（後號拙堂）衲子以參禪辨道爲急務。何事遊山翫水。首座以爲如何。周云。若眞衲僧。何事遊山翫水。師曰。我意決也。遂歇瓊浦行。再還大光。春間復與徹（後號快岩）春（後住大阪江坂瑞泉）二上座共居寶積菴。互試工夫。又依古月和尚受菩薩戒。月令師寫虛堂錄考。師善疾書。三日度與古月和尚。月受之申謝。師但恨工夫未熟。見性無眼。徒費佛飯。乃詣大光文殊堂。至心頂禮曰。我若不得打成工夫。誓不執筆硯。我若見性無眼。誓不翫冊子。終以書卷筆硯投火中。有偈曰。投筆爐中心水淸。埋書火底性天晴。生涯從是得三昧。設失身命尙究明。夏安單持國寶殿。時有一僧。（濃之古朴）每出經卷敬崇之。師問曰。是什麼經。敬崇如此耶。

和甚難運步。師便執其包助勞。傍有一大膽戲羨之。師便合負笈而無少難色。師思雖是小善根。如水滴滿大器。豈可捨焉哉。步步返照顧心。旋到大光。直詣方丈參古月和尙。親受敎示。朝辛暮苦。行則直視叉手。坐則半眼結跏。見者致敬。聞者正襟。自有古尊宿風。古月老倦附法翠巖。掩關禁接。皆差參翠巖。師亦隨參。會裏依例年少役常住。老分安堂中。卯魯二位計師年少。欲排常住。師聞忿然直謁翠巖曰。此間佛法揀老少麼。巖云。我者裏無恁麼事。師曰。會裏諸位計我年少役常住。甚爲不安。巖慰云。我知汝志。且只隨去。待志布志歸杖安排堂中。是以冬制有志布志行也冬赴同州志布志大慈寺。藥山和尙講圓覺經。大光會裏差衆隨喜。師亦扛隨之。師之意但有古月翠巖兩禪師。

元文三年戊午

母因癡有愛。思之如亡者。母頻告亮山和尚。山遣使召師。師不得已復寺。山熟視師之志堅確不可屈。遂許行脚。且告師云。我今知汝志。此去縱令參尋明師。先須入月桂多福兩門識有宗門淸規。必勿慢怠焉。師聞之悲喜更交。山便裹古金一兩付師。師稽顙受之。母亦送行色到村口袖錢一緡來。掩涙呈師。師亦受之。且告曰。摘揚花摘揚花。不必懷我。我是脫塵割愛之徒也。若道學功滿。再來怡顏。言訖和白雲共去。又浪華有從弟坂本氏者。訪之淹留累日。三月三日便于商船渡豐後州。迢迢海程。經十一日著臼杵。船中但誦法華經耳。直登多福以請挂搭。諸位一見雖是乍入。知非庸流。籍臘踰下六級。行止肅肅。與衆共題詠不怠。然志有道。旦夕坐禪。人呼曰小道人。方經九旬。師以爲不違背本師之命。此去須赴日州。乃謙道等十七人結伴辭多福。半途謙上座違

就亮山求南詢。山不聽之。師竊謂。大丈夫隨他處分南詢東請。幾時有學禪成道日耶。必待三陽春暖而奔。憤志如蒸。然緘口不發。且發願立誓。自改名曰道果。蓋取佛道無上極果之義也。又著南方發足文。

元文二年丁巳

師十七歲

日往月來。三陽交泰。師思。時不可失。二月初六朝向本尊前恭奉發足文。至心燒香。大展三拜。門開八字。乃負複子。橫拈拄杖。牛行虎視而出。又十里外有姨母妙教者。晚至彼。妙教見之。驚問云。是什麼容貌欲向何處去來。師曰。我今日行脚時至也。先就亮山而求南詢。亦不聽。以故今朝遺書胸襟而走。此去欲見日州古月和尚。妙教云。與麼則歷兩三日浣垢衣補破衲可以去。師乃止。妙教竊馳使於出町。父聞不敢管之。

師十四歲

亮山和尙因事登華園。師嘗念。寫受業之眞懷行止。此時欲侍行儀。山

不敢許。乃詐曰。我欲上京師求九經。請今誘我。山復止之。師强而請。遂

聽隨之。先上京師倡山到畵師水谷愰南之宅。令愰南寫亮山之壽眞。

山旋言師于求九經。師曰。我已得師之眞。我事畢。山聞默然。惟師未及

志學。孝誼殆有老成之籌策。

享保二十年乙卯

師十五歲

櫻町帝即位改元元文

元文元年丙辰

師十六歲

胸襟何倚人。師天資聰敏。以孝事侍亮山和尚。山頑固有二三手度。亦

但以委事師。

享保十五年庚戌

師十歳

享保十六年辛亥

師十一歳

享保十七年壬子

師十二歳

享保十八年癸丑

師十三歳

享保十九年甲寅

享保十三年戊申

師八歲

此春。母與鄕黨信女倶巡拜西國大悲道場。比歸。師迎母於雒。望之數輩調節詠歌。聞之。淸朗殊勝傾信。母漸視師。欣欣然曰。子也迎我乎。經路險難。喫苦不可言也。進汝無些物。乃與錢一索而充歸惠。師受之包襲後貯南詢鞋資。

享保十四年己酉

師九歲

父母知師之出離之心不已。遂養外姓爲家繼。許師出家。十一月廿一日父携投于同州能登川大德寺亮山和尙薙髮。諱曰慧端。祖翁翠峰以偈祝云。蚤入空門避世塵。方袍圓頂氣鮮新。生涯須倣百花競。著彩

日州古月和尙往化次過父家。父慇懃鄭重以饗師。怡怡著袴擎盞以奉供給。師意念我出家事此老和尙。利濟父母乃至造業衆生。因白父母。父母云。汝是家嫡也。使汝出家。誰克我家耶。復倩人屈之。然亦師恒意不斷割愛之思。

享保十一年丙午

師六歲

享保十二年丁未

師七歲

父於其邑擇師而傚習書。嘗童侶髻中多生蟣。進退患之。或指甲殺之。或野途擲之。師見殺而諫。視擲而自拾畜首。其悲愛誠自非夙薫。童智何及焉。

昭然矣。復元祿比徙今之出町而創藥肆云。寺田氏未詳其系譜。世爲南都圓照寺宮之臣。父近藤左傳。居雒之烏巷。（烏丸通リ佛光寺下ル處）後徙浪華而爲宮吏。

享保七年壬寅

師二歲

享保八年癸卯

師三歲

享保九年甲辰

師四歲

享保十年乙巳

師五歲

龍澤創建東嶺慈老和尚年譜

侍者　某甲編輯

人皇一百五代中御門帝御宇享保六年辛丑

師斯歲四月十四日誕于江州小幡驛出町。父中村氏名善左衛門。其先佐々木氏一族也。奕世處民間。旁巧藥劑。資性嚴剛。對人不屈。母寺田氏。某甲女也。名露。常行佛事。以坤道事焉。

相傳。中村氏其先佐々木四郎高綱之三男也。父君沒落之後。散處伊場邑。後卜居於神崎郡中村。此時從牧園二人司履一人。略其邑稱鄉士。自是改中村氏。而今其邑稱中村氏者數種。圖。之小幡驛後特履方一町爲中村氏舊趾。而世納賦於師之家。則爲其氏之基本

式唯願一派後生家效此精修有得力願君得力非別事爲復
國師已墜風非扶起我憍慢幢當時蘇活此衰風寳鑑錄外更無
他謹白同好諸老宿印施此錄利後昆當國師百年遠辰正好
供養不過之

所恨破正法　有何所覓妨後昆　縱日打殺三五箇　將其有什麼罪
累　曰否彼非勤成障　不幸初受邪師敎　唯常求無念無心　不起
大疑不大悟　不顧文字無法財　果作昏愚死瞎奴　老來自稱善知
識　所說盡胸臆凡解　不知出人底祕訣　藝晴其身其儘佛　若其
終出人不得　正法如何傳末代　即是佛法斷滅相　作麼出人底祕
訣　若其得眞正衲子　無越向上玄關鎖　西天此土活祖師　爲得
人傳授正法　貽此萬重荊棘叢　無關叢林如死水　譬如群鷺聚田
疇　我者裏有新到曰　儞卻聞隻手聲麼　是又一枚鐵橛子　使伊
豎咬橫爛嚼　苦疲目死總不顧　伎盡詞窮理亦窮　鳳離金網鶴脫
籠　於此毫釐不相許　轉有萬重玄關鎖　如上棘林透過後　始敎
喩彼菩提心　常鞭四弘誓願輪　是非記予癡行實　此是當家參玄

眼藏　涅槃妙心眞實相　一大事義終透根　徹底盡今泯滅終　知成此災者誰　彼默照斷無邪黨　傷賊正法妨後昆　可憎可恨此等族　今稱如來兒孫者　共不戴天惡冤家　欲擯斥此等邪黨　縱王侯威不可及　又兵革力不可折　所悲吾性甚魯鈍　挫此等邪黨無力　願彼草稿以賜某　尋彼可畏後生家　同共憤起大誓心　喫盡千辛嘗萬苦　透過萬重鐵關鎖　拔卻千頃荊棘叢　爛嚼法窟毒爪牙　劈裂奪命惡神符　同共憤起大精神　回復已墜純眞風　昔武侯爲護巴蜀　欲其死時布八陣　豫讓爲報主君冤　呑炭獨自伏橋下　我輩爲報答佛恩　互勠志滴盡丹悃　碎斷無邪黨豈難　予曰如吾子寔佳　勇敢忠烈不常者　越草稿以附與彼　僧肅容作禮問曰　所謂邪黨胡爲者　佛於偏將有何咎　汝於佛將有何冤　有何

觀若人得成就　即是平等性智人　若住著平等寶處　恰似狐狸睡舊窠　又是棺中守屍鬼　貴臥龍不鑑死水　自是疑數段因緣　如最初正受授與　踈山壽塔牛窻檽　南泉遷化一株花　從頭一一透過後　始許得妙觀察智　於此轉激發精神　廣聚法財行法施　普利濟多少群生　修上求下化正因　可貴彼上求下化　涉塵點劫不倦怠　大機圓應妙無方　名之爲成所作智　歡喜四智漸具足　須期四智圓明時　終是得四德具足　此是圓頓菩薩行　又是國師舊家風　予綴此書數日間　有老僧時時來侍　摺墨進紙如常隨　草稿成欲淸書頃　或五行兮或十行　盡到記取或暗誦　予心竊且驚且怪　一日肅容作禮曰　書就願草稿賜某　恨我輩暗鈍昏愚　心常歡喜合掌謂　佛法旣今實盛大　何計今聞貽照說　豈謂吾正法

足蹈得得歸來演所見師一見不堪怡悅不覺把傍團扇子撫予背後不知數不久辭獨歸鄉國師自相送遙下山臨別把予手囑曰向後透關如子者勉勤接出一兩箇以報答佛祖深恩予亦則作禮辭去向後三四十年間爲法接四來不倦得力者向數十箇其中間彼如子者一兩箇知其誰哉山野三四十年前勸人參趙州無字中謂無字出人難參到死不得力多近勸令聞隻手聲到聞隻手有穿鑿印籠內有富士山煎茶甕裏東寺塔懷牛喫禾益馬脝家鵝卵裏推茶臼如上如見掌上時始許得大圓鏡光而敎一切音聲止鳥獸簫笛鐘鼓響或令遠浦歸帆止如上逐一透過後卻入彼寶鏡三昧或名諸法實相觀同五位偏正三昧全無能見無所見今時那邊總一般途中家舍無隔礙此

如日裏尋星斗　今一掃我扶桑國　唯有此正受一員　自恨未得附屬人　大法慧命如懸絲　儞輩勤粉骨碎身　挽回此已墜眞風　粉碎彼斷見魔黨　爲開國中興功臣　若折伏法滅魔黨　透過千仭荊棘叢　推倒向上玄關鎖　黄檗大師垂語曰　融大師橫說竪說　未知宗門向上關　若缺向上關棙子　爭摧伏法滅魔事　越竊取一則參究　如攀萬丈鐵版障　似擔重登羊額嶺　心意識情不全行　伎盡詞窮理亦窮　癡癡呆呆無所知　一日托鉢出街市　凝然立一家門首　狂者走來打予頭　擊破苧笠乍絕倒　推倒玉樓氷盤碎　魂飛魄散乍大死　大死一番氣息斷　行人圍立皆悲傷　少焉蘇息起來見　通身全體白汗流　從前多少惡因緣　透根徹底乍氷消　不覺拍手笑呵呵　二十年來未曾見　未曾聞底大歡喜　更不知手舞

亦然　眼瞎耳聾無レ所レ知　自覺如二同彼死人一　一夜忽然聞二鐘聲一　身
心脫落絕二纖塵一　始知大地無二寸土一　如下開二雲霧一見中曉日上　不レ覺高聲叫
喚曰　巖頭老人實好在　人皆驚走爲二顚狂一　從レ是慢幢如レ山聳　自
謂二三百年來　如レ予入得又復稀　見二一切人一如二雲煙一　逆境順境微
微笑　何幸應二佛祖加被一　不レ計謁二正受老人一　正受國師的的孫　可
レ貴眞正大宗匠　碎二予慢幢一如二累卵一　呵爲二見泥裏蚯蚓一　如レ陷二墜百尺
深坑一　歡喜卻成二萬斛愁一　含レ淚常如レ喪二考妣一　師一見乍婆心起　附二
一則惡毒因緣一　踈山壽塔牛窻櫺　南泉遷化一株花　乾峯三種雪
千山　犀牛扇子風柳絮　黃檗噇酒婆子燒　從頭徐徐擧揚曰　此
是宗門奪命符　西天此土列祖師　唯傳二此些子一到レ今　寶鑑國師行
脚後　此道今人棄如レ土　唯有二二乘小果族一　求二當家眞正種草一　宛

不レ恐二三塗苦患一　偏無智惡覺所レ致　寶鑑國師遷寂後　因二世無二眞正導師一　若人不二一回見性一　不レ可三妄成二宗師態一　大妨二他後昆悟門一　不レ覺害二法身慧命一　願爲二國師兒孫一人　招二回國師已墜風一　若人欲レ招二回眞風一　聞二正受親切說話一　正受國師三世孫　氣宇峭峻無二倫比一　尋常爲レ人垂語曰　汝等一回見性去　得レ小爲レ足是癡人　我祖大圓寶鑑老　握二奪命符一大利レ人　常接二衲子一力有レ餘　七賢女昔告二帝釋一　僻無二此物一爭利レ人　佛言諸大阿羅漢　皆盡不レ能レ解二此義一　唯有二我大菩薩衆一　必能了二知此大義一　大義言二何爲物一哉　卽是法窟毒爪牙　山野未レ滿二十歲一日　聞二地獄說一大恐怖　尋常含レ淚懊不レ樂　十三願レ母竊出家　誓尊二信觀世大士一　及敬二北野神一求レ救　後來二十四歲時　入二越英巖僧舍一修　疑二著自性一不二暫休一　精錬刻苦向二十死一　行不レ知レ行坐

其妹一 説二地獄苦一頻乞レ救 有レ人相怪問二靈鬼一 汝受二善知識燒香一 因レ何今有二此醜態一 曰其善知識可レ笑 彼常據レ説二斷滅空一 今爲二牛鬼引二火車一 我因二彼緣一墮二地獄一 縱稱二知識一卻無レ賴 若不二見性一無二法財一 必先説二斷無惡見一 或言不レ假二見性力一 入レ柳綠兮花是紅 要レ行行矣要レ坐坐 可レ貴自由自在身 此是天然古佛身 任レ緣自得莫二馳求一 求心止處體安然 此説大誑二惑世人一 此是解脱大深坑 無爲無事金鎖難 是善因卻招二惡果一 語了悲泣呼二相救一 聞人恐怖大失レ度 吾輩必共入二惡趣一 今修二何法一得二解脱一 破二正法一斷二佛種一者 盡是今時邪説人 天何不レ罪二此魔黨一 護法神祇何國在 傳聞法盛魔亦盛 今法衰魔獨盛何 寶鑑國師縱再世 不レ能二容易挫二魔黨一 唯願可畏後生家 勤勉互護二此法滅一 得力若未レ越二萬夫一 不レ能レ救二此澆末弊一 誰

我年來肌渴苦　髮立上走如羅刹　大師慇懃慰諭曰　否似汝子非
我子　雖彼能似他人子　縱攫裂食有何益　不如爲汝修冥福　袂
覆讃岐急走避　不覺落黑暗深坑　蘇息起來通身汗　逢人具說地
獄苦　聞人戰栗惶汗湧　相共皺眉竊議曰　我輩久受邪僧惑　彼
常堂堂惑亂曰　汝等莫恐地獄說　唯常無求無著去　願古廟裏香
爐去　無我無心是古佛　見性悟道亦何用　文字葛藤盡拋擲　古
則公案不足取　此是宗門向上說　與奴兒婢子禪異　地獄天堂總
是妄　不殺人兮不放火　有何罪亂墮地獄　若有相共往惡處　只
任其時緣莫疑　於此放心無所恐　飢飡渴飲任所欲　何計今聞讃
岐說　恐懼俄無身所置　恨偶受難受人身　再沈泥犂叫喚底　自
說自墮又誰恨　導人惡趣將何意　昔濱松邊有一女　死爲靈鬼託

歸路 大士笑率讚岐去 行入一處廣博野 臭煙四圍火雨飛 中有瘦黑如燼木 老幼尊卑盡群居 毘舍首陀旃陀羅 及婆羅門刹帝利 圓顱方袍族亦在 默照邪禪殊更多 咽如纖針腹太鼓 濕口無粒米滴水 皆盡悲泣號哭曰 悔在娑婆錯思議 死了燒了更何在 天堂地獄皆妄語 供佛齋僧何熱怪 放蕩磊苴無所恐 何計今罹此患難 悲泣叫喚魂驚飛 玆有躶形老婆鬼 全身瘦黑如燼木 張臂瞋目號呼曰 汝非我子讚岐坊 因汝斷無我亦墮 儞錯信惡知識說 認無念無心爲宗 執默照枯坐爲佛 求飽暖無事爲足 多妨他人善根心 卻墮無智黑暗坑 今此邪黨滿天下 將錯就錯誰得救 其罪高天蓋不得 故我先墮餓鬼種 微汝我豈受此苦 一子出家荒唐語 九族生天何妄誕 格今我攫裂儞食 慰

經德小苦亦無　雖レ無二小苦一不レ堪レ居　徒日日聞二悲泣聲一　常片時無二安堵心一　安堵且閣而不レ論　膽冷心傷耳亦聾　悔生前根機狹劣　只求二自利一不レ顧レ他　自業自得更恨レ誰　今誇二默照無事一僧　自利利他共撥無　常說二無心一皆有心　勤求二無相一皆有相　只求二飽煖一空嗜睡　皆是據二邪師敎化一　墮二地獄一僧如二恒沙一　若人欲レ成二菩提心一　一旦徹底見性後　先勞三捨奪命神符一　次拔三卻法窟爪牙一　透三過千仭荊棘叢一　推三倒萬重玄關鎖一　精探二半滿諸經論一　及究二彼聖經賢典一　親集二無量大法財一　廣行二大法施一不レ倦　普利三濟一切群生一　同共圓二一切種智一　此是圓頓菩薩行　見二爾壽算一猶不レ盡　汝盡二急急歸二閻浮一　岐曰我今歸心切　尋三覓十方一無二歸路一　識曰待二地藏尊來一　作禮願二大士誘引一　少焉殷殷金錫鳴　乍見大士過二前面一　師弟共拜三伏地一曰　願大士憐指二

識坊一結二小庵一常嘗二枯淡一誦二持法華一不二少休一令レ作二小田一僅續レ煙　恐二
信施一絕二人來往一　有二弟子一道二讚岐坊一　侍二斷滅見一無二善行一　放懶麤野無二
倫比一　識死時附二庵讚岐一　岐住庵未二三五年一　死乍墮二三途惡趣一　行
處處見二苦患體一　叫喚燒熱或衆合　阿鼻黑繩及無間　傍陰僻地有二
小庵一　寂寥窮枯類二吾庵一　竊望吾師論識坊　形容枯槁誦二法華一　岐
見驚悲畏相問　吾師生前有二善行一　信心淸苦人賞歎　常憶今生二何
淨土一　何計住二此嶮難地一　論識見悲喜交集　含レ淚徐徐且告曰　吾
昔不レ無二微善行一　唯恨曾微二菩提心一　岐曰師常誦二法華一　苦寒煩暑終
不レ休　此外有二何菩提心一　識曰否非二汝所レ知　有レ人縱行二盡萬善一　無二
菩提心一墮二邪道一　我常勤雖レ誦二法華一　唯是自利小乘行　不レ修二利他大
善行一　果入二二乘小果隊一　獨居二此陰僻惡處一　我今雖レ居二嶮難處一　妙

彼天狗道部類　昔從拘留孫佛來　世間諸智者高僧　無菩提心底種類　認默照枯坐底輩　一人無不入此道　爲率汝成此親眷　來聚成怪力亂神　因儞能誘引後學　彼不能恣取得去　猶不久必入此道　脫驚稽首禮問曰　菩提心說可得聞　僧曰欲修菩提道　謹莫認默照邪禪　無念無心向上禪　稱無事是貴人輩　成佛道底牛箇無　願一回滴精神盡　見性如見掌上去　常精修四弘誓願　勤集無量大法財　行大法施利群生　可貴是卽菩提心　忽然泯滅又不見　彼諸鬼形亦不現　傳言見彼老僧者　必春日明神化現　神若見今時立枯　不見性兮不參禪　不看經兮不受戒　稱無事向上道人　恣喫卻大粥飯了　徒日日春睡欠伸　消寸陰寸壁光陰　不懲生生舂磨苦　歸故三途舊里輩　將爲喜乎將悲乎　昔生駒有論

經論 解脫到唯見神背 終無一語及淸話 或時解脫悲泣曰 脫因何不契神慮 明慧與脫何優劣 明慧來時有熟談 解脫詣時無片言 神慮因何不平等 今神棄解脫一人 似無平等利濟誓 神曰有學文功故 暫奉令見吾背後 只惜師無菩提心 脫悲泣作禮辭去 常疑無菩提心語 一夜挑孤燈讀書 外面騷雜忿怒聲 指窻紙畏竊窺望 希有異形夥相聚 牛頭馬面張魚腮 燕頷虎頭嚇鳥觜 鼻頭長拄有到額 口角廣裂近耳邊 瞋拳攫裂熱血飛 怒眼恨睨閃電轉 殺戮無邊互相咬 似修羅鬪諍苦患 哀吟悲泣聲轟雷 如叫喚衆合苦域 脫一見牙戰股震 寒毛卓豎失生氣 時有老僧過八旬 操水精珠攜鳩杖 香染衣掛紫方袍 徐徐前來且告曰 我住春日野邊僧 見爾急難爲爾來 爾見此多少異類 此

日泣捨巖窟行　半路猶不堪忿恨　縱我今捨行他方　行先亦有此障礙　何日報答此怨念　不如一氣捨身了　立地散除今鬱憤　憤然投入彼潭中　乍成一頭大白獺　千回百匝廻潭中　盡逼執彼群鱗族　或攫裂兮或飡破　萬頃潭水乍化紅　獺亦逐疲且茫然　時有群鷺鶖相伴　鵝鵝連鳴過空中　獺一見瞋目咬牙　瞋叫曰待爾群鷺　樹下盤石上有約　白獺在此待汝久　一羽不可活爾還　張大羽翼離水中　翔廻虛空如閃電　盡捉群鷺攫裂食　羽毛如柳絮隨風　流血洒滴飛紅雨　萬頃澄潭乍爲血　殘害生命知幾許　彼亦一員出家兒　不知悟後修行故　果受此不祥患難　名之爲可憐愍者　昔笠置有解脫坊　博覽多聞更無比　傍又有明慧上人　常互詣春日神社　明慧詣進法樂時　明神開扃全體現　淸話常及諸

大樹上 終夜爭鳴其樹上 僧合掌仰告群鷺 世間有多少長樹
是盡汝等所任懷 如我今求靜閒地 困苦偏求偶到此 願放此一
樹與我 大妨工夫又莫來 到天明盡皆飛去 晩陰依舊皆來集
僧終夜憤怒不眠 天明彼盡飛過去 仰睨高聲怒叫曰 汝等來妨
我禪定 重來我去往他方 往往不到法成就 死必作一羽快鷹
逐一殲裂食儞輩 晩陰又來集如舊 終捨彼泣行他方 行行到一
處巖窟 前面有萬仞深潭 窟中丈方足容膝 風致淸絶尤湛寂
僧一見歡喜解包 終日端坐忘有身 所悲潭中多魚鼈 晝夜相黐
躑不息 向樹頭鷺鷥無異 懊惱怨恨同鷺鷥 種種告報不全聽
僧睨潭叫喚曰 汝等黐躑妨禪觀 予於汝等有何咎 我今既捨此
巖窟 若我不得法成就 見我成一頭白獺 逐一劈裂食儞輩 明

截レ腋出レ羽是婆禪　婆禪大障二人大疑一　無二大疑一誰得二大悟一　默照枯坐
無事禪　白木合子閉二悟門一　捉二人家英伶男子一　爲二無智昏愚瞎奴一
眞風墮レ地法滅相　可レ恐當時邪師說　行二法施一甚有二利害一　若爲二利名一
出二片言一　名レ之曰二不淨說法一　不淨說法墮二惡處一　自讚毀他違二淨戒一
見二一切人一如二一子一　雖二公卿及士庶人一　本源自性同一體　起二差別見一
非二佛道一　就レ中忌二斷無邪說一　寶鑑國師百年辰　來入二濃西明月山一
講二碧巖錄一數十則　其中聞二其土風標一　先據二邪師說斷見一　緇素所所
起二斷見一　爲レ破二頑空無記族一　自レ濃移レ飛數十程　轎中苦吟作二拙偈一
字奴畫奴及詩奴　指下隨二古人途轍一輩上　予效二如來一無二韻礎一　遮莫人稱
呼二偈奴一　昔智行兼備僧在　樂二清閑一求二寂靜處一　求求入二深山巖崖一
見二大盤石長樹蓋一　歡喜終日坐二石上一　到レ暮有二鷲鷲數百一　來群二集彼

菩提心　無此心多墮邪道　若人欲成菩提心　須鞭四弘誓願輪
上求菩提下化衆　下化法施爲第一　行法施多有差別　上根中根
及下根　攝上根須接自根　自根見性爲第一　自性不明何接他
見性須如見掌上　而後須參惡毒話　踈山壽塔一株花　透過萬丈
荆棘叢　究難解難入大事　而後偏入諸經論　勤集無量大法財
名之道妙觀察智　法財縱有無量億　東高閣無事甲裏　又是一堆
閑家具　越震勇猛精進力　偏行法施利群生　菩薩威儀佛國因
名之道成所作智　此是第四兼中至　近道偏中寔可笑　洞山老人
有頌曰　兩刄交鋒不須避　唯能不觸當今諱　說心說性當今諱
嚼飯養兒同觸諱　按牛頭喫草惟肯　誓一生莫說婆禪　婆禪大妨
人悟門　譬如女子服毒藥　毒藥入腹子宮破　到死終胎胚不得

十方虛空盡消殞　無能無所無彼此　萬象森羅在其中　此爲正中
偏一位　於是洞山有頌曰　三更初夜月明前　三更黑暗是正位
中含萬法是偏位　此時見地未透脫　燈影裏行舊日嫌　於此爲足
若不進　可憐永墮在毒海　捨去入偏正三昧　即同彼寶鏡三昧
又是諸法實相觀　兩鏡相照無影像　能見所見沒蹤跡　此即五位
偏中正　於此得平等性智　若坐平等性智上　依舊一枚棺木裏
機不離位坐毒海　爲令蹈破此毒海　且設正中來一位　茲有洞山
一伽陀　無中有路出塵埃　洞家此道卻來底　平等性智鐵團圝
無自無他無內外　出無門兮入無戶　於此求無中一路　作麼生是
無中路　須知無緣大慈悲　將謂隱處小樵徑　入無爲都大道路
於此學菩薩威儀　常修佛國土因緣　名之道彼菩提心　可貴勸發

此玄妙　洞家執禪定不顧　濟家非家風空捨　如夜光珠藏櫃廋
棄如老屋裏古器　恰似瞽者擲杖子　聞說五位眞正訣　遠自寶鏡
三昧出　蓋彼寶鏡三昧者　不知道何人所述　石頭藥山及雲巖
祖祖相傳密室附　洞山价公密作頌　分明說五位階漸　夜途玉炬
迷津筏　正受曰祖師大慈　親施設五位大意　爲救悟後邪道難
精修必得圓四智　可悲近代禪苑荒　以無智昏愚爲高　終不知眞
修要路　不覺入小果死水　永墮敗種黑暗坑　因不知五位祕訣
五位寶鏡三昧曰　離六爻偏正回互　疊爲三變盡成五　正是實相
無相體　偏卽萬法差別用　覺道士憤起精神　千辛萬苦精修時
可貴勇猛精進力　裂破第八含藏識　第八賴耶裂破時　膽裂心碎
乍大死　卻驚見大圓鏡光　大圓鏡光黑如漆　始知大地無寸土

多認二此無分別識一　拂二盡妄念一爲二眞修一　縱拂二歷三祇百劫一　終不レ能レ成二
就佛道一　況無事斷無惡見　死必墮二三塗地獄一　佛法斷滅大前表
盡是因レ無二菩提心一　常須二苦勤行一法施一　法施外無二菩提心一　可レ貴無上
菩提心　僧不レ可レ不レ知二此道一　爾時世尊說レ偈曰　縱滿二三界一諸珍寶
普施二與一切一功德　一句法施德遙勝　布二施滿三界一樂具上　遙不レ及二一
句法施一　滿二恒沙世界一珠玉　自レ供二養十方如來一　法施一句德遙勝
何量澆末聞二此說一　聞是寶鑑國師風　計知國師大定中　定歡喜得二
跨竈孫一　是故寤時不レ跡レ西　尋常語了悲泣禮　遙聞二海常稱二歎予一
竊謂海所說甚當　越不レ覺鼻頭少高　何計因レ講二碧巖錄一　見二洞山五
位祕訣一　甚歡喜不レ覺吐レ舌　誰知五位甚有レ力　今時平常斷見族
救レ必墮二邪道一大難上　此是無上大法財　澆末暗區大寶炬　貴洞家有二

悟後修㆒ 我亦不㆑受㆓明師教㆒ 此等人人不㆓少違㆒ 終墮㆓惡趣㆒受㆓諸苦㆒
只可㆑貴難㆑報師恩 近怪古來善知識 因㆑甚不㆑示㆓悟後修㆒ 傳燈會元
廣續燈 碧巖虛堂宗鏡錄 且又見㆓諸師語錄㆒ 終不㆑見㆑記㆓此大事㆒
可㆑貴我師鵠林老 常勤獨演㆓此大義㆒ 悟後必發㆓菩提心㆒ 能令㆓人免㆓
邪道難㆒ 可㆑謂澆末優鉢羅 又是五百年間出 何幸我輩薄福者
見㆑師免㆓邪道大難㆒ 此恩縱粉骨碎身 不㆑能㆑報㆓彼十分一㆒ 往往古來
得悟士 恃㆓自見解㆒墮㆓斷無㆒ 或說㆓無事是貴人㆒ 或道㆓其身其儘佛㆒
曰㆓白木合子其儘 漆不㆑付剝色無㆑在 此等滓鈍見㆑塗㆑飯 洒㆓林下㆒鴉
亦不㆑顧 是錯認㆓妄想本根㆒ 爲㆓自己本來面目㆒ 此是八識含藏識
是故長沙大師曰 學道之人不㆑識㆑眞 唯爲㆓從前認㆓識神㆒ 無量劫來
生死本 癡人呼爲㆓本來人㆒ 名㆓此惡見解族㆒爲㆓ 自暴自棄大愚人㆒

今非二和尚苓蓮劑一　爭得レ救二我大病苦一　言了作禮不レ知レ數　予亦且不
レ堪二歡喜一　徐徐示二悟後修行一　且授二四弘誓願文一　數日悲喜作禮辭
後來行二武陵一住庵　常望レ西悲泣禮曰　何幸見二此老和尚一　見レ蹈二入八
大地獄一　見レ蹈二斷生死業根一　見レ掀二飜煩惱窠臼一　得二大解脫大安樂一
雖レ然於レ此以爲レ足　依レ舊可二故默阿彌一　可レ貴大慈大悲老　教レ我以二悟
後修行一　示レ我以二四弘誓願一　可レ貴四弘誓願輪　拔二世間斷滅邪見一
其德勝二三界祕密一　往往古來得悟士　恃二自見泥一落二斷無一　或說二無事
是貴人一　或虛無恬澹爲レ樂　有レ似二莊老家隱士一　俄擲二可レ貴寶光陰一
放逸無愧無レ所レ憚　從レ是重二無量罪累一　不レ覺永劫落二邪道一　忝預二至尊
歸仰一僧　死成下道二照月一駿馬上　左脇下書二儞名字一　死爲二牛鬼一挽二火車一
或爲二長良川大鼈一　或成二癘鬼一多害レ人　或說二斷無一爲レ雷裂　盡因レ不レ知二

高聲告　我久被禪病惱害　和尙大慈願相救　曰何爾所謂禪病
晝苦想念夜惡夢　曰知苦想念者麼　曰止我恐其空見　予曰空見
卻何咎　曰空見必墮地獄　予曰來我今救爾　僧道好便卽近前
曰知空見地獄數　曰某甲未知其數　曰地獄數八十六　爾逐一分
身入彼　僧卽瞠目相議擬　予曰咄哉盍速入　曰救人故善知識
豈有陷人善知識　曰爾不知正三曰　關東辣破必近禪　恐爾必非
關東者　爾盍急急墮地獄　僧曰和尙作麼生　曰爾墮彼逐一尋
我不墮地獄全無　僧俄作禮悲泣曰　希有大好善知識　大慈救我
乍出離　寔如惡夢忽然覺　何計今此大歡喜　且泣且笑數十禮
出歸寮舍鎖扃臥　翌辰莞爾近前來　問昨夜見惡夢哉　曰四十年
不安眠　昨夜始安眠高臥　譬如庸醫常補劑　明醫臨時與瀉藥

各相驚嘆相歡喜　寂靜無爲所結廬　强留彼地暫留錫　海終止彼熊野行　可惜初不逢明師　不知悟後修行故　空樂寂默甘枯淡　欲掃想念到無念　掃去掃來空淸苦　住庵空經四十年　老來志倦氣甚疲　思想轉掃轉紛絮　老去猶恐來生苦　於此凝心竊念佛　自謂念佛甚迂回　自是呼禪海禪海　最初得悟今何在　夜苦惡夢晝思想　多尋知識雖乞救　各稱禪病不下手　尋常懊懊含涙坐　有僧相憐敎諭曰　願往駿陽見鵠林　彼有手段必相救　僧喫千辛來駿陽　入鵠林苦請相見　有僧徐徐笑相報　蓬頭垢面破老僧　負破笈兮破衲衣　來願相見坂東聲　如彼亦容咨參否　稱病與飯先令歸　少焉外面高聲叫　餘八旬者喫辛酸　遙經數十里願救　而空稱病欲令歸　和尚何事無慈念　予不得止容相看　其僧入來

叫喚獄一　是盡彼怨鬼所レ爲　寃鬼或入二人肺腑一　嗔罵怨叫咬二瞋牙一
有二弟子一應二三十歲一　獨不レ忍レ見二此暴亂一　被二袈裟一謹禮三拜　炷香悲泣
畏相問　師是一員善知識　道人豈有二此醜態一　吾師有二什麼罪愆一
獨罹二此無實患難一　鬼曰悲爾今疑問　汝等縱一回見性　必得レ小莫二
以爲レ足　得レ小爲レ足彌天罪　我昔參玄甚淸苦　非レ無二一回見性力一
離レ師早故落二斷無一　恨不レ鞭二四弘願輪一　可レ貴四弘誓願海　能度二世間
頑空輩一　爾莫レ信二邪師所說一　語了悲泣淚滴レ血　弟子亦泣作禮去
始知說法有レ可レ恐　先須レ誓求二菩提心一　正德頃武陵有レ僧　自稱二其名一
謂二禪海一　故佛頂老人肉姪　初二十四勤見性　不幸不レ逢二明師一故
曾不レ知二悟後修行一　常守二舊見一勤枯坐　愁二進止不レ任レ懷多一　入二紀熊野一
欲二潛遁一　路經二濃陽一到二粟野一　彼有二法眷兩三輩一　見三海有二過量得力一

起來驚失師所在 西東走散呼師名 何圖身首及手足 攫裂棄大
田堤上 聚之棄擲在七處 斷見說法寔可愼 元祿頃濃西斷僧
是又一員破長老 一旦入處即非無 常敎壞人家不飽 與彼播僧
所說同 邪說罪累不可免 不計羅彼無實難 尋其端由寔可憎
其檀緣內有辯佞 因遺恨竊設橫難 結黨數書訴簡 連印出一城
判庭 判官多因握賄賂 成敗不明亂誅僧 其翌判官俄顚狂
苦咽懊惱泣告曰 儞旣與無實徒黨 非道誅我彌天罪 死後必墮
無間底 瞋目咬牙三日死 次第責彼徒黨族 家家悲泣聲無斷
此兩箇兮彼三箇 每日無不見葬儀 白晝被髮走西東 千回百匝
疾如兎 怒罵恨叫吐血死 或廣野田疇之間 爭水論堺互相罵
揚犂鋤振起鎌子 毒戰號呼竝枕死 殺聲震野滿街市 偏如入彼

牛此類　佛法嚴威漸頽落　僧寶佳聲乍如削　澆末法滅相可悲
如彼雖不足强論　若其纔有護法心　毫釐費亦豈不厭　彼又雖缺
此醜態　其人無有口不食　縱又飢死實可愼　恐當誹謗正法罪
汚辱正法汚沙門　永劫苦患實可憐　昔正保年中之頃　濃東有斷
無瞎僧　大敎壞人家不飽　與彼播僧所說同　家家盡摧擲佛像
及鑿破考妣墳墓　不久近隣數村裏　信邪說生邪見者　家家盡受
疫鬼祟　巫祝祈神有神託　具告彼邪說所爲　親眷瞋恨邪僧
老幼夜行議打殺　其僧恐怖心欲狂　有夜率僧七八箇　欲棄寺東
走武陵　纔到大田渡頭時　黑雲蓋圍如墨汁　驟雨洒似建瓶水
迅雷霹靂地將裂　數僧驚恐皆絕倒　各拜伏氣息亦斷　少焉雷止
天晴後　數僧死見在沙上　里人驚聚皆悲傷　洒水含藥漸蘇息

儞曾見彼支竺乎　不見爲證支竺無　儞不知未見性者　緇素總是爲幽魂　僧低頭面色如土　儞何妄欺誑人家　來日又來問一件不答儞有可畏事　講談纔未三五日　其僧竊走行大垣　借居士室又妄談　今濃西五七里間　聞彼瞎僧邪說輩　父母忌辰齋不設盂蘭盆供亦不修　說法寔可恐可愼　不淨說法墮地獄　聞說因不落兩字　五百生墮野狐身　此僧教壞人家罪　必定墮無間深坑西京武陵聚落間　稱談議僧有贋緇　設高廣座厚蒲團　其所談論盡鄙俗　專貪錢財以爲勤　迴籬振杓烈請乞　動扣座高聲叫曰錢欲錢欲喚助賜　恰如宇治橋上乞　意在者攢額退席　士太夫族不及言　豪家富人子盡言　謂說法教化抔者　愚夫愚婦類所聽非爲人者所可聞　熟顧實又不然哉　越皺眉嗟吁曰嗟　今稱僧大

不レ見レ物　圓頓菩薩卽不レ然　喫二盡多少辛艱苦一　一回徹二大道淵源一
而後正位不レ取レ證　普探二半滿諸經論一　積二聚無量大法財一　鞭二達四弘
誓願輪一　利二濟一切苦衆生一　經二永劫一不二曾困怠一　虛空盡弘願無レ盡
勤行二大法施一不レ倦　近有二立枯瞎贋緇一　領レ徒遠自二播州一來　是卽默照
邪宗匠　暫寄二寓濃西古寺一　鳴レ鐘亂二說彼斷見一　其說片言無レ可レ取
無二天堂一兮無二地獄一　生死涅槃閑妄想　魂歸二冥漠一魄歸レ泉　死了燒了
更何在　茶湯香華其爲レ誰　大敎二壞在家男女一　人皆瞋レ目咬レ牙曰
我輩久受二僧家讒一　施齋供佛甚錯了　越俄有レ敗二持佛堂一　木像塑像
盡抛擲　父母塚墳欲レ爲レ畬　歌レ市抃レ野罵二沙門一　玆有二寶鑑國師孫一
是亦一方宗師家　爲レ見二邪僧一入二講室一　人事了問訊問曰　言無レ益不
レ如レ無レ言　爾何破二他幽魂說一　僧曰我未レ見二幽魂一　以レ此爲二所破現證一

逢飯飯兮逢茶茶　飢來喫兮困來睡　任緣放曠莫造作　無佛可求無法說　斯是天眞自然道　於此無賴放懶惰　聞此無愧惡邪說　掉頭踊躍搖尾悅　只求飽煖恣春睡　讀亦不得書不得　無智昏愚過馬牛　父母放儞出家日　豈計今作此禿奴　如來假設方便說　無念無作非修證　名之爲無上正覺　斯是鹿苑草舍說　若信方便爲宗要　果爲彼聲聞乘人　遙不及小果羅漢　玆有如來眞實說　可受疥癩野干身　莫作二乘聲聞身　儞等信今時邪說　遙劣疥癩野干身　聲聞其何爲人哉　掃苦集盡求道諦　如延長竿拂雲煙　竪拂橫拂老死休　困苦三生六十劫　生生不得見道力　名爲虛生浪死人　此是今時默照族　緣覺雖一旦見性　執偏眞理進不得　今時斷滅空見人　殃掘昔呵身子曰　儞智慧恰如蚯蚓　沈見泥底

八部衆　七村裏土地憎倆　古如來入涅槃後　可貴摩訶大迦葉
身子目蓮阿難陀　及五百大阿羅漢　各聚會畢波羅窟　集頓漸半
滿貝葉　既是十方調御說　何輕落流俗手哉　何不恐無人買求
利濟人天無際涯　後龍樹有智度論　世親菩薩三十頌　鼻祖親貽
六門集　三祖大師信心銘　百丈禪師書淸規　黃檗有傳心法要
雲門臨濟各有錄　汾陽明覺頌百則　圓悟老師有細評　大應國師
宗峯叟　後來大休見桃錄　家家演向上祕訣　何不惜落流俗手
可貴晤區大寶炬　稽首常隨近侍士　效紙衣記師實訓　印施永劫
大法施　可悲澆末法滅日　默照邪黨競學頭　尋常教其部屬曰
儞輩誓莫顧文字　文字必埋沒己靈　儞輩莫錯閱祖錄　祖錄常障
蔽自性　只須一向無事去　無念無心向上禪　毫釐繫念三途業

縱使輕上二梓上一去　奪命祕曲賞音稀　無下買二一紙一得見者上　不レ如レ藏レ櫃
深庾佳　於レ此衆議乍散解　終廢二希有大盛事一　儞是誰家不祥子
可レ謂無智阿闡提　何不レ恐二無量罪累一　十方佛祖護法天　梵釋憎嗔
削二儞籍一　彼閻王鐵札子上　記二取儞今惡口業一　罪科勝レ出二佛身血一
永沈二拔舌泥犂底一　萬劫受苦不レ可レ免　縱使値二千佛出世一　此罪無レ所
レ容二懺悔一　漲二鑊湯爐炭毒焰一　牛頭撚二鐵鞭一待レ儞　儞等平生癡志行
唯求二名利與二癡福一　見二佗善事一卻皺レ眉　偶見二彼佛經祖錄一　恰如二漁者
見二斧鉞一　或似二猫兒見二錦繡一　稱レ僧入二彼三寶數一　讀誦書寫解說力
因二法寶弘二通末代一　佛法雖レ貴不二獨行一　傳到二今日一僧寶力　今時剃頭
惡部屬　讀亦不レ得書不レ得　以レ何得レ入二三寶數一　見二他財帛一如二命根一
終一念子不レ爲レ法　纔見二富人豪家子一　恭敬諂屈過二佛祖一　天神地祇

寶鑑貽照

闡提窟裏　寒餓集
　　　　　饑凍校

大圓寶鑑大禪師　兒孫既垂數千箇　開棒地亦數十區　可謂高德無等匹　其錄應有三五卷　清書現今在兩刹　濃眞正兮勢中山語句峭峻超古今　可謂法中大法財　有僧恐此書泯滅　尋常攢額悲歎曰　此書寔夜途玉炬　又非霧海南針哉　棄擲置古紙堆中不久葬蠧魚腹內　決定隻字不傳世　若其國師兒孫者　豈居忍見此荒蕪　後來派下布衲予　呼何爲乃祖宗要　願壽梓永照暗區派中諸老壯此語　各勠志將成大義　茲有立枯瞎蹷緇　攢額揶揄佞言曰　不可不可何容易　國師向上無畏語　不可妄落流俗手

壁生草　卷下　終

祈念者無所可禮　謝彼此思迴侍所　難有哉那仄承閑
話所被和尚撰述　也是故何登楚拜　尊顏言葉御禮成
共申上度事寄江　戸用事遙々罷下　奉拜尊顏事生涯
怡悅不可過之覺　侍細々申演㒵老　僧茂如何計悅侍
記只恐別人拍手　大笑何故馬咬古萁喧午枕
維時明和三丙戌佛誕生日

予向寶暦丁丑春・　述云夜船閑話假　名物其中大略記

如上內觀始末近　年以來不擇僧俗　男女依閑話內觀

功力云治難治重　症十死一生必死　病難來鵠林親禮

謝者不記數二三　年前有一男子應　二十二三歲來鵠

林願相見予卽出　對顏有過分土產　添金二三兩予亦

一見少相驚彼男　子頓首作禮曰如　某甲勢州松坂生

緣五七年前不慮　煩難治重症出雖　療治盡祕術百藥

無寸功衆醫盡相　離待必死而已不　思議哉病中與風

看讀夜船閑話乍　不及竊修鍊內觀　祕訣侍皃難有哉

那少々宛得氣力　只今透全快致忘　蹈舞計嬉佐難有

佐非所言語可演　覺侍是偏依閑話　功勳力事侍醫者

持鉢養育隨喜歡　喜衆議紛々然斯　處有一僧進出笑
曰諸君內評恰似　劍去舷猶刻鯉化　却汲野塘水何故
幽其年夏可惜不　圖遠逝衆皆拍手　相驚予曰儞亂莫
妄語如彼寔地行　神仙也豈其容易　有斯事僧云寔可
悲彼地行故有斯　事去年夏如例地　行時有空谷隔町
餘自此方崖飛欲　移向崖可惜力不　足半途落觸岩死
是故遠村近里盡　相惜相悲傷語了　慘然予亦不覺滴
老涙莫言鵠林半　死殘喘記取多少　無義荒唐妄談以
誑惑佗上流是非　宿有靈骨一槌既　成底爲俊流設癡
鈍如予勞病類予　底看讀子細觀察　必有少補乎熟顧
豈其少補而已哉　兎茂角茂可貴可　尊信內觀祕訣也

不得挾手脚不得　下齒牙底難信難　透難解難入底一
著子透根徹底透　得過得大歡喜者　大凡六七回其餘
小悟怡悅忘蹈舞　者不知數妙喜所　謂大悟十八度小
悟不知數初知寔　不欺我古雖著二　三緉襪足心常如
浸氷雪底者今既　雖三冬嚴寒日不　襪不爐馬齒既雖
越八旬可指半點　小病亦無事彼神　術餘勳玆有思廻
不覺滴老淚程事　此三五年前不慮　幽遙離城白川來
經百里入鵠林夢　終夜談笑大歡喜　翌辰告語住菴諸
子闔衆合掌作禮・　云善哉々々時其到　歟幽若到此叢林
增一段光輝我師　今世壽既八旬身　心勇壯廣利濟我
輩皆是非幽師賜　哉願我輩一兩箇　馳行迎來令住菴

皆非二此輭觀力一麽　我今既告レ公以二一生用不レ盡底祕訣一
此外更何云哉收レ目默坐予亦含レ涙　禮辭徐々下二洞口一
木末纔掛二殘陽一時　有二屐聲丁々答二山谷一　且驚且怪畏々
回顧遙見下幽離二岩窟一目送來上卽曰人　跡不到山路西東
難レ分恐惱二歸客一老　夫且云レ導二歸程一著二大駒屐一引二瘦鳩杖一
蹈二巉岩一涉二嶮岨一飄　然如レ行二坦途一談笑　先驅山路遙里許
到二彼溪水所一卽曰　隨二此流水一下必到二白川邑一言慘然別
予亦合掌低頭謝　且柴立目二送幽回一　步其老步勇壯事
飄然遁レ世如二羽化一　登仙人上且羨且敬　自恨不レ能下終世隨
逐此等人上肅々歸　來時々潛二修彼內一　觀纔不レ充二三年一從
前衆病不レ用二藥餌一　不レ假二鍼灸一任運徐　遺非二特治一病從前

功驗遲速依㆓行人　進修精麁㆒已走初　卯歲時多病十㆓倍
公患㆓到㆓衆醫總不㆑　㆑顧雖㆑窮㆓百端㆒無㆓可　㆑救術㆒於㆑此祈㆓上下
神祇㆒請㆓願天仙冥　助㆒不思議如何神　加被哉者在㆓傳受
此輭酥妙術㆓不㆑堪㆓　歡喜㆒綿々精修未㆓　期月㆒衆病大半消
除爾來覺㆓身心輕　安事㆒而已癡々兀々　不㆑記㆓月大小㆒不㆑知㆓
年閏餘㆒世念次第　輕微如㆓人欲之舊　習早晩忘果㆒馬年
今歲何十歲亦不　㆑知中頃有㆓端由㆒若　州山中潛遁者大
凡三十歲世人都　無㆓知者㆒顧㆓其中間㆒　恰如㆓黃粱半熟一
夢㆒今向㆓此山中無　人處㆒放㆓此枯槁一　具骨㆒大布單衣纔
掛㆓一二片㆒嚴冬寒　威雖㆓折㆑綿夜㆒不㆑到㆔　凍㆓損枯腸㆒山粒既
斷不㆑受㆓穀氣㆒動雖　㆑及㆓數月㆒終無㆓凍餒　覺㆒恁麼到㆓今日㆒事

心共覺二勞疲一起レ心　應レ成二此想一譬色香　清淨輭蘇如二鴨卵

大一者頓三在頂上二其　氣味微妙潤二遍頭　顱間一浸々潤下來

兩肩及雙臂兩乳　胸膈間肺肝腸胃　脊梁臀骨次第沾

注將去當二此時一胸　中五積六聚疝癖　塊痛隨レ心降下事

如二水就レ下歷々有　レ聲周二流遍身一溫二潤　雙脚一到二足心一卽止

行者再應レ成二此觀一　彼浸々所二潤下一餘　流積湛暖蘸事恰

如下世良醫種々妙　香藥物集煎二湯之一　盛二湛浴盤之中一漬中

蘸我臍輪以下上成二　此觀一時唯心所現　故鼻根乍聞二希有

香氣一身根俄受二妙　好輭觸一身心調適　事二三十歲時者

遙勝當二此時一消二融　積聚一調二和腸胃一不　レ覺肌膚生二光澤一若

其勤不レ怠何病不　レ治何德不レ積何仙　不レ遂何道不レ成其

胸膈中以鴻毛著鼻上不動事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如斯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十歲是近眞人又蘇內翰日已飢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遙務使腹空腸空時當卽入靜室坐默然數出入息從一息數到十從十數到百從百數將去到千此身兀然此心寂然事與虛空等如斯事久一息自止不出不入時此息從八萬四千毛竅中如雲蒸霧起無始刧來諸病自除明悟諸障自然除滅事譬如盲人忽然開眼此時尋人不用指路頭只要尋常省略言語長養元氣是故言養目力者常瞑養耳根者常飽養心氣者常默予日用酥法可得聞哉幽日行者定中四大不調和身

爲第一行者用之大有利古永平開祖師入大宋拜如淨於天童師一日入密室請益淨曰元子坐禪時須置心左掌上是卽顗師所謂繋緣止大略顗師初教此繋緣內觀祕訣其家兄救鎭眞重痾於萬死中玉事精說小止觀中又白雲和尙曰我常令心充腔子中於匡徒領衆接賓應機及小參普說七縱八橫間用之無盡事老來殊覺利益多事寔可貴是蓋素問所謂恬憺虛無眞氣隨之精神守內病自何來云語本付玉者乎且夫守內要使元氣充塞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一毫髮計無欠缺處是羪生至要彭祖曰和神導氣法當深鎖密室案牀煖席枕高二寸半正身偃臥瞑目心氣閉

不得起且又我形模以類道家者流大爲異釋者乎是禪佗日打發大有可笑事夫觀以無觀爲正觀多觀者爲邪觀向公以多觀見此重症救之以無觀亦不可哉公若收心炎意火置丹田及足心間胸膈自然淸凉一點無計較思想無一滴識浪情波是眞觀淸淨觀也莫謂暫拋下禪觀佛言納心於足心能治百一病阿含有用酥之法救心勞疲事尤妙天台摩訶止觀論病因事甚盡說治法事亦甚精密有十二種息能治衆病有緣臍輪見豆子法其大意降下心火以降下心火收丹田及足心爲至要非但治病大助禪觀蓋有繫緣諦眞二止諦眞實相圓觀繫緣收心氣於丹田氣海臍輪間以守

者制心於一所氣　血或無滯碍乎幽　微々笑曰然卽李
氏不言火性炎上　宜令下之水性就　下宜令上之水上
火下名之云交交　則爲旣濟不交則　爲未濟交土象不
交死象李家所謂　偏淸降救學丹溪　者弊也古人云相
火易上身中所苦　補水所以制火也　蓋火有君相二義
君火居上主靜相　火處下主動君火　是一心主相火宰
補也蓋相火有兩　般所謂腎與肝也　肝比雷腎比龍是
故令龍歸海底必　無迅發雷令雷若　藏澤中必無飛騰
龍海乎澤乎無非　水是非制相火易　上之語哉又曰心
勞則虛心熱心虛　則補之下心以交　腎是云補旣濟道
公先心火逆上發　此重痾若心不降下　縱行盡三界祕密

受ㇾ之夫大道外無二眞丹一眞丹外無二大道一蓋有二五無漏法一

去二倆六欲一五官各忘二其職一則混然本源眞氣彷彿充二目前一

是彼大白道人所ㇾ謂以二我天一合二所ㇾ事天一者也孟軻氏所

謂浩然氣率ㇾ之藏二臍輪氣海丹田間一重二歲月一守ㇾ之守一

去ㇾ兼ㇾ之無適去一朝乍掀二飜丹竈一則內外中間八紘四

維總是一枚大還丹當二此時一初自己卽是先二天地一不ㇾ生後二虛

空一不ㇾ死底眞箇長生久視大神仙事覺得是爲二眞正丹

竈功成底時節一豈御ㇾ風跨ㇾ霞縮ㇾ地蹈ㇾ水等以二鎖末幻事一

爲ㇾ懷者哉攪二大洋一爲二酥酪一變二厚土一爲二黃金一前賢曰丹丹

田液肺液以二肺液一還二丹田一是故云二金液一予曰謹聞ㇾ命且

抛二下禪觀一努力以ㇾ治爲ㇾ期所ㇾ恐李士才所ㇾ謂非下偏二淸降一

要温煖夫經脈十二配支十二應月十二合時十二六爻
變化再周如全一歲五陰居上一陽占下是云地雷復
冬至候眞人息息之以踵謂乎三陽位下三陰居上是
云地天泰孟正候萬物含發生氣百卉受春化澤至人
使元氣充下象人得之則營衛充實氣力勇壯五陰居
下一陽止上謂之山地剝九月候也得之則林苑失色
百卉荒落是衆人息息之以喉之象人得之則形容枯
槁齒牙搖落所以延壽書云六陽共盡則是全陰人易
死須知使元氣常充下是犍生樞要昔吳契初見石臺
先生齋戒問錬丹術先生云我有元玄眞丹神祕非得
上々器不可得傳古黃成子是以傳黃帝帝三七齋戒

永斷絕專心於下　則九卿守儉百僚　勤約常無忘民間
勞疲農有餘粟婦　有餘布群賢來屬　諸侯恐服民肥國
强無違命烝民無　侵境敵國々無聞刁　斗聲民不知戈戟
名人身亦然至人　常令心氣充下心　氣充下則七凶無
動內四邪亦無自　外窺營衞充心神　健口終不知藥餌
甘酸身終不受鍼　灸痛痒庸流者常　使心氣恣上恣上
則左寸火剋右寸　金五官縮疲六親　苦恨是故漆園曰
衆人息息之以喉　眞人息息之以踵　許俊曰蓋氣在下
焦則其息遠氣在　上焦則其息促上　陽子曰人有眞一
氣降下丹田間則　一陽來復若人欲　知始陽初復候以
暖氣是可爲信大　凡養生之道上部　常要淸凉下部常

金牝藏浮膈上肝　木牡藏沈膈下心　火大陽位上部腎
水大陰占下部五　臟有七神脾腎各　藏二神呼自心肺
吸入腎肝一呼脈　行三寸一吸脈行　事三寸晝夜一萬
三千五百氣息在　脈巡行事五十次　火輕浮常好騰昇
水沈重常務下流　若人不察觀照失　節志念或過度則
心火熾衝肺金焦　薄金母苦則水子　衰滅母子互疲傷
五位困倦六屬凌　奪四大增損各百　一病生百藥終不
能立功衆醫總束　手到無所告蓋狼　生事如守國明君
聖主常心專下暗　君庸主常心恣上　恣上則九卿誇權百
僚恃寵曾無顧民　間窮困野多菜色　國多餓莩賢良潛
竄臣民瞋恨諸侯　離叛衆夷競起終　到塗炭民庶國脈

拾櫨栗食伴柴鹿　睡此外更何知哉　自愧遠勞上人來
訪予即轉咨叩不　休時幽恬如捉予　手精窺五内深察
九候爪甲長半寸　慘乎攢額告曰已　哉觀理過度進趣
失節終發此重症　實難醫治者公禪　病若恃鍼灸藥三
物而後欲救之扁　倉盡力華陀攢額　不能見奇功公今
既爲觀理被破勤　不積内觀功終不　能起是彼起倒必
依地謂予曰願聞　内觀要祕幽肅々如　改容從容告曰嗚
呼如公好問士也　以予昔所聞有增　告公乎是養生祕
訣人知事稀也不　怠必見奇功久視　亦可期夫大道分
有兩儀陰陽交和　人物生先天元氣　中間默運五臟列
經脈行衞氣營血　互昇降循環者晝　夜大凡五十度肺

流水樵徑亦無於　此失度方進一步　不得茫然立無爲
方坐傍石上且閉　目合掌誦經不思　議幽聞伐木丁々
尋聲深入林中樵　夫在遙指雲煙間　有黃白方寸餘物
隨山氣或隱或顯　是幽岩穴口垂下　蘆簾即褰裳上蹈
巉岩披蒙茸氷雪　咬草鞋雲露壓衲　衣滴辛汗流苦膏漸
到彼蘆簾處風致　淸絕實覺丁々物表　事心魂震恐肌膚
戰栗且倚岩根數　息者數百少焉振　衣正襟畏々鞠躬
望簾子中朦朧見　幽收目端坐蒼髮　垂到膝朱顏麗如
棗掛大布袍坐輭　草席窟中纔方五　六笏全無資生具
机上只中庸與老　子金剛般若置予　則盡禮苦告病因
且請救少焉幽開　眼熟視徐々告曰我　是山中半死陳人

關噇開眼睛寢食　共欲廢既而未經　期月心火逆上肺
金焦枯雙脚如浸　氷雪底兩耳似行　溪聲間肝膽常怯
弱擧措恐怖多心　神困倦寤寐見種　々境界兩腋常生
汗雙眼常帶涙越　遍投明師雖廣尋　名醫百藥無寸功
或人曰城白河山　裏有巖居人名言　白幽先生世壽既
三百七十歲人居　隔二三里程不好　見人行則必走避
人無辨其賢愚里　人專稱爲仙人聞　故丈山氏師範精
通天文深達醫道　有人盡禮咨扣則　稀吐微言退考之
大利人於此寶永　第七庚寅歲孟正中　浣竊著行纏發濃
東越黒谷直到白　河邑下包茶店尋　幽岩栖處里人遥
指一枝溪水卽隨　彼水聲遥入山溪　正行里許乍蹈斷

壁生草 卷下

昔吳契初告石臺 先生曰鍊丹要在 聚氣々々要在凝
心々凝氣海丹田 間則氣聚々々則 丹成々々則質堅
質堅則神全々々 則壽寔可貴明日 又來咨問予曰善
哉然則語其大略 山野初參學日誓 憤發勇猛信心激
起不退道情精鍊 刻苦者旣兩三霜 乍一夜忽然落節
從前多少疑惑和 根氷融曠刧生死 業根徹底漚滅自
謂道去人寔不遠 古人三二十年是 何揑怪怡悅忘蹈
舞者數月後來回 顧日用動靜二境 全不調和去就兩
邊總不脫洒自謂 猛著精彩重一回 捨命去越咬定牙

語勇吉物語槐安　國語兎専使稿左　之母草蛇苺闌提
鬼薊息耕錄閒筵　普說壁生草是其　大略老來所遺忘
多餘盡不記之居　士云是何幸哉澆　末承斯未曾有眞
正法要寔多生勝　因乎迚御事聞內　觀大略予曰善哉
如吾子好問士也　雖然言多則氣必　疲明又來聞居士
即合掌作禮出

壁生草　卷中之下　終

北窮木曾飛彈西　到備前備中到武　陵者三五度其中
間提唱法施者法　華楞嚴維摩經三　五會碧岩錄六七
會虛堂之錄亦同　正宗贊二三會佛　祖三經亦同其外
普門品不記數臨　濟錄大慧書大燈　錄五祖錄松源錄
佛光錄祖英集寒　山詩禪關策進四　部錄大慧武庫文
殊手內經寶鏡三　昧槐安國語荊叢　毒蘂大應錄心王
銘其餘多遺忘古　云君子千言有一　失小人千言有一
得我輩荒唐語若　有一得成法施一　助歟鹿野文章鄙
陋手跡不辨魚魯　不分烏焉亂手書　鏤梓印施者十數
卷遮莫智者一見　擲地涕唾荊叢毒　蘂寶鑑貽照夜船
閑話遠羅天釜假名　葎八重葎粉引歌　四娘孝記幼稚物

崖人跡不到岩瀧山中是向不經一掬米艱辛豈今有
大歡喜昔仙臺小島老漢尋常有人願墨跡則卽書樂
苦種苦樂種云六字與玉梟由寔不貴寶墨或時予熟
志念樂淸閑忘枯淡常精修內觀縱保彭祖八百歲時恰
似老狸睡舊窠不如從是隨正受遺囑尋常行大法施
利濟無量苦衆生攝出眞正透關衲子精修佛國土因
緣學菩薩威儀以定遠大計打出眞正透關衲子三五
箇欲報答佛祖廣大深恩於玆徐々定法施式初纔得住
菴二三肩其後次第引類集倫漸到百五十肩近年以
來既近三百員其間隨緣應請遊歷諸國行法施寺院
及在家垂數十箇處不記數涉南豆四五度甲陽亦然

老後悲嘆是故遙　來相迎願共歸慰　家君老後望滴淚
告報予且緘默思　念古言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今捨此
清閑入彼危亂甚　雖違古人不往則　違家君老後大望
熟顧家君命日在　限忍窮困住松蔭　家君命日隱崎嶇
予亦捨行佗方於　此離岩瀧率夜計　辭德元老人直歸
郷里入松蔭不觀常　住貧困不顧庫間　艱辛設一枚青竹
籠入其中內觀與　禪觀共合並修清　苦可貴依內觀功
從前多少病惱拂底　平癒清閑瀟洒自　在岩瀧日遙勝不
觀貧不知富如在　萬里無人處其樂　雖萬戶侯富不可
加人間天上善果　不足求誰信東道　浮島驛貧富混亂
是非喧嘖人馬往　來絡驛半捉窮卷　穢土令齊深山巖

緣一是故松蔭古寺　貧困窮枯上漏下　濕其頃老僧在二濃
州山上岩瀧山中一　菴居皃時老僧慈　父秉心宗彝居士
普代老僕夜計七　兵衞遙涉二百里嶮　峻一尋二岩瀧山中一來
相見涕淚悲泣告　云今我松蔭古刹　貧窮相逼屋壁頽
落寺中纔古疊二　三疊外筵亦無雨　中戴レ笠庫裡方丈
間往來我老君甚　被レ悲二傷之一召二老奴一　告玉儞不レ知哉如二
松蔭古寺一予伯父　大瑞老人被二中興一　所只今破壞漏落
西方窮二肥筑一東方　限二奧羽一全無二倫比一　不レ久必被レ鋤作二麥
畑一焉五輩豈忍二居　見二此危倒一當二此大　變一可レ住二得松蔭一者
吾鶴上座外半箇　亦無鶴若有レ住不　レ久必爲二故松蔭一當二
此時一不レ顧二老苦一行二　百里一迎來者非レ儞　誰行迎令レ住慰二予

內不覺又少坐睡　有猫兒逐鼠子騷　騷布於此驚覺起
來禮三拜猫兒云　善哉々々依儞警　策乍捉敗我睡魔
是故如鐵髓老漢　豆甲遠信駿間所　見實無雙矣如頂
門老師尋常清話　如若時睡魔來逼　則不容必灸曲池
三里間古人精錬　刻苦寔可貴今天　下處々叢林間似
者亦無可悲禪苑　今見此荒蕪不知　是誰過哉是無佗
盡是依邪師敎化　或人曰師向被忝敎　諭三嗣判不知如
吾師寃恩勢三間　何爲嗣予曰雖言　多大略語之我中
士而嗣恩者也云　得可聞曰如予先　師老漢實是今時
無智不生立枯禪　無一點世念不知　方寸世務唯山賤
白木合子其儘漆　不付剝色無唯其身其　儘佛也云不顧萬

草座二窮竟事社在　免禮我一太刀爾　第二抔種々逼合㒵
共國師不二少恐給一　安祥被二端坐一有二一　士一熟見合レ手奉二殺一
害斯殊勝道人一共　左已非下可レ被レ稱二天　晴名作打物也證
據上結句吾々罪過　程社恐布㒵迚諸　共打捨走去奴其
時國師有二御詠一憂　事猶我身仁積禮　賀之捨之心乃誠
遠也見土詠左世　給㒵由寔不二千載　美談一哉去程開二大
德名藍一光明盛大　也盡是國師刻苦　功所レ到古刻苦是
今大安樂非矣昔　寶鑑國師輪下諸　老往々以二七日七
夜不臥不睡一爲二攝　心一如二鐵髓老漢一攝　心內不レ覺少坐睡
時有二老鼠一自二棚上一　落二古器一成レ聲依レ之　省覺立禮二三-拜老
鼠一云善哉々々依二　爾警策一乍レ放二逐我　睡魔一其後又攝心

出宗峯妙超大師於四條河原捨身事好時節哉予亦
矯試道情强弱就中擇狼狗多寄聚處入村三昧處設草
座誓七夜攝心苦行入夜狼狗夥布競來不數知廻圍
四面中二三打連有飛越頭上有吹嗅喉邊有突動背後
有觸著腰脚足心間千態萬狀雖膽冷股戰少不動搖
其中間非無歡喜得力到滿七夜終無恙是正受一夜
對予被親茶話一件也妙超大師河原捨身作麽生昔
如妙超大師爲矯試道情强弱每夜出四條河原被草
座其頃京童部遊俠者共五箇三箇宛于此彼湊集評
議爲腰物矯試利鈍馳廻處々廣野河原邊截倒乞食
非人類不知數四條河原茂三五人竊來見付國師被

信州飯山正受菴主端老漢豆州松崎禪海寺鐵髓和尙駿府菩提樹院頂門和尙是也古德云古人刻苦光明必盛大寔哉國師昔不觸著蚊子毒牙齒豈今立此大功勳開榛實區亦不記數昔刻苦是今默照枯坐無爲安樂大非吾正受如端老漢其頃飯山楢澤邊有樵夫入山拾得狼子抱來與飯寵愛一日樵夫入山截大木狗子慕來睡臥其傍不圖俄木倒伏懸彼狗子上微塵布禿樵夫雖一見驚惜悲終不力及空捨置歸家自其夜國中狼共群集競來怒恨每夜入亂村中忍入人家人子共四五歲六七歲引出咬殺食裂捨成冤無限依之村中盡及日暮閉門戶全無出入絕往來時正受思

命神符㆒如上逐一　透過後猶悟後修　行在莫㆓得㆑小爲㆑足
昔如㆓大圓寶鑑國　師㆒行脚事了後謁㆓　妙心聖澤庸山老
師㆒問答不㆓脫洒㆒在　山大怒詈呵咄師　不㆑憤在㆓山後石山㆒
死坐蚊子大集妨㆓　道情㆒師解㆓衣袍㆒寸　絲不㆑掛躶形兀坐
山中蚊子皆來聚　咬㆑肌其苦惱不㆑可　㆑說師轉竪㆓起梁骨㆒
湛然恰如㆓一人兼　萬人戰㆒不㆑覺大死　一番身心脫落忽
然有㆓大得脫㆒天明　開㆑眼全身皆盡蚊　子肌膚失㆑色徐々
掃落地上恰如㆑布㆓　櫻桃實㆒歡喜不㆑知㆓　手舞足蹈㆒歸來謁
㆑山具演㆓所見㆒山隨　喜餘撫㆓背後㆒印可　證明後來住㆓正傳
大仙等㆒宗風大振　孤危聳峻打㆓出英　雄豪傑衲子㆒不㆑記
㆑數就㆑中有㆓跨竈上　士㆒稱云㆓至道無難　菴主㆒菴主有㆓三子㆒

怠衆生涅槃涉三　祇懈怠又作麽大　凡三乘修鍊行人
大强敵在默照睡　魔是也是故昔如來　大手出在其頃阿
那律陀常爲睡魔　被折伏佛呵責之　螺師蚌蛤類一睡
一千年不逢如來　出世於此阿那發　大憤志不睡臥者
七日七夜乍煥發　大智眼其時且雖　打失眼光人間天
上善果不如之佛　呵責是今時枯坐　打睡非打睡是佛
呵責非參玄上士　須三復是語思念　觀察勉旃諸子莫
得小爲足登山須　窮頂入水須盡底　轉有最後重關就
中踈山壽塔因緣　南泉遷化雪千山　巖頭古帆牛窓欞
趙州狗子無佛性　三種病二種光婆子　燒菴州勘婆靑州
布衫女子出定犀　牛扇子斬猫兒是　名法窟爪牙稱奪

祖々傳來第一義上　譬茲有二一箇義士一　爲二國家一捨二身命財一
予亦非レ無二少所思一　我身縱有レ罹二患難一　爲三永報二佛恩一賴二留
箇護法善神一御名　奉レ稱二壁生草明神一　此神爲レ立二世上一中
縱枯坐默照不生　邪黨瀰二滿天下一在　必定無二眞風墜一上地
是亦予大願海也　永劫不二已墜一眞風　作麼生見性透關
勇猛精進一大事　義是古人云參禪　須レ具二三要一二者有二
大信根一二者有二大　疑情一三者有二大憤　志一若缺二其一一如二折
足鼎一就レ中以二大憤　志一爲二至要一縱有二多　少信根疑情一無二大
憤志一味一則發二大　藥能靈驗一治二人病一　不レ能二利二濟群生一病
何哉無明煩惱生　死業根是也大憤　志作麼生憤發二勇猛
大精進心一是也是　故言爲二勇猛衆生一　成佛在二一念一爲二懈

分多留波此祖父哉　寔哉實鑑國師遷　寂之後百年以來
無音無臭成果多　利之眞風於三四十年　來再度招回玉非
師其誰哉誠漢家　如有良平良平若罹　患難國其危乎國
脉亦有絶佛法亦　然師若罹患難眞　風乍墜地邪法亦
如故發興然則佛　法立地拂土泯滅　當此時爲佛子者
誰坐豈忍見此荒　蕪是故吾輩不顧　危亡亂自叨々請
師願憐察之恕宥　之稽首作禮予曰　善哉々々如吾子
寔忠烈孝悌義士　忠烈孝悌語豈有　咎之哉必莫思慮
予亦非少無所思　我身縱有罹患難　旣爲法豈其有惜
況餘八旬老馬齒　命日今旣逼崦嵫　不計朝夕豈足顧
命日多少不足論　縱有彭祖八百壽　代西四七東二三

依㆓一句半偈力㆒直　拔㆓無間燒熱苦㆒然　則非㆓天地懸隔者㆒
或時有㆓一老人獨㆒　參次肅容作禮告　言言無㆑益人不㆑如㆑
無㆑言雖㆑非㆑無㆑益良　藥苦㆑口有㆑利病忠　言逆㆑耳有㆑利行恐㆑
逆㆓我師御耳㆒不㆑奏　達㆑久雖㆑然不㆑奏則　逆㆓吾忠心㆒作麼生
予曰有㆑病㆓我身㆒豈　厭㆓良藥苦㆒於㆑此欣　然告言師常憎㆓枯
坐不生偏見㆒罵詈　如㆓疥狗㆒譏刺如㆓土　塊㆒若久如㆑此默照
立枯邪黨見㆑師如㆓　寃敵㆒不㆑久必設㆓無　失橫難㆒種々廻㆓奇
計㆒謗㆓倒師高德美　名㆒然則佛法大非㆓　有㆑害者㆒師宜計㆑之
棄㆓擲立枯不生邪　黨㆒放㆓撒默照昏愚　部屬㆒一向不㆑可㆑廻
顧㆑何故寶鑑國師　云葦原絕久法道(ノリノミチ)　蹈分此翁哉是國
師掛眞自贊詠歌　師亦自贊葦原也(ヤ)　絕久布法道又蹈

初看經欲遁地獄　苦報專一勤修諸　善業可悲可恨中
頃聞或知識所說　不可看經不可坐　禪只其身其儘佛
既是死了燒了何　來世在可悲於此　棄擲昨迄勵勤萬
善萬業剩豈謂哉　使二舛墮地獄欲　求其救可然親叔
一人無是故恨戀　無見懸富貴自在　御家託獨祕藏姫
御前乞救願尋當　時無雙知識修供　佛齋僧善業救濟
我永刧苦患其頃　於京都東福大休　和尙無準錄提唱
法會在願彼勝會　乞救大衆評議修　水陸會師亦燒香
唱偈被救濟靈鬼　亦直告解脫生天　歡喜非邪正遙隔
者哉邪法正法寔　可恐寔可謹彼纔　說枯坐不生斷無
邪法立地使在家　善信女子死後乍　墮三塗地獄此纔

十二位階級ニ菩薩　有ニ頓漸半滿次第一　儞所謂白木合子
其儘是昔階級非　昔階級是儞所謂　白木合子其儘非
佛言可レ受ニ犿癩野　干身一莫レ爲ニ二乘聲　聞之身一二乘爲聲
聞爲有下如ニ儞等一無　智昏愚無慚無愧　放逸惡黨共上古來
往々依ニ說一邪法ニ出　家緣上墮ニ地獄一者不　レ知ニ其數一生駒論識
坊弟子讃岐近頃　遠州附ニ託其妹一說ニ　地獄苦一求レ救靈鬼
依下說ニ不生邪法一罪　障上作ニ白狐一附ニ托大　社神主善知識如一
照月上人ニ死後成ニ　照月駿馬一有レ爲ニ長　良川大髗一近頃西
京有ニ一婆子一初無ニ　比類一後世者中頃　信ニ不生斷無邪法一
不レ覺使ニ二舛一依ニ其　罪障一死後果墮ニ地　獄惡處一去年夏託ニ
京都去所富家娘ニ　具說ニ苦報一我此御　家意趣遺恨無者

喜所謂大悟十八　度小悟不レ知レ數大　可レ笑不レ悟卽止焉
既是命根截斷生　死得脫一大事義　豈其如下愁二痢疾一人上
數二度數一者哉不レ知二　最上微妙向上禪一　所レ致既是最上微
妙向上禪云レ非二悟　解了知間一只是其　身其儘佛只無垢
白木合子大安樂　大解脫一切馳求　心總休歇於二萬事
上一總莫二手出一專一　以二無念無心一云レ爲二　最上至極一不レ行二一
事一不レ長二一智一徒日々　如二死獦獺竝睡一生　無レ益二于時一死不レ被レ知
レ人不レ能下留二得一語一　報二答佛祖深恩一上藝　晴云二白木合子其
儘佛一日々喫二大粥　飯一從レ放二出大馬糞　如レ杭者一外一向無二
所レ能一度二得一人一不　レ能レ報二父母恩一一子　出家九族生レ天何
妄談倆不レ知佛從二　最初發心地一終到二　等妙二覺一迄有二五

壁生草　卷中之下

自夫獨豎起梁骨　打坐到天明其夜　終宵菴中大可恐
鬼怪事在惡文繁　不記茲其翌晨開　件桶展左掌粒米
纔扱出一掬作粥　以擬二時終日孰　國師串柿半顆矣
自此每日如左去　雖歷月餘終無飢　渇覺身心共勇壯
夜禪晝誦終無怠　其中間大悟小悟　不知數歡喜踊躍
知幾許妙喜所謂　大悟十八度小悟　不知數今更無疑
可悲此道今人捨　如土就中抱腹大　笑絶倒起來又可
絶倒事在百年以　來寶鑑國師行脚　後臨濟曹洞檗派
間往々默照枯坐　無眼立枯輩處々　聚頭爪彈盡言妙

施主卽山上鹿野　德源老人福貴自　在後世者也昨具
語勸師兄行實不取敢令經營菴室　菴室成就迄暫間
河浦云所蟄居待　菴成必自行迎越　行河浦月餘陳自
來迎到德源之宅　其翌直移岩瀧菴　居士卽家督長男
命鹿野勘治者令　相送菴內一僕卽抱　白桶可受斗米者
相送隨來行程纔　里許到菴地時予　挾一炷香禮三拜
凝然默坐時勘治　卽合掌作禮歸家

壁生草　卷中之上終

迦立入住持卽數年以來大舊識太田滿釋陳首座也
互驚取レ手合嬉泣也良笑也覽來方行末語散其夜其
所投宿翌辰辭既欲レ尋二虎溪一陳云今更被レ尋二虎溪一不レ知
有二如何端由一予亦不レ包所思大槩告知陳云若虎溪山
中無二契レ心處一必歸二此地一予亦有二思處一互淚生別山草木
諸共朽果焉漂行身賴無是付茂白晝星斗尋云山也
正受翁悲嘆程今社思白浪松吹風諸共不レ知道左行々
兎在處付波根山萎草木色天晴漢家本朝亦無類靈
地也彼方此方尋搜舊知菴主廻合淸話熟談二三日
方々窺求無二契レ心所一落レ力歸二太田一陳曰我兼而知レ之是
故昨既得二禪寂無塵靈地一自レ此北里許云二山上岩瀧一所也

夏中山中隨逐勢左世玉梟此菩薩增在曾也近鄉在
在三五里間老幼男女緇素尊卑八九日程參詣人引
不切俄國師尊信計留由遠近父老口碑所載也語畢
天晴貴御咄哉人人絞袖梟土曾予亦竊志念父老歸
仰非我願近遠供養非我願所貴國師信心精進堅固
羨國師道情純一無雜願尋出人跡不到靈地淸淨寂
默隱處分串柿一顆當二時非予所及願日々得粒米
一掬煮一椀粥啜當二時送一夏試道情强弱待夏明
竊請暇虎伏野邊無當所指虎溪吟行獨旅地憂倩通
言葉無友專憂目大田宿路左傍流石淸精舍在最早
午時過行茶一乞請晝子行思付御茶一御所望笠引

四五歲小法師是　成御堂格子內突　飛入玉龕中々人
間態者不見玉餘　不思議侍儘格子　內指望隨分見廻
候共影形不見玉　餘不思議之事侍　語了亭主大驚怪
格子推開內入種　種尋共音臭無怪　邪御長三尺地藏
菩薩向小法師掛　多利之純子色掛絡　打掛安祥立玉者
不思議云恐在斯　所國師聞付馳來　自一目見御手合
伏拜御淚關爲敢　玉禰者見人感淚　銘肝伏拜良在國
師推御淚左世玉　不思議耶那阿掛　絡老僧久布掛古
掛絡爲夏中隨侍　褒美今朝與小法　師御貌形形振少
違世玉和奴楚也　是付而茂無勿體　不知事迚會釋無
責使冥理程恐布　爲泣沈玉龕村中　大悤（ソメキ）涉感歎扨者

歷二一月二月一遁走　存不レ寄咳唾掉臂　誦經諷誦終無二怠
墮働二全無二飢渴色一　掃洒汲水盡レ心既　一夏欲レ明國師一
朝召二雛僧一善哉々々　能社一夏隨身佐二　我道情一㒵與奈乍二
如何布物一此此夏褒美　脫二御肩掛給掛絡一　被レ授雛僧三度推
戴レ掛首今朝出レ山　玉者此山麓里左　方有二新布民家一某
所緣者賴レ彼午時　爲レ營奉レ進二和尙一閑　下レ山玉頭著レ地拜
別如レ飛馳下國師　力直竹携レ杖徐々　漸近二午時一頃漂二付
麓里一見二廻新屋邊一　玉者從レ內亭主走　出付二頭地一是(コレハ)是餘
爲レ遲玉故御迎參　今支度侍所能社　出御有難哉此御
入增在請申先遣　㒵小法師如何去　者豐只今迄此處
御座其等見廻立　出或者曰只今此　處希代事候記十

亦不レ剝底眼也師　即微笑休矣且又　彼地云二太郎丸祖
海一有二老僧一是又一　員不生小知識一　日入レ山來對レ衆法
話昔夢窓國師一　夏山居切心苦行　被二思召立一纔抱二串柹
一把一入二甲建德山一　每日喫二串柹一顆一　當二二時粥飯一堅誓
被二菴居一其日無二何　國一十四五歲雛僧一人　出來此夏願在二和
尙左右一乞二隨身一師　云若年身近頃奇　特存立乍レ去倆不
レ知我此夏喫二串柹　一顆一欲レ當二二時一然　即無二與レ倆食糧一小
僧云然則分二半顆一　與レ某國師默然無二兎　角返事一暫思案㒵
小僧云若年某矣　半顆一夏欲二隨身一　和尚何御思案哉
國師竊思念玉縱　彼恁麼言得豈半　顆得レ送二一夏一纔歷二
二三日一必遁二走佗　方一越輙被二然諾許　可一可レ貴小僧其後

生如彼云大癡鈍漢乎未明大乘不生大安樂祕訣故
如是苦吟懊惱寔可憐愍部屬也予或時詣丈室咨扣
今見一堂兄弟晝夜以枯坐睡眠爲急務恐彼等死後
必墮黑繩衆合大惡處其時必奉恨和尙乎師曰其皆
手出莫出手予曰然則和尙亦如彼等開隻眼覓哉師
云老僧眼亦莫管予曰我輩以和尙爲則手本如和尙
眼不可不管在師曰我昔思有蹈斷時節大淸苦予曰
然則盍彼等亦思有蹈斷時節令淸苦令開己眼恁麼
捨置玉者彼等必到死不能開己眼然則死後必墮黑
繩地獄其時必奉恨師乎師曰只專一管自己眼莫管
佗人眼予曰某甲眼者縱握百枚玄能晝夜擊穿屎皮

レ可レ在其等尋搜尾　崎那留圓照古寺　吟行見二鐵堂老人一
彼且掛錫隨身或　時熟慧極老師被二　指南一思二淸閑菴地一
美濃菅谷近山邊　草菴在思付夏明　請暇著二行纏一復憂
目近江地也身置　處泣々美濃洞戶　山深菅谷社漂付
彼成者覺東無此　彼問尋悲哉菴主　老僧遠逝後菴則
腐取菴地則爲二麥　咬一越進退惟谷終　詣二岩崎靈松禪堂一
掛錫可レ悲五十餘　員雲水盡近代不　生默照枯坐老幼
共二時粥飯外堆　堆列坐竝睡如レ推　レ櫓夜更待二開定鐘
鳴一各竝レ枕列臥互　高聲唱云大安樂　大安樂予獨憤レ起
勇猛大志レ誓腋不　レ著レ席片時曾不レ睡　顧向每夜大安樂
驚二策予不臥不睡一　善巧乎或時三五　箇低聲議曰可憐

年於二飯山城下一有二斯事一是亦十八度　中歟予亦歡喜微
笑乍レ帶二泥水一嬉泣　哉覽笑哉覽泣焉・　笑焉浮行不レ急旅
地程無頓京都漂　付逢別別逢習哉　舊友三四人逢二從一
日向レ歸二互抱レ手相悅　問二彼地擒縱與奪一　各揃二言葉一相勸彼
地實五百年間出　千歲優曇波羅就　レ中所レ惜師兄未二來
參謁レ傍有二一僧一曰　間出優曇彌不レ知　若州小濱不レ遠所
尾崎圓照鐵堂老　漢故大圓寶鑑國　師嗣石隱老師常
隨侍者堅剛無比　大道人遠近貴賤　打靡歸命渴仰不
レ淺語了嬉哉是正　飯山正受老師叔姪　餘方何連指置遠
近不レ知法道進心　若狹地也人之心者　黑谷磨早晚白川
也浮奴沈奴笹小　船焦行身鹽無哉　小濱漂付梟拟非

閑不堪感情和歌　眞似演喜爲聞篠　田森古寺早夜更
方雪嚮其頃蔭涼　堂頭有內評囑予　欲令住蔭涼々々
福地有所領足每　夏令掛搭四五十　員時予心竊謂願
一回涉日州參謁　古月老師是故心　不一決不久請暇
獨出京師其時壽　鶴獨密相送經二　里餘別少焉行程
里許驟雨大洒來　雨水侵路泥土呑　脛予少不覺鼻吟
衝雲雨行不圖撞　著妙喜所謂荷葉　團團似鏡圓菱角
尖尖似錐利語中　夜半如見杲日不　堪歡喜不覺喫顚
倒泥水裏衣袍皆　浸心謂斯希代大　歡喜衣袍豈足惜
轉伏浸泥水不動　行客三四人大驚　大怪走寄抱起問節
死哉予蘇息拍手　呵々大笑行客笑　云狂僧々々遁走先

請相代侍湯藥不堪歡喜願老師閑補理行纏事寄定
山和尚被發起勢州山田虚堂會行時友禪關策進尋
處々高名知識雖乞救各稱禪病不下手最後參謁泉
州慧極老和尚師云禪病欲醫治轉重最尋寂靜處與
此山草木共朽果到死莫奔波諸方雖然爲時々來謁
指篠田蔭涼洞家禪堂暫掛搭其時同單五十餘員隣
籍有壽鶴上座是又有道一員上士互合心如舊相識
或時互誓七日七夜切心不臥修竹切三尺爲竹篦橫
對坐間若有片時合眼者把竹篦打破眉間間竪起鐵
脊梁切齒兩箇默坐到七日滿夜兩箇少不目扣兩手
互不觸彼竹篦子其頃一夜大雪降洒林葉其響實淸

壁生草

卷中之上

富蔬厨下菜刀瘦　燒葉爐頭火箸忙　其後嶮路數日程
喫難辛漸歸鄉國　侍如何老病床雖　侍守正受遺命片
時亦終不怠墮每　夜八炷香無怠經　信越到駿陽間大
悟小悟不記數所　悲心火竊逆上肺　金痛水分枯渴不
覺發難治心疾擧　措多驚悲身心怯　弱兩腋常生汗動
中一向入不得常　尋陰僻處死坐非　鍼灸藥所可救今
更飯山耻个布欲　普尋知識求救病　床片時不可離祈
念佛神無靈驗兎　爲角爲盡心處恠　哉師弟發禪者後
龍雲雪店和尚遙　聞老師病難付經　遠路自關東歸親

壁生草 卷上 終

一掃世界少知音　玉石奴郎不辨別　一見必言不足取
始終家醜向外揚　更無隻字堪利人　塗飯曝林下千日
鴉亦不顧糟言句　引裂抛地涕唾去　然人不知而不憒
若又有透關上士　一見佗鄉逢舊知　謹告報參玄上士
勤破萬重荊棘叢　丙戌孟正十五日　上卷清書既書終

問草廬云了既別　予亦地上俯伏禮　拜泣別入山路嶮
到此上卷先相濟　猶又剩語有一聯　任出魚魯不管察
明和第二乙酉冬　臘月十三煤掃日　有由作長編拙偈
終得上中下三卷　去年臘月十三始　年內師走廿五終
中間纔十三日中　唱出者般閑言語　上卷紙數七十二
中卷得六十一紙　下卷已是五十枚　都合一百七十九
句數二千五百餘　字數一萬八千字　語句總是雖賤劣
是又法施菩提心　君子千言有一失　小人千言有一德
既是一萬八千字　其中豈不有一德　自愧馬年八十二
昔覺文字皆相忘　若年侍者兩箇在　文字總問彼等書
字形不正侍者耻　老僧不埓少亦無　唯恨澆末法滅日

來長居恐有明言　葉多者品少是迄　去者迚白雲打乘
春日野指行玉有　難社覺焉其頃初　高田遺置舊同行
二三人飯山尋來　勸共歸國師兄若　不共歸國我輩三
人共留錫此地予　兎角思案兩頭共　不一決時自國本
有書通告如何老　師病床事予卽大　驚悲乍決歸國事
三人共悅俄同著　行纔日頃親布舊　參居士三四人老
師亦同共相送一　二里到高山麓從　此山路嶮峻非老
足所及皆々相勸　老師共別歸時師　把予手低聲親告
玉向後勤如吾子　者接出兩箇足報　答佛祖深恩去玆
縱隨侍老師病床　莫得小以爲足勸　必專修悟後修棄
擲世間一切塵緣　事誓莫毫釐繫念　有時節再度又來

者共夥布寄集或咬合摑合恰如修羅闘場苦患脫恐
寒毛卓竪時有一老僧在傍凝然脫畏々問曰是如何
怪異者共侍哉覽老僧曰斯鬼形鬼怪曲者共豈其徒
者哉云茂中々罪深皃共尋玉無爲方有增可語聞彼
等皆自倶盧孫佛以來智者高僧無菩提心墮魔道斯
奇怪奴原假名實名逐一分明共今觸諱罪深勉旃勉
旃縱儞勉到彌勒下生大悟發明博覽名識雖超過萬
夫不逢明師不知悟後修行況可貴於菩提心矣可引
入吾子雖此程晝夜竪窺横窺有寸志憐後生學人時
時指南故不能輙引入然不久必被引入彼中歟問曰
御僧不知何處住哉覽我自此不遠自春日野邊爲儞

神君纔雖二三行神　勅其善巧超過諸　經論歟不堪歡喜
不顧文字烏焉略　記大槩是又少法　施菩提心乎愿夫
昔栂尾明惠上人　潛遁玉笠木解脫　上人被蟄居時々
互詣春日神前擎　法樂明惠詣玉時　神開內陣御戶淸
話及諸經論解脫　詣時御戶開玉共　背面無淸話解脫
且悲且怪曰學文　行持明惠與脫何　優劣侍明惠來時
對話解脫拜時背　後如何御神慮哉　侍非違背平等利
濟御誓願哉時神　君最氣高御聲高　聲告學文功御座
社背後奉見菩提　心不座反々憂立　皃神爲上玉皃脫
乍且悲且怪立歸　其夜終宵挑燈讀　書夜更人靜後外
面大物騷布脫畏　畏指窓紙望見恐　布牛頭馬面鬼形

初知老眼寔可レ恐　惜不二嗣レ寃爲二上士一　就レ中可レ貴悟後修
行作麼生是悟後　修以二菩提心一爲二第　一一古春日大神君
告二玉笠木解脫上　人一大凡自二倶盧孫　佛一以來智者高僧
無二菩提心一皆盡墮二　魔道一予大常疑二此　事一久怪哉剃髮染
衣非二菩提心一哉誦　經諷呪非二菩提心一　哉況彼上古以來
智者高僧哉豈無二　菩提心一麼雖レ然忝　春日神君御神託
豈其容易哉初廿　五歲時疑二此事一漸四　十二歲時不レ慮撞二
著此大事一豁然如　レ見二掌上一作麼生是　菩提心法施利佗
善業是也從レ此誓　鞭二撻四弘誓願輪一　馬年既到二八旬餘一
終不二怠墮一應レ請雖　レ經二五十里百里一少　不レ恐隨レ分行二法施一
怪哉古來佛敎祖　錄中終未レ見二菩提　心判一可レ貴春日大

爲足次止得一切　音聲其餘難透難　解話頭逐一透過
了轉有最後重關　日見性悟道上毫　釐無罪障否造卽
在不造卽無此等　判悟道後問取自　己不晩事就中有
三嗣判是亦不知　不可在一件三嗣　可得聞曰古人曰。
上士嗣冤中士嗣　恩下士嗣勢冤者　何哉熱喝嗔拳奪
却儞心肝五臟是　非冤何哉恩與勢　不足云老僧手木
下中下士甚多是　皆老僧罪過非諸　士罪老僧若有勢
位誰甘爲中下士　其中依授業師命　難默止有嗣恩者
如予昔在飯山日　一日老漢命予曰　正受雖斯貧困地
佗日老僧行脚後　吾子住爲終焉地　予曰幸有格上座
師言如彼實無賴　予不解其意怪已　格果不久卒遠逝

萬善雖レ盡二祕術一不二　見性悟道聞二隻手　聲一限成佛存不レ寄
淨土片端亦不レ能　レ見故云癡福三世　冤又作慶生今生
千辛萬苦萬善萬　行功勳力依來世　必天子將軍大名
高家生二富貴自在　身恃二威權一誇二富貴一　寔隔生卽忘歟哉
前生萬善萬行露　塵忘果集二抱妃嬪　嫂妾召二隨無レ限奴
婢僕從レ張妃紫錦　棠李妾紅羅襪其　費所領非レ所レ及此
故貪二掠國中一剩絞二　萬民油責苦積二重　夥罪業一死後必墮二
三途八難惡處一受二　俱低恒沙苦患一然　則非二三世冤一何哉
傍僧云癡福在家　在僧侶上絕無事　哉甚在雖レ有有レ所
レ憚是故謹不レ記レ茲　僧侶如何免二得此　罪一若要レ遁二此罪一先
須二見性悟道一若要二　見性一先須レ聞二隻手　聲一雖レ聞二隻手一以勿

莫爲二乘聲聞身　作麼生是悟後修　轉悟轉參轉了轉
擧轉有最後重關　潛行密用只能相　續爲主中主今時
默照枯坐不生族　盡劣疥癩野干身　潛行密用作麼生
非云深山岩崖樹　下石上默照枯坐　造次顚沛行住坐
臥片時無間斷是　是故言動中工夫　勝靜中百千億倍
悟後有專一修行　拔却法窟毒爪牙　劈捨奪命惡神符
普搜索內典外典　積聚多少大法財　鞭撻四弘誓願輪
尋常勤行大法施　誓利濟一切衆生　雖分毫不爲利名
卽眞正佛祖兒孫　勝人間天上善果　癡福三世寃作麼
世間多少後世者　共生淨土遂成佛　持齋持戒讀誦書
寫供佛齋僧禮拜　恭敬秩父坂東西　國四國奈良高野

亭主嗔草箒倒握　予頭割碎混打打　打破菅笠眞逆倒
不覺節死無性體　四隣皆驚恐扨社　例曲者斯事仕出
閉門戶音無臭無　行客三四人驚怪　抱起問如何若何
予蘇息開目從上　難解難透毒爪牙　透根徹底乍煥發
越拍手呵々大笑　旅客恐狂僧々々　各々皆遁走不顧
予起擺衣被破笠　莞爾徐步歸楢澤　時有一老人招予
御僧向節死玉哉　予微々笑總不答　卽與飯令喫送還
歡喜笑到正受門　師立椽鼻一見問　試言有甚麼好事
予近前精演所見　師把團扇撫予背　願儞壽算到我年
必誓莫得小爲足　從此勤修悟後修　得小爲足聲聞乘
不知悟後修可惜　爲二乘小果羅漢　疥癩野干身可受

斷片言不レ能二吐出一　從レ此懊々心不レ樂　尋常雙眼含レ涙坐
師憐授二數段因緣一　踈山壽塔牛窓櫨　南泉遷化一株花
青州布衫乾屎橛　此內若透二過一則一　實足レ稱二佛祖兒孫一
於レ此憤二起大精神一　雖二晝夜竪咬橫咬一　無二半點透過發明一
卽悲泣涕淚誓言　南無十方魔破旬　及其餘惡鬼神將
七日不三透二過一則一　立地奪二却我命根一　燒香作禮暫不レ睡
師呵曰二穴藏禪法一　又曰今一二掃世界一　尋下扶二起關鎖禪一師上
如三白晝要レ見二星斗一　予半信半疑竊謂　今世上名藍大刹
高名師如レ麻似レ粟　乍レ居二斯貧困小菴一　無二比類一大憍慢哉
不レ如三請暇往二佗方一　懊鬱餘翌辰持鉢　到二飯山城下一行乞
擧二揚話頭一少不レ休　立二一家門首一凝然　內叫二通々一不レ知貌

予曰一老何用事　此人亦少見處在　乍去此處判不宜
予曰然此彼如何　彼逐一判釋分明　同寮皆盡俄改觀
人々恐戰皆靜替　彼卽正受徒云格　日頃來云見解輩
聞畏畏恐獨不來　予亦久旱逢初雨　佗鄉逢舊知心地
從此晝夜互商量　其樂更無物可比　早晚講了分散宵
竊招格問其師範　我師飯山正受菴　稱端藏主老隱士
予亦竊尋行飯山　欲拜彼老師作麼　格云其社我所願
有御出某御供申　其翌待分散鐘鳴　二人竊出洞家門
越富倉山到飯山　相見事了卽掛錫　或時獨參演所見
師問曰參須實參　狗子佛性作麼生　予曰無手脚可著
師伸手推予鼻云　扨强手脚付樣那　越進不得退不得

呵曰何心恣歩廻　無レ專事聞出將來　騷二同寮大勢人心一
何眼目下見レ不レ爲　斯處一老長首座　長首座初尋道人
連二彼曲者一來苦告　此新到卽信州僧　閣二寮末席一掃洒抔
被二仰付一宜御指南　賴入候精被二仰入一　予曰如何御心侍
房宿義一碩六七人　無レ隱衆寮破曲者　此處佗派借客殿
擇二長者一被レ遣可レ然　彼亦今見掛殊勝　人貌見知大盜者
長曰御寺見掛侍　予曰然卽點頭申　乍レ去伊少怪働在
早速常住返進申　其時無レ違可二請取一　何扨夫少無レ違事
越萬事相濟互別　其翌開講宜相濟　皆々巡寮演二祝義一
長亦入來祝義了　傍在眼目取推開　此所堂頭辨如何
彼師兄所見作麼　種々詮議了辭去　新到曰彼一老子

熟談精見彼見識　非聞及程透關人　落力隱殿玉屋內
誓七日斷食接心　寺中無知此趣向　同行議爲竊歸國
滿夜半遙聞鐘聲　身心脫落絕纖塵　不堪歡喜高聲叫
岩頭老人猶好在　同行在寮中聞付　走來把手互相悅
從此慢心大指起　見一切人如土塊　其頃新到五百人
爲常住寮舍甚狹　借隣刹洞家客殿　分三十餘人掛塔
予其外宿一老子　其時同寮七八人　中指南子團禪人
後林際鏡水和尙　自常住歸來遽告　只今希有新到在
身長六尺畏貌曲　挾大拄杖枯木立　高願參暇坂東聲
如何樣是非徒者　如彼亦容掛錫否　同寮皆盡興覺貌
少焉又來遈(イカメシク)告曰　彼曲者此方評議　外宿兎角馬捨場

其春依舊同行招　到福山天祥衆寮　依精錬刻苦功勳
入行不知行暗窟　其秋同行共歸國　舞子濱邊須摩浦
人丸塚敦盛墓所　小屋野原生田森　所々終不開眼見
途中如獨立不往　民屋並木似西行　經十數日到鄉國
親叔明友悉來聚　問所々艱辛苦樂　予只云吽々不答
皆々驚云成怪物　是無佗口碑所載　如大定聖應國師
經過東海道廿度　終不仰見富士山　初聞此事常感信
後來閱禪關策進　空中告常啼菩薩　行時不得顧左右
勿顧視上下四維　信此語常如公案　是故爲者般癡漢
時聞越後有道人　慧極和尚卯可人　事寄英岩眼目會
翌春促同行三人　到越後英岩輪下　先相尋逢彼道人

時予亦同入其列　互相見寒溫事了　指出掛物數十本
其中有讀兼掛物　人々乍笑見予貌　有一軸字形不正
竪讀橫詠全不讀　衆皆攢額且搔頭　予其裏書姑婆字
皆盡皺眉握拳云　是又是難透難解　師兄願下二義門
予卽按下雲頭云　姑婆云嫁惡義也　皆拍手呵々大笑
中錦袋二重箱在　皆々驚怪謹披閱　大愚老人之墨迹
筆勢文句可有樣　竊謂只是見道德　貴勝佗餘都不顧
歸寺常祕藏持來　筆道傳授及書畫　於處々乞請或自
寫來筆墨數十枚　一束束持到卵塔　放火一炬成灰塵
從此師禪關策進　晝夜勤精錬刻苦　或時閱佛祖三經
大乘行者如流木　不寄兩岸果入海　一見大歡喜踊躍

和尙其春有二歳旦一　時予卽席和韻曰　振二起大阿一握霜一
招二回天下第三陽一　祥光輕上大方地　南極老人獻二壽香一
歸來卽披二呈翁老一　翁笑曰此夏應二籍高一　寔哉六十員衆寮
馬年廿一三-老-分　翌年春師弟惠松　後源立快龍和尙
追二予迹一遙到二瑞雲一　草鞋一錢無客僧　瑞雲例通大貧寺
留錫肩柄不二相叶一　無二爲方一願二近隣寺一　且令二掛錫一予其時
若州小濱常光寺　到二萬里師虛堂會一　會中問二舊知人々一
有二貧僧可レ勤衆寮一　或云近邊無二然所一　伊豫松山正宗寺
其城下甚豐饒故　托鉢在貧僧甚好　越歸二瑞雲一誘二惠松一
到二松山正宗衆寮一　彼家中歷々武臣　聞下正宗衆寮當夏
何茂博覽多識由上　願下內五人請茶話上　應レ請五人各伴行

鶴也鶴起鳥勇能　自此藝晴只二人　雨不降翁遊大垣
故天晴馬翁日和　予獨在寺靜讀書　其頃獨有翁門人
溫馬山名高詩人　時來助予詩聯句　常端立百句連句
山打章句予對句　纔線香二三炷終　或時獨閑熟思念
縱詩連句越李杜　死後爭免得三塗　懊々含淚心不樂
其時閑望見椽鼻　蟲干後古高机上　書籍二三百積重
予一見無限歡喜　燒香誦經禮三拜　南無十方一切諸佛
一切護法諸神祇　我生涯有勵勤道　只今授給玉祈誓
閉目閑行到机處　指展手探得一卷　謹再三頂戴見之
可貴卽禪關策進　不堪歡喜謹披覽　向所謂昔慈明和尚
在汾陽日刻苦事　其翌年洞戸保福　到南禪和尚衆寮

打返熟熟考思案　迯不レ遁三塗地獄　我人取レ手合可レ落
併空送二光陰一無レ益　自レ此學二詩文手迹一　近代勝者被二譽唆一
果兎角阿方次第　詩文友二李杜韓柳一　手迹學二尊圓養拙一
翌年行脚到二濃陽一　大垣城西北檜村　如二瑞雲馬翁老人一
聞二當時無雙詩文一　同伴十二人共行　願二相見一卽日掛搭
瑞雲素無雙貧寺　米薪自二學者手一出　剩馬翁美濃荒馬
無二比類一大惡辣生　不レ擇二賢愚一亂罵詈　是故新到不レ殘皆
議請暇何國分散　予獨謂擇二搜諸國一　博學多識如レ翁希
惡辣豈其足二恐怖一　米薪到二味噌醬油一　母人給有二行脚金一
萬事少無二氣使所一　死獨誓不レ往二佗方一　諸子皆騷著二行纏一
相呼相喚互紛然　予獨井端洗二大根一　翁早晩立二予背後一

自是日々習諸經　句雙紙二月讀了　元祿十一丙寅歲
九月廿五日讀始　其霜月廿五讀了　是又北野有因由
十五入鵠林出家　其春侍如何老師　五經文選盡讀了
十九隨逐均首座　入清水禪叢衆寮　時有巖頭渡子題
爲精知行狀始末　相共竊讀正宗贊　巖頭末後爲賊害
一見胸中大憂惱　巖頭五百年間出　增非一代龍門哉
此人若生罹賊難　死後誰得遁三塗　世中無専者出家
如何成神祟哉在　愁可惜髮剃覆剩　此見苦成轉者何
今更還俗世耻布　海川住居亦口惜　兎角因果否成果
悶焦臥轉既三日　衆寮飢渴流石餓　喉中木相粒不透
哀哉正是三五日　斯中難忘彼燒熱　兎爲角有增思煩

此香華煙眞直立　左無四方吹散玉　且觀念合掌開㆑目
香煙可㆑貴眞直上　荒有難事哉觀念　開㆑目復四方散廻
越半信半疑不㆑悅　或日考㆓佛神靈驗㆒　無㆑越㆓觀世音菩薩㆒
自㆑夫俄習㆓普門品㆒　纔一二夜透習浮　從㆑此晝夜普門品
天神經誦終無㆑怠　或時竊謂斯計勤　誦經思㆓灸治抔熱㆒
誦經左程無㆑驗者　其頃諏訪處有㆑操（アヤツリ）　外題卽日心上人
鍋被云鎌倉公方　時宗公問㆓日心㆒曰　法華行者火熱否
日心答曰誠行者　入㆑火不㆑燒水亦然　時宗爲㆑試㆓其眞僞㆒
燒㆑鋤挾㆓日心兩腋㆒　鍋眞赤燒被㆓其頭㆒　時日心莞爾不㆑驚
見人感入唱㆓題目㆒　願如㆓日心㆒燒熱遁　予亦出家如㆓日心㆒
告㆑母願㆓近日出家㆒　儞奇特常恐㆓地獄㆒　兎角言㆑可㆑任㆓儞心㆒

稚形看經將何用　母日御身不レ勤在　彼優看經必不レ搆

頃世間不レ擇二老少一　慰濱箭射大葉流(ハヤレリ)　否亦隱忍竊射レ之

座布唐紙有二菊紋一　一箭欲レ射二其眞中一　忘二萬事一終日射レ之

其頃兄人柳渭畫　求二柳陰西行繪一來　掛二床間一置甚祕藏

如何仕凫否射損　西行左眼大射破　否大恐戰合二兩掌一

南無北野大神君　依二大慈不思義誓一　今仕落露不レ知樣

守玉伏轉泣居所　兄人早晩竊歸來　下二彼掛物一急持行

閤二母人前一貌曲仕　否者惡業是見玉　身拵無二何國一出去

母熟打詠不二敢呵一　否打泣竊思煩凫　荒(アラ)不レ賴二母神一御守

斯事不レ知樣不レ守　兎角無二心元一燒熱　否其夜丑三頃起

香華奉レ閉レ目合レ掌　南無北野大神君　輙救二燒熱苦患一玉

母小婢櫛道具持　座布奥椽先出給　否曰小婢儞先去
小婢顧視左右出　否其時屈膝謹曰　某程罪造者不侍
夜前御契約之通　若可遁道侍敎給　救否晝夜心苦勞
母曰何事惜儞在　併先梳髮後之事　先可遁道敎給者
髮何程可解梳侍　先敎玉而後之事　先梳髮而後之事
互爭前後不休時　否熟打詠母人貌　母人未可遁道知
夜前見予烈泣苦　誑賺爲止泣可敎　宣玉者乎若然則
如夜前復泣苦候　飛退切齒旣身繕　母曰先待然可敎
儞須常奉敬北野　否悅首指延梳髮　掃持佛堂掛御影
香華稱名無少怠　其夜俄習天神經　夫每夜自丑時起
燒香作禮祈出離　父大呵曰此否者　每夜油費成何事

日茲風呂場汚多　明日如何淸淨處　大切事精可レ教レ備

否大悅再又入レ浴　皆來問二何事侍哉一　母曰否大切事侍

皆笑今何氣無貌　寔化茶化茶婆也　興醒我屋々歸去

否其夜打解快寢　明朝常異五過臥　開レ眼屋後天神森

日頃友伴否者共　大勢聚喚叫狂遊　否躍起走行見レ之

鴉子三四羽捉來　互相爭打擲騷遊　否飛込欲レ入二仲間一

不〔イヤ〕待〔マテ〕且我心歸レ家　見二母人一傳二彼大事一　再來兎角可レ爲者

急々歸來見二母人一　市川玄道與二老醫一　共世上物語緩々

否在二透戶陰一待レ歸　少焉玄道暇乞出　否皺レ眉搔レ頭告曰

母人髮毛閉合苦　乍二御苦勞一解梳給　母曰是々珍事哉

皆問何事侍㒵哉　髮毛閉合苦梳吳　是西可二御日樣出一

或時共レ母入二浴湯一　母人尋常好二湯熱一　使二婢頻添レ薪吹レ火
火勢逆上如二怒濤一　湯湧上聲似二雷電一　否恐高聲悲泣叫
其聲桶輪亦欲レ切　近隣怪驚盡來聚　燒所仕歟蟲痛歟
呼叫不レ答混泣々　否姉甥獨有二男立一　言二丸屋八郎何某一
無類大遊俠者也　來抱起高聲告曰　泣盡下具告二子細一泣上
頃氣性不レ似者哉　乍レ左女童腐果樣　混泣々事抑何事
曰然母人計告申　此大勢人々除玉　於レ此皆盡行二臺所一
否即屈レ膝束レ手曰　恐二湯怒々涌上聲一　母曰怒々何所レ恐
曰共二母人一入二浴湯一　斯膽冷股戰恐者　增獨入二彼燒熱獄一
將其可二如何遁一哉　燒熱若無二可レ遁道一　我輩豈安閑待レ死
母人若知二可レ遁道一　思二慈悲一精今敎レ我　助二救晝夜大苦腦一

予曰寔希代物語　今當禪門衰廢時　非可貴大警策哉

雖然必莫觸師諱　其兒孫將喜將悲　於此諸師盡合掌

有滴淚痕有汗額　雖墜葉憐疎雨感　黄梁爭似暮雲親

老僧昔若年之時　母人摩頂親告曰　儞須奉敬北野神

熟屈指考儞誕日　貞享第二丁丑歲　臘月廿五鷄鳴丑

年月日時共是丑　往々言二十五日　忝丑天神御緣日

然非北野有因由　其頃云豆窪金處　日嚴上人敎僧在

當時無雙談義僧　入當驛昌源寺　講日蓮上人御書

西東聽徒如雲霞　予亦隨母入講筵　時精說八熱苦患

聞人盡膽冷股戰　予亦其時雖幼稚　通身震動大恐怖

歸家雖臥母懷中　終宵懊惱終不睡　眼中悲泣常含淚

曰不生不滅經文　豈其有者般罪麼　金口所説經卷內
所々讚説法功德　縱滿三千界樂具　盡施與一切衆生
一句法施悳遙勝　枯坐不生若有罪　咳唾掉臂盡有罪
狐曰説法寔可愼　昔依不落兩字罪　五百生墮野狐身
不生勝不落十倍　捉參玄出家沙門　奪勇猛精進信心
我今如此説話者　一爲罪障懺悔也　和尚依何來此地
我今爲稻荷明神　西京邊得箇社地　近得飛行無地行
地行有狗子障故　依公務暫到東武　其歸程爲一見故
來此地少地行去　彼見抛石大罵我　是故不圖惱害彼
曰縱恣惱殺此者　全非出離助伏願　宥歸速勤出離業
善哉寔隔生卽忘　任願可彼助卽去　寔可恐不淨説法

依其罪緣我亦墮　世間今其類甚多　正三因果物語精
予享保初頃應請　入甲州何某精舍　近隣隨喜諸尊宿
終夜披懷親淸話　有一師低聲語曰　不遠處有希代事
當國去大社神主　近爲白狐被付托　祈願各雖盡祕術
毫釐不見其靈驗　信州何某寺堂頭　卽其社人肉甥也
遙馳使精告病難　和尚驚早肩轝到　握竹篦直入病床
瞋目張臂高聲曰　儞抑何處野狐精　急急走須去此處
不然一棒打殺儞　狐曰儞我爲何者　儞抔非竹篦可及
我其國何某知識　師閣竹篦合掌言　師是大好善知識
依何今有此醜報　狐曰昔錯說邪法　此故今受此苦報
曰邪法抑故爲事　狐曰邪法豈別事　無事不生禪是也

結來生出離勝緣　出家亦爲利一切　憤起大勇猛信心
割開見性大智眼　尋常勤行大法施　代佛祖濟度群生
然則出家與在家　如車兩輪互雙運　今時默照枯坐族
自身不能得出離　有何力在家勝因　而不顧恣受供𩜁
是非賊奴何者哉　父母放爾出家日　豈計今爲此賊奴
皆是因邪師教化　執人英雄豪傑子　爲無智昏愚瞎禿
其罪累寔勝五逆　說法寔可恐可愼　正悳頃遠州或所
有一女子死無間　託其妹說地獄苦　言設齋筵誦朝念
救我叫喚燒熱苦　或人曰爾先殯送　時受善知識燒香
依何今有此醜態　曰其善知識可笑　常說無事默照禪
教壞多人家男女　依其罪久墮地獄　近作牛鬼引火車

其中最勝被レ稱者　只是近默照枯坐　其外以レ何爲二急務一

只稱二無事是貴人一　飽喫レ飯日日坐睡　掛絡綿衣皆化皮

近邊有二菴居老僧一　尋常扣二木魚一高聲　唱二南無掛絡足能一

掛絡在見性不レ入　問次虎良故爲義　來世自レ虎恐布義

憎二此等邪黨一有レ詩　世間何者甚堪レ憎　濕薪爆炭水油燈

船脚車夫或晩母　蚊虱蒼蠅鼠賊僧　僧豈盡盜賊者哉

賊僧將夫故爲義　今時默照禪徒乎　凡見性出二生死家一

都名爲二禪門出家一　非二剃髮云一レ出二親家一　而亂稱二我是出家一

剃誑二在家一受二供養一　世間何者不レ在レ家　有下相二續露命一者上哉

而新稱二在家一何哉　在家卽對二出家一語　在家尋常爲二露命一

勤二農工商一常辛苦　無レ暇レ勤二生死出離一　故時々供二䊮出家一

壁生草　卷上

附幼稚物語

若人欲成菩提道　須鞭四弘誓願輪　縱儞入得不二門
無菩提心墮魔道　愿夫昔慈明和尙　在汾陽日勤辛苦
尋常忘河東苦寒　夜坐片時終無睡　睡魔來逼則自言
悲吾輩其何人哉　生片言無益于時　死隻字不見知人
以錐自刺其股間　寔後世萬代龜鏡　夫稱禪家者流者
最初須見性悟道　若不見性稱禪人　無紛非大似勢者
劣熊坂長範者也　大凡諸宗八宗間　教者勤窮諸經論
淨家常稱名念佛　特稱禪徒者而已　臨濟曹洞黃檗派

出。舊參之徒動以鐵火筋被打出者不知數矣。蓋婆以得力過人。大具作家手脚。

荊棘叢談終

尙曰。五百年間間出師。囘光慧日照坤維。意生石壁元無碍。碧落昭昭不磨碑。

提洲和尙曰。鵠林門下始無道洞上五位事者。其參究五位自我始。余曰。嗟其然乎。鵠林嘗曰。余屢示學徒以洞上五位。皆以爲他家宗要。棄擲不顧。其間眞正見得透底僅一箇兩箇耳。由是觀之。提洲之言蓋有效矣。

層巓和尙佛生日偈曰。杜鵑花開四月天。色如蜀錦經雨鮮。此中誰是出頭者。七步于今陷大千。倩女離魂。楚王臺畔客。曾著高唐文。珊瑚枕上淚。暮雨又朝雲。

茶店婆參鵠林有大得力處。鵠林尋常覯衲子擬議思惟命根不斷者。便嗟悼曰。汝恁麼。何日有了期。汝且參茶店婆去。凡有僧到。婆卽曰。參禪那。曰。諾。婆入屛風裡。喚曰。者裡入來。僧入。婆卽一撈。纔擬議。卽以鐵火筋打

古郡兼通比奈邑長。一日隨脫上座見鵠林。脫曰。之子要參禪。請師與一則公案。林曰。那勞取與。正與麼時全體現成。脫曰。初心方便。林便把筆書曰。如何是見聞覺知之性。通拜受去。歷一年有省。呈偈曰。萬仭崖頭撒手時。鋤頭出火燒宇宙。身成灰燼再蘇生。阡陌依然禾穗秀。林便與向上鉗鎚。先是。石井玄德杉澤宗信亦參林。於此脫通德信共結盟參決。是謂比奈一公三伯也。

信州圓覺劫運和尚嘗參洞下大梅老漢。頗有得處。鵠林行脚時曾識面焉。寬保中特來訪林。林因把數段因緣相徵詰。他無少凝滯。林因有偈曰。奪命神符法窟牙。乾坤失色碎天關。半生淸苦親參決。長作信陽九虎關。

天崖和尚參見鵠林。後住甲州府中東光寺。維摩經開講偈曰。超越龍華三會春。菴羅園裡毒花新。淨名把釀生酥味。瞑眩沉空滯寂人。悼白隱和

無量脫上座曾在淸見陽春和尙輪下。春設碧巖會于時鵠林初住松蔭。一日預會。明日。春謂衆曰。昨爲松蔭在座下。老僧殆勞評唱。脫聞之。意大怪焉。會畢竟歸于林之槌下。鵠林門下實參衲子始自脫。是時林年三十六。脫後居比奈無量寺早死。

比奈杉山氏室名政。夫死後。與兒寡居焉。偶被無量脫公點發。參禪尤切。工夫純熟。眞疑凝結。日中坐忘執爨。兒從外還。無飯可喫。隣人憐而食之。一日兒還。政問曰。子誰氏之兒耶。兒曰。阿孃亦何之言也乎。政曰。諾。如是數日。忽然有省。來見鵠林。林詰以數段因緣。一一無滯凝。林許之或時雲山在林之後而偃臥。政來謁。山欲起去。林曰。毋起。山臥自若。政入來。林拶曰。夢中西來意作麼生。政呈見解。林便休。政出去。山問曰。適來是阿誰。林以實告。山嘆曰。彼雖婦女實有衲子作略。

奈何。士郎立三拜。及二晩年一見二峨山一。山示二陳操登樓話一。士七日徹見。山嘆曰。者箇話頭。舊參上士不レ奈二何。汝纔七日見得。也太奇也太奇。

遂翁曰。雖下凡振レ臂横二行天下一衲子。及レ入二我老漢室内一。直得手忙脚亂。伎倆頓盡。何也。荊棘參天。蒺莉滿地。進不得退不得。是故一向被二攙旗奪鼓將去一。免胄而下。是無レ他。不レ獲レ已也。他家叢林罔レ有二者荊棘一。是以衲子振レ臂而過。遂不レ能レ絆二倒一箇半箇一。宜矣哉。

惠昌尼。江尻驛某氏室。後爲レ尼參二鵠林一有レ省。或時與二了徹一俱在二鵠林室一。尼拶二了徹一曰。尼老矣。不レ能二自起一。請不レ下レ手令二尼起一。徹無レ語。尼咄曰。公恁麼不自由。它日莫レ道參二鵠林一。徹爲レ之赧然。林傍觀大笑。徹他日有レ省。尼肯レ之。

黄檗格宗和尙參二鵠林一。因請二益曹洞五位一。受レ訣而還。後住二黄檗一分二施鵠林宗風一。

之思念。若澤水之所言。雖我駑駘。豈不加一鞭乎。其夜閉室硬坐。與思魔相戰。通身發汗。及至五更。大死一番。忽爾蘇生。窓隙生白。園雀奔奔。自開戶而出。覺其境界迥異平生。因欲謁鵠林。乘肩輿登薩埵阪。僕夫吁嗚息于阪頂。於此開戶臨眺。田子浦之景物如畫圖。不覺爽然自失。往見鵠林。林擧數段因緣詰之。無有罣礙。曰。汝大徹也。他日謂人曰。若了徹者。石鞏以來一人耳。

阪居士沼津人。號自洞。甫年十八參鵠林。旬日透過隻手。林對衆證據曰。阪氏之子年僅十八。而十日之間聞隻手之聲。不亦尤物乎。是亦鵠林鑿重賞而待勇夫也。汝等努力。林沒後見東嶺。嶺示竹篦背觸。士答之。嶺以竹篦打出。後三年。忽爾有省。急上龍澤入室通所悟。嶺大喜。士徵責曰。我見。前日與今日全不異矣。如何前不是。今是。嶺曰。前日較今日。於汝心中

驗無對。翌年初夏。忽爾省發。因自富士河下。直趣謁林。林復問。生何處來死何處去。驗豎一指。林曰。未在。更道。驗曰。生何處來死何處去。林肯之。因有偈曰。慨念虛生浪死災。寥寥默坐幾年來。莫言佛法無靈驗。齒豁頭童眼始開。

山梨平四郎號了徹居士。廬原豪族。家貲累巨萬。性豪爽跌宕。酒色是湛。妻妾便娟。侍者蠱媚。歌舞歡笑以竟日。當春之暮。游黃龍湫。載酒肴。齎絲竹。且行且樂。晴烟罩樹。野花燃於四面。妻妾跬步采芙拾翠。須臾左右無人。因獨步徘徊。澗水瀑流下濺湍瀨。而其漚沫之浮浮焉而流也。或尋常而滅。或尺而寸而滅矣。了徹忽乎觀無常。慨念人生亦然。壽命長短與漚何異乎。於是慘然不樂。命肩輿歸家。偶聽童子讀澤水法語云。若人成佛道。先須見性。爲勇猛衆生。成佛在一念。爲懈怠衆生。涅槃亙三祇。了徹聞

行脚。和尙八十作麽生。林曰。和尙八十喫飯送尿。僧珍重歸衆。乃曰。迺遂龍澤最高頂。今曉持張舊厚顏。八十老僧逢歲正。生憎隻手音聲關。林復歸松蔭。林遷化後。龍澤火。東嶺率泉遁居江戶至道菴。龍澤爲之寂寥。時人皆謂。龍澤不復振。已矣哉。遂翁聞之。命往菴諸子曰。龍澤火後闃寂殊甚。想老漢三周忌已在近。汝等宜勠力成辦法會。吾其行矣。於斯諸子隨行。翁日日率衆作務。自坐舊方丈前石上。以爲指揮。就舊趾而縛茅。不日而成。中間樹一大柱。四面廣濶。可容衆五六百。蓋諸堂兼焉。近里檀信聞其事。各來當辦。於此東嶺歸自至道菴。再執法柄。講圓悟心要。修林之三周忌。凡二百餘衆。是謂龍澤茅舍之會。龍澤再成叢林者。實緣遂翁之親切輔翼也。

靈嶽驗長老住甲之景雲山。偶謁鵠林于富春。林問。生何處來死何處去。

峨山曰。我住天澤十年。置胡床於天香閣。每夜坐其上。自三更至四更。一睡便起。鐘司鳴木屐而上樓撞鐘。那時已洗面了。著威儀詣佛前晨誦。每每如此。凡夙興抖擻精神。誦經罷。然後要提撕本參話頭。切忌空過光陰。而今雖老。勉焉不怠何也。黃龍南禪師云。雖老不寧居逸體。

井山大休垂語曰。既是大活現前。因甚不能透脫。會中無契其機者。休深慨嘆。

峨山因松山來參。入室呈所解。師不肯。山爭之。遂打出。到第三回。師提拄杖趁至門外。山回顧。師又趯。山於此服膺乞開示。師示以淸淨行者不入涅槃因緣。山略領會。到擧鵠林頌。一向分疏不下。從是屢參扣。師應請淸泰。山在僧堂爲第一位。師歸時。山請師講碧巖錄十日矣。

東嶺創豆州龍澤寺。請鵠林爲開山始祖。林歲旦上堂。僧問趙州八十重

十六年驚夢去。一蹈蹈破盡閻浮。翁謂衆曰。老漢在時。優婆夷之見地明白者極多矣。就中如阿察婆其尤者也。雖久參衲子不能及也。

原驛有一婆子。偶來聽鵠林說法。曰。唯心淨土己身彌陀。彌陀一現。山河山地。草木叢林。一時放大光明。若人欲識得。但向自己方寸上單單尋覓。已是唯心淨土。淨土作甚莊嚴。已是己身彌陀。彌陀有甚相好。婆聽之思惟。是非太難事也。歸家日夜推究。寤寐提撕。一日洗鍋子次。忽爾打徹。放下鍋子。急來見林曰。婆婆撞著己身彌陀。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放大光明。也太奇也太奇。歡喜踊躍。林曰。汝恁麼道。祗如屎坑裡。還放光明麼否。婆近前與林一掌曰。者老漢未徹在。林呵呵大笑。

遂翁曰。少壯從事我老漢。盡奪郤屋裡法財了者。東嶺一人。深徹法淵源者。大休一人。

於屋壁。彼必視之。父去如敎。察果見之曰。是白隱和尚之手書也。白隱只凭麽地那。父亦恠之以告林。林曰。汝携察來。我勘之。父因與察俱詣林。林詰問。察應酧如流。林因示一兩則因緣。察思惟。林曰。汝去下工夫。後經三五日透過數段因緣。林竟示以向上事。察不肯。與林抗衡。林以竹篦打出。若此者數回。過得半年。徹見向上些子。古人誵訛因緣盡參究了。父爲之求婿。察辭。父以告林。林召察謂曰。汝已見得佛法了。世法何嫌哉。且婚姻。男女之大義也。宜隨父命。察頓首。於此成婚。及于晩年。喪其女孫。察哭之殊甚。隣叟來曉曰。嫗何哭之甚也。隣里聞之咸謂。嫗曾見白隱和尚見性悟道。而今哭孫已甚。何謂也。嫗少省諸。察睨視隣叟罵曰。禿奴何知。嫗之涕涙悲泣。於孫愈于香華燈燭者多矣。禿奴何知。隣叟無言而去。其辛辣槪如此耳。住菴諸子侮其老婆。往往納敗闕。後化于家。遂翁秉炬略曰。七

然未二十成一。於レ此單單體究將レ去。一夕寒飇俄起。林下嘈雜。山鳴谷響。是時撞二著柏樹賊機一。趨二出菴外一。疾走四五十步。始徹二見關山肝膽心腸一了。

東嶺和尚過夏江戸至道菴講二虛堂錄一。到二乾峰法身三種病一。便曰。此一段因緣。實爲二格外一。今日且置焉。聞峨山和尚解制後來レ自二永田一。那時正講爾。山至。嶺便講。大異二他日一云。

阿察婆。鵠林之族叔之女也。甫年十六。私思我容貌雖レ不二太美一。幸四體不レ欽。想婚姻在レ近。願得二佳男子一以配焉耳。於レ此竊禱二赤野觀世音一。旦暮誦二皇王觀音經一。裁縫澣濯必レ於レ斯。數日之後忽然省發。父或時伺見。踞二法華經一在二于閨中一。以爲レ狂矣。因徐喩曰。汝踞二于妙經一亦何之意哉。必蒙二法罰一。察曰。妙經與二我尻一何異。父恠以告二鵠林一。林曰。我有二者手段一。因書二和歌一首一以與焉。曰。闇乃夜爾不啼烏乃聲聞希波未生前乃父楚戀志幾（ヤミノヨニナカヌカラスノコエキケハウマレヌサキノチヽソコヒシキ）。汝去粘二在之

復來曰。某尚不奈何。請師方便。師曰。汝去復坐七日。必有透過分。僧去如教。經七日亦復來曰。某猶不奈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得道於三七日之內。汝只去更打坐七日。僧經三七日無些子得力。來謁師啼泣歎息。師曰。我有者方便。汝更去坐五日。僧復去如教。經五日亦復來。師曰。如何。僧曰。依舊不奈何。師曰。汝恁麽地不能徹去。當急切究將去。三日後未徹了。卽死去。其僧到此始拋身命下工夫。三日果透過隻手。來見師。師喜而印之。僧辭去後。通嗣法書。吁嗟。古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於此僧乎視之。

滄海和尚在鵠林時。患疑團不起。置髑髏於掌上而坐。從此工夫漸進。遂打破漆桶。是亦初學之士最初方便一事而已。

峨山在鵠林時。菴居寺尾。看疎山壽塔。一日忽然見得。不覺手捧香爐起舞。林遷化後。返永田菴居依松。因念我在鵠林。透得柏樹子話有賊之機。

嶺。竟不レ能レ盡二餘蘊一。又曰。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此語莫レ作二容易看一。縱令透二過難透難解一。參二得三玄五位一了。不レ能レ到二者境界一。它日必有二分明見得透底時節一記取。

峨山從二事鵠林一。又親二炙東嶺一。後來接レ人。大有二作家手段一。是以峻機妙用逈出二諸方一。接二得愚溪行應隱山卓洲關堂五人一。

石衣和尙不レ知二何許人一也。距二鵠林一二里許菴居焉。冬無レ衣。寒夜抱レ石繞レ菴而行道。執レ爨而後已。人號曰二石衣和尙一。不レ知レ所レ終。蓋散聖之應化也。其石于レ今菴前存矣。

遂翁和尙因流僧某來參。師示以二隻手一。居三年。期滿將レ還レ鄕。見レ師涕泣歎曰。某遠凌二鯨波一。來二此土一。求二大法一。所レ恨宿習未レ泯。無レ由二發明一。空歸二故鄕一呈二舊面皮一。良可レ歎矣。師慰喩曰。汝且勿二誓速一。只去打坐七日。僧去如レ敎。經二七日一

四日化于熱海。春秋七十有一。

峨山和尚示衆曰。余嘗行脚時。遍歷天涯海南。殆二十年矣。其間參見三十餘員善知識。然他以我機鋒之鋭。不奈我何。末後撞著鵠林老漢。遂到三度被他打出。平生得力毫髮許用不得。爾來服從他者三四年矣。當于是時。天下誰打著我者乎哉。實鵠林老漢一人耳。我不貴他道德尊大。不貴他聲名洋溢于四海。不貴他見處超過古今。不貴他於古人節用誵訛因緣一一明了一一見徹不遺毫芒。不貴他横說竪說。獅子吼無畏。不貴他三百五百乃至七八百徒衆圍繞如一佛出世。但貴他天下老和尚不奈我何而郤下惡手脚。令我三度喫棒我進退維谷。我遂了畢大事。誠知此事極不容易。又曰。我從鵠林老漢。僅四年矣。以他老憊入室時或不協。就東嶺和尚扣之。又曰。五位兼中至以上。我就東嶺和尚質之。是時微東

住菴。後住天澤十年。設虛堂錄會。是時師開法。闔衆五百餘。東嶺遂翁往助化焉。于時月船示寂。永田爲之寂寥。師因退休永田。從此學徒次第相聚。愚溪行應卓洲之輩相次至。後再於天澤設碧巖會。五百餘衆。東嶺遂翁亦隨喜焉。赴濃州清泰請提唱碧巖錄。凡五百衆。應松蔭請提唱槐安國語。示衆曰。我昔挂錫當山時。輪下龍象成群成隊。禪師沒後。各旺化一方。歲月既往。各自遷化去。何圖我不肖。今日登高廣座。擧揚宗乘。實可畏懼矣。當今鵠林宗風幾乎墜地。汝等諸人努力。挽回眞風。祖庭秋晚可歎可悲。有偈曰。月上槐宮三五夜。修行供養若爲宗。夢中拈得梅檀木。分作二分供二翁。二翁謂白隱遂翁二師也。講了偈曰。韶石關臨濟喝。宗風滅却滿林霜。白浪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師好浴熱海。動經二三旬。及于晚年。衆徒百餘員。常隨菴居。臘八後浴熱海。時不豫也。翌年正月十

箇無指摘我者。唯除鵠林一人。不知他用處若何。因欲見鵠林。告船。船曰。汝勿往而可矣。何必見鵠林耶。師以爲然矣。又住一年。偶聞鵠林應江戶桃林請講碧巖錄。師思惟。我不見者老。實非大丈夫。將決志而往。船亦止之。師不可。直往桃林見林。呈見解。林詬罵曰。汝何處惡知識來。放許多惡氣息薰我。打出。師不少屈。遂三回被打出。師自念。我實有悟處。而彼故意摧我。比及散筵。一夕在衣單下思惟。彼實爲天下大善知識。豈要浪打人麼。彼必有長處。於此入室悔謝曰。昨者。慈棹錯觸忤和尚。伏乞宥恕。願垂開示。林曰。汝後生家。擔一肚皮禪。過一生了。縱使口波波地。到生死岸頭。總不著力。若欲痛快平生去。須聞我隻手聲。師拜謝出。從此始服事鵠林。于時年三十餘。歸告月船。將往松蔭掛搭。船亦止之。師不可。去參鵠林。凡四年矣。于時林年八十餘。應接或怠。因屢叩東嶺。林遷化後。復歸永田而

儀入相見。併呈月之書。林開緘讀之曰。者小生非無見處。只是小量漢。請師方便接他。林讀了。罵詈曰。汝小根劣機。若作大事了畢。堪作什麼用。堂被奪所見。直下發狂。爾後竟不復矣。鵠林居恒嘆曰。我平生接人極多。中間只誤筑後長堂及某二人矣。其一人我忘焉。後歸筑後住院。構小僧堂。獨自行叢規。每臘八。携雛僧併猫兒入僧堂坐。猫兒走出。捉之警策曰。汝何不從我山中規矩乎。打殺猫兒不知其數。然操履綿密以終于所居云。』

峩山棹和尚奥州人。拜三春光顯月船和尚剃髮。年十六。始發足游方。直赴豐後。謁萬壽虛靈和尚。入室參禪。九旬之間得少省處。後見日之翠岩丹之大道等。參究經歲。大凡歴叩三十餘人善知識。他皆不奈師何。歸省月船於永田。船亦許可之云。汝莫復他往。只住此間。爾時師自謂。大事已了矣。且其間屢過鵠林之門。不欲參見。一日自計。我見天下諸老和尚。一

其所得極縝密。住播之大梵。單丁者二十年矣。晚年衲子相聚。遂成叢席。未幾而化矣。師謂衆曰。白隱行業無足取者。到其修行地之穩密。求諸古人未易得也。善學柳下惠者不師其跡。又曰。如白隱。古人亦希矣。我曾閱傳燈錄。雖西天二十八祖。豈一一咸如白隱哉。其間自有出入而已。又曰。欲識得鵠林門風。先須於息耕錄開筵普說無絲毫滯礙正明得他屋裡大事。又曰。鵠林實爲傑出宗匠。他自以五百年間出之君子居焉。亦爲不誣矣。

筑後長堂和尙。參古月發明無字。爾時鵠林法道鼎盛。衲子競東走。堂亦欲去與之法戰一場。因辭月。月曰。汝且勿往耳。堂不可。月曰。汝恁麼。我作書爲之紹介。因書以與堂。堂去謁鵠林。値林入浴。堂直進見林呈見解。林曰。汝與麼。可謂不虛到此間。且休去。堂那時將謂。他肯我。林出浴。堂著威

庭。波心七十二峰青。即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余嘗於松蔭觀之。因念翁改名元盧。蓋慕雪竇也。樞首座嘗乞雪竇圖於翁。翁寫而與之。其圖太與翁似矣。因翁沒後留于松蔭。以爲翁肖像。于今存於影堂。

遂翁畫圍棊圖。題其上曰。聞說本因坊。圍棊天下强。皆言無敵手。它日奈閻王。示豆州仙人云爾。余嘗於玉井寺觀之。

遂翁赴請于蜺岩之宅。岩延坐於堂上。而偕與語話。于時岩之子年可十五六。將之他。頓首于岩之前。翁視而首肯之。其子憤然而曰。我禮于父。何禮浮圖爲。翁撫岩之背曰。寧馨兒哉。岩他日謂人曰。白隱眞善知識。不阿于世。不諂于人。遂翁世間僧耳。余曰。噫。蜺岩。區區一儒生耳。白隱如怒雷之擘石壁。遂翁如以兜羅綿手摩其頂。若蜺岩。道不同不相爲謀。

頑極和尚在于鵠林。行業純粹。參究累年。每與東嶺峨山相切磋焉。是以

色。贊曰。痛風爾茂安天滿以者越屋路加信濃乃雪國邊。又畫自頂相與之。贊曰。岩下有流水。袞袞無盡時。工夫若如此。見性豈其遲。此頌。林行脚時。宿播州古寺。見澗水之流。因感而作矣。

東嶺和尚於江戶東北講碧巖錄。到第三則。師擧揚曰。日面佛月面佛。時有柴田元養母氏。年六十餘。在座下聽之。不覺胸宇爲之豁爾。講後見師呈所解。師大喜之。母氏臨終誡其女孫曰。汝雖幼艾。宜勉歸依佛乘。何也。我嘗聽東嶺和尚擧日面佛月面佛。一旦開悟。直到于今。胸中無一點塵滓。明若鏡焉。卽今死去。安然如歸。其復何患哉。汝若不歸佛乘。非我女孫。記取。言訖。淡然而化矣。

遂翁和尚令大雅據雪竇頌新製山水圖焉。雅信手揮灑。遂林幽石。帶雲環水。淡然靄然。森森乎莽莽乎風致極多。且隸書其上云。圖畫當年愛洞

彌左衛門。堪作什麼用。

華園海福斯經梁和尙。久參鵠林。後住海福。不好出世。關八幡圓福寺居之。得片岡達磨古像。建達磨堂。而就其側。結宇靜坐。衲子從者十餘人。竟成叢社。因名江湖道場。自署淸規曰。是山莫定住持。宜請關山派下名德之師而爲住持。但力行叢規。莫近塵俗云云。

豐後月桂大同和尙天然俊利。夙志此道。依參鵠林有年。一日猛著精彩。忽然透脫。趨入室。林見其面便曰。汝得之。或時參究五位。到兼中至不奈何。數日困苦。俄然徹證。急見林。林曰。汝至矣。後住月桂。未幾而逝矣。愚溪提洲遷化後。見師問曰。而今天下何人可爲我師麼。師曰。關東有箇峨山。與我同參。汝往彼去。莫往別處。愚溪之見峨山。實由師指揮爾。

層巓和尙依止鵠林久矣。後住信州龍翔。因辭林。林畫達磨肖像以餞行

請講碧巖錄。四百餘衆。偶讃岐竺源來謁。曰。有開講偈則和韻。曰。無源因代之呈偈曰。雪上加霜勤巴子。錦上鋪花杲罵天。强被鵠林知住處。含花鳥在碧巖前。師曰。佳。應沼津永明請提唱五祖。偈曰。曾向破頭山下栽。青青千本勢崔嵬。淸風十里起濤去。須出松關看一回。散筵後少惱。是夏。栽山於天澤提唱碧巖錄。師將往。衆駐之。師曰。宗盟也。遂往。歸路中暑。六月歸院臥病。遂不起。凡說法十六年。寬政己酉十二月二十日。侍者乞遺偈。師叱之。再乞。索筆書曰。欺瞞佛祖。七十三歲。末後一句。什麼什麼。喝。斂目側臥而寂焉。

遂翁和尙示衆曰。古人云。寧失於緩莫失於急。我則不然。寧失於急莫失於緩。又曰。汝等莫委委隨隨地。有者箇漢。如何如何究將去。一夕二夕便徹去。又曰。諸方整整齊齊威儀可則。我者裡。象目猿臭脚無毛。啜汁看經

自龍澤。各來將勸師開法而修林之七年忌。師不獲已而起提唱參詳語要。合衆二百餘。是時師年五十八。爾來門庭成市。衲子百餘人。菴居東西。從茲應接不怠。赴請他方。徒衆或三百或五百。到處成群。不辱鵠林之爲嗣。丁乎林之十七年忌。設松源錄會。凡八百餘衆。快岩東嶺峨山幷來助化。師拈香略曰。十七年前亂亂去。到頭未免破沙盆。師謂衆曰。快岩和尙辱見臨此會。他是我老漢時最爲舊參。今夜宜擧衆請小參。於此宿忌了。岩登座謂大衆云。諸大德欲令山僧說什麼事麼。堂頭遂翁和尙日日行法施。使衆厭飫。山僧孤貧無可以供養大衆。雖然已登此座。豈可其緘默乎。幸有一件事。可以告報。因告以岩與大休初挂搭時事。已見于先。今不贅于茲。師應遠州大通請提唱人天眼目。凡七百餘衆。開筵偈曰。五宗各要到其源。尋派逐流吾不論。瞎却人天雙眼目。須酬佛祖大深恩。應淸見

塚地藏院過夏。至秋漸愈。鵠林年八十。輪下龍象與議設大應錄會。師爲副司。于時林少惱。强起登座。一會七百衆。比及散筵。東嶺告林。以師爲嗣。住松蔭。林領之。嶺以告師。師許諾。嶺偈以之曰。南嶽三生藏老僧。黃梅七百衆盧能。傳衣事畢續芳躅。且喜松蔭留慧燈。師於此挂藉華園。自號醉翁。院主問其故。曰。我嗜酒故號醉翁。院主曰。不亦甚乎。醉或作遂如何。師曰。作遂亦可矣。因號遂翁。轉版後涉遊浪華。臘月漸歸松蔭。有偈云。明和元年六月旦。微笑塔前攀舊規。臘月歸來住破院。空却業風一任吹。不欲與林同居。遁于廬原。索居三年。及林疾革。歸侍于側。林遷化。師尋住焉。然不事事。放佚自如。有來參叩者。卽曰。予何識。去參東嶺。竟不出一言而示人。杜口者七年。然衲子常隨七八十人。乞之示誨。卽曰。參東嶺去。於此大休靈源屢馳書令師起焉。師自若也。于時大休自井山。靈源自天龍。東嶺

云。鵠林有無字業識性之事。我未之穿鑿。頑極怒曰。汝老老大大。猶作者去就。要識業識性。驢年去。師休去。

遂翁盧和尚野州人也。舊名慧牧。後改元盧。性嗜酒卓犖不羈。年三十餘而見鵠林。林見其氣質不凡。痛下鉗鎚。師參禪入室必於深夜。人無見其蹤跡者。在鵠林門下凡二十年。昂昂藏藏。陸沈衆中。菴居葦原西青島。去鵠林三十餘里。非講日未嘗入鵠林之門。講了便去。侍者逐之告曰。和尚召。速來。師曰。和尚召。我不召。拂袖而去。其傲簡大抵如是。不拘細行。不錄小事。不復禪坐。不復看經。居無定處。到處伸脚而臥。一醉以爲快。好棊與畫。優遊自得。是凡是聖。人莫得而圖焉。林赴桑名天祥請。歸時師於七里渡遇石尤風之覆船。一船人皆沈溺。師心念沈于海底。幾乎數百仞。忽疑人以手捧上焉。已浮于波間。釣舸見而拯之。以得不死。遂發病。到遠州高

聖。往來住持。自隔七十里。涅槃會示衆曰。長之南防之北。七里雲山行路難。看充一國黃金佛。長夜月明大涅槃。出世東福。屬聖一國師五百年忌。結制提唱聖一錄併臨濟錄。一千七百衆。遠忌拈香曰。徑塢一燈輝九天。無端滅却瞎驢邊。又看東海扶桑國。慧日高懸五百年。復歸常榮。師持律太嚴。終于常榮。

滄海和尚參鵠林有省。亾何之日州住山。因結制。雲衲百餘人。提唱臨濟錄。散筵之後。赴駿州。再謁鵠林。林問。汝曾在此間麽。師曰。曩者蒙和尚慈蔭。直到于今日。汝住山得掃除之人麽。師曰。某甲不肖。客冬逼于百餘衆之請。提唱臨濟錄。言未了。林起拈竹篦怒目揚聲呵曰。汝黃口小兒。開幾許大口。且臨濟錄豈合容易提唱。汝更開口。我打殺汝去。其勢若怒雷轟轟然。師叩頭謝罪。又留三年。後退休播之龍谷。衲子輻湊。師或時謂頑極

我令汝得自由。後數日許之。恍是時始徹了末後大事。是以知參禪極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後來出世兜率立三關接方來。張無盡頌之。良可貴矣。然則三關豈足果見兜率者乎。余所以云。提洲以三關接人。纔示初機方便一門耳。不見虛堂和尚云。古德教人參禪。先要參取涅槃堂裡禪。其間傳佛心宗。續佛慧命。且置之一邊。何故。蓋涅槃乃死生切要之地。眼光欲落未落。火風欲散未散。如刀割肉。似箭攢心。那時要得用萬一。蓋提洲之意與此同矣。然出其門者。但涅槃堂裡禪而傳佛心宗。續佛慧命。束之高閣。良可笑矣。豈夫提洲之意乎。豈夫提洲之意乎。學者察諸。

天猊和尚初參古月受他印記。後聞鵠林之法道盛矣。遂往服從有年矣。明得鵠林下之事。任周之常榮。衲子蟻聚。盛倡鵠林之道。于時長侯聞師之道譽。甚渴仰之。使師移于長之大聖。師不獲已而就命。因兼帶常榮大

易。恕曰。唯命也。於此挂搭。孜孜參究。果了見性大事。遂服侍之十餘年。編荊叢毒蘂。矣。住豐前自性寺。大開爐鞴。烹鍛後學。號令太嚴。凡接衆唯以兜率三關。未幾師戢化。愚溪行應海門芝山松山輩皆受師鉗鎚。矣。然後來出其門者唯以三關爲極則。其他細大法門悉皆棄擲不顧云。四大分離。云。四大分離。透過者箇。一生參學事畢矣。縱使天下老和是非我。我總不顧焉。一向死守四大分離去。余甚怪之。蓋以提洲豈有者般醜態乎。他業既服事鵠林。有年焉。且爲毒蘂編者。想詳悉鵠林室內事必矣。豈擔一枚死棺材枯立林下者乎。然凡示學徒以三關者。蓋他接初機方便一門耳。古人謂之參涅槃堂裡禪。奈何他早逝。是以其徒不能窺探他屋裡祕訣。蓋離師早矣之所致也。昔兜率悅公受眞淨之印。潛遁湖湘。偶就淸素扣末後大事。素云。文之示汝者皆正知見。但汝離師太早。故不能盡其妙。

傷。我居其室矣。及師入院之夕。幽靈泯然而息矣。一夜師赴于別請。參河昌禪人作侍者。亦有力之士也。因爲之留守。有一處女容貌甚都。頓首于前云。妾有請故來。曰。但告曰。妾亡人也。以遺金之故。縊于浪華。至今不能脫苦輪。願欲請濟度於大善知識。昌曰。女盍自請乎。云。師之高德。非敢賤妾所媟近也。況妾陰界之人乎。敢請。昌諾之。女便謝去。昌以告師。師曰。有是事哉。念經之次設淨水。修水陸會法。從此幽靈不復出矣。後昌早世。師甚痛惜之云。

提洲恕公伯州人。天資穎利。學綜內外。唯於易不通。因欲之江戶就儒質之。路歷鵠林之門。以爲他天下大宗匠。因投宿相見。林曰。汝者回何處去。恕曰。江戶去。曰。何爲。曰。某甲未曉易義。將聽儒講焉。林曰。易之爲書也。苟無見性之力。殆乎不能解也。汝且留此間强圖見性。汝若見性。我爲汝講

以レ故鵠林下稱レ之。徹細東嶺。大器遂翁。鵠林晩年氣力漸衰。師力鞭二勵學者一。凡晩年從事者。其得力多莽鹵。然峩山頑極諸子往往與二師之穿鑿一。是以瞥脫。鵠林遇二京師等持請一。于レ時年八十四。老病殊甚。令二師代一レ焉。師赴二等持請一。提二唱人天眼目一。合衆四百餘。大震二鵠林之宗風一。會中。林之訃至矣。解制後速歸二松蔭一與二遂翁一倶行二葬事一焉。先レ是等持之支院之小僧年可二十七八一。密通二于北野之妓一。情交日繽。伺二院主不在一。偸二百金一而橐レ之。携レ妓宵逃。泛二于伏水一。著二浪華岸一。探二于懷一而不レ獲レ金。因省。夜來挂二橐於柱釘一。遺而出奔。於レ此轉相狼狽。不レ知レ所レ出。進退維谷、與レ妓縊二于樹一而死矣。其夜聞二支院之側室有二啼泣怨哭之聲一云。我挂二橐於此一。橐何在哉。嗟吁悲哉。以レ手撫二柱釘一。于壁于梁。模二索而啼一。間有二處女之聲一。後每夜如レ此。其慘憺凄怨。聞者摧心喪魂。遂至二一院爲一レ之閴乎無レ人焉。師將至二等持一。有下以二其狀一私告レ師者上。師曰。無

而然矣。

東嶺慈和尚近江人。初參古月。有箇省處。後見鵠林作侍者。數年之間盡參得室內事。其辛錬苦修。遂以發病。百藥無效。殆乎瀕死。自謂。我雖既究宗趣。一旦溘焉。何益乎法門哉。因著宗門無盡燈論一編。以呈鵠林。曰。此中若有可採者。將以貽後世。若其杜撰。速投火中。林見便云。是可以作後世點眼藥矣。師遂辭鵠林之京。掩室白河邊。唯病是養。死亦得矣。生亦得矣。任運自在。以消時光。一日自無心中徹見鵠林平生受用底。從此病亦隨輕安。不堪歡喜。書以報鵠林。林披閱大喜。裁書以召。曰。必速歸來。師束裝歸鵠林。林出法衣付之曰。此金襴衣。我曾著之四講碧岩錄。今以傳于汝。宜令後世莫斷絕矣。師頂戴受之。從是師資商論建立宗旨。五位十重禁等微細穿鑿。師最爲懋矣。可謂鵠林宗旨集而大成矣者。唯師一人耳。

狎矣。凡林之法幢。師必輔焉。林應龍潭請。師亦在于輪下。夜話薫木屑而遣蚊。達曉不倦矣。林嘗請五祖錄。一日。講半而謂云。我今日勞倦。悟菴和尚請代登座。林便下座。師代講。林在于座下聽之。俄謂云。悟菴汝過矣。師良久改講。林曰。是是。師後於廣嚴設五祖錄會。林亦隨喜云。

長沙和尚往遠之瑞應。後偏慕鵠林之道望。每年臘八。不遠三百里。必來攝心。適無入處。臘八齋罷。隨例告辭。林云。汝每年臘八。猶如鴨寒下水。徒勞遠涉。無半點得力。不知每年蹈破幾緉鞋也。我者裡不容者般閑漢。勿復再來矣。師於此憤然以爲。男兒大丈夫。者回非徹證不復生歸故鄉。不若決死下工夫。自約期七日。入海濱網屋而坐。不食不寢。期滿猶不奈何。欲投海而死。脫屣立于磯頭。忽見如海光與旭日相映抹紅。豁然大悟。趨入鵠林室。林一見便云。汝徹矣。後來於瑞應提唱碧岩錄。實因林之激勵

師起應實相請。講金剛經。四衆臨筵。偈曰。開卷卽知令四生。全遊實相涅槃城。海濱風斂蚌含月。堪憶智門血滴情。且實相聖一嗣應通禪師開棒之地也。于時屬聖一國師五百年忌。設齋。師拈香曰。列聖叢中無第二。曾登北闕恣開示。天魔膽落五百年。月色滿天風匝地。維摩經開講偈曰。通身是病通身藥。七佛師難著問頭。不二門開重相見。笑看明月照高樓。貞永一法禪師講梵網經。師往隨喜。和開講韻曰。水邊林下逐春光。漸到法身妙戒藏。百億國阿那箇正。洞庭過了又瀟湘。時遂翁亦來助化。嘆曰。梁山之和頗妙矣。師晩年患中風。手足不仁。于時遂翁遇新橋大通請。辭曰。遠州有環溪梁山二師。我何行之爲。於此師與環溪謀使使强之。翁不獲已。而應請焉。翁至則師遷化。翁往弔焉。曰。惜哉棟梁摧矣。

遠州廣巖悟菴和尙。古月下尊宿。晩依鵠林。以其年齒與林略齊。尤相親

上。神成之祟。予聞之下而盤桓緩歩于林莽之間。晩歸草菴而坐。比及二更。聽足音之勃窣然也。忽自山後躍下菴前。其勢欲壓草菴。大叫曰。鶴公。其聲震於林木。予見之只睹腰下。脚之大如臼。屹然而立。腰以上隱于檐宇。而不見焉。師問。怪遂如何。曰是日我疲矣。不覺撞眠覺後開眼。香烟已斷。怪物亦沒矣。

梁山和尚遠州人。爲環溪之法弟。參侍鵠林久矣。得道之後住壽量。韜菴自養。偶靈源應內野龍泉請提唱五祖錄。師往入室。源詰以鵠林下之事。師應答無滯。交相詰難。源大稱作家。明日謂衆曰。是邦有梁山和尚。辱見訪老僧。夜來共話鵠林家私。他大作家。吾不及也。宜乎七十里灘有斯大鯨矣。源還天龍。尋有三州實相請。時源已赴他請。因云。遠州有者梁山和尚。何不往彼懇請令之起矣。彼雖鏟彩僻地。實有道之士也。遂移書促行。

明日路邀問。桃兄。疎山壽塔因緣作麼生。師只低頭去。是以人莫知其涯際。師患臍癰。百餘日呻吟懊惱之中透過疎山壽塔。師朴實無文字。唯艱辛刻苦。是故其得力大超過于人云。後住丹後禪昌。出世天龍。鬱乎作一方宗匠矣。海門來見。師赴京。途中。門進揖曰。鯫生提洲法嗣海門。師俄伸手示之曰。我生何似佛手。門擬議。師一蹈蹈倒。

遠州石原環溪提和尚參鵠林了大事。後住勝光講碧巖錄。一會百餘人。示衆曰。黃檗噇酒糟漢話。今時叢林棄如土。我鵠林老漢云。黃檗噇酒糟漢話。須若自己口唱出。始見黃檗肝膽心腸。師曰。不啻見黃檗肝膽心腸。亦與鵠林老漢相見。勉旃諸子。師在鵠林日。曾作侍者。或時從容而問曰。師行脚時覺有奇怪事也否。林曰。昔者我菴居濃陽。一日登山經行。有一盤石。大可坐十餘人。予上石上而坐。少時里民之耕畬者大呼云。勿上石

爲。著威儀之方丈後架坐。經七日有省。趨登閣呈見解。師曰。知者般事便休。其機鋒峭峻大概如此。

雲州松江天倫圓桂和尙。從事鵠林。深得宗旨。後住天倫。其應機接物徇徇善誘。是以松江士大夫皆仰之。葦津平生怒罵呵咄。最罵辱士大夫。比之圓桂。霄壤不啻也。余嘗問二師之故於雲州僧。曰。雲人之貴圓桂和尙到今不衰矣。而呼葦津但以二字。

圓桂之上足頓上座亦參鵠林。得旨。住作州本源。號神宗。早化。鵠林下三頓之一也。三頓者。神宗及讃岐頓九峰。其一吾忘之。

靈源桃和尙在鵠林年久矣。日夜孜孜參究。去鵠林二十餘里而菴居焉。往來默默叉手當胸。目不虛視。逢同火者。則低頭去耳。不復交一言。或時同火相聚云。桃兄似有者見處。不知他淺深若何耳。一僧曰。且待我勘他。

快岩大休挂二搭鵠林一。林曰。常住枯淡。不レ能レ畜二汝等一。明日乞二食村民一。二人頓首下去。翌朝風雨殊甚。到二且過一待二雨歇一。林提二竹篦一來曰。汝等在二者裡一作二箇什麼一。岩曰。風雨烈矣。以レ故躊躇。林呵罵曰。箇慵懦漢。恐二風雨一什麼。且東道豈無二人往還一。汝等不二速出去一。我打二殺汝一在。二人周惶頓首謝去。到二門首一。相顧曰。巖和尚哉。着二笠衣一制二衝レ雨而去。日午到二柏原一。天漸霽。化二米麥七八斗一。晚間歸來。林視而喜曰。汝後生家當レ如レ是耳。因出二藕絲孔中辯一示レ之。

隆葦津雲州人。久參二鵠林一承二嗣家風一。然其嶮峻十二倍鵠林一。居常接レ人。置二白刄於座右一。擬議揮刀逐レ之。學者往往望レ崖而退。靈源來謁。曰。丹後慧桃特來請二相見一。侍者報レ之。師曰。是鵠林下桃首座也。侍者延二諸閣上一。桃著二威儀一。升相見。師纔見二其面一。卽曰。桃首座相見且止。我問レ汝。有二大力鬼一捉二汝臂一。投二入燒熱地獄一。汝如何救得。桃擬議。師卽起蹴二下桃于閣下一。桃茫然不レ知レ所

快岩和尙南泉斬猫圖贊曰。提起猫兒搒兩堂。炎天六月勢飛霜。一刀斬却三三九。日到西峰影漸長。或時以視東嶺。嶺極稱善矣。岩于時年八十云。

大休見南泉一株花。偶鵠林訪雲山。師從行。途中呈見解。林呵曰。者般惡見解。與狗狗亦不喫。以杖捶之。林到金剛。回顧不見。以爲後矣。與雲山終夜打話。師入金剛莊屋裡坐。不覺前後際斷。忽爾開眼。只見月落烏啼東方微白。豁然見得一株花。趨見鵠林呈所解。林大稱嘆焉。

大休將歸井山。辭鵠林次。問曰。如何是第一句。林曰。伊呂波仁保邊止。如何是第二句。林曰。知利奴留遠和加。休起禮拜便出去。時東嶺在侍者寮。聞之。後來謂徒曰。井山大休亦麤甚矣。當時不問第三句。幸一出來。我爲之穿鑿。

老。它日必有悔矣。且見白隱去後入熊野亦未爲晚。於此乎拄杖頭東矣。直謁鵠林相見請入室。林許之。岩使休先入。休進纔挨拶卽出來。岩曰。汝未入室邪。休曰。止止。者老漢非我輩所跂及也。汝只去。岩入來呈見解。林或抑或揚。言論往復數遍。岩遂理盡詞究。被林折倒了。懡㦬趨出。謂休曰。我不及也。於此二人偕與拗折拄杖乞挂搭焉。且約曰。我等二人苟非大事了畢。誓不去。岩曾謂人曰。航與我利鈍懸殊。航纔交鋒已知負墜。如我弓折矢盡。始知被他擒獲。其夜。雲山和尚到。是亦古月下尊宿。與鵠林茶話次。林曰。此間有新到二人。自日州來。因召二人曰。汝等始到此間。未知門限高低。我與雲山道話。汝姑傍坐。聽我說話。因共雲山提掇綱要商確古今。徹曉而止。二人咸得聞未聞。不覺淚下如雨。退席相謂云。不意佛法有如是事。

以彼不濟事。若三年然後許之。天下之人莫奈彼何。侍僧曰。師何早許之。鵠林曰。吾當時將謂。無復斯人。嗚呼。許可。宗師家之所慎。鵠林之悔必有故也哉。

甲州快岩和尚參古月禪師。發明大事。時井山大休亦同參也。二人相與謂云。我等二人大事成辨。在于此亦無益矣。縱令一匝天下。孰能勝我二人者乎。不若晦迹熊野聖胎長養以過一生畢爾。相與決計辭古月去。抵浪華投宿淀養源寺。次見且過壁上題清淨行者不入涅槃頌云。間蟻爭拽蜻蜓翼。新燕竝休楊柳枝。蠶婦攜藍多菜色。村童偷箏過疎籬。二人讀了懵然莫措。大似波斯說譫語。不能通曉。因恠問之。是何人作也。一僧曰。東來雲衲傳道。是駿州白隱和尚頌也。於此二人相與議曰。白隱果何人哉。我等既大事成辨。而不能解者老漢說話。顧者漢必有道理。若不見此

荊棘叢談

參州華嶽良哉明和尚。尾州人。初參二日州古月和尚一契悟。後之二駿州一謁二鵠林。林一見卽曰。文殊來也。居數年。深究二玄奧一。林許二可之一。師有二逸才一。好作二詩偈一。林往往與レ之唱酬。後住二參州華嶽寺一。偈曰。維長維短松千樹。或曲或斜竹一叢。不許人來成二境會一。鳴鐘僧立夕陽中。又往二日州一再謁二古月於骨清堂一。月喜レ之。師呈レ偈曰。鐵錫不三曾諛二再來一。參陽人事字良哉。骨清堂上捲レ簾坐。雨後青山雲霧開。月和レ之。師應二江州大圓院請一。提二唱大慧書一。開題偈曰。活捉錦囊獅子兒。虛空背上與人騎。大湖三萬頃秋水。一碧渺漫月滿時。是時師始開法。闔衆四百餘。大振二鵠林之道一。蓋鵠林下宗師以レ師爲二先鳴一焉。爾後應二三十餘所之請一。終二于圓山宗德寺一。鵠林嘗曰。我印二良哉一早矣。是

謝事蓮光。遁于尾州寓居鷲巢以養衰質。于茲自冬初數侵于寒疾。動浹日矣。偶憶居士親切之言。因操觚或一言。或一事。隨意漫書。累日成卷。命曰荊棘叢談。蓋亦居士之遺意而余病餘之漫成爾。矧鵠林下之宗師豈止於此乎。是余僅所臆記者而已。其詳。豈夫淺識寡聞之所得而整乎哉。

時文政己丑臘月前一日。妙喜叟宗績書于鷲林山房。

荊棘叢談序

鵠林禪師應接五十年。衲子之輻湊于輪下者。門前成市。居常菴居東西百餘里之間。往來憧々。夜以繼日。唯參禪學道是務。頭角崢嶸。英俊成群。鬱乎爲天下之選佛場矣。禪師戢化之後。散而之四方。或有住名藍巨刹匡徒領衆。盛倡鵠林之道者。或有巖居林棲韜光晦迹。寒素自養者。雖行藏乘時出處不同。到于其親參實證見地明白。罔復有得喪。鵠林嘗自謂我得人不愧于古人。是亦不欺之說也。嗟乎。鵠林既沒。六十餘年矣。而今面稟其示誨者幾希矣。蓋世與人俱代也歟。先是盧原慈溪居士屢謂余曰。鵠林下之宗匠弗爲弗衆。子盍錄其行事以貽後世乎。余曰。是擧也。道眼明白然後可以理論之也。余也何敢。居士每每從臾。余辭而弗爲。客歲

獨𡚾禪師年譜補註　終

之一方。是爲至要歟。

獨妙禪師年譜補註　終

生疲倦　先於二江府一有二河島重藏者一。相レ音得レ名。圓慈命二布毛一曰。老漢年尊。以二出府一而爲二失計一。請令二河島相一レ之。河島曰。且陪二說法場一卜レ之耳。先以二米一石一施二常住一。陪レ席二日而卜曰。至二于戊子一甚危可レ愼。圓慈於レ是識二戊子之終壽一。

明和五年

祝問畢　洛西壬生新德大拙等一兩衲

德樂　駿州大平村

三月　遊二歷沼津城一。

十一月　斯冬有二洛西等持院請一。嵯峨壽寧南宗和尚與二信州長久額首座一來請。以二老衰一故不レ應。令三圓慈代赴二懇請一

召棊局　師常好二圍棊一。爲二忘機之媒一。一夕有レ翁謂レ師曰。圍棊有二文武前一有二文武後一。師其如何。師曰。不レ知。何爲レ前何爲レ後。翁曰。盤中忘レ機。不レ存二輸贏一。不レ離二思念一。任二天

東北寺　祕二無難塔一。留凡三日。

森河兵部　剃髮稱二善應居士一。食邑萬石餘。

大關信濃守　食邑凡三萬石。

赴長壽　大梅和尙請。

大村氏　日本橋白木店。

東北寺　禪河山東北寺。

栖雲　住持名寰海。

法華會　來衆二百餘。此法華會上欲レ俾二春來請暇之衆師學無一レ隙。若之芝肥之

蜀倶謀レ之。四士不レ受レ之。名師之勘。重レ世受レ罰。彼不レ知。悲哉

玉井　寺主萬叔。

明和四年

又何言耶。

明和二年

師資有隙　有松蔭副貳圓禪者。本與遂翁有隙。故譖之曰。遂翁放蕩捨寺。而今退于觀音。師大生疑惑。

與諸子　靈源遂翁。

六月邀師　靈源四月歸京。遂翁獨留補助。

明和三年

請暇牌　六群爲黨。師卽掛請暇牌。衆今曰不退散。是時大半退去。

天野氏　又移于同所白井氏。

岩波氏　在城後番町。留四日。

法壽院　在權田原。法壽院慈航尼公。西尾侯室。遠州白須賀侯之母公。

華藏　三州。

田種　豆州田方郡田留。

半田氏　醫師泰庵弟中村文藏請來。

無難遺跡　江府小石川至道庵。

寶曆十年

大場氏　箱根山代官。

寶曆十二年

青龍　駿州御厨屋

寶曆十四年

登班　四月十五日垂示。此時圓慈在京。以偈囑之曰。靈樹二十年首座。黃梅七百衆盧能。傳衣事畢就封職。且喜松蔭留慧燈。且笑曰。功成名遂天之道也。我

信之興禪　福島。

甲之南松　下山。

寶曆八年

瑠璃光　明月山定水和尚。

良哉　三州華岳寺。

鐵肝　濃州奥上眞照寺。

靈源　嵯峨鹿王。

空印　濃州加布津智清泰寺。

天瑞　武江牛込濟松寺。

寶曆九年

林泉　駿州長澤。

大橋女　誰レヤタレ誰カハ今日ノ妻ナラン定メナキ世ニ定メナキ身ハ。

此レハ大橋ガ歌也。島原廓外柳樹ニ單隻アリ。一素始見レ之慕レ之コト年久シ。先婦死ス。娉ニ一素居士一。

寶曆五年

龍津　駿州小島。

植松氏　原驛植松與右衛門。

寶曆六年

甲之持珠　非ニ甲之持珠院一也。是安久持珠院之請。講ニ大慧武庫一。

發癰　此九月發癰。十月至ニ大故一。東嶺近侍竝請ニ江尻義清於林泉一療レ之。冬至レ春全瘳。

寶曆七年

舊參諸士　曹溪葦津等。

甲之寶林　日野寶林寺。

雪洲禪師　雪溪之師也。

石林　甲州八代郡石村石林寺。

能成　甲府能成寺。

寬延改元

山梨治重　法諱慈雲了徹居士。始末詳于毒藥拾遺澤水賛辭中。

檀寺　大乘寺。

寬延三年

會中有客　明石侯家臣。

寶曆改元

圓慈來參　武庫會中。牧公亦來參。圓慈於此會上。師資定約。四月。圓慈患痢。服藥於角庵。鵠林時時愛顧。痢略差。因事歸鄕。令曹溪謁鵠林。曹溪者。脫上座也。後住黑津大日寺。

不蠢利侍者　越後詳首座諭老師。令圓慈命不蠢務侍者。詳者。嗣越後關興寺匡山。號詳峰。

刼運　嗣佛眼和尙。住于信州松本圓覺山慧光院。

大梅　神照禪師受業法兄白癡亦同參大梅。

延享改元

甲之自性　矢村自性寺。

延享三年

源立之請　白水山源立寺快龍。諱伊松。師法弟嗣法。

龍潭通　遠州井伊谷龍潭寺。

三之哉　三州華岳寺良哉。

桃隆　桃。嵯峨鹿王院靈源。隆。雲州象頭永德寺葦津。

寛保改元

諄來參　後改二玄極一。初居二浮島眞光院一。圓慈友レ之。檥本淡路江國徒也。靈源遂翁始參レ之。後於二洛之大宮邊一化。可惜。

桂林　在二甲州郡內金井邑一。山名二富春一。主曰二聯芳一。參レ師尤切。

靈嶽座元　景雲山主。

寛保二年

龍潭請　毒藥作レ秋。龍潭寺獨叟和尙。

寛保三年

臨濟請　毒藥卷九。此歳夏自二南豆一歸。覩二籬邊木蓮花一。賦レ偈。今冬有レ應二豆之臨濟請一者。與二前丙辰冬一差誤者乎。可レ考。

元文三年

文忠　備前岡山河原町蔭凉寺徒也。事レ師年久矣。爲二上首一。又令三師横二行天下一者。多此老腕力耳。始居二松永不二庵一。後在二城之八幡双林庵一化。

元文四年

甲之徹　牛句長光寺快岩。

雲之純　雲州松江天倫寺圓桂。

備之航　備中井山寶福寺大休。

甲之魯　甲府東光寺天崖。

元文五年

覺慧中庵主。中卽石平徒也。休年十六。嗣レ師住ニ林泉一。不幸不レ出レ世化。

正受唱滅　遺偈。末後一句。死急難レ道。言道レ不レ道。不レ道不レ道。

享保十二年

庄司氏　驛長。

享保十三年

石井玄德　業レ醫。

享保十四年

古郡兼通　俗名平七。

享保十五年

宗格寂　遺偈。識ニ得生前句一。卽識ニ死後句一。明月與清風。萬里絕ニ消息一。

元文二年

齋費金　此時宗彝齎二金五兩一充二路費一。

享保二年

僅供晨昏　檀越給二米五俵與錢一貫文一。爲二年分之糧一。

庄司氏　俗名六郞兵衞。有二女子一名察。參禪有レ志。

享保四年

雲山　諱祖泰。嗣二法永明鐵船一。

享保五年

無量脫　脫本侍二信之獨園和尙于駿之天澤一。後隨二無量神護二寺一。園滅後。法運不レ開。委二二寺於師一化。師乃中興。

享保六年

林泉慧休　林泉。石平正三道人塔所也。休受二業於悟隱覺道庵主一。道受二法於信

孤硬。無二人親近一。結茅獨居。常編二草鞋一爲二資糧一。一日。國守慕レ德相話。師編レ鞋不レ顧。守請二法要一。師曰。老僧編レ鞋無レ暇。又有下閑工夫爲二俗人一說法上。守益欽二師德一。時來禮謁。又密贈二衣粮一。屢助二道業一。一生住庵。室無二長物一。略有二陳尊宿風一。後滅。門人建レ寺。名曰信田山蔭涼寺。大興二洞下叢林一。

師比來嗜二煙管一。及レ入二蔭涼一。省曰。凡戒律者。佛法久住之相。雖レ如二臨濟德山一。最所二依行一。我宜二守修一。先在二門前水田之邊一。出二煙管葉袋等一。一時投レ泥。以絕二遺念一。從レ此不レ翫二管具一。及三其化緣繁多生二疲倦一。略慰二勞心一耳。

享保改元

德元居士　俗名鹿野善兵衛。

師父宗彝　法網院秉心宗彝居士。

叔父大瑞　嗣二法大聖中興龍潭玄忠一。

峰因レ事令二翁代開山一。乃命二雲慶子雲勝一造二文殊大士。大聖老人。佛陀波利尊者。均提童子。于闐王之五像一。爲二本尊一。此像甚靈也。雨安居會。誦二金剛經首楞嚴消災呪一。至二消災呪一。翁出禮拜。文殊於二獅子頭一三行二答拜一。大衆二十人同見レ之。不レ覺誦レ呪七反。至レ今爲レ例。其中有二長能上座一。惛然閉眼。不レ見二靈異一。此事實混而爲二雜話一。

石院　諱宗蘊。久侍二愚堂一究二其蘊奥一。後住二武之平林一。大唱二宗乘一。鐵堂鐵髓州府臨濟喝首座濃之均首座等出二師門一。師辛辣難レ當。一日衆皆起單。鐵堂諫曰。和尚辛嚴。無二人住得一。乞省加レ慈。師咄曰。龍門千仞豈留二蝦蜆之輩一。平生垂語曰。向イ通ルハ清十郎ジヤ無イカ。笠ガ能ク似タ莎笠ガ。二十年無下契二其機一者上。

鐵堂　尾崎圓照寺。

鐵心　諱道生。未レ詳二本貫一。天性度量過レ人。始辨三取鐵石心一。訪レ道參レ師。因與二播之盤珪河之慧極等一同侍二明之道者元一。最得二要領一。後住二加之大乘一。竟隱二棲信田一。平生

古月和尚　諱禪材。日州佐土原城人。幼拜大光一道和尚受業。十四發參學志。乃祈一大事於佛殿文殊。一日夜坐方丈。因見燈明映麗板彼此明徹有省。十七訣別同列曰。我自今後誓爲道。願聽與衆異。辭見豐後賢岩受法味。晝隨衆孜々。夜洒掃寮舍。誓曰。願了大事。廣利群生。或整亂鞋。補斷屐。拜而密置。如是七年。二十四寓北豐之古月庵。常參圓覺四句並大慧頌。一日危坐。恍然忘身。七日豁然入荷葉團々底端的。通身汗流。得大歡喜。次見攝之竹岩河之慧極等之諸老。扣其餘蘊。又入熊野山中幽棲多年。四十五時。枉受法兄英岩之請。繼住大光。師平生三業精修。家法嚴密。天下無不稱其德。後退天壽山。二十年。又結骨清堂於山中燕居。筑後太守有馬氏請令開山福壽。住無幾示滅。實寛延辛未五月二十五日也。辭世偈曰。好不啣嚠。八十五年。飜身一擲。棒殺青天。

岳翁開祖　岳翁甫嗣乾峰曇。曇嗣南山雲。雲嗣聖一國師。日州太守元請乾峰。

居無常處　漂二泊丹但城若之間一。

節首座　師八十壽。結二末後會一。罹レ病不レ勇。因感二靈夢一者。此節首座爲レ主耳。

正德改元

佐倉養源　今移二山城淀一。

那須鐵通　雲岩中興。

鐵髓　本豆州人。久參二石院于武之平林一。有二得處一。後嗣二受業席一。住二豆之熱海禪海一。

因レ事退去。中二興宗圓一。

正德二年

八月廿四日　實七月十五日也。以二遺囑一而用二此日一。

正德三年

宿一僧房　東福寺也。

餘年。爲ㇾ助二提唱之勞一且用ㇾ之。只除二講筵一之外。不三曾受二無義味一。凡二十餘年。壽近二古稀一。而又非二制之限一。後來誡ㇾ徒常以二如來或禁或與唯酒唯戒之古事一。

田龍　三之太平。

鏡水　駿之臨濟。

不違一字　後師至二六十七一。在二大乘碧岩會一。再盡二疊而爲ㇾ三之妙一。令二二三子參詳一。且告曰。此事不二容易一。老僧這回因ㇾ事。啓三發二事一。一五位之妙。二雲門宗之大事。比來用二言句一而揀二精麁一。這回超然坐三臥于雲門宗妙之中一。

白幽眞人　珠曰。偶見二或人草紙日記一。曰。白河白幽子落ㇾ谷而殂。實寶永六年己丑八月九日也。享齒四十餘。因ㇾ此見ㇾ之。則三光老師傳中書曰。壽近二九十一而逝。恐老師之暗記乎。已聞提翁亦言。壽算閱二三四甲子一。（二百七十歲也）將其何爲ㇾ是。

母妙遵　普照院妙遵日善大姉。

餘奴輩　菴主ノ俗語、餘ノヤツバラノ云タコトヲ見ルナ。

伊不成大業　賦性狂簡而於二一利一欠二方便一。故有二此誡一。

居士不白　俗名曰二奈良屋七右衛門中野某甲一。參レ翁有二得所一。號爲二法通院潔山不白居士一。師同參尤親。後聞二師號二白隱一。笑曰。我便號二不白一。

寶永六年

扣五位　盖師受二翁于五位訣一時。至二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爲レ三。師乞レ聞二變盡爲レ五之訣一。翁曰。可二再來一。豈可二一登而究一耶。依レ之有二此約一。

法雲　此時法雲有二衆寮一。

寶永七年

薩羯薩羅縛　師從レ是禁酒七年。雖二滴水一不レ霑レ脣。入院後。枉把レ盃而兼レ禁十有

遊我誓不去。尼喜。一日。師促翁共至尼家。尼大呵翁曰。翁何來我家。恐失鶴兒去。翁不知其旨。唯笑耳。次日。師便辭。

隆英　隆。號定岩。住于常之福原。英。號川邑。住甲之南松。

寶永五年

知賓敬曰　俗語。ヲカドヲ見カケテゴサリマス。

上倉村　飯山城有五町五村。上町。本町。肴町。愛宕町。伊勢町。是曰五町。上倉。奈良澤。有尾。大池。小佐原。是曰五村。共屬城下。正受庵本在上倉村。隔牆即奈良澤也。先師錯記爲楢澤深林。

的翁　武州澁谷東北開基至道無難神足。

墜糊下　離堂凡五六尺。

翁見喜　俗語。鶴藏司デケタ〳〵ト云ヘリ。

靈松　濃州岩崎

寶永三年

舜老夫　雲居曉舜禪師嗣二洞山聰一。始住二廬山栖賢一。槐都官守二南康一。因二私忿一民二其衣一。後仁宗有レ旨。再住二栖賢一。入院上堂。頌曰。無レ端被レ譖枉遭レ迍。半年有餘作二俗人一。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懽喜幾多瞋。

松藏主　名伊松。本爲二師法兄一。以二才不一レ及。謙爲レ弟。是以師亦愛顧過レ他。後住二本州蓼原源立寺一。號二快龍一。此寺元屬二四宗兼傳泉涌派下一。依レ之中二興比奈無量寺一。請レ師爲二開祖一。再嗣二師法一。臨二病革一。轉二位於妙心第一座一而化。

築和尚　越前大安寺開祖。謚諸相非相禪師。

寶永四年

師辭歸國　檀越有二壽桂尼一。哀求曰。病不レ復レ本。公莫二捨去一。師云。翁若非下至二尼家一而

定。亡母乍來道。此俗漢苦レ我何至レ茲。以レ劍痛抉二我胸下一。依レ之如レ是。便調二複子一。至レ曉辭レ衆。挂二錫於西國名德下一。不レ出二僧堂一參禪殊レ他。一夜定中。母來立レ前。尊宿將レ語。母乍化去。於レ是發二大勇猛一。晝夜刻苦。旬日入二三昧定一。一夜死中得レ活。證二眞實性一。歡喜之間。母乍來曰。汝得二眞出家一。令二我昇脫一。我始死入二地獄一。獄卒各曰。是僧寶母。莫二嚴責一。然汝住院。合レ導二修禪一。卻敎三後生陷二文字學一。依レ之衆卒見レ我責曰。謂二之僧寶母一。今卻大俗母。當二痛責一。言了。各々集責。其苦惱不三以レ言可二レ伸。我恨レ汝徹レ骨。故以レ劍抉二胸下一。汝記否。汝依レ之行脚。參二善知識一。眞修已成。我至レ將レ語。汝早妄想。今宵眞實參究。入二諸佛位一。我今昇脫上二兜率宮一。汝益精勤。可レ專二化門一云了去。

尊宿增恐。盡二悟後行一。透二差別關一。汝必見レ之參詳。

寶永二年

洞戸　濃州。

十六歲　侍二息道于大聖一。道見下師性純二于學業一疎中于世務上。且愛且告曰。必解二我是機思不レ足者。終無二大錯一矣。師受二使令一。每レ有二往來一。或偏二覆讀一。或專二持念一。及レ至二大聖一。忘二松蔭囑一。又歸二松蔭一。失二大聖語一。依レ是有二斯言一也。

咸慧坊　唱導宗僧。結二庵於西念隣境一。持經愛二師器度一耳。

元祿十四年

透鱗　諱素承。本州沼津驛木村氏子。受二業於大聖息道一。

元祿十七年

穩上座　承二翁之一字一。自號二穩馬山一。後住二庵本國一。

作レ偈薦焉　若依二甲母激レ子古實一。書堂靈感。必有二母力一。昔日愚堂國師告二石院一曰。甲州有二一尊宿一。遍參未レ成。早住二叢林一。常共二二三十衆一。教二導詩文一。臘八依レ例各務二夜坐一。一夜更深。大叫而倒。衆驚見レ之。尊宿失心恐震。移レ室藥治。漸語曰。我已坐

堪レ可レ信。

元祿八年

窪金日嚴上人　在二豆之田方郡一。日嚴博覽巧辯。稟二身延貫首之命一。遊二歷同門一説レ法度レ人。

西念寺　松蔭寺隣刹。時宗。在二杉山氏之後一。

元祿十二年

單嶺　諱宗傳。豆州久連人。依二松蔭天順至順一受レ業嗣レ法、順嗣二松蔭中興大瑞宗育一。育本江梨人。師父宗彝肉叔也。嗣二法大聖中興龍潭玄恕一。恕嗣二清見説心慈宣一。宣嗣二大輝祥暹一。暹嗣二東谷宗果一。果嗣二大原宗孚一。孚嗣二大休宗休一。休嗣二特芳禪傑一。實靈雲十世孫也。

元祿十三年

獨妙禪師年譜補註

大觀和尚

元祿二年

向南海　東從豆州江梨大瀨崎。西至遠州塔見虛空藏之峰。

元祿四年

休心房　本朝高僧傳。常州鹿島根本寺殘夢者同人。東叡山南光坊天海始參殘夢。受禪要並定數丹田修養之訣。保百六十餘之壽。海存本在東奧。逢仙得術。後義經辨慶龜井片岡伊勢駿河六人。依秀衡計。渡蝦夷。治國立法。大伏北狄。已及中華。被封韃靼王。後亡明帝。改開清朝者其裔也。海存獨留本國。常慕主君。漂泊山野。異跡間多。因爲隱士某談義經始末。是曰新義經記。事實大別。

毒藥。其餘有二槐安國語。闡提紀聞。息耕錄開筵普說。寒林貽寶。寶鑑貽照。及假名法語等許多卷。刊二行于世一云。

龍澤開祖神機獨妙禪師年譜果行格　終

他十倍。於戲五百年間出之私言。亦不誣者歟。嗣師之法者。夫龍松。東嶺慈。遂翁盧。東巖元。白衣執弟子禮者不知其幾許多。大凡諸方如領衆匡徒。咸無不出師之爐鞴者。德音滿華夷。上達

天聽。

敕。萬仭芙蓉。卓現海隅。峰分八葉。根蟠三州。至淸之氣。神秀之象。集大成者。爰大寂常照禪師遠胤。白隱座元。間出偉人。格外名僧。深入正受大圓鏡。沒寶明。親徹本光無盡燈。發靈焰。勘破東山暗號令。鋪張南浦毒爪牙。留下室內救弊之微言。道行四海。成褫菴居參禪之眞種。化旺十方。可謂天澤雲彌。龍澤注霖。少林春回。鶴林垂蔭。師之德音。洋洋盈耳。簡加褒章。謚曰。

神機獨妙禪師。實明和六年己丑六月八日也。語錄合十卷目荊叢

寂之在日。學者辛勤也、見洋嶼之艱難。應諸方請。評唱語錄。講演經論。收在年譜。存口牌。未考年敍。講四部錄于甲之長光。有普說講闡提紀聞于豆之長福。丹後澄。林泉休。司會事。檀越古鑑居士成辨一會。提唱五祖錄于今泉法雲。在會不費常住。行丐終一會。實古叢林之風規。可爲後生龜鑑。其餘往往評唱松源錄于由井桃源。擧揚碧巖集于西島之光增等之類不遑枚擧。一時疱瘡流播。不起者夥矣。師黃孀之餘憑梧。一老翁跪師前。請賜疱瘡符。師曰。我不知何爲符。翁曰。書床浦大明神五字。師輙書而與之。翁曰。若人敬至則必無痘患。言訖而失所在矣。然出生入死。遊戲三昧。許多靈異措而不錄。末後吽聲。眞成逼似巖頭老漢。世人相議曰。不留遺偈。大小鵠林放過一著。錯錯。好箇吽聲上透霄漢下徹黃泉。比較世之遺誡偈。我道勝

有一女子近師曰。承聞師近日衰病益加。姑杜施門。如微甘露。匹如奪飢人之食。彷彿失病者之醫。衰體朝脆。脫示涅槃路。我等後生依憑阿誰。設使無演法。尊容安全則慶幸何加焉。師微微而笑。十一月還松蔭。衰病愈篤。十二月初六。狂雷撲地。七日。古郡氏診脈。師曰。如何。曰。無別異。師呵曰。三日以前不知人死。豈謂良醫。古郡但俛首。山梨翁過訪。師召碁局手談一兩著而休。十日在臥褥召遂翁。委屬後事。十一日曉旦。安眠高臥。大吽一聲右脇而化去。十五日津送。疾風暴雨不能赴火臺。至十六日火浴。獲設利無算。大概膏之所漸。沙石或成玲瓏色。實是定慧所薰馥也。遐邇雲集作疾鬼之行者不爲鮮矣。因分塔于三處。

惟師姿貌奇偉。虎視牛行。機鋒峻捷難近傍。等慈莅物。殆乎忘疲勞。易煩肆悖。潛鞭密鍊。行住坐臥。魔外不能窺焉。門風隆盛也。想乎大

曰老僧今年八十四也我。箇樣那正月爾逢著事者無矣。東嶺和尙之慈蔭也。目出度也目出度也。圓慈羞春糕。師喫二三口而遺與兒孫。圓慈頂受而退。制後師臥病。召醫診之。醫曰。師嘗嗜糖霜。是甜毒之所致也。不利則不散。投劑。下利數行。不日平安也。杉山養仙延師于隱室。姑遠來問以保嗇焉。復有德樂請講毒藥遺編。三月還松蔭。六月

靈元院太上法皇尊牌入圓通山。七月令師修安牌慶讚。乃打一偈曰。稽首

靈元太上皇。何計

玉牌照草堂。蓮發如來無礙德。松吹菩薩壽量長。既望還松蔭。冬優遊河西大乘。由井常圓。或三日或五日。隨其心之所欲而行法施。在常圓勞倦劇甚。一僧曰。暫輟法施而保護則可歟。師曰。道俗之飢。其如之何。

壽ニ評ニ唱之一。七月有ニ三島福聚請一。經ニ青木大膳。大村氏及東北寺請一。路出ニ相州一次ニ栖雲一。而竟入ニ福聚一。開ニ法華三周會一。復應ニ玉井請一。畢ニ前會遺講一。冬還ニ松蔭一。

四年丁亥

師八十三歲。春預議欲レ使ニ師結ニ雪安居會于龍澤一。與議紛綸。春夏際浴ニ古名一。閑適逍遙。冬十月在ニ龍澤一。提ニ唱荊叢毒蘂一。江湖龍象輻湊者二百五十餘。叢規森嚴。一衆益精進。師時生ニ疲倦一。命ニ圓慈一分ニ座副ニ講息耕錄開筵普說一。

五年戊子

師八十四歲在ニ龍澤一迎レ春。元旦唱ニ祝詞一曰。逍遙龍澤最峰頂。今曉特張舊厚顏。八十老僧逢ニ歲正一。生憎隻手音聲關。祝問畢乃高聲以ニ俗語一唱

三年丙戌

師八十二歲。春正月。挂請假牌。衆不退散。下旬圓慈差文恭邀師。師將赴江府。路躋箱根宿天野氏。黨首四人掎角逐蹤來擬回駕。恰如明上座庾嶺逐六祖。文恭出曰。諸禪何其爲之鄙哉。僉言。老師近來衰病交加。今也子等謀而誘師于江府。恐增疲勞。況化下諸衲依止阿誰。恭曰。是暫時養痾。扶持老情之一方便耳。師意益進。如逆之則多年孝誼一時廢乎。設諸禪有拔山之力。勉而回駕。我亦倍蓰諸禪之力竟不放。四子無語。俯首而退。徑到江府。稅駕於岩波氏。轉而移法壽院尼公及東北寺。二月十一日入萬年山。視菴之改建粗備。而大悅。住半歲。日行法施。圓慈間助講。緇素日進。森河兵部。善應居士。大關信濃守爲首。麾下長臣差肩坌至矣。六月繕寫東陽和尚請益衡梅老師之碧巖集。赴長

十四年甲申改元明和

師八十歲。輪下諸衲各以偈獻壽。二月十五日擧大應錄顯揚東海日多遠大懸記。淸衆七百餘。大乘。龍津。菩提樹大蟲及葦津。圓慈。慧牧等俱執內外之事。淸規森嚴。道行之盛雖古未可讓焉。踰月頗生疲勞。命葦津分座。圓慈亦副講國師塔銘。到三月畢會。尋而慧牧登斑于華園。號遂翁。改名元盧。七月還松蔭。師已謝事。附後事于遂翁。

二年乙酉

師八十一歲。春正月在龍澤修設利會。師資有隙。遂翁退而居觀音。老情有所傷。普門長老慰諭以安師心。三月在松蔭臥病。圓慈往江府與諸子謀而改造至道菴舊址。六月邀師。衆等遮而留之。冬圓慈發書喩衆。然而猶藍立而不解。反有爲邪黨所驚動會裡。

龍雲醫源永正淨因泉龍等。演法經日。又入江梨航浦院終碧巖遺講。三月應江尻慈雲請評唱松源錄。合衆二百餘。春來衰病增老懶。機智不快。建瓶水涸。講筵頗生疲勞。仲冬衰老益加。衆皆恐不成末後會。十二月十一日。中夜召諸子曰。汝等來進。我得好夢。精神倍前日。我居新造隱室上間。坐傍結城節首座爲首。舊友圍繞。下間愚堂大愚無難正受泊陽春古月巴陵定山等諸老宿列坐焉。舊友之中一人歎曰。我儕根劣。行解不相應。有什麼面目對諸子乎。節冷笑曰。諸子但爲有二字不足。而今見厥愁。諸子便問二字如何。下間諸老亦雷同。節曰。何敢容易。諸子屢請而不止。節曰。只斯勇猛二字而已。諸子賞歎焉。我熟覽之。則咸先亡之人也。便勵聲曰。我豈肯入汝等隊耶。夢覺。汝等諸子能記焉。來春一會必成辦矣。師自此身體輕安。行住殆乎不假他力也。

叢。兒孫任力立禪宮。我師當代釋迦佛。願震法雷驚衆蒙。師便執拂提唱雪峰塔銘。闔衆一百餘。各以偈申賀。勢州傳上座持韋將軍像來呈師。師以偈祝曰。正北毘沙門太子。三洲護法韋將軍。山僧老去無他議。常轉二輪一看君。會畢彌留龍澤。一日涉園曰。固哉地基。美哉山林。乃援筆書曰。老僧百年後可空全身於此。師嘗護持秋葉神像。手鎭于當山。永期劫石。

十二年壬午

師七十八歲。秋八月光臨圓慈應大中請心經會。隨喜彌日。相尋受青龍請。講虛堂錄。一衆謀期甲申之春開末後一會於松蔭。

十三年癸未

師七十九歲。春正月微恙。不日而瘥。二月應祥光請提唱碧巖錄。次抵

於是緇門龍象。武林英傑。繼踵幢幢。復往東淵。終前會遺講。十二月獲無難遺蹟歸。

十年庚辰

師七十六歲。春二月。請師於龍澤新場。講息耕錄會普說。兼成開山之儀。衆一百餘。箱根山金剛王院隆山大和尚發帑賑濟一會。四月圓慈還來謁。乃命龍澤嗣席之事。秋圓慈謀龍澤易地神山氏化資。大場氏調官。箱根山執事勸瑞法印與大場氏下山標境量。

十一年辛巳

師七十七歲。春正月易地成矣。箱根山主賜印契而證焉。於此駿豆甲相漸師之澤者日來芟榛開基。拽石撒土。各齎糧。苟不費寺產。戮力以畢土木之功。九月請師說法。師登座。圓慈出衆禮拜曰。鷲子給孤開苑

天祥。演法累日。旋復出尾陽。於龍珠白林二道場。法施經日。遂至遠之地藏。評唱虛堂頌古。冬還松蔭。又趾三島驛一牛鳴而有廢基。曰龍澤。乃心經精舍之所護也。輪下道俗資以贖之。欲敎師爲之開山祖。

九年己卯

師七十五歲。春正月。林泉貫宗。華藏澧川。田種寛瑞。大仁氏等陳春敬。相議而語師曰。龍澤草創粗成。使東嶺鑿之則如何。師曰。可也。便令淨三居士徵圓慈于京師。使道義先行。二月江府醫師半田氏延師欲使府內道俗特知宗門有格外之機。三月柴義喬得毒蘂遺編而附刻之本錄。七月師赴江府入臨川精舍。時人戲謳曰。名僧遠引籠町乃臨川寺。藪乃中爾茂香乃物加奈。同二十四日評唱碧巖集。開筵示衆曰。拈來瓦礫是黃金。老僧這裡。坐戲論場。轉大法輪。看看。便學宗門第一書。

龍請而還松蔭。

八年戊寅

師七十四歲。春應濃之瑠璃光請預修大圓寶鑑國師百年忌齋。提唱碧巖錄。菴居諸衲不肯。師意益進。林泉貫宗勸牧公司會。一衆漸隨焉。路到少林張法筵數日。次入瑠璃光。發書於四方曰。老僧此間値愚堂百年遠忌。在瑠璃光舉碧巖錄。若有憶國師法恩者。咸來炷拜。於是。良哉。鐵肝。靈源。空印。天瑞諸老來集。圓慈陪會分座。又致書於國師派下諸老。勸奬梓國師語錄。衆議紛紛不決。師意不平也。會畢。有覺林。瑞鷗。清泰。梅龍諸請。次經栽源。玉龍二寺還。赴宗猷碧巖錄請之道中。慷慨國師派下衆議不決。著寶鑑貽照。而書以示諸子。會畢歸路應龍門林泉妙樂三請。南一葦著桑名城。直之白子講寶藏論於龍源。月餘。復返

相覩。眼眼相照。所以。一年一度燒一炷香。點一甌茶。不作楊岐女人拜。
蘿蔔從來出鎭州。伏以。祖師正好供養。血滴滴地。唯恨露柱掉頭不悅。
何故。天下之事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會畢。抵江尻慈雲。評
寶鏡三昧。次在菴原講心經著語。六月還松蔭。琉球宜元遠馳价使奉
汗簡請印記。秋應甲之持珠請提唱大慧武庫。有開筵普說。尋復發癃。
義清療之。不日而瘥。浪華居士木田元照見恕侍者所輯錄之語。竊藏
而歸家。命棗人刊行。稱之荆叢毒蘂。

七年丁丑

師七十三歲。春赴信之與禪甲之南松請。途宿南部建中。有垂語。直抵
南松。提唱槐安國語。有普說。次之實珠菴法施累日。遂達與禪繙法華。
闔衆三百餘。檀越山村氏扶助一會。次赴開善龍翔二請。又經三州淵

寇讎。歸路歷福王南松慈眼等請。臘八還松蔭。

四年甲戌

師七十歲。徒衆各呈賀偈。祝壽算。

五年乙亥

師七十一歲。春有龍津維摩會請。大檀越松平防州侯日臨聽法傾信。

五月還松蔭。秋九月植松氏勸請秋葉三尺坊於觀音寺。請師修安座慶讃。

六年丙子

師七十二歲。春在松蔭講楞嚴經。有開筵示衆。夏四月。州之高林設大應國師四百五十遠年忌齋。請師拈香。併評唱國師語錄。合衆二百餘。

拈香曰。擧。大應國師虚堂忌拈香曰。建長與這老和尙相隨多年。面面

寺落成。請師祝開祖之儀。乃託補席于圓慈。初信州獨園老修廢基。後脫首座居焉。延享中。央龍復舊趾。欲請師爲開祖。不果而化。留百金資。令石井玄德古郡平七杉山總左衛門全宿志。三人稟命盡力。以漸而成焉。　秋受豆之歸一請。擧揚佛光錄。提行盛遠來參。且語世繼政幸賑窮民之事。師自製圖及贊辭以賞焉。冬地觀居士令圓慈奉七處設利安置無量。請師講遺敎經。以充慶讃供養。次應松崎玉林主盟請。作洪鐘新鑄佛事。

三年癸酉

師六十九歲。春二月拜無量設利。赴甲府能成請。提唱人天眼目。一衆三百餘。會中特分開五家宗要。令學者參詳。會畢。赴東光講演毒語心經。此會修正受老人三十三回忌齋。便自描老人頂相。而以香語當贊。曰。掀翻天源一滴流。飯山深處使人愁。嫉焰妬火懶拈出。留與兒孫結

每被₂婦誘₁參ㇾ師。婦後乞ㇾ士爲ㇾ尼。名曰₂慧林₁。先死。居士一日請₂圓慈₁燒香。且不ㇾ安₂尼牌₁。只挂₂觀音大士像₁。慈問曰。尼牌如何。居士曰。慧林所謂應以婦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爲說法。觀音應現也。故安₂大士像₁。有₂什麼可ㇾ怪。慈聞ㇾ之。默而拈香。尋復登₂華園₁講₂碧巖錄于養源₁。寶鏡光照兩公主。洎皇女淸淨光院潜ㇾ儀臨ㇾ會。葉室一位。冷泉黃門陪₂侍之₁。冬到₂菴原大乘₁講₂碧巖遺講₁。時編₂五位祕訣₁。一日謂ㇾ衆曰。夫法如ㇾ登ㇾ山。隨而登隨高。惟能以ㇾ無₂退住₁爲ㇾ要。我自₃曾入₂正受室₁。寤寐不ㇾ安。今冬六十七。幾乎如ㇾ遊₂雲門林中₁。聞者深徹₂心肝₁。會中師發ㇾ癰。江尻義淸加ㇾ療。復應₂香林請₁評₂唱碧巖錄₁。法山難華祖芳來參持論。師一一辯拆。不ㇾ契去。

二年壬申

師六十八歲。春在₂松蔭₁評₂唱碧巖錄遺講₁。四衆滿堂。四月八日新無量

女曰。是方便也。君如不爲。應當入死地。雖方便不及眞智。去難入道。亦非眞智
耶。父母同之。遂送倡家。善書好和歌。待遇惟勤矣。女嘗思惟。我舊生官。養帷帳
之內。使令婢子。而今墮這隊。是什麼狀。日往月來。思念漸積而感沉痾。醫亦至
拱手。一日有貴客。相其動容。卜其面色。曰。汝有所憂耶。女委說來由。客曰。子之
所病。尤有理焉。今無千金價。則其疾不可治也。更有一事可徹底剔脫。只恐不
信乎。女曰。君誠言豈不敢信。願垂示諭。客告曰。汝一身除見聞覺知。別無作底
者。四者有主。汝行住坐臥。見者何物。聽者何物。切切返觀不怠則。本具佛性。忽
然現前。到這箇田地。是便解脫苦界要徑也。女謹稟命。單單潛修。延享間。狂雷
震洛地。一日隕二十八所。女素忌雷。垂帳被衾。令小婢從女護左右。忽猛省堅
坐。雷聲遽震。撲然隕庭中。大橋仰顚絕氣息。少焉蘇。見聞幾乎異平昔。雖欲得
師證。欲染境中未由也耳。偶爲人所求問爲婦。其夫沒故。復聘一素居士。居士

三年庚午

師六十六歲。春應ニ菴原大乘請一提ニ唱碧巖集一。秋。抵ニ遠之貞永一。初繙ニ槐安國語一。冬赴ニ播之龍谷請一。評ニ唱息耕錄一。會中有レ客來問曰。死後斷滅歟。不斷滅。師曰。卽今問著底是斷歟。是常。客罔レ措。慧牧出ニ熊野一來再參。師作レ色曰。恐レ鬧樂レ靜。入ニ深山一與ニ木石一爲レ伴。有ニ甚長處一。便喝出。洛之世繼政幸來參。

四年辛未改元寶曆

師六十七歲。春應ニ請于備之岡山少林一。講ニ川老金剛經一。次到ニ井山寶福一講ニ四部錄一。歸路過ニ平安城一。館ニ世繼氏一。池大雅來參。及度ニ大橋女一。本貫者江府公臣。某甲女。而食ニ千石餘一。父因レ事爲ニ浪士一。與ニ其小弟一俱寄ニ食每家一。終窶且貧。女敎ニ父母一曰。賣ニ我娼家一。得レ時相遇。父母曰。估レ子自活。是畜生業也。設死不レ爲。

僧曰。本光國師入院山門法語。師不覺肅拜曰。如語梅生液。似嘗一臠知全鼎味。惜哉未見全鼎乎。

二年己巳

師六十五歲。春解制後。住菴諸子請評唱大燈錄。師不肯。我三十年前。在濃州聞無義語蹉過了。後每聞片言隻字。牙戰股震。今欲止汝等啼。波瀾浩渺難涯涘。豈可輕挿手耶。於此諸薰。壽顒頤。魯隆。實輩需印本。定大綱。訂事實。將來苦責。不獲已。偈頌傚碧巖錄。法語擬參詳語要。名之槐安國語。安國和尚乞以壽于梓焉。又適蓼原文殊堂。講臨濟錄。夏制提唱碧巖集。檗門格宗來參。請益曹洞五位。受訣而還。後住檗山。分施鴿林宗風。冬十一月圓慈再參。臘月二十五日。附印記併金襴法衣。齋後赴武之岩付雲門菴。甲之月休爲伴。

念。懈怠亘中三祇上。治重聞レ之。奮然省曰。我豈不レ得二三五日勤一。獨入二浴室一。猛堅坐。少焉想念紛起。手足疼痛。心胸煩悶。比レ至二三更一。遂忘二身心一。及二黎明一。忽覺二兩眼脫出一在レ地。良久指頭痛。齒牙堅切。跏趺徹レ骨。身浸復二本形一。起視二上下一。無レ異二前日一。棄而就レ業。日沉復入レ室。苦修如レ前。坐忘達レ旦。第三夜亦復如レ是。到レ曉復就レ業。見聞一一異レ前。即訪二一菴主一。不レ契。差而見レ師。向三昇レ轎越二薩埵嶺一。眺二望海面一。竟發二後得智一。初識二得草木國土悉皆成佛之旨一。便以二所解一呈レ師。師領レ之。復謁二感慧菴主一琢磨。一日。慧昌尼拶曰。某甲年老矣。請不レ著レ手令二予起一。治重無レ語。尼咄曰。公參禪。恁麼可乎。治重後一日徹。尼肯レ之。如レ是往二來諸老下一。透二過數箇公案一。　來參。夏忽爾徹二證偏正回互祕奧一。冬十一月五日。當二圓滿本光國師二百遠年忌一。携二菴居雲衲一赴二齋會一。應二堂頭關宗和尚請一。評二唱息耕錄偈頌一。散筵之後。有レ僧。請下益拈二繇臨濟三關一超中過玄沙七步上。師曰。非二汝境界一。是誰人語乎。

橋上往還淺草寺裡擾鬧。自レ朝至レ暮。可レ試二那時打失那時不打失一。信茂信受出去。此歲飢饉。菴居諸禪分散。達磨忌日。風捲怒濤田苑荒。分離吾野鬼閑神。心肝挾レ鐵二十輩。共嚙二菜莖一甘二苦辛一。

五年戊辰改元寛延

師六十四歲。春。山梨治重駿州菴原人。俗名平四郎。耽婬貪財。全無二善因一。一日訪二檀寺老隱一。語曰。山梨。汝雖二不動明王石像一。普利二見聞一。願作二勇猛精進媒一。治重謹領。命二石工一造レ之。乃安二吉原山中瀑布邊一。治重携二子女一而遊行。時天晴日暖。草木發榮。子女攜レ芳遠涉。治重獨坐二瀑邊一。乍感二無常一。人生忽猝同二水泡一。或有二瀑下而消一。或有二數尺而消一。或有二數尋而消一。乃至或有二五六十步而消一。人間死亡亦然。苦諦集諦如レ序感起。通身戰栗。而不レ可レ持。獨自回レ家。屋後有レ翁。讀二澤水法語一曰。行者只以レ悟爲レ則。勇猛者一日二日乃至三五日而有二得者一。是謂下勇猛在二一

師六十三歲。春織田平治郎信茂扈從尾陽侯之東覲。脫列來參。師問曰。前來爲何事。曰。我好聞法。是以感病。曰。公病如何。曰。我始逢一禪師探心性理。復會律師問祕密藏。律師委說。我於二宗生疑惑。在阿字觀中乍生地獄相。以心性理制之。二見交爭。心意不寧。寢見惡夢。寤勞思想耳。師咄曰。還識恐地獄底者麼。曰。空見感這疾。師連喝喝散曰。這小奴子。夫士者爲君竭忠。不避水火。寄身鋒刄。膚不撓。目不瞬。汝何恐空見麼。卽今一一墮地獄而點檢看。曰。善知識安爲使人墮惡道。師笑曰。老僧墮底地獄八萬四千所。汝看無有一所而老僧不墮底。信茂聞之。禮拜歡喜。願示可照心書。師曰。我所授與廣博。公不可得見。曰。設使萬卷。我豈敢辭乎。師良久曰。咦。此去出門。便見往來絡繹。見左右館舍。見溷軒。見茶店。見驛路夾松。見驢馬交馳。以至沼津。過品川。到江府。兩國

來謁委說。

三年丙寅

師六十二歲春二月。應源立請講一乘經。有展筵普說。圓慈洛東通嗣法書。師答以偈。曰。近江藻裡金鱗子。撥轉龍門嘗萬危。佛海毒波任君弄。不施涓滴是眞施。復擬講嗣法書。舊參諸士沮之。師曰。儻書不足信。何以見古人。無敢答者。秋。闡提紀聞上梓。抵甲之賓林初繙之。會中。自繪十六梵儀。贈住持雪洲禪師。其賛辭曰。十六梵儀人若玉。百千尺練骨還寒。誰道度生願海深。塵緣絕處來偷閑。野之慧牧來參。師一見奇之。勝沼道無居士乘牛來聽法。後數參詳。會畢。復到石林講法華遺講。次經由能成還松蔭。

四年丁卯

師六十歳。春二月。初繙二息耕錄開筵普說一。併修二達磨忌及臘八延在一。冬。在二甲之自性一。募レ緣開二般若心經活字版一。歸程至二林泉菴一講二川老金剛經一。堂宇狹隘。難レ爲レ容レ衆。被二位于席一六人。會中有二店上餓夫敎誡一。

二年乙丑

師六十一歳。春二月。赴二甲之自得維摩會請一。一衆三百餘。忠。譯司レ事。開卷兼佛誕生偈曰。菴羅園裡曰流傳。毒鼓倒懸破二性天一。三昧現前眞解脫。一花點發大千圓。杪春三日。聯芳禪師預設二齋筵于會中一。供二本師蘭室忌辰一。又井上平馬者。江府公臣也。嘗信二十句觀音經一。印行焉。一日。卒死而入二冥府一。閻王曰。雖二汝通二流斯經一。力弱而不レ能レ弘レ之。而今閻浮提日本國駿陽有二白隱者一。憑而流行。則其功倍二蓰于汝一。徵レ汝只在レ此耳。平馬勃如而蘇矣。面受二閻王命一。直修二价書一以啓レ師。師自レ此專弘通。後來平馬

死何處去。師以偈證之。夏。應遠之龍潭請講禪門寶訓。秋。譯上座迎歸輿于路。呈所見。師一見怒罵。

三年癸亥

師五十九歲。春二月。圓慈來參。命不羞務侍者。三月提唱大慧武庫。有暫到僧。卽問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是說什麽道理。師曰。子欲啐不啐。母卽啄。須知缺對機。僧卽禮拜。師曰。啐。僧卽喝。詰曰。覺。因之有普說。信之刧運來參。嘗參洞下大梅。頗有得處。竟把著數段因緣。詰問往復無凝滯。師賦一偈以貽之。曰。奪命神符法窟牙。乾坤失色碎天關。半生淸苦親參決。永爲信陽九虎關。江之脫來參。九月息耕錄開筵普說上梓。秋。化下緇素謀庫司再營。至臘月二十五日。落成。遷新庫。

四年甲子改元延享

一衆二百餘。一日。靈嶽座元來參。師問曰。生從何來。死何處去。嶽默然。九國僧來謁。師曰。聞久遊歷關外歸。卻有所得麼。僧曰。和尚不知。如某甲。親參決數員善知識。透徹二祖安心法門。全無疑惑。痛快活哉。大安樂大解脫。火暖水冷。何有所求。如師。評唱語錄。玩弄詩偈。我總不得。是復吾所不取。師曰。作麼生是二祖安心法。僧曰。覓心不可得。師曰。五祖和尚曰。背手而搔佛面。爾非無。屈左臂而觸狗頭。何日得免。僧茫然。師曰。牛過窓欞。頭角四蹄都過了。鼻巴因甚麼過不得。是說甚麼道理。僧又茫然。師曰。汝向道。火暖水冷。古人曰。柳不綠花不紅。聻。僧又茫然。

二年壬戌

師五十八歲。春。梵治禪人入室。乞安名。執弟子禮。四月。靈嶽座元再參。師復問。生從何來。死何處去。巖豎一指。師曰。未在。更道。嶽曰。生從何來。

五年庚申

師五十六歲。春提唱虛堂錄。闔衆四百餘有普說。後來刊行以行于世。龍潭通爲首座。安養澤爲副貳。三之哉爲一位。豐後譯來參。桃隆共在會。開卷示衆曰。欲會息耕雜毒海。參疎山壽塔因緣。可憐十刹斷貫索。擲著一錢打兩錢。乃曰。我雖是禪門宗師之糟粕。若有破叢林放蕩不羈後生。加嚴責痛棒。執役者照顧著。從是道價冠于天下。

六年辛酉改元寬保

師五十七歲。江湖飽參。銅頭鐵額駢集于東西三四里間。山林樹間爲菴居修禪之場。羽之諄來參。孟春十七日。庫間鬧擾。問之。治赴甲州請之資。起而檢之。感而有偈。曰。東縛戲場竿木具。遙勞人力寔當慚。行程若見文正子。道不阿師講錄擔。至桂林擧揚碧巖錄。諄。禨。隆。桃等爲首。

三年戊午

師五十四歲。備前文忠來參。常謂二兄弟一曰。若使三我老和尙上二高廣座一。令三天下人走二殺座下一。

四年己未

師五十五歲。秋八月。應二南豆秋山古鑑居士請一。講二大慧書于本宅一。甲之徹。雲之純。備之航爲二侍者一。林泉休。備之忠。豐之沙。甲之魯及訥等。逐レ蹤而來會。合衆三十餘。經二一月餘一。鼻祖忌齋後。住菴諸子相議而期二庚申春一勸二發虛堂會一。師固拒レ之。力而謀レ營二辦一會一。師感二諸子諄請一。携二純航二子一遁二鹿島一。轉二瀧川一。入二比奈一留滯焉。諸子便二于師不一レ在二潭一。徹沙嵩。修二補老屋一。開二鑿塡井一。休與レ忠化二菽麥一。乞二菜蔬一。給二衆資糧一。一衆忘二軀命一。補二苴罅漏一。復忠每與二純航等一。綿二絁于野外一。令三師習二講筵式一。

二十一年丙辰改元元文

師五十二歲。春慧通首座來參。講二維摩經一。衆三十餘。住菴八箇。夏提二唱碧巖集一。秋建二僧堂一。丹後之澄。豐後之丹。爲レ之勤勞。師以レ偈謝レ之。達磨忌拈香曰。無三容レ僧備二設僧堂一。似三乞兒締二饗宴牀一。河北六人成二大器一。小林五箇產二津梁一。又平生垂語曰。三百六十年來。更無三一人過二東海路上一。冬。植松季統開二妙智山觀音禪寺古基一。建二小僧堂小僧厨一。請二師入佛安座供養一。有二法語及梁牌銘一。

二年丁巳

師五十三歲。冬。應二豆之臨濟請一（師受二他山請一之始也）提二唱碧巖集一。闔衆二百餘。哉休相謂曰。非下與二前來所解一稍異上耶。師聞レ之語曰。夫法如二山之登則彌高。海之入則益深。這回覺三別有二長處一。哉休聞レ之益進。

十八年癸丑

師四十九歲。春。密師快俊來謁。師拈火筴曰。這箇一莖。纔以叉擬則尚不是眞證者。俊聞愕然。師後擧似陽春。春曰。彼已密門豪傑。尙難如長老何。秋講禪門寶訓。衲子三十餘。又讀神社考。

十九年甲寅

師五十歲。春。慧山退耕鍾山和尙。三之良哉來參。夏爲鍾山提唱碧巖集。衆二十餘。哉休二上座頗通旨。

二十年乙卯

櫻町皇帝卽位

師五十一歲。春爲鍾山提唱虛堂錄。講畢。山辭。夏講禪門寶訓。秋九月作頌。送壽周二禪人之入院。

朱塡墨。午時遺炊爨。兒還無飯。隣人愍食之。一日兒還。政問曰。子誰家兒。兒曰。阿娘何言乎。政肯諾復入三昧。如是數日而有省。便謁師呈所見。師以數段機緣詰之。一無凝滯。一日。雲山在師後偃臥。政來乞入室。山將避。師曰。毋起。山臥自若。政入來。師拶曰。夢中西來意作麼生。政呈所見。師便休。政辭去。山問曰。適來是阿誰。師以實告。山嘆曰。我未見如彼作略純眞而不通風者。

十六年辛亥

師四十七歲。夏講四部錄。次講寒山詩。一衆二十五。春秋有間。必居石井氏隱處。而棲息焉。

十七年壬子

師四十八歲。春提唱臨濟錄。次擧揚碧巖集。衆四十。住菴二十餘。

十三年戊申

師四十四歲。石井玄德。杉澤宗信來參。

十四年己酉

師四十五歲。脫上座伴古郡兼通謁曰。此子求道。願與一則公案。師曰。何勞取與。正與麼時全躰現成。脫曰。初心方便。師便把筆書曰。如何是見聞覺知之性。通禮受去。後一年而有省。呈偈曰。萬仭嶮崖屈倒時。鋤頭出火燒宇宙。身成灰燼四回看。阡陌依然禾穗就。師便與向上鉗鎚。自此脫。通。德。信共結盟參決。是曰比奈之一公三伯。秋講普問品。

十五年庚戌

師四十六歲。夏講自撰寒林貽寶。冬十一月八日。信之宗格首座寂。比奈邑杉山氏寡婦名政。依脫公點發。參禪尤切。至忘身心。有兒日徃。順

龍澤開祖神機獨妙禪師年譜果行格

嗣法小師　圓慈撰

十二年丁未

師四十三歲。庄司氏女名察。年十六。機鋒逸格。隨父參究。一夜恍而徹曉。不日有省。因坐一筐上。父責曰。佛像在中。汝何坐斷。察曰。使我向無佛處坐。父大驚之。一日。輪扁謁師呈所悟。師撈曰。輪得虛空麼。扁當空畫一圓相。師曰。尙是半片。察在傍曰。適來已輪得了。師首肯。僧問。芥中裂白石。是什麼道理。察便擊碎茶盞。又一日師擧一則因緣。問曰。子如何理會。察曰。請擧又一遍。師擧未了。察著手於地。低頭曰。謹謝師勞攘。

師曰。可惜。老僧爲這臭娘所折倒。

龍澤開祖神機獨玅禪師年譜因行格　終

二者。親參二正受一研二究深理一。二十四歲至二二十八歲一三者於二動靜矛盾事理乖角一。再加二精錬一。二十八歲至レ此者也　是所謂因行者也。

袖重。視之各有一面古鏡。徑可五六寸。右袖者光輝透徹心肝。自身及山河大地如澄潭無底。形影相現。無有遺餘。左袖者全面無一點光輝。纔疑之。便覺了左鏡光耀卻勝右鏡百千億倍。自此見萬物。如見自己面。始了知如來眼見佛性。

十一年丙午

師四十二歲。秋七月挂看經榜。德源東芳差讀法華經。一夜讀到譬喩品。乍聞蛬鳴古砌。聲聲相連。豁然契當法華深理。初心所起疑惑釋然消融。覺得從前多小悟解了知大錯會。所以經王爲王。璨乎于目前。不覺放聲號泣。初徹見正受老人平生受用。及了知大覺世尊舌根缺兩莖筋。自此得大自在。佛祖向上之機看經之眼。徹底了當而無餘蘊。

師之得處凡有三時。一者。初心發疑見徹根本。　十六歲至二十四歲

坐荊棘叢。師覺寒毛卓竪。達曉。擧似鐵髓。髓曰。莫草草。師謂人曰。鐵髓未到此地在。

九年甲辰

師四十歲。夏講博山警語。衆二十餘。

十年乙巳

師四十一歲自住松蔭既十年。其中間甘枯淡喫艱辛。專一爲道。不拘諷誦禮樂。暮時自坐破轎中。厚敷坐物。令順朱童以蒲團被甲以繩結束。形如畫達磨像。兀然達旦。明朝諸童來而解放之。著便喫食。每夜如此。然亦佛祖言教不放左右。以審古德所謂心照古教古教照心之訓。又營閉關室於方丈後百步外。冷然坐忘世緣。與非衲子親謁。誰敢近傍。大凡住山用心辛嚴如是。一夜師母妙遵以紫絹衣附焉。提起則兩

師三十七歲。林泉慧休來參。執弟子禮。冬禪客二十人結伴乞挂錫。師固辭不許。排列庭下。數日不屈。不獲已而許諾。便講大慧書。不二鐵髓來輔之。十月初六日。信之正受唱滅。

七年壬寅

師三十八歲。夏講原人論。

八年癸卯

師三十九歲。庫間盆窶。至乞商家所捨之敗醬以給。的藏司爲典座。侑冷汁。椀面蠢蠢。師呵曰。汝何作事放懶。的曰。敗醬生蟲。愍其壓殺。只和水耳。師笑曰。無別在麼。的曰。松蔭舊無備。乞他所捨供晨夕。且置。須臾待彼出盡而喫焉。一日。鐵髓來宿。師開懷。商略古今。其夜師夢。地藏菩薩現無邊身。充塞虛空。師侍座傍問曰。日用事如何受用。大士顧曰。如

夏濃之仁。甲之眞共來侍。金剛雲山髫齔相親。每來參詳。後有得處師有所往。必隨逐焉。

五年庚子

師三十六歲。春三月。浴豆之吉名溫泉次。因見馬蹄和尙。不詳本貫師承。參心越興濤于水戶爲首座。或問年壽。總曰七十。師戲曰。幼爲首座。老爲侍者。大明禮歟。蹄曰。何謂。師曰。我聞。心越之會。和尙首衆。木室侍閣。而今以木室年齒考之。和尙僅近志學。蹄咄曰。此膽大長老得恁麼瞞人。師曰。卻是和尙瞞我。蹄大笑。秋。淸見陽春講碧巖錄。師一日預會。次日。春語衆曰。昨爲松蔭在座下。幾乎勞提唱。無量脫聞之。意甚恠之。春猶然。與其聞於名。孰若見於其面。會畢來參。是爲實參衲子之始。

六年辛丑

師三十四歳。春與隆紹巖赴長光之齋。路過小徑。忽然撞著南泉遷化話。超越前見。歡喜不覺。以杖貫地數次。巖大怪之。總之鐵髓遠慕師親誠來。壽百有四歳。食松永不二庵。爲請益友。夏講破相論。庄司氏有弟號幽徹。俊利邁人。因事往武陵。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大期若至。汝作麼生祗對。徹不知所答。師便令參耳見眼聞歌。大燈國師養牛歌曰。耳爾見天。目爾聞奈良波。疑賀波慈。遠乃津加羅奈流檐乃玉水。一日侍師于庭下。師拶曰。須彌山遠。津數天止奈之天。宇津時波。虛空碎計氏。二津三津四津。是什麼道理。徹拈脚邊小塊拋在。師便休。秋提唱臨濟錄。冬十一月。轉位於花園第一座。號白隱。爲透鱗師兄之嗣。

四年己亥

師三十五歳。春有二僧。來請講正宗贊。師應之。有雲水請講書是爲始

師三十三歲。諸檀謀事於同門尊宿及清見和尚。（名主諸號陽春）便以正月十日單嶺先師忌齋。強整入院之儀。此時松蔭頹廢不可言也。堂屋宿星光。床間淋雨露。或戴笠執事。或著履祭靈。寺產皆爲債主之所奪。僧物悉爲商家之所質。有一老僕（名覺左衛門法諱實成道久禪者）拾薪採菓。僅供晨昏。一僧來侍。每日乞食助給。師一日見僧面色憔悴。感曰。嗟呼吾子爲我勞。一何如此。堂上無障戶。室內不點燈。只但可賞月色與風聲而已。更無一箇可賑濟汝。便爲僧故講大慧書。因追憶巖瀧山中事。而詠和歌曰。情計有毛。津羅幾毛。遠久成利果奴。嬉也餘處乃。山波尋彌慈。鄕有庄司氏。負米囊寄宿參詳。秋。慧發藏司來侍。冬。講禪門寶訓。十二月二十一日。師父逝。

三年戊戌

父宗彝臥病。患曰。吾松蔭者。叔父大瑞之創建。而與我竭土木之勞。堂庫全備。林樹高秀。皆無不他汗血。今復無守則爲狐兎之園。亦不遠乎。今也不見鶴子。嗟已矣哉。有老奴。名夜計七兵衛曰。君若要他。我往請來。彝曰。雖汝盡力。難覓蹤跡。奴曰。他豈在天外乎。一匝天下。爲君得耳。卽齎費金。直向上國。駿遠三尾如序搜索。已入濃陽地。至一山村。聞巖瀧山有僧。常專行道。便尋躋山。師視驚曰。老奴汝何爲來。奴曰。師僧家。好好隱此。今松蔭無主。況公嚴父疾病。保命不圖旦夕。豈無省恩之情乎。其苦諫辛諍。鋒不可觸。師屈而遂十一月下旬歸寧焉。父喜便掃松蔭之室。以安息焉。師旦夕問疾。若間欲再還山。父命子弟與檀門諸老。互約抑留焉。

二年丁酉

心廓然躰得大無畏。師後謂人曰。我從是來。夷險一致。雖對尊貴。如在臥內。雖坐聲色堆裡。似居禪室。冬夜因雪有感。詠和歌曰。忘天波。寒止曾思不。床乃雪遠。掃不比間奈幾人毛阿利志爾。

六年丙申改元享保

師三十二歲。在巖瀧山、刻苦。鹿野德元居士命其子給道精。古人養牧或斷或節。衣食必乏。乾柹兩分。百日共坐。煨芋煉蕨養氣續命。我亦何人。豈空消信施。每日以半掌米當一日食。分衞次有人語曰。在昔關山國師奉敕辭伊深山。有一翁孃。泣淚曰。我等無知。交膝狼戾。到此無由容懺謝。願賜一言。以資我等冥路。國師曰。近前來。翁孃近前。便令二人左右低頭頭頭相近。國師一手握翁頂。一手握婆頂。良久兩頭相撃。一下放之。翁孃不會。感信而謝。國師便出去。師聞之。領國師傷慈徹悃。師

公。師默不レ顧。良久而去。師起見レ之。關樞如レ故。曾無二出入跡一。方知二非常人來窺一レ操履一。明日一夫來曰。昨夜無レ有レ事麼。師曰。何謂乎。夫曰。山後磐石是山神居。而登者必有レ祟。師每日敲二小木魚一誦經諷呪以爲二定慧之助一。一夜空中聞二天樂一。聽レ之愈好。只觀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而總不レ管。如レ是六七夜。定中忽然覺二知是唯心造一。山中寂然。無二諸聲塵一。聞性獨守心湛寂時。依二氣勞慮一。耳中乍發二微音一。纔動レ念則音聲相續。響二留耳底一。變而作二種種音一。師後謂レ衆曰。修二禪定一者預可レ知二此事一耳。深山獨居多遇二魔魅一。動爲二之媒一。經曰。內魔動時外魔得レ便。是也。一夜定中乍生二怖心一。難レ爲二外出一。自問曰、汝何以怖。曰。以二妖面可レ惡之突出一。又問。彼妖面畢竟何物。彼妖汝亦妖。以レ妖對レ妖。有二何所レ怖。汝佛彼亦佛。以レ佛對レ佛。復無レ可レ畏。自心現量遍法界相。魔佛同躰。邪正一如。此中何以爲レ彼。復爲レ我。作二此觀一時。身

祖之錄。無一箇堪看者。設是大燈亦何有分外事耶。繇之捨而不管。後依衆望。初披講之。大悔前來認無義輩漫傳妄說。多年錯不知此絕代宗敎。秋辭保福。復依萬休于靈松。坐臘。一日在僧堂經行。忽然打失從前所得底。逍遙物外。

五年乙未

師三十一歲。春三月欲求山林祕邃地專養道根以死爲期。便辭靈松。東指虎溪。或告曰。巖瀧山四遠絕塵。草房獨存。尤可宴禪地。旋躋巖瀧。路視一老禿。與夫刈麥。眼有異光。風骨不凡。相顧而過。日暮來訪。師問來由。卽宗淳道人也。時來扣閑。一日遊山中。見危巖宴坐。四觀一臨甚可嘉賞。有人遠叫曰。師僧家莫漫登磐石。師便下去。其夜坐至三更。聞人足音跫然。直開戸牖入立。其丈八九尺。形似苦行山士。高聲呼曰。鶴

于机上。師恠而問僧。是何人居乎。僧曰。有壽鶴老人。久侍鐵心。風度狂簡不與人交。師物色之。醜面弊衣。形似狂人。欲與是語。纔近則避之。逐至路頭盡處。遽捉衣曰。老兄且住。我遠慕鐵心之風。故來挂錫。願爲我擧他平生示誨。鶴愕然曰。回看東西。眞風墜地。未見一箇問先師道者。子何獨爲此言耶。便乘閑。時語鐵心作用。一夜坐徹曉。聽雪撞著女子出定大事。詠和歌曰。聽世波也。信田乃森之。古寺乃。小夜深方之。雪乃響乎

四年甲午

師三十歲春辭蔭涼。抵濃州。再依南禪于保福。度夏。閱大燈國師語錄。一僧曰。昔有一老宿。告衆曰。將謂。大燈語錄機語峭峻。恰如雷霆劈石壁。何圖。如是閑言剩語底之文字禪。師聞之曰。嗟有其事。元明以來諸

抵洛陽宿一僧坊。衲子數輩相語曰。日州古月和尚感答拜於文殊大
士。扣款話於岳翁開祖。山神曉現夢。精靈夜求救。可謂希代古佛也。不
拈他眞實處。卻論定餘殊相。師聞之。蹙額謂。與麼不足見。乃改志向若
州。路息白河茶店。有一貴童之使畜鶯過店前者。店主敬曰。公子何之。
曰。某甲殿下之鶯。鳴囀艷雅。爲人所稱。我欲寄之學其聲音。師聞嘆曰。
彼猶擇所止。況於衲僧乎。聞若之鐵堂久參石院別有長處。往侍鐵堂
于圓照。夏終。辭往河之法雲。謁慧極請益。學人雖見道略得其旨。於日
用上未到眞箇大安穩大解脫之場。願垂示諭。極曰。汝恁麼須要向山
中而與草木俱朽死。由之登槇尾山求住菴。山主不許。不獲志而還。嘗
聞鐵心之名。雖他化去。必有遺風可以鑑。直向泉州。挂錫于蔭涼。禪規
但嚴烈耳。頗失鐵心古風。一日隨衆灑掃後園。把茅陋室。安大涅槃經

收骸。便還松蔭。

三年癸巳

師二十九歲。正月値單嶺先師忌齋。消炷拜曰。日域眞丹及月支。東風次轉百花枝。眼前多少好春色。盡是先師醜面皮。聞勢南建國請豐後寂而後住下總光福號定山爲首座。法幢彌盛。俶裝。路過由井驛。賣菓童子近師曰。可估菓子。欲之不欲。强而不可不使沽。師喟然嘆曰。誠然也。大丈夫道行。成之不成。進而不可不到極處也。直抵建國預義海和尙虛堂錄。并聞首座覆講。更無一事激師意。因聞古月材公久參荷葉團團之頌。具大知見。德冠九州。仍欲謁之咨決此一段事。辭建國。向鈴鹿嶺。雨後溪水衍溢。蹇衣而行數百步。至其瀰漫處。廓然入得荷葉團團頌。歡喜不任自持。放身仆水中。行人扶起。師呵呵大笑。皆以爲狂。尋而

人曰。凡拘婁孫佛以來。一切智者及高僧。無菩提心者。盡墮魔道。於是大怖畏。不覺寒毛卓竪。二月與紹巖六隱等抵下總佐倉養源挂錫于提河和尚衆寮。那須鐵通爲首座。一日通拈煙管問曰。不是似雁。爲甚呼曰雁首。師奪卻倒拈曰。不酸何以名吸口。傍僧曰、不是道彼。師便打傍僧一下。鐵髓住總之宗圓。師往參之。因遇異僧長舟道人。同留錫于養源。冬十一月告息道之病。師卽辭侍病于大聖、瞻養之暇。夜坐必消八炷香。

二年壬辰

師二十八歲。晝暇以古教照心。夜間侍湯藥坐究。一日看虛堂和尚偈。相送當門有修竹。爲君葉葉起淸風。如獲夜光于暗路。識得古人到此得語言三昧。夏還松蔭。講少室六門集。秋八月二十四日息道唱滅。師

謂也。師曰。願聽內觀之要。幽肅肅然乃授內觀修養之訣。口訣出夜船閑話。師聞仙訣。始知如來禪與祖師禪共以安那覺般那覺二三昧。是爲諸佛自在通諸聖無漏果之父母。戀戀而辭還松蔭。以幽之所教。專一修錬。未幾心火彌逆不堪增進。放下則安。制心則發。我聞逆氣究則必死。試以死爲期。於是點撿複子燒却葛藤。幷辨沒後費用。屹然坐究。氣逆滿胸。益加精彩。漸覺衝胸越喉。過頷撲鼻。而至兩眼如一雙玉之脫出。以手按之、頭腦痛動。尚守死不放。忽然病撞破頭臚。恰覺如鶻鳩者飛向天去。於是精神爽利。永絕逆氣之患。夏伴格兄及兩三友坐究松蔭。秋請結城節首座講臨濟錄。

八年辛卯改元正德

師二十七歲。春徂遠之龍谷。適閱沙石集。曰。春日明神告笠置解脫上

或請饗宴。或呈時菓。問候不絶。壽近九十而逝。書軸間在。今考。先師夜船閑話言石氏師範而保三百壽者。暗記失耳。依此論誤。有爲以先師好偶言人之誚。予先在京時。普討幽之事。始至白河之石匠某甲處。得其實也。精醫通仙。平生如魯如訥。韜德藏智。若有來訪曰。我不知。或吐俚語。爲人所笑。公若非罄哀情。彼亦如視路人。師聞大喜。直發靈松。抵洛東白河。憑人審之。躋山數里。詣一巖窟。徐而推簾。頓首啓曰。某甲參學徒。久罹沈痾。聞先生韜古仙道。假現訥鈍。願出祕收之手。救我患。幽以手揶揄曰。是謬公聞。予非醫非仙。只因病逃世而已。自愧上人遠來。師懇咨扣不休。幽恬如捉手。察九候。復窺五內。悄然攢額曰。已矣哉。觀理過度。終致此重症。五臟氣耗。難可復常。實難治者公病也。若恃鍼灸藥而欲救則不能見其功。公今爲內觀所破。勤而不積內觀之功。則不能起焉。是起倒依地之

我格盡數盃。共大笑去。翌日乘閑。告格不違一字。只但日用之事依然無奇特。比來勞參學。被病魔役。心火逆上。肺金焦枯。至國手拱手。便現十二種凶相。一頭腦暖如火。二腰脚冷如氷。三兩眼常帶淚。四双耳交作聲。五向陽自然生怖。六向陰不覺生憂。七勞思想。八疲惡夢。九睡則漏精。十痞則氣耗。十一食不消化。十二衣無暖氣。由之無處世思。無對人念。已成廢人。與其坐待於朽腐。無乃尋妙手以求治乎。仍西上抵濃之靈松。或告曰。洛東白河山中有巖居者。名白幽眞人。未詳姓氏。幼事石川丈山。因病辭求養生之術。年及弱冠。遇一異人受嫈蘇法。獲錬丹方。入山而隱。居無常處。比至古稀。暫住石氏隱棲詩仙堂。遂卜容膝地於白河山中。以爲憩息處。住數十年。不知其所終焉。後於若州山中而有逢人云。白河石匠某甲語予曰。白幽眞人會告我父。要求岩洞。父語幽曰。我劚石處。深穿似窟。若可意居焉。幽往爲居也。

動中工夫。入凝靜處禪定。殆乎寢食俱廢。冬往州之法雲。扶桂林之法柄。

七年庚寅

中御門皇帝卽位

師二十六歲。春辭法雲。輙還松蔭。復與大義紹巖六隱等。結伴抵州府寶臺。預澄水之碧巖會。路上相約曰。叢規制酒。須斟一兩盞。至巖淵酒店。喫了俱誓曰。薩羯薩羅縛。薩羯薩羅縛。會中格兄不差約而來。師乞聞變盡之訣。格曰。豈容易乎。師曰。兄賴般若力邪。田龍鏡水紹巖六隱等估酒侑之。格接盃而受。師捉其手曰。說了後喫焉。格曰。放我手。師曰。兄若盡之。以何議之。格兄詞究乃語。纔至道變盡爲五處。師忽然諭其旨曰。止止。我會我會。同參責曰。我儕猶未。公何作是言。師曰。不會請益

夫閑雅。而及對閙境。手脚著忙。或於立知見。志氣高邁、而至試履踐。舊執習氣先理縱橫。審細觀察念頭所運。順境多生執好。逆境必爲厭惡。然則喜怒愛惡憂患悲恐之心。隱顯胸間。出沒面前。當此時。差別之智無功以治其性。向上之機無力以轉其境。若如是則見性之道亦爲有名無實者乎。從上諸祖纔撥轉。則如龍得一滴水。一切時中得大自在。大凡夫乘有大小之別者。爲其對治法有淺深。聲聞以四諦法。修至無漏。緣覺以十二觀。證獲涅槃。菩薩以諸法空。發神通道力。衲僧只以這箇。上滅智障。下除妄習。譬如良醫辨藥細妙。至療其病卻無效驗。我已辨明差別醫方。了知向上家祕。而於自病。尙有如是之患。何堪能治衆生病。是無他。我雖見性透徹差別明了。命根尙未斷盡。定力亦不純熟。故致有解行乖角等之障碍矣。越再鞭死牛。咬定牙關。瞪開眼睛。出試

行。同友貪程恐遷時。師告居士不白請使翁還。白語翁曰。老尊宜歸。設送十里。難盡別離情。翁乃顧曰。鶴藏司何在。師近前。翁親握師手囑曰。請盡腕力打出伶俐衲子兩箇。必莫多求。多求則大器難成。倘獲兩箇眞正種草。或有古風再回。良久放之。又囑隆藏司（後號紹岩）曰。汝隨鶴藏司去。伊必有爲汝點發去。師受叮囑。感泣禮謝而去。冬坐臘于松蔭。

六年己丑

師二十五歲。春抵遠州小山能滿。聞團海講金剛經。夏在州府菩提樹院。聽頂門之正宗贊。時格兄從飯山來挂錫。及散筵約曰。正受年尊。再會難期。請兄扣五位變盡之訣。轉傳于我。格兄諾而別。師私願日用之事。動靜矛盾。去就總不脫洒。而觀從前所得底之知見所證底之言句。明了則忒煞明了。如何於平生受用底處。無力調御身心。或向靜中工

翁之左右。八月餘。旦夕咨扣。竟至蘊奧。翁唯舉扶起眞風一著。平生垂語曰。我此禪宗至宋而衰。及明而滅絕。其餘毒雖傳在日域。如白晝見斗。誠可痛苦。又曰。方今一掃四海。但是相似學標之死漢。見地不脫之宗匠而已。至佛祖傳來些子。未曾夢見在。師後謂人曰。予嘗聞的翁評論時。意謂。而今列刹相望。名師互興。老漢何故。如是憤激諸方耶。是所謂黨同我者。後來遊歷江湖。見數員宗匠。一箇不撞著具大眼目底眞正宗師。始知正受之道遙出諸方。一日翁款話次。以團扇扇師背囑曰。汝可繼我而住此菴。師曰。有格首座在。翁曰。伊不成大事。不知養氣故。又一日顧師曰。想令儞至我壽齡以觀其盛業。十一月同友數輩尋蹤從越後來。師嘗乞食。不費菴主粮。餘人不然。無實參操。恐妨行道。不如結伴而歸。他日復來扣其餘蘊。竟辭。翁相送二里餘。脚著木履。戀戀而

師曰。比來在何處。母曰。在北方都市王處。師曰。卻有苦惱麼。母曰。全無。只在王衙內耳。師曰。請伸足看。母示之。脚底平滿無苦惱象。師悅曰。實無苦惱也。仍告別去。白光現空。異香滿室。直至清霄上。五月欲往松本慧光禪院受具足戒。翁便說無相心地戒授焉。師聞眞訣泣淚頂受而退。一日請益曹洞五位偏正。翁曰。汝試道看。別呈所見。翁笑曰。只但這箇耳。更有別在耶。師無語。翁呵曰。洞山五位最明悟後修行。甚有深理。若如汝所解。只是一場閑家具。洞山立許多階位爲什麼。後傳眞訣。且語至言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翁杜口。師乞變盡爲五之訣。翁曰。豈一登而可極乎。只但看洞山一人之頌。莫管取餘奴輩之說以陷狐窟。一日同翁赴施主家齋。路到臨嶮崖處。翁急顧捉住曰。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法門。付囑摩訶迦葉。是什麼邊事。便便攔口與一掌。翁便休。師侍

頌曰。同條生也。共相知。則不問。不同條死還殊絕。是明什麼邊事。又曰。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見千巖雪。句裡含機。汝作麼生會。道。道。師意謂。老漢總不知。我得悟痛快。卻輕蔑我如是。不如重全威力。死戰一場。便入室商略。翁怒罵。師持論不已。翁便捉住打數十拳而葬倒。師墜欄下。失心茫然。翁臨瞰。朗聲呵呵大笑。師便猛省。通身汗下。直登堂上禮拜。翁高聲叫曰。箇鬼窟裡死禪和。師於是親參南泉遷化話。一日有省。入室下語。翁不許。尙言鬼窟裡死禪和。師苦吟累日。因出分衞。立一家門。家婆曰。過別處去。師恍然立。家婆怒拈竹大帚曰。此漢道去。尙在此躊躇。便打。師釋然方領古人旨。從前挾手脚不得底荷葉團團頌。踈山壽塔因緣。南泉遷化話。其餘難透深旨。一時現前。欣然還來。未跨門閾。翁見喜曰。汝徹也。是夜夢。師母妙遵來告曰。我依公道力昇脫生彌勒內院。

汝學得底。展右手曰。那箇是見得底。師曰。若有見得底可呈。須吐卻了作嘔吐聲。翁拶曰。趙州無字作麼生會。師曰。趙州無。向何處著手脚。翁以指抑師鼻頭曰。嗟多少著手脚了。語曰、而最大哉手之著樣那。師於此通身汗流。慢幢倒了也。翁大笑曰。箇鬼窟裡死禪和。師無語。翁曰。汝恁麼爲足歟。師曰。有何不足處。翁擧南泉遷化話。師掩耳出。翁曰。闍梨。師回首。翁曰。箇鬼窟裡死禪和。自此每見師。總呵曰。箇鬼窟裡死禪和。又每入室。纔見跨門。便曰。嗟呼窪矣。窪矣。恰似樓上臨井底。又室中示曰。陳操尙書登樓次。有數僧過樓下。衆官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尙書曰。不是行脚僧。待近爲汝勘。僧至樓下。尙書召曰。僧。僧回首。尙書顧衆官曰。不信道耶。菴主急責曰。代官人如何下語。令尙書喜道好知音。於此一轉語。每見師入室跨門。急逼拶。纔開口便被喝出。又擧碧巖五十一則

首座。乃愚堂之孫。而至道菴主手度子也。專提吾宗向上一著。我觸他毒手多年。師聞之。欲徑適見之。格曰。我亦思公器識堪受他鉗鎚。然菴主門風只但要眞正種草。尤惡多衆鬧熱。必莫伴人。乃待散筵而逃。與格俱到信之飯山。師嘗侍道甚易。格誡曰。請看傳燈錄中諸祖。仍閱記傳。至達磨大師章七歲出家得道。尙侍般若多羅二十年。而盡其蘊奧。慢心稍減。發增進智。四月隨格首座抵飯山城上倉村正受菴。普說曰。蕎澤深林。隔牆則奈良澤也。見的翁端菴主。菴主諱慧端字道鏡。滅後先師謚的翁。繹至文政己卯二月。令轉花園第一座。號道鏡慧端禪師。遇翁刈柴。格通謁。翁顧之。格曰。是駿陽鶴上座者也。親求謁翁。翁復顧曰。應。格引師歸菴。師謂格曰。此老尊大不屑我耶。來日願要親面一上。格白翁言。是小子親友。請師一接。翁許入室。師呈所解一編。翁左手握偈曰。這箇是

了徹者。一掃四海。誰當我機鋒。時有一僧來求挂搭。面目冷嚴。顧視不凡。會裡諸老各爲膽大禿奴。師爲外堂參頭。知賓携來。師曰。公等每有無賴兇徒。强附我去。這裡非禿奴配處。何容許多閑漢。知賓敬曰。只仰腕力耳。師笑曰。與麼則得。知賓通刺曰。宗格。便令相看。師曰。我駿陽鶴也。氣惡好責人。汝有不覊之行。則速可擯出。格稽首。便安下間。令司灑掃。每日老兄三五輩來商略所講機緣。一日諸兄去。格進出。師惟箇漢果呈嘍囉那。格問。此間來者無是會中久參麼。師曰。久參則如何。曰。商略古則那。師曰。商略則如何。格莊色曰。那一則公案。講師錯也。而公得其旨。那一則公案諸兄錯也。講師頗有見處。那一則公案。箇箇總失一隻眼。師愕然問曰。子解作麼生。格便理會一兩則。熟聞其解。機語出倫。師異之以問來由。格曰。我本信陽人。飯山僻邑有一菴主名曰正受端

師二十四歲。春長及與諸友俱抵越後高田英巖聞性徹和尚講人天眼目。寺後有先侯廟。講餘必坐于茲。日夜研究。動廢寢食。臨筵聽講。聲不入耳。登堂受食。物不遮眼。見人如陽焰浮。顧躬如雲中在。譬如水晶世界森羅萬像皆咸明徹。都無一點瑕翳。尚奮起精神。不著所現境界單單提持。如荷重擔而登峻嶺。十二時中四威儀間。本參話頭之外。更不雜異念。經十餘日。二月始至二十六夜一夜恍然達曉。乍聞遠寺鐘聲。微音纔入耳。則徹底剝落根塵。恰如在耳邊而擊洪鐘。豁然大悟。高聲叫曰。阿呵呵。巖頭和尚萬福現在。巖頭和尚萬福現在。　語曰也禮也禮巖頭和尚者。眞面息災而在者也矣。巖頭和尚者眞面息災而在者也矣。　徑走見性徹。呈所見。徹機語不傍。與一掌便出。又謁佛燈及長首座。機思不契。拂袖去。由是大擔所見。併呑諸方。自思三百年來未有如予痛快

只在蒲團上。時翁駭曰。鶴何言乎。十月翁病起。師辭回國。冬富士內輪。火熾焚燒山之中心。數日。山川鳴動。日月晦暝。無幾火勢廻而迸出東之山腰。忽現無底火坑。煙揚興萬疊之雲。焰撒閃百千之電。或沙飛如滂雨。或地震似頹瀾。而當火坑之方。村落盡爲沙石所埋沒者其幾許乎。當此時。松蔭之地大動。堂屋鳴震。透鱗法兄及庫間僮僕悉走蹲郊外。師獨在堂上兀坐。意誓曰。我開見性之眼者。諸聖擁護。必免災害。不然所撲殺頹之下。族兄古關來責曰。厄難在前。公胡悠悠耶。師曰。我命懸天。無所怖畏。關責再三。師不起。尙試嶮難工夫。移時鳴動止矣。師端然無一損傷。慧極下長首座挂錫于德源。均首座隆英俱隨之。師亦往扣之。不可意。

五年戊子

歟。舟師罵曰。箇噇眠漢何言哉。昨夜解纜者凡十艘。颶風捲濤。覆舟許多。幸全命者只我而已。一船訴神禱佛。我亦斷髻誓海神。子獨偃臥。鼻息齁齁。我經海上多年。未曾見如子膽大臭禿奴。師驚起視之。諸子以巾縛頭額。面色如土。右倒左顚。氣息奄奄。復見滿場漚吐。無所著手脚。卽合掌謝罪曰。賴依諸聖擁護。免得夜來患難。出舟借宿。辨藥而扶苦惱。後誡徒曰。陰德陽報。我於是見其實矣。尋抵勢州。聞馬翁罹重痾而欠瞻養人。師曰。諸子先歸。我扶翁之急。諸子不肯。師掉臂而行。直謁翁于病牀。侍湯藥三月餘。晝試動中工夫。夜凝靜處禪定。一夜定中。猫頭大如車輪。現印手上。如是連夜。初有小怖念。置而不管。其相自滅。師乃了知魔從念生不從外來。又一夜坐亡。忽然昇空。南行數十里。已超勢陽鳥羽城而過紀之海濱。忽念。衲僧到此豈可放過。卽大喝一聲。依舊

總無巧妙之態。乃感喜謂。所以德之爲德而全不關文字巧拙。自是遠文墨。偏爲道。

四年丁亥

師二十三歲。春辭正宗。航海抵備後福山正壽。終正宗讚會。而結伴東還。行程步步。參狗子佛性話。路過備前岡山城。同友爭語城樓莊麗風土勝劣。師獨謂。我道未成。何暇事此遊觀。瞑目不見。次入播州宿一山寺。見溪水流有感。咏曰。山下有流水。滾滾無止時。禪心若如是。見性豈其遲。辭行。一友有病。師負其包。以助勞。又一友曰。我太困矣。公肥壯多力。扶我否。師領意。合三包子。搭起無難色。私念曰、願依此微善力。速遂見性素懷。以杖卓著。步步參詳無字。行至兵庫買舟。一船乘月談笑。師卸包子憩息。甘眠一覺。開目船在津口。問舟師曰。未解纜歟。復泊半程。

三年丙戌

師二十二歲。春辭東光抵若州常高。預萬里和尙虛堂會。因覩舜老夫再住棲賢偈。幾回歡喜幾回瞋之句。乍涙流得未曾有。夏聞法弟松藏司行脚至于濃州。乃倡松。倶至豫州正宗寺。聞逸禪和尙講佛祖三經。閱四十二章經曰。夫爲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行。不觸兩岸。不爲人取。不爲鬼神所遮。不爲洄流所住。亦不腐敗。吾保此人。決定入海之文。得大歡喜。蓋甞雖以決定信進修。心中疑諸佛無上玅道。我輩小智小德。可及不可及歟。而見如上微妙金言。心中細惑拂底滅絕。未成道而心意了徹。恰如千里旅客始入故國域內。自此以三經策進爲師友。不放左右。冬在正宗寫三經講本。一日赴官家齋。家主出書軸許多示之。中有一筐以絹包裹秘重者。展而看之。大愚築和尙墨跟也。筆勢放懶。而

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明獨通宵坐不睡。自責曰。古人刻苦。光明必盛大。我又何人。生無益于時。死不知于人。於理有何益。卽引錐自刺其股。師至此發宿習智。再生決定心。改悔前見。以策進爲日新之銘。五月二十七日。母訃至。不堪哀傷。作偈薦焉。馬翁性惡。人多憚之。師獨謂。設其辛辣。至他博覽而能敎。又不可得也。夏滿各辭。師獨留。一日。井邊洗蘿菔。翁見愛顧曰。鶻也起鳥勇那。

二年乙酉

師二十一歲。春辭瑞雲。依南禪于洞戶保福。度夏。時有眞先龍香太郎丸祖海等。盛說平實禪。兩濃道俗悉隨其化。或倡師。師叱曰。丈夫豈貴耳而賤目者耶。秋辭保福。謁萬休于靈松。復去依大巧于伊自良東光坐臘。

佛法虛誕不足信矣。於是身心懊惱。飲食失味。我已墮僧數。今還俗形。亦有所羞。進退茲谷。我若墮彼地獄。單嶺息道及從上諸師亦可共受沈淪。不如放身於嗜欲之中以慶快平生。從此耽著詩文泥事翰墨。大起外道見。每視經像。轉生厭惡。多留錫于禪叢。

十七年改元寶永

師二十歲。春抵濃州檜木瑞雲。從事馬翁。時有穩上座。自先挂錫。本備前岡山侯儒臣熊澤龍海子而與師同見。嘗結斷金盟。互究詩文。一日思謂。恁麼打過。亦未穩在。時當曬書。登堂覩則內外典藉積堆架上。師進禮拜祝曰。儒佛老莊諸家之道。我以何爲師。護法天龍願示我正路。瞑目默禱。任手把著。得一小冊。名禪關策進。頂受披之。卽撞著引錐自刺之章。其首書曰。昔慈明在汾陽時。與大愚瑯琊等六七人結伴參究。

諸史百家謠書妓典之類。亦當有功德。大失懷素。憤憤不樂。從是特疑別傳一著。息道愛師有冲天之氣。恩顧過骨肉。

十四年辛巳

師十七歲。正月十日。受業傳單嶺遷化。附法於透鱗法兄。

十五年壬午

十六年癸未

師十九歲。春辭大聖抵州之清水鄉掛錫於禪叢衆寮。一衆孜孜文字。師獨爲道事禮誦。時堂頭千英爲衆講江湖集。一日僧出渡子題。至巖頭奯禪師傳。見末後爲賊斬首。大呌一聲聞數里外。又大失力。思說。現在盜賊難不能轉。何況於地獄之業耶。我聞巖頭和尚者。祖林鸞鳳。佛海蛟龍。彼已如是。我輩豈免苦報。由是觀之。參禪學道亦有何益。嗟呼。

十二年己卯

師十五歲。父母遂許出家。二月二十五日便拜單嶺傳公得度名慧鶴。嶺天性大度。有越格量。剃除師髮了。打師背一下曰。梵儀可正守。道了便授安名。德源東芳以偈祝曰。善哉眞出家。悲喜佛與魔。若欲成斯道。莫忘三顧摩。師誓曰。若不獲肉身而火不能燒水不能漂底之力。設死不休。日夜誦經作禮。無幾侍息道于沼津大聖。

十三年庚辰

師十六歲。一日歎曰。棄恩出家。未見些些功果。嘗聞法華者一代經王。而雖鬼神亦謹焉。令他讀誦尚能拔苦報。何況身親於誦持乎。且經中必有甚深妙義。堪達吾願。卽借妙典于咸慧房以熟閱之。只除唯有一乘諸法寂滅等之文。餘皆因緣譬喩說也。遂掩卷嘆曰。此經若有功德。

方面一丈餘。上峙怪石。下臨流泉。杳絕塵世之迹。師便以鑿手摸刻圓通聖像於巖面。宴坐其前。持誦金剛般若普門品大悲等之經呪數遍。至誠祈請而歸。朝往暮返。精修不弭。一日訪親族于數里之外。爲霖雨所阻。如是空過光陰。恐廢初志。無寧絕水而歸乎。遙望歸路。河水泛濫。師卽解衣搭肩。右手挺劍。遂獲渡危流。或問挺劍渡者如何。曰。嘗聞盛漲之中怪物害人。若至。我當斬爲兩段。

十一年戊寅

師十四歲。依德源均首座習句讀。三月而諳句雙紙焉。一得永不失。後至問答參則聯句卽興之場。不勞思想。譬如以物寄囊中。隨意而就取之易。師重陳父母于出家決定之願。父母拒制。而觀其志氣不可奪。自生割愛之意。

亂。尚恐魔障之不可免焉。又聞觀世音菩薩威神普門品大悲呪之靈驗特勝。他受持尤勤矣。邑有祭祠村樂。少年相聚。形容徵日進上人於官廳鞠問。官問曰。法華行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是否。進曰。是。官以火鐵鐺被之。依妙經威神得清涼之樂。師心甚有羨色。還來至心受持普門品大悲呪。數日。而後試以火箸觸著股上。則皮膚焦爛。痛苦不異前日。亦大失力。彌生悲恐。意謂不是出家解脫之淨界。爭得成此自在身耶。乃跪父母前。因哀求出家。父母以鍾愛故。堅制不聽。一日師在閣上。至心持誦金剛般若經。馬夫繋馬於家門前。聽經聲益淸雅。馬上官士不堪感激。嗟嘆而去。

十年丁丑

師十三歲。塵間駁雜。不便精修。仍登柳澤山。求修鍊場。中溪有一盤石。

女子耶。師抑涙曰。我恐地獄苦報。與母浴。倘有可怖。若獨顚墜冥冥火坑。憑誰免離。母曰。這般事必有方便。能足脫汝怖畏。師曰。有麼。曰。有。師便道。有則得。復去狂走呼喚。明日又漫遊。忽追懷前志。欲質之。有客不果。師歎曰。乞梳髮。母喜曰。日將西出。奇哉此子求之耶。便伴入室。當滴油掀髮。接其手曰。未。請聞先免地獄之術。母曰。梳而後告之。師曰。否。不告設死不放。母不知所答。師怒曰。尊堂瞞我耶。又有要第二回號泣歟。母諭曰。而今西念寺所在天滿天神者。威德靈異。能救一切苦報。投誠祈請。師喜放手。自此歸心於菅靈。每旦浴水三棹。深誓以待感應。

九年丙子

師十二歲一日點香於菅神畫眞之前。再拜稽首謂。我願不虛。香煙端直示冲天之象。默禱良久也。開眼卽視一道香煙直衝天。已而風來飄

一處ニ續不斷義　或時又教ニ三訣一曰。一食汁餘。須ニ加レ湯服一。二蹲居尿。勿ニ立
放一。三愼ニ北方一。莫ニ便拜脚一。若能護持則增ニ子福壽一。師盡形壽。雖レ病不レ犯レ之。

五年壬申

六年癸酉

七年甲戌

八年乙亥

師十一歲。天性魁梧。穎異勇悍。觸レ事不レ退。一日隨レ母入ニ邑之昌源經寺一。
逢金日嚴上人講ニ摩訶止觀一。明斷ニ咎徵一。示ニ地獄相一。師聞レ之。寒毛卓竪。窃
謂。我平生好ニ殺害一。恣ニ暴惡一。永刧苦輪無レ處レ避レ身。通身戰栗。行止不レ安。一
日與レ母入浴。令ニ婢加一レ薪。浴盤仍鳴。烈焰迸撒。浸浸熱氣衝レ肌。如レ受ニ亂箭一。
乍想ニ念地獄之報一。放レ聲號泣。渾家慰諭不レ已。母作レ色曰。胡爲怯懦如ニ兒

忽覩浮雲往來隱顯不定。意謂。如箇狀奇怪者哉。偶然哀觀世間無常之態。便哭多時。無人知其旨矣。

三年庚午

四年辛未

師七歲好詣寺。一日聽提婆品之講。記來還爲翁婆覆講。一翁聞了。不覺感泣焉。邑有專念行者。名休心房。心始住神谷圓成寺凡百年。登相之長興山參鐵牛和尚。有蹈空被趁出之說。又住元山中村數十年。常吹尺八。恰似狂僧。憩止浮島原焉。傳曰。源廷尉義經臣常陸房海存也。高館敗後。逢仙得術。棲遲山野焉。不知何許人。氣格高正。神異間多。師父常請以供養焉。心每來令師坐自傍。而不許居俗士下位。動撫師背曰。汝有奇骨。必作世福田。常示師曰。雪山六年少林九年。汝能護持。又曰。地限場限。制念

澤氏有三男二女。師其第三也。

三年丙寅

四年丁卯

東山皇帝即位

師三歲。足未能起。意羞之。丞習起焉。一日卒然而作。歡喜見面。一夫見之叫曰。嗚呼。岩公之起也矣。幼名曰岩次郎師記持之。後語同列。

五年戊辰改元元祿

師四歲。強記也。諳誦狹宵中山村歌三百餘言。到處謳歌。不差一字。人稱敏黠。

二年己巳

師五歲。一日小婢携師于海濱。衆婢相聚嬉戲。師獨在閑處。坐向南海。

龍澤開祖神機獨妙禪師年譜因行格

嗣法小師　圓慈撰

靈元皇帝貞享二年歲舍乙丑

此歲十二月二十五日夜。師生于駿州駿東郡浮島原驛杉山氏。其先鈴木一族。最帶勇名。鈴木三郎重家聞主君源義經遁到奥州秀衡之下。知其後不可趁及。乃與一族七騎隱居豆之江梨邑。杉山其末裔也。尋其往先。熊野權現臣神伴竺歷漢再歸日域之比。世稱熊野侍是也

母長澤氏。卽驛亭之長。世事佛種。資性淳善。常好慈行。一夜夢有幣帛帶五十皇筐符者。勢陽飛來立屋上。威風凛凛而搖曳之。覺而有身。由之母常敬神宮。方分娩夜。亦感前夢。心意快然而乃生矣。實丑刻也。長

第一卷目次終

口繪目次（一三頁）

前付目次

白隱和尙全集　第一卷

目次

雲州松江天倫の圓桂和尙の法語、佛事、雜文、偈頌を收めたり。此の語錄は、寫本もまた世に流布することなし。天倫の藏本を得て一校を加ふ。

九峰和尙語錄

讃岐國三豐郡仁尾常德寺の九峰和尙は、鵠林下三頓の一人なりしが、その語句從來、世に出でたることなし。常德の藏本を得て、此に收ることを得たり。

拾遺

此の書纂集の後に至りて採收したるもの、東嶺和尙の天台圓頓章着語、十句經着語、舍利禮文着語、齡仙寺過去帳序。龍翔寺層嶺和尙の隻手妙音歌並問答。大休和尙の井山略記、井山聖禁。興聖寺關棙和尙の墨蹟祖師傳序を一括して拾遺とせり。

白隱和尙全集（全八卷）解說　終

誠に珍しきものなり。

爛　枯　柴

日向國報恩寺滄海和尚の行卷なり。和尚の門下たりし琉球の僧の乞に依りて、播州の龍谷寺において上梓し、琉球毛思溫と九峰和尚の序あり。今は傳本太だ希なり。

斯經和尚遺稿

斯經和尚の語錄は寫本のまゝに傳へ、未だ江湖に出でたることなし。雜華院の藏本を底本として二三の寫本に參照し、添ふに海福の行狀をも併錄す。

願心道場旨趣

願心道場旨趣は、八幡圓福を開創するに當りて、斯經和尚、自らその旨趣を記せり。圓福藏の眞本に依れり。

圓桂和尚語錄

良哉和尙の語錄なり。示衆、佛事、雜文、詩偈を收拾したり。和尙は曾て之を世に傳ふるを禁じたりしが、その示寂の後、舊參の大止、祖慶の二人、法恩忘れがたしとて、天龍寺桂洲和尙の序を得て之を梓に付せり。寛政癸丑正月の刊本を取れり。

第八卷

靈源和尙遺錄・同法語雜集

嵯峨鹿王院靈源和尙の遺稿を結集せるもの。收る所、法語、偈頌、假名法語にして、和尙の七回忌に當りて、和尙の開創地たる要行院において上梓し、天龍桂洲和尙の序あり。今、原本に依りて校訂を加ふ。

寶藏萬藏塒

此は遂翁和尙が末後の大會に當りて法話の草稿なり。和尙の面目躍如たる感あり。松蔭の藏本の眞蹟に依りて此に收めたり。此は從來世に出でたることなく、

徹居士、曾て白隱和尚に見えて訣を受け、慧昌尼の激發に依りて、東嶺和尚に江戸淺草に參し、商略數次、敬伏して訣を乞ふ。和尚仍て此の文を授けたり。後に龍澤において梓に付せり。

五家參詳要路門

天明七年、東嶺和尚、同參の太靈和尚、峩山和尚の言に依りて、此の篇を述ぶ。嗣法の大觀和尚校訂して梓に上せり。五家の家風を說似して要を得たり。參學の士之を祕重す。

快馬鞭

東嶺和尚、入道の要訣を說示したるもの。門下の了慧、玄如の二人之を蒐集し、題して快馬鞭と云ひ、法叔太靈和尚の序を得て、享和元年辛酉二月、豆州龍澤において梓に付し、江湖に施與せり。今や原本に依りて一校を加ふ。

自笑錄

のにて、從來世に出でたることなし。今、東嶺和尙眞蹟の行卷を對校せり。從來、傳寫本もまた少なし。世に出るは、此の集を以て始とす。

宗門無盡燈論

此の書は、東嶺和尙曾て病を得て攝養の頃、自ら謂へらく、我命、三五年の間を過ぎず、乃ち肇法師の刑に臨て論を著すに擬し、急に此の論を述べ、名けて宗門無盡燈論と云ふ。一燈分百千燈、燈々無盡の義を取れり。宗由、信修、現境、實證、透關、向上、力用、師承、長養、流通の十篇より成り、添ふに行持論を以てす。白隱和尙一見して曰く、後學の一助と爲すべしと。當時は傳寫して學人の間に行はれたり。寬政庚申三月始めて梓に付し、今は弘く叢林の間に行はるゝことゝなれり。

願力辨

此の願力辨もまた東嶺和尙の述作に係るといへども、普く世に傳へず。山梨了

と題す。會下の者之を梓に付せり。

讃語、雜纂

白隱和尙の墨蹟中より、その畫に題せる語を收拾して、斯く題したり。白隱和尙の雜文を拾ひあつめて雜纂と題す。

鵠林尺牘

白隱和尙が高足及び居士大姊と應酬せる尺牘數十通を收拾す。曹洞の僧堂に在りて鄉友渡邊氏に與ふるものより、門下の高足さては村林、秋山、植松、依田の諸家及び庄司察女等に與ふものに至るまで、共に諸方秘襲の眞蹟より取れり。未だ世に知られざるもの多し。

第七卷

退養雜毒海

東嶺和尙の遺稿なり、雜文を收錄す。曾て木曾介園居士之を淨寫しおきたるも

杖山百韻

元文二年丁巳、白隱和尚五十三歲。この冬、伊豆國河津虎杖山臨濟寺の請に應じて碧巖を提唱す。闔衆二百餘、大休、良哉など其の會に在りしなり。白隱和尚、他山の請に應ずる、之を以て始とす。和尚開講の偈あり、會下百人、悉くその韻を次ぎ、和尚之を淨寫して虎杖山に置けり。從來、梓に上せることなし。今、その眞本より淨寫して此に收めたり。

四智辨

宗門向上の事に屬して、從來、世に出でたることなし。滄海和尚會下の寫本を以て底本とし、更に東嶺和尚の眞蹟本を以て之を補苴せり。

藻鹽集

寶暦九年七月、白隱和尚、江戶臨川の請に應じて碧巖を提唱す。黑羽藩主大關伊豫守、親しく和尚を訪ひ、和尚の和歌集を一見し、侍者の乞に任せて藻鹽集

とゝなれり。

孝道和讃

白隱和尙、晩年に兒童を戒る爲めに作りたるものなり。此の書、古き刊本ありやなしや知らず。明治二十六年、相州藤澤主愚一上人の印施本を取れり。

寢惚之眼覺

此の書は、白隱和尙、晩年、江戸に在りし時の戯作なりとす。從來刊本あるを見ず。曾て希有庵南隱禪師が印施せしことあり。

毒爪牙

寶暦十二年壬午の春、白隱和尙七十八歲、駿州菴原の大乘寺において碧巖を提唱し、第九十八則に至りて、忽然として此の垂示あり。此の書は、錄中に漏れたるもの。後に有志の人あり、之を上梓して、毒蘂拾遺の末、または寒林貽寶に添へたれど、多くは傳はらず。

一肩の僧伽梨を附し、又此の書を戲作して贈れり。この後安永三年の春三月、白隱和尚七年忌に當りて、松蔭にて上梓し、弘く世人に施與せり。

大道ちよぼくれ

此の大道ちよぼくれも、また白隱和尚晚年の戲作にて、世俗を戒めたるものにして、松蔭において印施せり。此の書異本多し。

子守唄、草取唄

白隱和尚晚年の戲作にして、庸俗を戒る爲めなり。松蔭の印施本を取れり。

善惡種蒔鏡和讃

京西忍海道人の刊行する所に依り、南天棒鄧州禪師舊藏の古寫本をも對校せり。

坐禪和讃

白隱和尚、坐禪の功德を知らしむる爲めに作りたるもの、始めは松蔭において印施し、後に諸方にて印施し、林際門下の法席にては、今は普く之を唱ふるこ

四衆に施與せり。

おたふく女郎粉引歌

主心お婆々粉引歌

白隱和尚晩年の撰述なり。下根の四衆を度する爲めに、飴を含みて醜を忘れたるものか。自筆刻本より取れり。

施　行　歌

白隱和尚晩年、施行の功德を說き、松蔭にて上梓し、弘く世に施したるものなり。思ふに駿豆の凶歳の時か。

安心法興利多々記

明和元年甲申十月、白隱和尚八十歲の撰述なり。京西祥光寺の俊風和尚は、淨土門の碩德にして、傍ら顯密禪に通ず。或る年、白隱和尚に相見して、隻手音聲の則を徹見す。白隱和尚大に之を賞し、深く六字の淵源に徹するを證明し、

勸む。尤も親切を極めたり。自筆刻本に依りて一校を加ふ。

福來進女

寶暦七年丁丑、即ち白隱和尙七十三歲の時の撰述にして、新年の垂示なり。此の書、刊本二種あれど、後人の妄に蛇足を添へたるもの多し。此の書を正とすべし。

壁訴訟

白隱和尙新年の垂示にして、伊奈代官の德を頌したり。越後國關驛關興寺藏の眞本に依りて淨寫したるもの、從來未だ梓に上りたることなし。前圓覺寺堯道老師自ら淨寫して送與せられたるものなり。

假名葎

寶暦十三年癸未、白隱和尙七十九歲の撰述にして、尤も晩年に近き垂示なり。新談議、辻談議の二篇を收めて斯く題しつ。十三年の春、松蔭において上梓し、

寶暦十年、白隱和尚七十六歳の撰述なり。某侯に與へて治民の要を說示し、勸發菩提心偈を添へたり。寶暦十年庚辰小春の刊記ある少林寺刊本を取れり。

第六卷

八重葎

「寶暦第九己卯歳小春廿五蓂、湯島潛龍山東淵精舍ニ書ス沙羅樹下老衲」の自署あり。即ち白隱和尚七十五歳の時なり。年譜を案ずるに、七月、師、江府に赴き臨川精舍に入るとあり。即ち此の時の筆なり。上卷には、高塚四娘孝記、下卷には九州某侯に與へたる法語を收め、かくは題しつ。また十句觀音經靈驗記をも付刻したり。寶暦九年新秋二十五日、遠州高塚の野田五郎兵衛久繁の印施の自筆刻本に依りて校訂を加ふ。

兎専使稿

白河の文學廣瀨典に與へたる書なり。一回見徹して三教の根源に達することを

年譜を案ずるに、寶暦五年乙亥、白隱和尚七十一歲、春、龍津寺維摩會の請に應ず。大檀越松平防州侯、法を聽き信を傾くとあり。即ち此の時、龍津の隱寮に在りて撰述したるものなり。細川侯爵家の藏本を對照したれど、處々蠹食の痕多きを惜むのみ。治國安民の要を說きて、夜船閑話に添へて小島侯に送れるものなり。閑話に添へたるが故に夜船閑話下卷の稱あり。

邊鄙以知吾

寶暦四年、即ち白隱和尚七十歲の時撰述せるものなり。此の書、專ら民を治るには仁慈を先とすべきことを說きて、池田侯に送れるものか。國淸云々の語にて之を證すべし。寶暦四年甲戌十一月の自筆刻本ありしよしなるも、多く傳らず。或ひは丙丁に罹れりと云ひ、或ひは忌諱に觸れて絕版したりと云ふ。いづれが眞なるを知らず。この後、文久二年壬戌、光雲寺において重刊せり。

さしも藻草

るに、寛延辛未の春、白隱和尙、妙心寺に上りて、養源院において碧巖錄を講じ、寶鏡、光照兩公主、皇女淸淨光院、儀を潛めて會に臨むとあり。此の時、白隱和尙拜謁の機を得たるなるべし。辛未の秋の自筆刻本に依りて校訂を加ふ。

藪柑子

白隱和尙、先妣五十年忌に當りて追修の爲めに撰述して岡山侯侍側に送りたるもの、即ち六十九歲の時なりとす。無生音を聞くの急要なることを說似して尤も親切を極めたり。自筆刻本に依れり。

夜船閑話

「寶曆丁丑孟正廿五蓂」の後記あり。即ち白隱和尙七十三歲の時の撰述にして、專ら內觀の要を說似したり。寶曆七年正月、眞觀居士印施の自筆刻本を取れり、此の書、二三の異本あり。此の本を正とす。

夜船閑話下卷

收めたり。延享五年戊辰仲夏、會下の不傳、角田氏と謀りて、白隱和尙の自筆を梓に付せり。續集は、念佛と公案の優劣を問ふに示す書と、答客難の二篇を收めたり。此は會下の斯經和尙が上梓せるものなり。此の書の斯く名けたる因由は詳ならず、傳ふる所に依れば、白隱和尙が常に室內の鑪に用ひたる茶鐺の名に取れりと云ふ。此の書は、古來、道俗の士に廣く讀まれ、後世の刊本もあり。今は自筆刻本に從ふ。

寶鏡窟之記

寬延三年庚午、白隱和尙、豆州手石の彌陀窟に詣して、此の記あり。後にその自筆を刻して世人に施與せり。自筆刻本に依れり。

於仁安佐美

「寬延第四辛未之曆仲秋三五之佳辰」の後記あり。即ち白隱和尙六十八歲の時の撰述なりとす。修心の要を說示して、某尼宮に上れるものなり。年譜を案ず

「正德第四甲午歲上巳之日書。泉州信田蔭凉蘭若に於て書す」の自署あり。白隱和尙三十歲、曹洞の名藍、泉州信田蔭凉寺の僧堂に挂搭せし時、鄕友渡邊平左衞門に與へて、不孝の實例をさま〴〵擧似して、之を戒めたるものなり。再輓布鼓は、後更に之を補葺せり。此の篇は、白隱和尙が人の爲めに垂示せる最も早きものに屬す。延享四年丁卯小春の自筆刻本に依れり。

假名因緣法語

白隱和尙、駿豆などにありし因緣談を見聞するまゝ、筆記しおかれたるもの、桐江菴大觀和尙、龍澤寺通應和尙の題後あり。元は豆州三島驛君澤檢校の家に在りしものなるが、今は同町河邊泰氏の藏に歸せり。此の書、諸種の流布本あれども、訛誤多し。河邊氏藏の眞蹟本より淨寫せり。

遠羅天釜、同續集

此の書は、鍋島侯に與ふる書、病中の僧に示す書、法華宗の僧に示すの三篇を

白隱和尙、參前參後の道人の爲めに、古德の偈頌、法語の類を收拾せり。明和六年己丑の春、東嶺和尙、京の萬年山に在りて校訂して上梓せり。後また三河國東觀音寺衣山和尙、之を再刻す。今兩本及び眞蹟本を對照して、更に校訂を加へたり。

隻手音聲

此の法語一卷は、白隱和尙の母の年諱に當り、其の靈前に書き供へ、豫ねてより法語を乞ひつゝありし岡山侯侍側に送りたる藪柑子の異本なり。藪柑子は後に參徒の乞にまかせて書したるもの數種あり。此は、卷首の快岩和尙云々の數行あるの異なるのみ。隻手の音聲の事を說きたるを以て斯く題しつ。和尙眞蹟の面目を存する爲めに收めたり。その重複を咎るなくんば好し。

第五卷

布鼓、再鞔布鼓

槐安國語骨董稿

鵠林門下の元魯、宗實の二人、師命を以て、槐安國語中の典故を探りて、此の骨董稿二卷を成せり。後の學人を嘉惠すること尠からず。今日は傳本太だ希なるを以て、併せて國語の後に置けり。

第四卷

寒山詩闡提記聞

寛保元年辛酉、白隱和尚五十七歳にして、江湖飽參、銅頭鐵額、東西三四里の間に駢集し、山林樹下、菴居修禪の場となし、尤も濟々多士たり。此の秋、會下大衆の請に依て寒山詩を評唱、門下の士之を筆受したるもの即ち此の書なり。松蔭本に依て一校を加ふ。從來、寒山詩に對しては、索賾、管解など三四種あれども、眞實にその玄旨に參ぜむとせば、此の闡提記聞に依らざるべからず。

寒林貽寶

寛延二年己巳の春の撰述なり。年譜に曰く、師六十五歳。春解制後、住菴諸子請評唱大燈錄。師不肯。我三十年前在濃州。聞無義語蹉過了。後每聞片言隻語牙戰股震。今欲止汝等啼。波瀾浩渺難窺涯涘。豈可輕插手耶。於此。諸、薰、壽、顒、願、魯、隆、實輩需印本。定大綱。訂事實。將來苦責。不獲已。偈頌傚碧巖錄。法語擬參詳語要。名之槐安國語。此にて此の書の成れる因由を知るべし。

此の書は、實に白隱和尚が尤も心血を傾注したるもの、鵠林門下にありては、臨濟錄、碧巖集と共に宗門の寶典なりとす。寛延庚午秋八月、安國寺開祖南溟和尚四百五十年遠忌に値ひ、白隱和尚を請して一法會を開かんとし、安國和尚自ら松蔭を訪ひ懇請する所あり。この時偶ま案上に此の書あるを見て、一讀大に感激して曰く、此の如きの盛典、自ら私すべからずと。遂に區畫して工を鳩め之を梓に上し、祭筵の法供養に充てたり。これより後改版する一再なるか、今日にありては、林際門下の貴重なる一錄とはなれり。

て梓に付せり。白隱和尙と道交ありし播州の文學梁田蛻巖一見して、語句の顚倒、文字の訛誤少からずと言へど、宗門の書深く之に拘泥せずとて、遂にそのまゝ上梓せり。故に今敢て一字を改めず、看者之を諒せよ。

荆叢毒蘂拾遺

同じく提洲和尙の結集せるもの、心經、著語、雜文、示衆、賛、偈頌等を收めたり。寶曆九年己卯春三月、柴義喬資を捐てゝ之を本錄に附刊す。

息耕錄開筵普說

元文五年の春、白隱和尙五十六歲、虛堂錄を提唱す。闔衆四百餘。乃ち此の普說あり。寬保三年癸亥の九月、鵠林門下の文忠、之を上梓せり。始めは松蔭にて印施したるが、後に沼津の書賈之を再摺せり。

第三卷

槐安國語

どに與へたる假名書の法語または道歌などを收拾し、寛文十二年壬子仲秋日の自跋あり。即心、自性の兩書を見ても、無難和尚が鐵面嚴冷にして、江湖の燕頷虎頭の多くは、崖を望て退却したると想ふべく、而かも慈悲徹悃にして、參徒に對して熱涙の滂沱たると見るべし。この即心、自性の兩書を能く心讀するの輩は、直に達磨の活面目を拜することを得べきか。至道庵の自筆刻本を取り、更に天龍雲居本を對照して一校を加へたり。

第二卷

荆叢毒蘂

白隱和尚の示衆、普説、頌古、擧古、法語、佛事、序跋、偈頌等を收蒐したるもの。始めは妖苑毒蘂と題したるが、後に此く改題せり。此の書の結集するや、自性寺提洲和尚主として其の任に當れり。寶暦六年丙子の冬、浪華の木田種重居士、東遊して松蔭を訪ひ、此の書を一見して參玄の指南なりとし、携へ歸り

無難和尙は中年後の出家にして、叢林の規矩を知らず、文字學海を汲まずと雖も、家風簡朴にして、當時の禪林中に獨步す。或ひは龍潭信、白雲端の流亞なりと評するものあり。平生、參徒に示すもの、皆假名字にして、その語平易なるが如く、而かも滋味盡ることなし。寛文十年庚戌秋、無難自ら之を收拾して、延寶四年丙辰、既ち七十四歲の時、自ら題後の文を添へたり。「佛眼ひらきみるに、日本の衆生は佛にちかし」と謂ひ、又門徒中に法度を示めして、「坊主は天地之大極惡也。無所作而渡世す。大盜人也」と喝破せる、人をして寒毛卓竪たらしむ。古來、此の書を以て、假名法語中にて群を拔き出でたるものとの稱あり。禪宗に入る僧俗の爲めには無二の良藥たるべし。無難の門人普雪和尙の梓に上せる自筆刻本を取れり。

自性記

この自性記は、即心記と姉妹篇とも見るべきか。無難和尙が門下の居士大姉な

も久しく、能くその行履を知れり。故に此の年譜に依りて、三光老漢の面目を拜するを得べし。

至道無難菴主禪師行錄

無難行錄は、東嶺和尙の撰述に成れり。東嶺和尙は屢次、江戸に曳錫し、至道菴に在りて四衆を接化せり。菴主舊參の士に就きその遺事を質し、之を收拾して梓に付せり。至道菴の刊本を取れり。

正受老人崇行錄、偈頌

圓覺寺今北洪川和尙の纂訂せるもの。蓋し諸書の中より老人の行事を收拾して斯く名けたるものならむ。洪川の此の書成れる時、恰かも老人の偈頌一卷を發見せり。當時、島田蕃根、奧宮慥齋の二居士大に喜び、崇行錄の卷尾に付して梓に上せり。此の偈頌は、異本二三種あれど、今は舊本に從ふ。

即心記

の事どもを敍し、最も詳密を極めたり。此の書、異本二三種あり。明和三丙戌佛誕生日の自署ある刊本を取れり。

寶鑑貽照

寶暦八年戊寅の春、白隱和尙七十四歳にして、美濃瑠璃光寺の請に應じ、預め大圓寶鑑國師百年忌齋を修し、少林寺に到り、法筵を張ること數日、書を四方に發して曰く、老僧、此の間、愚堂百年遠忌に値ひ碧岩錄を擧す。若し國師の法恩を憶ふ者は、咸來て炷拜せよと。次で派下の諸老に書を致して、國師錄を上梓することを勸奬す。衆議紛々決せず。白隱和尙大に憤慨する所あり。此の寶鑑貽照一卷を撰述す。鵠林下の禪に參する者は、必ず一讀すべし。

東嶺和尙年譜

寛政十一年己未冬十二月、桐江菴大觀和尙の撰述せるもの。蓋し大觀の東嶺におけるは、猶し東嶺の白隱におけるが如し。大觀の東嶺の左右に侍すること尤

獨妙禪師年譜補註

此の補註は、東嶺和尙の法嗣にして、久しくその書記の職に在りし丹波法常寺大觀和尙の手に成れり。年譜中の人物などを知るを得べし。然れど、二三の訛誤なきにあらず。例せば、御厨靑龍を豆州と云ひ、曹洞の鐵心道印を道生と云ふが如し。これらの著しきものは悉く訂正せり。

荆棘叢談

文政己丑、駿州沼津蓮光寺の妙喜和尙が、尾州鷲巢山に閑棲せし時、曾て同國菴原の柴田慈溪居士の言を思ひ出て、鵠林會下尊宿の言行を記せり。白隱和尙接化手段を見るもの、此の書に依らざるべからず。天保十三年壬寅の春、信州飯田大雄寺の刊本に依り一校を加ふ。

壁生草

壁生草三卷、此は白隱和尙晩年の作にして、即ち自傳なり。幼時より雲遊請益

白隱和尙全集（全八卷）解說

第一卷

龍澤開祖神機獨妙禪師年譜

白隱和尙一代の言行を記したるの書多種あれども、いづれも共に此の獨妙禪師年譜を本としたるものなり。此の獨妙禪師年譜は、鵠林門下二神足の一なる東嶺和尙の撰述に係れり。貞享二年、白隱和尙の生誕に筆を起し、明和五年遷化、同六年、徽號宣下に至るまで、最も詳密に敍述せり。和尙が東西に雲遊して、刻苦修行せることなど、此に依りて見るべし。蓋し東嶺和尙は鵠林門下の不羈務侍者として常に左右に侍し、その晚年に至るまで、影の形に添ふが如く、誼は師弟にして、情は父子に過ぎたり。白隱和尙一代の行履を知るべきもの、此より善きはなし。龍澤舊刊本に依つて一校を加ふ。

先づ一本を將て、

勅謚正宗國師白隱大和尚項相の前に捧ぐ。

昭和九年甲戌四月五日

東京二本榎の月波山房において

森大狂拜識

爵仙石政敬君、同渡邊千秋君、男爵中島久萬吉君、大石正巳翁、德富猪一郞先生、前宮內次官關屋貞三郞君、文學博士內藤虎次郞君、同松本文三郞君、同鈴木大拙君、同辻善之助君、帝國美術院長正木直彦君、日本美術院橫山大觀君、日本銀行副總裁深井英五君、日本勸業銀行副總裁石井光雄君、北海拓殖頭取松本脩君、前藤本銀行社長谷村一太郞君、京都取引所長曾野作太郞君、前國民新聞副社長阿部充家君等は、首めとして協賛隨喜を表せられ、或は高教を賜ひ、或は秘襲の珍籍を貸與せられたりき。其の高意記得せざるべからず。此の間、余は病を挾み貧を抱きながら、屹々刻苦し、此歲の春に到つて全八卷を完成し、俠氣に富める龍吟社長草村松雄君の手に依りて發行することを得たり。始め、此の業に手を著けしより二十年を經て、漸く楞伽老師の囑を成すことを得たり。今や排印成る、謹て、

間に窮死するも、誓つて此の願を成さむ。余が秘襲せる古墨蹟また は古書を賣りて之を補ふ。幸にも妙心寺の後藤光村師、書を寄せて 曰く、此の業頗る大なり、願くは協力して之を成さむ。余大に喜び、 此れより或ひは東京に、或ひは京都に相會すること十回餘に及び、 此に白隱和尙全集編纂會を起せり。臨濟にては、前相國寺獨山禪師、 妙心寺東達禪師、方廣寺紫山禪師、圓福寺徹宗禪師、永源寺獨鳳禪 師、正眼寺惟精禪師、栖賢寺英宗禪師、國泰寺龍水禪師、瑞巖寺盤 龍禪師、建仁寺頴川禪師、建長寺時保禪師、前圓覺寺堯道禪師、天 龍寺精拙禪師、佛通寺簽洲禪師、前大德寺要宗禪師、南禪寺霧海禪 師、瑞龍寺精道禪師、平林寺宗悅禪師、曹洞宗にて、永平寺元峰禪師、 總持寺孝道禪師、大乘寺玄宗禪師、駒澤大學長禪戒禪師、黃檗にて、 萬福寺義道禪師、居士にて、侯爵細川護立君、伯爵松平直亮君、子

滿洲に在りて忽焉として客死せり。余大に力を失ふ。次で癸亥の震災あり、余家を擧げて清水に避け、漸く閑を得たり。余以惟へらく、老居士既に逝くといへども、之を結集し了りたらむには、或ひは刊行するの方便あらむと、筆硯を洗ひて再び收拾にかゝりき。然るに、細川侯の發願なる澤庵和尙全集の編纂會起れり。同志の士、余を推して其の事に當らしむ。余乃ち東京に歸り、刻苦五年にして卒業せり。余曰く、今や始めて宿願を成すべしと、更に東海。中仙を探り、眞本を淨寫し或ひは異本を集めて、對校すること數年なりき。余元來孤貧にして他の一紙半錢の補助あるにあらず、貲屢次窮乏し、空しく望洋の歎を發し、殆ど筆を擲たむとす。會ま伊深の霧隱軒惟精老師東上の次、余の月波山房を訪はる。余此の事を談ず、老師節を拍て大に激勵する所あり。余此において自ら奮て曰く、縱し飢寒の

小引

指を僂ふれば匆々二十回の青黄を閲しぬ。曾て楞伽老師の碧巖會上において、談たま〳〵白隠和尚の語録に及ぶ。老師曰く、此より前に其の行巻の刊行を謀りし者ありしかど、皆共に未だその業を卒へずして止みき。子須らく發憤一番全集を結集せよ、是れ實に、白隠和尚の暖皮肉、活面目にして、長へに佛世兩般の寳筏たらむ。老衲もまた一臂の力を惜まずと。時に座に蒼龍門下の早川老居士あり、曰く、是は一大勝事なり、結集の成るの日は、予爲めに其の排印の貲を補はむと、余大に感奮す。時に國民新聞社に在りて筆硯叢脞なるも、此れより諸方有縁の古刹、または居士を叩きて、法語および雜著を收拾す。その業未だ半ならずして楞伽老師遷化し、早川老居士もまた

白隠和尚全集第一巻前付

之を收拾して漏すことなく、遂に積んで四千餘紙壹百數拾萬字の多きに至れり。白隱和尚及諸大弟子一代の無畏說、此に於てか集結大成せり。是れ實に白隱和尚師弟の暖皮肉、活面目なり。

今や幸に昭和の聖代にして、文物煥發、禪道興隆の時、之を排印に付して江湖に呈露するの幸運に屬す。仰ぎ願くば天下有志の道俗、速かに這箇の閑文字に參じて、世法佛法兩輪一如の大資量を得られんことを。

昭和九年四月

白隱和尚全集編纂會

編纂委員　森大狂

編纂委員　後藤光村

觀あり。今日天下の濟門禪刹に法幢を建て、大衆を領する者として這の和尙の法孫にあらざるもの無し、五百年間出の大宗師と稱する豈誣言ならんや。當時の俗謠に曰く、『駿河には過ぎたるものが二つあり、富士の芝山、原の白隱』と。

白隱和尙の無畏說既に梓に上り、世に行はるゝもの少なからずと雖も、其の板或は烏有に罹りて絕刊せるもの多く、且つ未だ梓に上らずして、古刹舊門の庫底に祕在せるもの亦多し。今に及んで此が結集を謀らずして、一朝慮はざるの世變に逢はば、光沈響絕悔ゆるも及ばざるあら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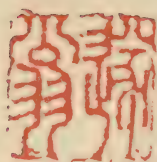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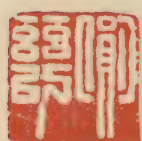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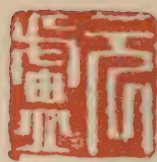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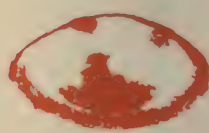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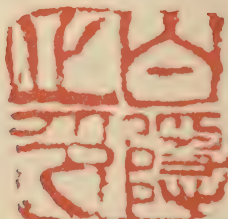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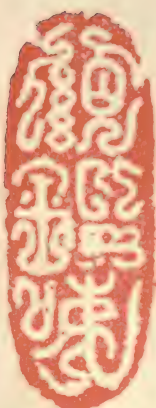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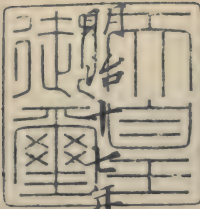
此に數箇の道人あり。深く白隱和尙の恩德を憶ひ、昭和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和尙誕生二百五十年を記念し、焚香炷拜、其が全集結集の大願を發起し、相謀りて東搜西索、眞本を筆受し、片言隻語と雖も

白隱和尚全集發行趣旨

赫々たる榮光を發揮せる直指單傳の我が禪宗も、物換り星移りて、德川氏の中葉に至つて衰頽を極め、達磨の眞風將さに泯絕せむとす。此の時に當つて、正宗國師白隱大和尙、忽然として芙蓉峰下に崛起す。

恭しく惟ふに、白隱和尙夙性の慧聰を以てして、發憤激勵東西行脚の後、遂に正受老人不說の說を徹見し、能く應燈關の禪風を宣揚す。其の宗旨や高遠深妙、其の學や廣大幽玄、巻舒痕なく、殺活自在、神機妙用の文字に見ゆるものを拜讀するに、接化無量、或は喑啞叱咤の聲を聞くが如く、或は飴を含んで兒孫を弄するの感あり。是の故に王侯鉅公より士庶人に至る迄、爭つて參禮し、恰も一佛出世の

遂翁和尚印影

東嶺和尚印影

正受老人印影

明治天皇より白隱和尚へ賜りたる徽號

神機獨妙禪師
謚正宗國師
左大臣二品大勲位熾仁親王奉
明治十七年五月廿六日

龍澤寺
今般特旨ヲ以テ開山
神機獨妙禪師ヘ
國師號宣下候事
明治十七年五月廿六日
太政官

（伊豆 龍澤寺藏）

白隱和尙自刻『白隱和尙木像』

（駿河松蔭寺藏）

東嶺和向證文

一金五拾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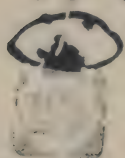
寶曆十一年巳十一月日

新澤寺

柴田了吹老

（駿河 菴原 柴田權太郎氏藏）

至道無難禪師自筆『示教』末尾

（東京　侯爵　細川護立氏藏）

至道無難禪師木像

（信州正受庵藏）

正受老人自筆『正受老人像』

（東京 侯爵 細川護立氏藏）

壁生草巻上

附幼稚物語

若人欲成菩提道須鞭四弘誓願輪
縱伱入得不二門無菩提心墮魔道
愿夫昔慈明和尚在汾陽日勤辛苦
尋常忘河東苦寒夜坐片時終無睡
睡魔來逼則自言悲吾輩其何人哉
生片言無益于時死隻字不見知人

板本『壁生草』巻上初丁

白隱和尙生誕地原町より眺めたる靈峰富士

勅萬仭芙蓉卓現海隅峯分八葉根蟠
三州至清之氣神秀之象集大成者爰
大寂常照禪師遠亂白隱塵元開出偉人
格外名衲深入正受大圓鏡没寶明親
徹本光無盡燈發靈焰勘破東山暗
號令鋪張南浦毒爪牙留下室内救
弊之徹言道行四海成褫菴居參禪
之真種化旺十方可謂天澤雲彌
龍澤注霖少林春回鶴林無薩師之德
音洋洋盈耳聞加徽章謚曰神機獨妙
禪師

明和六年六月八日

後櫻町天皇より白隱和尚へ賜りたる徽號　（駿河松蔭寺藏）

白隱和尚全集編纂會編

白隱和尚全集 第一卷

東京
龍吟社版